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金門城隍信仰研究

研究生：楊天厚撰

指導教授：龔顯宗

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

國立中山大學研究生學位論文審定書

本校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研究生楊天厚 (學號：8811218) 所提論文

金門城隍信仰研究

經本委員會審查並舉行口試，符合碩士學位論文標準。

學位考試委員簽章：

(召集人) 簡宗修

李學琳

謝啟宗

# 博碩士論文授權書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版本 92.2.17)

本授權書所授權之論文為本人在 國立中山 大學(學院)中國文學 系所  
(空白) 組 九十一 學年度第 二 學期取得 碩 士學位之論文。

論文名稱：金門城隍信仰研究

同意  不同意 (政府機關重製上網)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國家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微縮、光碟或數位化等各種方式重製後散布發行或上載網路。

本論文為本人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申請專利(未申請者本條款請不予理會)的附件之一，申請文號為：\_\_\_\_\_，註明文號者請將全文資料延後半年再公開。

同意  不同意 (圖書館影印)

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論文全文資料，授予教育部指定送繳之圖書館及本人畢業學校圖書館，為學術研究之目的以各種方法重製，或為上述目的再授權他人以各種方法重製，不限地域與時間，惟每人以一份為限。

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依本授權之發行權為非專屬性發行權利。依本授權所為之收錄、重製、發行及學術研發利用均為無償。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鈎選，本人同意視同授權。

指導教授姓名：龔顯宗

研究生簽名：楊天厚

學號：8811218

(親筆正楷)

(務必填寫)

日期：民國 92 年 6 月 26 日

1. 本授權書(得自<http://sticnet.stic.gov.tw/sticweb/html/theses/authorize.html> 下載或至<http://www.stic.gov.tw> 首頁右下方下載)請以黑筆填寫並影印裝訂於書名頁之次頁。
2. 授權第一項者，請確認學校是否代收，若無者，請個別再寄論文一本至台北市(106-36)和平東路二段106號1702室 國科會科學技術資料中心 王淑貞。(本授權書諮詢電話：02-27377746)
3. 本授權書於民國85年4月10日送請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現為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修正定稿，89.11.21部份修正。
4. 本案依據教育部國家圖書館85.4.19台(85)國編字第712號函辦理。

## 自序

1999年仲夏，拜教育部甫開放「碩士在職專班」之賜，雖則開辦學校僅寥寥幾所，卻也順利考取中山、中正及南華管理學院等三校的中文所，幾經考慮，最後選擇了中山大學暑碩班就學。這一趟「中山行」歷時四載餘，在恩師龔顯宗老師的諄諄善誘下，讓我如沐春風般重新開啟中文學術領域的寶庫，也確立本碩論撰寫的方向。

本論文得以預期間世，龔師顯宗的鼓勵無疑是最大的動力。口考之時，簡師宗修、李師豐楙不厭其煩殷殷指導，又鉅細靡遺針對初稿詳加指正，乃使本論文得以去蕪存菁，終至定稿。三位老師提攜後進不遺餘力的嚴謹治學精神，實讓我獲益良多，且藉此向三位老師說聲謝謝，儘管如此仍無法表達心中的謝忱於萬一。

二十幾年的中學國文教師生涯，以及二十年左右的田野調查經驗，每每慨興「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嘆，但在長期軍管和台金兩地交通不便的多重無奈下，以在職身分重拾課本再當學生的宿願也只能深藏心底。1992年11月7日隨著「戰地政務」的解除，配合早些年開航的民航機，台金往返已較便捷，那幾不可能的進修夢竟焉兌現了！

1999年暑假，滿懷欣喜地拎著行囊負笈高雄中山大學，重溫書香的感覺是愜意的，也是溫馨的。在班上同學的抬愛下，研二時意外當上班代表，卻也在同年度的修課期間遭受喪母之痛！當初只想多充實一下自己，豈知慈母竟在無預警下，於睡夢中永訣，鑄成永世不能原諒自己的罪過。

這是一篇文獻與田調並重的論文，從資料的蒐集，到論文架構的建立、論文章節的撰寫，在在都蒙受太多貴人的相助：恩師龔顯宗老師親切的指導，讓我從摸索中得以釐出清晰的思路，也確立了論文的架構。李師豐楙在百忙中撥冗給予論文架構及撰稿細節的指導尤惠我良多。資料蒐集期間，中央研究院民族所余光弘老師剝切的剖析，讓我能以最快的速度進入狀況。前後數趟專程赴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找尋資料時，承蒙陳典君等幾位工讀的先生們鼎力惠助，得能在最短的期間內，從浩如淵海書堆中挖到所須的第一手資料。為從地方志書找尋相關之史料，任職金門國家公園的好友莊振忠先生特地從福建買回《金門史稿》一書相贈。同鄉摯友楊恭承先生更多次親往廈門幫忙洽購《同安縣志》和《泉州府誌》的可能性，最後雖未能如願買到這兩本誌書，但隆情厚誼，已令我感懷。

二十年左右的田野調查，「四月十二日迎城隍」一直是金門相當醒目的廟會活動與研究主題，多年來拍攝到的珍貴畫面彌足珍貴，亦加深研究的興趣，但卻有許多關鍵性的環節一直無法突破。論文撰寫期間，欣蒙「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顏西林、陳泰明、胡天賜、徐聲良、陳七二等諸位賢達提供相當詳實的報導；「文武判官會」楊振華、「將軍爺會」倪國平、「顏柳督察會」陳炳輝、「董李排爺會」許丕棋等幾位城隍部屬組織成員先生熱誠的抽空接受訪談；金門城村邵來猛、陳世宗兩位耆老，專程為我導覽「古地城隍廟」的歷史緣由等，得以排解困

惑，完成研究。此外，縣府民政局蔡元友、蔡福生兩位先生暨局內所有同仁熱心提供的《福建省金門縣正式登記寺廟清冊》和《福建省金門縣補辦登記寺廟清冊》，讓本論文的內容得以更充實。縣立文化中心提供的典藏資料，以及各界專業人士的熱心贊襄，從道士、法師、糊紙師傅、糕餅業者、金紙鋪老闆，乃至社會賢達等，就因為有諸位無私的付出與積極的參與，本論文得以更具可看性，更具價值性。

撰稿期間，又承金門農工職校陳宗孟老師英文版論文摘要的多方指導，以及甫自高雄科技應用大學金門分部畢業的鄭允順、陳淑婷兩位同學在電腦排版方面全方位的資助，讓本論文從撰寫到定稿，無論是版面的設計、圖像的掃描、表格的製作等，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感覺。內子林麗寬在這一段論文撰寫期間的鼓勵和支持，更是本論文順利完稿的背後功臣。由於有大家的惠助，本論文終能順遂通過口試，並修正定稿，雖千言萬語也難道盡心中的感謝，謹此再次的說聲：「謝謝大家」！

#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摘要

學系別：中國文學系暑期碩士專班

論文名稱：金門城隍信仰研究

指導教授：龔顯宗老師

研究生：楊天厚

學號：8811218

論文內容：共一冊，全文約十四萬字，分六章，並以 800 字左右摘要說明

## 論文摘要

本論文是以在地人長期的田野調查經驗，從金門居民對城隍之虔誠信仰觀中，去釋讀這種傳統的通俗信仰與居民生活間的互動，以及透過隆重的廟會慶典中去勾勒箇中的蘊涵。

金門縣是包含大小金門及周邊島嶼所組合而成的島縣，總面積 150.456 平方公里。行政區方面有金城鎮、金寧鄉、金湖鎮、金沙鎮、烈嶼鄉（小金門）等五個鄉鎮。城隍廟計有金沙鎮田浦村的「泰山廟」、金城鎮金門城村的「古地城隍廟」與金城鎮後浦街西門里的「浯島城隍廟」三座，其中起建時間最晚、規模最大的就屬「浯島城隍廟」。本文即以金門島上信眾對城隍神虔誠的敬奉為經，信徒遍及全島的迎城隍大型廟會活動為緯，嘗試由歷史面、生活面、信仰面，對這種誠篤的民間信仰作深沉的檢視，重新思考傳統信仰的新定位。

據《金門縣志》載稱，金門島上住民始於東晉年間。但若考之民間各姓氏族譜，就可發現事實上金門比較有大規模的開發始於南宋。明太祖洪武二十年（1387 年）江夏侯周德興更在金城鎮金門城村築起「千戶所城」，同時於所城內西門境蓋起「古地城隍廟」，金門城村頓時成為金門政經中心、信仰重鎮，也為金門開發史寫下新紀元。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又因海防的需要而於金沙鎮田浦村、官澳村，金湖鎮峰上村、成功村，和烈嶼鄉共設置了五個巡檢司，並於田浦巡檢司城內構建「泰山廟」，成為金門第二座城隍廟。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農曆四月十二日這一天，總兵陳龍將行政中心自金門城村遷至後浦城，「古地城隍廟」也於是年分爐於後浦，之後就在後浦城起建了「浯島城隍廟」，並以遷治的這一天作為城隍爺的生日而擴大慶祝，此後相沿成習，遂成了金門地區最具特色的賽城隍廟會。

本文共分六章。第壹章為緒論；第貳章「城隍」考釋，通論城隍的源起及神格的轉變歷程。入後的章節即以金門的城隍信仰為主軸：第參章介紹金門城隍信仰之形成，第肆章為金門的城隍信仰與活動，第伍章則是金門城隍信仰與民眾生活，第陸章是結論。

## **The Research on the Faith in Cheng Hwang Yeh in Kinmen**

This research is written by a native kinmenese who does a long period of field research and tries not only to explain interaction between this traditional folklore faith and life, but also to give it the meaning through ceremonious temple fairs and festivities.

Kinmen County is an island county composed by Kinmen, little Kinmen and other small islands around them. The total area of Kinmen is 150,456 square kilometers. There are five administrative areas in Kinmen. They are Kincheng Town, Kinning Hsiang, Kinhu Town, Kinsha town and Liehyu Hsiang ( Little Kinmen ) . There are three Cheng Hwang temples in Kinmen. They are “ Taishan Temple” in Tianpu village in Kinsha town, “ Old Land Cheng Hwang Temple” in Kinmencheng in Kincheng town, and “ Wudau Cheng Hwang Temple” on the street of Houpu in Kincheng town. Of them, “Wudau Cheng Hwang Temple” is the youngest but the biggest one. This research tries to deeply explore the faith in Cheng Hwang in Kinmen and to give a new definition to traditional faith.

“ Kinmen County Book” says that the first habitants settled in Kinmen during Western Jin. But other folklore cognomen books reveal that the organized development began during Southern Song. In 1387, Deshing Chou, a duke of Ming Dynasty, established “ a city of thousands of houses” in Kinmencheng in Kincheng town, and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built “Old Land Cheng Hwang Temple” in it. That caused Kinmencheng suddenly to become the economic center and important faith town in kinmen, and wrote a new leaf in Kinmen history. In 1392, Ming Dynasty built five military spots for coast safety. The five military spots were located in Tianpu village in Kinsha town, Fengshang village and Chengkun village in Kinhu town, and Liehyu Hsiang. Ming Dynasty built “ Taishan Temple” in Tianpu military spot. It is the second big temple in Kinmen. On lunar August twelfth, 1680, Lung Chen, a general of Qing Dynasty, transferred administrative center to Houpu. The fire of “Old Land Cheng Hwang Temple” was given to Houpu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 and then “ Wudau Cheng Hwang Temple” was built here ; therefore, people in Kincheng town take this day, lunar August twelfth, for the birthday of Cheng Hwang, and celebrated ceremoniously. Then it became a folklore festival. And all of the activities of this day gradually become the most special Cheng Hwang temple fair in Kinmen.

This book has six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n introduction to Cheng Hwang. The former part of chapter two discusses about the origins of Cheng Hwang and the different processes of its godhood. The latter part of chapter two contains the faith in Cheng Hwang in Kinmen. Chapter three is about the formation of belief in Cheng Hwang in Kinmen. Chapter four discusses this faith and associated activities. Chapter

five talks about the belief in Cheng Hwang and folklore life in Kinmen. Chapter six sums up all the important points of the above five chapters.



# 《金門城隍信仰研究》目錄

## 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1
一、緣起與動機.....	1
二、研究目的.....	2
第二節、研究材料及範圍.....	3
一、研究相關材料.....	3
二、研究空間範圍.....	4
第三節、研究方法及相關研究探討.....	5
一、相關文獻的歸納分析.....	5
二、田野調查所得經驗.....	5
三、親自參與廟會慶典觀察所得.....	6

## 第貳章、「城隍」考述

第一節、「城隍」源起.....	7
一、唐代以前的城隍.....	7
(一)城隍與城池、水庸(壩).....	7
(二)城隍祭典源起.....	9
二、唐宋元時代的城隍.....	12
(一)城隍神可指定人名.....	12
(二)祭城隍文迭起.....	13
(三)朝廷賜加城隍封號.....	20
三、明清以後的城隍.....	21
(一)明太祖賜封與去封城隍神.....	21
(二)城隍神的司法地位.....	23
第二節、「城隍」的神格.....	27
一、自然神.....	27
(一)城隍神功能.....	29
(二)城隍廟祀神.....	31
二、敕封神.....	31
第三節、筆記雜錄中的「城隍」.....	44
一、懲惡揚善類型.....	44
二、禱夢顯靈類型.....	51
三、祈福禳災類型.....	56
四、綜合類型.....	59

## 第參章、金門城隍信仰之形成

第一節、金門城隍信仰之環境成因.....	70
一、自然環境.....	71
(一)海島特性.....	72
(二)「金門城」築城始末.....	74
(三)巡檢司寨的築建.....	80
二、人文環境.....	82
(一)住民來源.....	82
(二)「後浦」的開發.....	82
1.得名由來及十三陳.....	82
2.梁氏族人建基.....	82
3.埔後陳氏演展.....	83
4.許氏族人築堡.....	84
第二節、金門城隍祈雨之神蹟及其形象.....	85
一、蘇王爺三度前往「浯島城隍廟」廣場祈雨.....	86
二、廣澤尊王兩度前往「浯島城隍廟」前祈雨.....	88
第三節、金門城隍信仰與本地社會.....	89
一、島民一年兩度親往城隍廟參拜.....	89
二、解冤司為民訴冤.....	92

## 第肆章、金門的城隍信仰與活動

第一節、金門城隍廟之介紹.....	94
一、泰山廟(俗稱東嶽泰山廟).....	94
二、古地城隍廟.....	96
三、浯島城隍廟.....	100
第二節、金門城隍之巡安活動.....	105
一、例行性活動(農曆四月十二日迎城隍).....	106
(一)大迎(活動範圍涵蓋城區周邊十三個村落).....	106
(二)小迎(遊行範圍以城區為主).....	111
二、2000年全島城隍巡安活動.....	113
第三節、金門城隍廟匾聯、碑記分析.....	123
一、楹聯.....	123
(一)田浦泰山廟楹聯.....	124
(二)古地城隍廟楹聯.....	124
(三)浯島城隍廟楹聯.....	124
二、匾額.....	126
(一)田浦泰山廟匾額.....	126
(二)古地城隍廟匾額.....	127

(三) 浯島城隍廟匾額.....	127
三、碑記分析.....	128
(一) 重修田浦城隍廟記(含書影).....	129
(二) 溯古尋根金門城隍廟.....	130
(三) 古地城隍廟重建落成誌.....	130
(四) 署金門糧捕海防分縣馬公去思碑.....	131
(五) 金門縣長韓福海德政碑.....	131
(六) 重建城隍廟記(含書影).....	132
(七) 城隍廟捐題翻蓋芳名(甲)(含書影).....	132
(八) 城隍廟捐題翻蓋芳名(乙)(含書影).....	134
(九) 重建浯島城隍廟記.....	135

## 第五章、金門城隍信仰與民眾生活

第一節、金門城隍信仰與民間信仰契合.....	136
一、城隍官方祀典.....	136
(一) 縣官履任告城隍廟.....	136
(二) 傳承厲祭遺風.....	138
二、全島性的信仰活動.....	142
第二節、金門城隍廟之建置與行政.....	157
一、浯島城隍廟的行政組織及「六房司」.....	157
二、城隍爺的部屬.....	158
(一) 文、武判官會組織.....	158
(二) 將軍爺會組織.....	158
(三) 顏 柳督察會組織.....	159
(四) 董 李排爺(俗稱竹杯爺)會組織.....	160
三、浯島城隍廟管委會的組織與社區文化的互動.....	160
(一) 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的組織.....	160
(二) 迎城隍後浦地區四境總動員.....	161

## 第陸章、結論

第一節、研究發現.....	164
第二節：展望 城隍信仰的時代意義.....	166
(一) 信仰面.....	167
(二) 社會面.....	167
(三) 經濟面.....	168

**附錄一**

歷代祭城隍文選錄.....170

**附錄二**

萬人空巷迎城隍.....175

**附錄三**

重要訪談人士一覽表.....177

**參考書目**

參考書目.....178

## 圖目錄

圖 3-1: 泉邑海圖.....	72
圖 3-2: 同安縣方括圖.....	73
圖 3-3: 清代金門地圖.....	73
圖 3-4: 現今的金門地圖.....	74
圖 3-5: 金門城村明代古街遺址.....	77
圖 3-6: 金門城村東城門現貌.....	78
圖 3-7: 金門城村西城門現貌.....	78
圖 3-8: 金門城村南城門現貌.....	79
圖 3-9: 金門城村重建施工中的北城門.....	79
圖 3-10: 金城鎮後浦清總兵署.....	85
圖 4-1: 金門縣三座城隍廟分布圖.....	94
圖 4-2: 金沙鎮田浦村泰山廟.....	96
圖 4-3: 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	98
圖 4-4: 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平面圖.....	98
圖 4-5: 金城鎮後浦西門里浯島城隍廟.....	101
圖 4-6: 浯島邑主城隍爺神像.....	102
圖 4-7: 浯島城隍顯佑伯神符.....	102
圖 4-8: 浯島城隍廟界.....	103
圖 4-9: 金城鎮浯島城隍廟平面圖.....	104
圖 4-10: 迎城隍盛況 (一) .....	107
圖 4-11: 1949 年以後浯島城隍巡境後浦「香路」(巡境路線) .....	109
圖 4-12: 迎城隍盛況 (二) .....	112

## 表目錄

表 2-1: 歷代城隍神暨城隍夫人封號一覽表.....	14
表 2-2: 各地城隍敕封情形一覽表.....	19
表 2-3: 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所敕封的城隍神.....	24
表 2-4: 臺灣省供奉城隍神廟宇一覽表.....	27
表 2-5: 各地城隍神名一覽表.....	32
表 2-6: 懲惡揚善類型的城隍傳說.....	44
表 2-7: 禱夢顯靈類型的城隍傳說.....	51
表 2-8: 祈福禳災類型的城隍傳說.....	57
表 2-9: 綜合類型的城隍傳說.....	60
表 3-1: 福建地區沿海衛所表.....	75
表 4-1: 2000 年金門全島城隍巡安.....	113
表 4-2: 文獻上臚列的各地城隍廟供奉神祇及廟會(例祭日).....	115
表 5-1: 金門地區七月份各地普度簡表.....	140
表 5-2: 金門金城鎮寺廟.....	142
表 5-3: 金門金寧鄉寺廟.....	145
表 5-4: 金門金湖鎮寺廟.....	147
表 5-5: 金門金沙鎮寺廟.....	149
表 5-6: 金門烈嶼鄉寺廟.....	151

## 第壹章、緒論

民間信仰根植於民間，它是當地住民長久以來信仰寄託與生活歷練的匯集，是約定俗成的信仰觀念，也是普行於民間的信仰活動，因隨地域、習俗和觀念之不同，各地民間信仰往往因之有所差異。

金門位處台灣、大陸之間，早期曾是移民的跳板，亦是移民遷居開發的離島之一，在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普遍不佳情況下，原鄉信仰遂成為移民闢植墾拓之餘，以求安居的最佳心靈慰藉。

城隍本是古代傳說捍衛城牆的自然神。南北朝以後，才逐漸從城牆的保護神轉化為祈福禳災、護國祐民的俗世神；唐以後又一變而成為人格神。宋代因帝王的提倡，使得城隍信仰普及全國各地。明太祖朱元璋系統化的城隍政策<sup>1</sup>更使城隍信仰堂而皇之成為國家常設的祀典，也首度將城隍神予以爵級化，即依轄區的不同將信仰範圍區分為「都 府 州 縣」四級，再將城隍的職級依序界定為「王 公 侯 伯」四等的城隍神。換言之，「都城」的城隍稱為「王」，「府城」的城隍稱為「公」，「州城」的城隍稱為「侯」，「縣城」的城隍稱為「伯」。入清以後基本上仍承襲明制基調，而沿襲迄今。論及城隍神的起源，可說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其機制和樣貌的轉變的歷史分析，將於其後的第貳章第一節作專文探討。

###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 一、緣起與動機

有東南海門鎖鑰之譽，位處同安縣東南的金門島，長期以來一直就歸同安縣管轄，直到民國四年（1915年）始單獨設縣。據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專家推論言述，中國歷史上的「絲路」或許有兩條，其中一條是經陸路抵中亞的傳統絲路，另一條則經由海上傳播中原文化於海外的「另類絲路」，而這一條「另類絲路」就是以金門為起始跳板，由澎湖、而台灣、而海外。此說若對應早期渡海赴台的先民，或遠赴海外謀生的華僑，基本上應該都不離此一遷移的模式；再以開澎進士蔡廷蘭，開台進士鄭用錫都是金門人的情形來看，足見此說可信度相當高。目前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台南府城隍廟則是遲至明永曆二十三年（1669年）才建構，與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起建年代足足相差三百一十八年之久，於此可見位居東南沿海交通樞紐的金門島縣，不但是移民的跳板，更是宗教信仰外移的中繼站。

在民間信仰中，城隍神地位頗為特殊，分別隸屬陰陽兩界，不但須與一般神佛共同擔負保境衛民的保護神功能，且膺任審理冥間事務之司法神地位，是引發

---

<sup>1</sup> 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部教授濱島敦俊著，*朱元璋政權城隍制度考*，第六屆明史國際討論會論文，1995年8月于鳳陽，頁1。

筆者研究的動機之一。金門的「迎城隍」貴為全島大事，一年一度，庶民騰躍參與、歡鬧慶賀，只是廟會為何為農曆四月十二日<sup>2</sup>，而非八月十五日的城隍神誕呢？此是筆者研究動機之二。另在信眾認知裡，金城鎮金門城村的「古地城隍廟」，以及金沙鎮田浦村的「泰山廟」何者始為最早建蓋的城隍廟呢？此是筆者研究動機之三。本論文就是希望透過金門六百一十六年來城隍信仰，去檢視民間宗教信仰的運作模式與官方祀典間的異同點，進而去解讀城隍信仰象徵的時代意義。

## 二、研究目的

本研究主要目的就在透過民間行之有年的城隍信仰，以及島上最具代表性的廟會活動中，深層地去勾勒傳統信仰的時代意義，以及它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可能產生的影響。

城隍信仰絕對不是迷信，它只是長久以來民間信奉不渝的通俗信仰中的一環，稱之為「常民文化」應不為過。它沒有謹嚴的教義，也沒有固定的規制，有的只是民眾誠摯的信奉，善男也好，信女也罷，只要一踏進莊嚴神聖的城隍殿堂，就自然人手三炷清香，跪地喃喃祝禱。

捍災禦患、儆戒福善禍淫的城隍爺，既是庇祐信眾的保護神，也是變理陰陽、明察秋毫的司法神，在神格屬性上與各村境的神祇理然有所區隔。誠如金城鎮「浯島城隍廟」大門兩側醒目的楹聯：「未進此層門，須先自問心有何愧；既生乎斯世，要當深思德必無慚。」強烈的措詞和質問模相，不由得讓所有的信眾在心靈上產生巨大的震懾效果。世間法律的規範，對許多人來說可能不一定能產生多大的功效，但面對正直無私、賞罰分明的城隍爺，這些作姦犯科之徒，卻往往可以顯收嚇阻作用，對社教人心的積極規範，應該是城隍信仰的正面意義。

尤其透過研究，證實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築城於金城鎮金門城村，同時起蓋了「古地城隍廟」，為金門有城隍廟之始。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周德興又陸續於大、小金門的田浦、峰上、成功、官澳及烈嶼等地築建五個巡檢司，並於田浦巡檢司城建蓋「泰山廟」，成為金門第二座城隍廟。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總兵陳龍將行政中心自金門城村遷往後浦街，原有的「古地城隍廟」也一併分爐於後浦，後浦從此成為金門新政經中心，後浦街這座時間最晚的「浯島城隍廟」，自然順理成章成為全島新的信仰重鎮，也是金門第三座城隍廟。

緣此基調，不但釐清金門城隍廟「何者為首建」之爭，可收正確視聽宏效，同時，明確闡明後浦街「浯島城隍廟」雖最晚起蓋，卻後來居上成為全島信仰中心的來龍去脈，其文獻留存意義不言可喻。

---

<sup>2</sup> 本論文所提日期概以農曆為主軸，因配合民間習慣性說法及廟會慶典緣故，特此申明，接後文中也不再贅述。



## 第二節、研究材料及範圍

### 一、研究相關材料

本論文主要參考材料有文獻資料和田調紀錄兩大類別。文獻方面資料又可細分為下列七種：一為相關的專門論著，二為史書、方志，三為搜羅自各地的城隍廟志，四為相關姓氏族譜，五為相關學位論文，六為學報與期刊論文，七為報紙部分。田調資料則透過各相關人員的專業報導或實際經歷的口述，証驗筆者親自走訪探勘的自然投射，取得第一手史料。

#### (一) 相關的專門論著

專書部分除已出版各類相關論述與《筆記小說大觀》外，最重要的有鄭土有、王賢森合著《中國城隍信仰》；王永謙著《土地與城隍信仰》；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 集說詮真 城隍》；宋洪邁撰《夷堅志》等著述，其論點多所引用。其中《筆記小說大觀》因是套書，冊數既多，內容攸關城隍之介紹又不具大篇幅，也標示不顯目，須逐頁翻索檢閱，頗費心力。

#### (二) 史書、方志

史書、方志部分，舉凡《南史》《北齊書》《後漢書》《宋史》《元史》《明史》《清史》等有涉及城隍者，以及《福建省同安縣志》《泉州府誌》《南安縣志》《福建省馬巷廳志》《澎湖廳志》《廈門志》《金門志》《新金門志》《金門縣志》《金門縣金沙鎮志》《烈嶼鄉志》等與金門有直接關連的地方志書，暨台灣和大陸有論述城隍的志書亦均涉獵。尤其是《福建省同安縣志》《泉州府誌》《南安縣志》《福建省馬巷廳志》《廈門志》等，直接指涉金門早前的隸屬轄區紀錄，以及《金門志》《新金門志》《金門縣志》等，對金門歷來演變的多所著墨，更是本論文的論據強項。

#### (三) 城隍廟志

城隍廟志部分，分別參閱《吳山城隍廟志》《澎湖馬公城隍廟志》《新竹都城隍廟簡介》《彰邑城隍廟重建落成出巡繞境紀念特刊》《浯島城隍廟誌》《中國道觀志叢刊》第一冊中之《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和《白雲觀志》等書，凡有提敘金門城隍者，亦均羅列，以求翔實。

#### (四) 相關姓氏族譜

譜牒部分皆自金門各姓氏蒐集得之，藉由各族譜的騰錄，可見知歷代祭祀城隍的詳情，其中尤以梁姓、陳姓、許姓和王姓等族譜引錄資料最多。

#### (五) 相關學位論文

學位論文部分，以城隍為主題研究者，僅有王琰玲撰《城隍故事研究》和鄭耀宗撰《城隍信仰研究》兩篇碩論，至於其他相關碩博士論文亦多參讀引述。

#### (六) 學報與期刊論文

學報、期刊部分，包括《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台灣文獻》《歷史月刊》《碇碇石》《西瀛風物》《民俗曲藝》《台北文獻》《歷史文物》《高市文獻》《中興史學》《竹塹文獻》《臺灣源流》《空間》《地理雜誌》《表演

藝術》《地理教育》《金門季刊》《史耘》《中國文化》《春秋》《史蹟勘考》等可以收錄之攸關城隍論文，以及各研討會發表的小論文，暨大學學報的相關論文，只要對本論文能增進驗證成效者，也大多搜羅引論，不計出版年代。

### （七）報紙

報紙部分，則有提述城隍者即引錄之，並不圍限報紙種類，但大抵以《金門日報》為大宗。

以上所述七項相關材料之研究，目的無非希望藉由前人已有的文獻考察和個人的田野實務，能尋索出金門城隍信仰的根元處，以及城隍信仰深植民心的質性研究。

## 二、研究空間範圍

整個研究空間概以金門縣的三座城隍廟及廟會活動為主要訴求，並參酌閩、台兩地的城隍信仰，以及文獻上相關的資訊。這三座城隍廟當中的「泰山廟」又名「東嶽泰山廟」，也是信徒們口中的「東嶽廟」，主奉由山東省「泰山東嶽城隍廟」分火而來的城隍爺及城隍娘，為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唯一的分爐，也是金門島上唯一奉祀城隍娘的廟宇，廟中尚奉祀大高爺與大高娘、太子爺、大道公、六姓府、上帝公、蔡王爺、水仙王、媽祖、水仙禹帝、蘇王爺、註生娘娘、福德正神諸神祇。廟宇雖小，但信徒們卻堅信「泰山廟」這尊遠自山東分火而來的都城隍神格較高，權責也較大<sup>3</sup>，每年八月十五日城隍爺聖誕之期，前往膜拜的信眾總是絡繹不絕，就是平日前往祈願祝禱的善信也是接踵於途。

從城隍廟高廣有定制，及廟內陳設比照官署的機制來解讀，「泰山廟」與傳統定制中的城隍廟是有些許差異，此其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構建「泰山廟」時是出於官設或是民間自發性的私設，就目前文獻而言無從考證，此其二。就此兩點理解，可見「泰山廟」在金門城隍廟中，與另外兩座城隍廟關聯性不強。

金城鎮金門城村西門境的「古地城隍廟」，建構於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就時間點來推，應是金門最早的一座城隍廟。是座城隍廟供奉俗稱「大城隍」的城隍爺、文判官、武判官、謝將軍、范將軍，以及註生娘娘、福德正神等。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隨著總兵陳龍的遷治，將「古地城隍廟」分爐於金城鎮後浦西門里的「浯島城隍廟」，該廟供奉城隍爺、解冤司、六房司（採訪司、速報司、功德司、財帛司、福德司、衡文司）、文武判官、范謝將軍、竹杯爺、馬軍爺暨神駒等眾神明。由此據見「古地城隍廟」與「浯島城隍廟」間的垂直相關性相當明顯，一為祖廟，一為分爐，在爵職上兩間城隍廟的城隍爺都是官封四品的「鑒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目前位處金門行政中心後浦的「浯島城隍廟」已成規模最大，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城隍廟，因此本論文即以「浯島城隍廟」與「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的互動關係，以及全島性的城隍廟會活動作為研究空間的範疇。

<sup>3</sup> 張榮強著，《金門人文探索》，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44。

### 第三節、研究方法及相關研究探討

本研究除相關文獻及專書的探索與彙整外，地方性志書，相關姓氏族譜，以及在地人二十年左右的田野調查當中所發現的信仰觀，與耆老間的訪談紀錄等均列入探討之列，因此，文獻資料法、觀察實記法、田野調查法乃是本文的主要研究方法，除在下文分別論述外，也期盼能在林林種種的「街議巷談」中，去檢視前人文獻上的撰言，從而去印證「十里不同風，百里不同俗」的真正意涵。為了更貼近民間傳統的習慣，本論文所有日期的論點概以農曆為主。

#### 一、相關文獻的歸納分析

列入官方祀典的城隍信仰已有數千年的歷史，歷來描記城隍的相關文獻更是連篇累牘，光碟版《四庫全書》中攸關「城隍」這個詞彙的論述就幾近四千筆之多，至於其他單篇論文及相關的報導，或是專著，更是汗牛充棟。本論文即將蒐羅所及的城隍信仰論著，加以歸納分析，將相同屬性的資料或數據予以表格化，以金門的「泰山廟」、「古地城隍廟」、「浯島城隍廟」為主軸，與文獻上攸關台灣及大陸的城隍信仰並列，從城隍及城隍夫人受敕封情形，到建廟時間、供奉神祇、廟會時間、城隍神人格化後的俗世名諱，流傳在民間攸關城隍顯靈的各種靈異傳說等各類製成簡表，提供解讀上的便捷。

本文探索的主要課題是金門的城隍信仰，故而地方志書及相關廟志就成了資料最佳提供者。屬於福建東南沿海的島縣金門，基於地緣上的利基因素，與早期移民自漳泉一帶的特殊屬性，導使泉州一帶的居民所受的影響層面最廣也最深。故而在志書的引錄方面，除開金門本地的《金門志》、《金門縣志》、《新金門志》以及明代洪受的《滄海紀遺》和蔡獻臣的《清白堂稿》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外，《泉州府志》、《同安縣志》、《南安縣志》、《馬巷廳志》、《台灣省通志》等志書也是本文最重要的參考資料來源。

#### 二、田野調查所得經驗

二十年如一日的田野調查，當初僅出於興趣所使然。打從寺廟楹聯的採擷，俗諺的蒐羅，生命禮俗的初探，乃至歲時節慶的紀錄，廟會活動的全程參與，從一無所知到樂在其中，是它讓我走出知識的象牙塔，是它讓我如此真摯地喜愛上故鄉的一切。本論文就是希望透過在地文史工作者多年來在田野工作教室所捕捉到的意象，來梳理民間信仰中所建構出來的真正蘊涵。<sup>4</sup>

田調過程當中最重要資訊來源，泰半皆出於報導人無私的付出。這群默默耕耘的幕後英雄，有道士、法師，有糊紙師傅，有糕餅店老闆，有乩童，有匠師，有地方碩學鴻儒，有禮儀專家等各行各業人士，他們或許沒有亮麗的學歷，但

---

<sup>4</sup> 詳見葉春榮撰，〈神明與廟宇的來源——一個台灣南部農村的例子〉，發表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的「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究研討會」論文，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第一會議室，2001年10月26-27，頁1。

各自沉浸在自己的領域上鑽研數十年的寶貴經驗，卻是他們最傲人的成就。為了文化傳承，也為了幫後世子孫留下些許的紀錄，他們自願擔任田野工作教室的義工，無私的付出。

金門三座城隍廟當中，以動員能力及影響層面最大者，當非「浯島城隍廟」莫屬。為了支持本論文的撰寫，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可謂總動員，從主任委員到全體工作人員，有的親自導覽，有的提供檔案資料，有的暢述寶貴經驗。本論文得以如期完稿，這些義工們功不可沒，雖千言萬語也難道盡心中的感激，僅能藉此表達萬千謝忱。

### 三、親自參與廟會慶典觀察所得

金門傳統的廟會以性質而言，約可區分為平安醮與慶成醮（俗稱莫安）兩大類：每逢廟中主奉神祇聖誕日即舉辦的定期性廟會活動，就稱之為「平安醮」。像四月十二日迎城隍就是典型的平安醮，這種醮儀與各村廟間的平安醮儀間最大的不同點，就在於前者屬全島性的大型廟會，儘管廟會舉行的地點在金城鎮後浦街，但自全縣五個鄉鎮一百六十六個村落蜂擁而至的隨香信眾，以及廟會前夕趕往城隍廟拜拜祈求平安的盛況，卻不是一般村廟的醮儀所能望其項背，因為後者是以村境內的信眾為參與的主體，規模自然小得多。

至於俗稱莫安的「慶成醮」，這種醮儀舉辦的時間並不固定，而且一般都是生活水平較高的時候，才可能在物質條件較優渥的景況下，舉辦是類的慶成大典。有人終其一生都難以躬逢其盛。民國六十年（1971年）以後的金門，隨著經濟情況的改善，一些老舊的廟宇和宗祠也才得以逐次翻修，緊接而來的慶成大典也陸續被舉行。這種慶成大典舉辦的時間往往選在秋冬之際，依主體的不同可細分為「宗祠莫安」、「寺廟莫安」和「住家莫安」三部分，三者間又以「宗祠莫安」最具可看性，因為它除了有「追龍」、「過油鼎」、「插柳枝」、「埋磚契」以及「迎接姻親」、「迎接宗親」等大型活動，動員的人力物力更屬空前。其中「追龍」、「過油鼎」、「插柳枝」、「埋磚契」這些都是道教色彩濃厚的科儀，主要在趨吉避凶、祈福禳災。至於「迎接姻親」、「迎接宗親」的活動，具有道教科儀，兼有儒家吉禮中的祭典，更可看到姻親間的互動交流，以及宗親間血濃於水的親情網絡。「寺廟莫安」則僅能邀請臨近廟宇的神佛前往觀禮，神明間的互動雖一如常人，但熱鬧的程度顯然略遜一籌。至於「住家莫安」則僅是一家一姓的私事，可看性和熱鬧性相對減低許多。<sup>5</sup>

由於金門的城隍信仰深植民心，究竟在潛意識中，它蘊藏何種深層的文化心理？這正是筆者深感興趣，且願藉此來追索城隍普受金門鄉親喜愛的深意所在。

---

<sup>5</sup> 詳參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的民間慶典——醮儀莫安》，台北臺原出版社出版，1993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頁45-130。

## 第貳章、「城隍」考述

### 第一節、「城隍」源起

「城隍」於今，已然成為信眾崇祀的神祇，其懲惡揚善之神格，更為人們所樂道和稱許，但推究「城隍」的原義卻概稱為城池，其間的蛻變究竟如何？今依朝代分述之。

#### 一、唐代以前的城隍

##### (一) 城隍與城池、水庸（墉）

《說文》有云：「城，以盛民也，土成，成亦聲。」又言「隍，城池也。池之在城外也。有水曰池，無水曰隍矣。？阜皇聲。」據此乃見「城」與「隍」二字係為城池的載體。此外，《春明夢餘錄》與《冬夜箋記》皆載「城隍之名見於易，若廟祀則莫究其始。」<sup>1</sup>《易經 泰卦》上也明記：「城復于隍，勿用師」<sup>2</sup>。考之《易經 正義》中的說明，乃假借「城」以喻君王；「隍」者，城下水池也，遂假借「隍」以喻臣下，這就是「假外象以喻人事」的寫照，因此可見《易經》中所說的城隍，絕無神靈之意，更與祭祀無涉<sup>3</sup>。

除城池之外，「城隍」又與「水庸」有關。《禮記 郊特牲》言：「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sup>4</sup>。蜡，即？昔也，祭名。大蜡或作大？昔，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祭之也。古時天子崇祀的「八蜡神」依序為：首祭先嗇 神農，次祭司嗇 后稷，其三祭田峻（即農也），其四祭郵表畷，五為貓虎，六為坊，七為水庸，八為昆蟲。<sup>5</sup>其中，「郵」指田間廬舍；「表」指田間道路；「畷」指田土疆界互相連綴；「貓虎」為其食田鼠野獸；「坊」指隄坊；「水庸」指溝；「昆蟲」指蝗螟之類。之所以祭之，祝其不為災害之意。歷代先王習於每年臘月（即農曆十二月），因「歲功之成則索萬物之神而祭之」<sup>6</sup>，故曰「蜡祭」，此般崇功報禮的舉措，蓋源於對養育萬民之神德澤的回饋，「夫天地間，有一物則有一神。山林有山林之神，川谷有川谷之神。聚一方之民而為高城深池以衛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神歟。」<sup>7</sup>對於此「八蜡」的描記，《同安縣志》也說：「古者有勞必祀，有使必報。故自郊社禘嘗以至大蜡，莫不寓報本返始之意」<sup>8</sup>有鑑於城池衛民護產有功而尊祀，正是「城隍」被敬祀的起始。

<sup>1</sup> 《春明夢餘錄》載於《四庫全書薈要》史部第95冊、地理類，頁181-263。《冬夜箋記》載於《叢書集成續編》，頁243。

<sup>2</sup> 《十三經註疏 周易》，藝文印書館印行，頁43。「(泰卦)上六：城復于隍，勿用師。自邑告命，貞吝。象曰：城復于隍，其命亂也。」

<sup>3</sup> 李冕世撰，談城隍神的崇拜 中國古老的神祇之一，刊載《史蹟勘考》第6期，成大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編印，1976年6月，頁3。

<sup>4</sup> 十三經註疏(5)《禮記》，藝文印書館印行，1976年5月六版，頁500。

<sup>5</sup> 清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 神異典》，鼎文書局印行，頁371。

<sup>6</sup> 同註5。

<sup>7</sup> 同註5。卷三十二，城隍之神部，頁359。

<sup>8</sup> 見《同安縣志 祠祀》，頁621。

由於能禦災捍患且有功於民者，皆屬聖人制祀的範疇。「夫考室立家，先立戶？。聚人開邑，首起城池。」<sup>9</sup>不難見出城池於人們聚居之實質性和首要性。《孟子 梁惠王 小國章》中亦載「築斯城也，鑿斯池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sup>10</sup>充分點出了城、民一體，血濃於水的情感。《周易》有言：「王公設險，以守其國。」<sup>11</sup>這「三里之城，七里之廓」<sup>12</sup>的高城深池，正是王公所設以守國的險阻，亦是民眾生命財產的保障，更是「城隍」直接與地方民物相依為命的寫照，其重要性誠不殊於社稷神。此乃「社稷所以養人，而城隍所以衛人」故也<sup>13</sup>；「庸」即指城，即是牆，既能受水，又能排水，讓水歸其壑，而不汎溢，百姓生命財產也因之得獲保障。無怪乎《禮記》所述蜡祭八神中，對「水庸」敘寫為「水庸居七，水則隍也，庸則城也，此正祭城隍之始。」<sup>14</sup>。茲此亦見「城隍」之所以被崇祀，實肇因「水庸」護民有功，而非指涉今人所奉祀的神祇。

對於「城」的泛稱，亦可寫成「墉」字。《詩經 大雅》有「崇墉言言」與「崇墉仡仡」的說法。《左傳》亦載：「九年春，宋災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sup>15</sup>傳註：墉，城。用馬，殺馬以祭。據沈彤小疏，古代祈禳之事，皆以馬為牲。用馬于四墉，此城隍神之濫觴。根據《詩經》和《左傳》此說，代表「城」的意義乃註為「墉」也。「(鄭)火作 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禳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墉」<sup>15</sup>是《春秋左氏傳》的論述，《說文》上也明確指出：「墉，城垣也。傳曰，庸墉古今字也。」<sup>16</sup>此些典籍對「庸」、「墉」二字的意義已有十分詳實的剖析。《文選 南都賦》「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藉由滄浪水為天然護城河，倚方城山為城廓的說法，更將「隍」與「墉」的分際作了更清晰的界定，而「城隍」這一詞彙則首見於 兩都賦：「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sup>16</sup>至於這種伴隨？城市而出現的城隍神，為何會轉化為祭典的對象，這可從 寧德縣重修城隍廟記 獲得解答：

禮不必皆出於古，求之義而稱，揆之心而安者，皆可舉也。斯人之生食稻而祭先嗇，衣帛而祭先蠶，飲而祭先酒，畜而祭先牧，猶以為未。則凡日用起居所賴者，皆祭。祭門、祭？、祭中霤之類是也。城者，以保民禁奸，

<sup>9</sup> 清 盧崧修、朱朗齋等纂，《吳山城隍廟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90。

<sup>10</sup> 楊亮功等註譯，《孟子今註今譯 小國章》，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84年7月修訂一版，頁47。

<sup>11</sup> 宋 朱熹著，《周易本義》，大安出版社發行，1999年7月第1刷，頁124。

<sup>12</sup> 同註9，天時章，頁81。

<sup>13</sup>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集說詮真 城隍》(一)，學生書局印行，頁268。

<sup>14</sup> 同註1。

<sup>15</sup>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氏傳》，復文圖書出版社，1991年9月再版。襄公九年(522)，頁963；昭公十八年(840)，1395。另《說文》對「墉」、「庸」二字不同，也有詳實說法：「墉，城垣也。傳曰：庸，城也。庸、墉古今字也。城者，言其中之盛受。墉者，言其外之牆垣具也。？土、庸聲。」

<sup>16</sup> 張平子 南都賦；班固 兩都賦，分載藝文印書館印行《文選》，1972年9月6版，頁22；頁70。

通節內外，其有功於人最大。顧以非古黜其祭，豈人心之所安哉？<sup>17</sup>

由村落保護神升格成為城市的保護神，應該就是城隍神的雛型。《吳山城隍廟志》有云：「前朝不必在城中，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盧崧修、朱朗齋，2000：108）《博物志》卷一讚詞亦曰：「侯王設險，守固保疆，遠遮川賽，近備城隍。」<sup>18</sup>所以城隍神的「發？」，可以說就是從護城保民開始的。（鄭士有、王賢淼，1994：24-29）先民就是在這種城池的捍衛和對自然神的崇拜下，逐次演變為對神格化城隍神的崇拜。（林榮澤，2000：235）

## （二）城隍祭典源起

瞭解了城隍神的雛型後，緊接著從下列典籍中去探索「城隍」祭典的起源：

### 1. 始於堯

- （1）清 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城隍之祭，始於于堯。<sup>19</sup>
- （2）王秋桂、李豐楙主編，《集說詮真》，城隍之祭，蓋始於于堯。<sup>20</sup>
- （3）王永謙，引丁山《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認為祝融是最早的城隍神主，至於起源則以為應始於堯舜時代。<sup>21</sup>
- （4）韋煙灶、陳泳男、李宜靜，城隍神起於帝堯時期。<sup>22</sup>

### 2. 始於周代

- （1）曾玉昆，城隍與土地神，幾乎同時出現於周代。<sup>23</sup>

### 3. 始於堯、漢、三國諸說

- （1）《華人工商資訊網》sinoinfo.com 以為城隍神的奉祀，或始於堯，或起於漢，或源自三國時期等諸多說法。<sup>24</sup>
- （2）張澤洪，認為城隍神的起源，有始於堯、西周、西漢、三國諸說。<sup>25</sup>
- （3）葉倫會，城隍塑像供人膜拜，始於三國時代的吳國。<sup>26</sup>

### 4. 始於秦漢

- （1）李冕世，城隍神的祀拜，上溯秦漢時即已開始。<sup>27</sup>

<sup>17</sup>宋 陸游撰，《渭南文集》卷十七，載於《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63冊，頁436。

<sup>18</sup>晉 張華、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明文書局出版，1981年9月初版，頁9。

<sup>19</sup>大立出版社出版，《春明夢餘錄》，1980年10月，頁236。

<sup>20</sup>同註12，頁253。

<sup>21</sup>王永謙著，《土地與城隍信仰》，學苑出版社出版，1996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頁139-140。

<sup>22</sup>韋煙灶、陳泳男、李宜靜合著，新竹城隍廟巡禮，刊載《地理教育》第24期，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學會出版，1998年6月1日出版，頁149。

<sup>23</sup>曾玉昆著，由舊城隍爺的出巡探討台灣民間的城隍信仰，刊《高市文獻》第10卷第3期，高雄市文獻委員會發行，頁2。

<sup>24</sup>城隍，載於《華人工商資訊網》sinoinfo.com，頁1。

<sup>25</sup>張澤洪著，論道教城隍神信仰的形成，載於《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建所二十周年道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下冊），2000年10月初版，頁676。

<sup>26</sup>葉倫會撰，大稻埕霞海城隍廟，載於《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7卷第8期，1997年11月出版，頁71。

<sup>27</sup>周立方撰，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載於《臺灣源流》，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10），1998年夏季刊，頁3。

(2) 鄭士有、王賢森，城隍之名雖見之於《周易》，但真正流行應在漢代。<sup>28</sup>

#### 5. 始於齊梁

(1) 鄧嗣宇著，《城隍考》，城隍應起於六世紀中葉，或始於齊梁之世。<sup>29</sup>

(2) 巫仁恕，城隍神的起源，始於六世紀中葉之齊梁。<sup>30</sup>

城隍之祀，到底源自何時？或以為起於堯，此一看法以《春明夢餘錄》《集說詮真》和《中國古代宗教與神話考》等書為代表；或以為始自周代，以張澤洪和曾玉昆的觀點為代表；或以為起於漢代、三國，持此說法者以鄭士有、王賢森和葉倫會為代表；或以為源自齊梁之世，這一論說以鄧嗣宇的《城隍考》和巫仁恕為代表。眾說紛紜中，各有所本，莫衷一是。「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sup>31</sup>是出自何孟春《餘冬序錄》卷三外篇的說論，顯示此一課題仍須嚴肅以待。攸關「社」和「城隍」二者的分際，江州城隍廟後殿記 上明述道：「城隍，郡縣之土神也。土神之祭有社，又有城隍，何也。社兼祭五土，而城隍專祭城隍也。」<sup>32</sup>毛奇齡 方示靈應記 也言：「古者方示，今之城隍是也。有土示，今之土穀是也。顧土示之祠，於里民。而方示則官祠之，然且行省郡縣，每以上下分低昂，故都會城隍較郡縣加等。」<sup>33</sup>若欲進一步釐清其異同，似可由全祖望的 原社 見端倪：

社神者，府州縣之土神也。夫古之得配食於社者，必官於其土，而遺澤足以及民。禮所謂勤事而得享者也。或以鄉老，韓子所謂歿而可祭於社者也，此即今之所謂名宦，所謂鄉賢，而附祀於學宮者也，古皆附之於社。今人一變而為特祠，再變則盡入之於學宮，而又於其外別標所謂城隍，所謂府主，而與社？列，則分之中又分焉。」<sup>34</sup>

至於「社」和「城隍」的祭祀日為何呢？《明集禮》記載：「社稷，建壇于宮城之右。春用二月上戊日，秋用八月上戊日致祭。農能殖百穀，故祀以為稷；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sup>35</sup>考諸三代之時，封建法行，上自天子、諸侯，下至大夫、庶人，「衣租食力，專以土穀為重。故自天子諸侯而外，大夫以

<sup>28</sup> 鄭士有、王賢森著，《中國城隍信仰》，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1994年2月第1次印刷，頁81。

<sup>29</sup> 鄧嗣禹著，《城隍考》，載於《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1980年1月初版，頁59。

<sup>30</sup> 巫仁恕著，節慶、信仰與抗爭 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刊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出版，頁172。

<sup>31</sup> 明 何孟春撰，《餘冬序錄》，載於《明代筆記小說》，頁134。

<sup>32</sup> 見元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三八，頁10。

<sup>33</sup> 同註9，頁255。

<sup>34</sup> 清 全祖望撰，《鮚埼亭記》外編卷四十八 原社，頁1413。

<sup>35</sup> 清 秦蕙田撰，《五禮通考 社稷 城隍附》卷四十五，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29冊禮類，頁1127。



下，成群置社，祈焉報焉。」<sup>36</sup>《渭南文集》又言：「社稷雖尊，特以令式從事。至祈禳報賽，獨城隍而已，則其禮顧不重歟！」<sup>37</sup>由此記敘，可知漢代易封建為郡縣，使得兵戈盜賊繼起，攻戰防守之事時起，不得不以修築高城深池為防禦能事，城隍神地位也就因之大大提昇，「平時則水旱疾疫于以祈禳，有事則衛民禦敵于焉請禱。」<sup>38</sup>故自兩漢以後，城隍廟祀已見於志乘。「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命與王知領城隍陰事，雖愴不可致詰。然自漢迄今，遂為天下通祀。」這是王惲《秋澗集》對秦朝功臣馮尚託夢於漢高帝的記錄<sup>39</sup>。雖證據力仍嫌薄弱，然對有漢一代城隍神的探索，仍有一定程度的貢獻。

魏、晉以後，在儒、佛、道三教學說的推波助瀾下，信眾在城隍信仰之中已揉合了善惡報應，與禮義道德等觀念。（王永謙，1996：173）然而，此時所謂的祭「城隍」，其實就是祭「水庸」，而且只限定天子一人才有資格祭「水庸」。祭祀時只築土壇，不建廟宇，更不曾塑像。<sup>40</sup>劉壘《州城隍廟記》：「畫城郭，浚溝池，建官府，聚民庶。誅賞於是，歌哭於是，孕育長養於是。地載神氣，安可無精爽以至神明，而又安可無棲神之宮，尸祝之庭邪！」<sup>41</sup>劉氏於此廟記中，不但點出了城隍神的重要性，更道出城隍之有祠，始自開元年間。

《明史 禮志》對唐代以前的城隍神，有如下的描繪：

洪武二年，禮官言：「城隍之祀，莫詳其始。」故唐李陽冰《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然成都城隍祠，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則不獨吳、越為然。又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又不獨唐而已。<sup>42</sup>

「蕪湖城隍廟建於吳赤烏二年」，這是城隍廟始建於東漢以後的有力證據。至於見諸史書攸關城隍的記載，則首推《北齊書 慕容儼傳》的一段記錄，文中引述慕容儼力守郢城的英勇事蹟。時儼奉命防守郢城，南朝梁軍將領侯瑱和任約以重兵將郢城圍得水洩不通，並於江面造荻洪塞船路，導致人信阻絕，城守孤懸無援，在眾情危懼之際，慕容儼乃對部眾宣導忠義赤忱，以安軍心。又宣稱「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此舉果真解了燃眉之急，在一陣狂風吹襲之下，江面上的障礙物幾被一掃而空，南朝梁軍也潰不成軍。「城人大喜，以為神助。」這是城隍顯靈護城的最

<sup>36</sup> 同註 35，頁 1154。

<sup>37</sup> 同註 17。

<sup>38</sup> 同註 33。

<sup>39</sup> 元 王惲撰，《秋澗集》卷四十，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200冊，頁 514。

<sup>40</sup> 黃得時著，城隍的由來和霞海城隍廟 古往今來話臺北之四，刊《台北文物》2卷3期，1953年11月，頁 83-84。

<sup>41</sup> 元 劉壘撰，《水雲村》卷三 州城隍廟記，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sup>42</sup> 見《明史》卷四十九《禮志》，臺北：藝文圖書公司，頁 532。

早記載。<sup>43</sup>南北朝時期的城隍神，除《北齊書》這段記錄外，在《南史 梁武帝諸子》中也有如是的描寫：「大寶元年，綸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讓州於綸，綸不受，乃上綸為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綸於是置百官，而數有變怪，祭城隍神，將烹牛，有赤蛇繞牛口出。」<sup>44</sup>這是文獻上首次看到以動物為牲禮祭祀城隍的紀錄。<sup>45</sup>而此時的城隍已脫離「水庸」的建築物之神，一躍而成了「福善禍惡，有求必應」的俗世神了。<sup>46</sup>

## 二、唐宋元時代的城隍

魏晉南北朝時代，民間已經有建廟奉祀城隍神的事實。到了唐代，不僅民間崇祀城隍神，就是官方也大力提倡。《太平廣記》卷三百零二記載，開元中，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登樓眺望黃河景致，忽見一位身長三尺許，紫衣朱冠者，通名參謁，自稱城隍之主，為捍衛城池而不惜與黃河神周旋到底。恐力有未逮，而特顯靈搬討救兵，最後在刺史力挺下，終能力退來敵。就是在這種官方背書，民眾積極參與的有力條件下，城隍神已逐步成為救旱、止水、防疫免災的神靈，被視為祈求保境安民的守護神了。這份轉折，可從李陽冰《縉雲縣城隍神記》中的言述：「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以及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的另一段記載：「李白作韋鄂州碑有城隍祠，又杜牧刺黃州，韓愈刺潮州，魏信陵刺舒州，皆有城隍之祭」，得到印證。

### （一）城隍神可指定人名

由於城隍的崇祭普及而盛行，基於信仰的需求，城隍的塑像亦逐漸形成。據鄧嗣禹對城隍的考證，以現存的史料觀之，「城隍之有塑像始於唐」。城隍爺既有了塑像，城隍廟的設立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趙翼在《陔餘叢考》卷三十五提到：「城隍之祀 至漢則漸遍。」趙與時《寶退錄》卷八亦言：「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其中所稱太和（西元 827 年）即為唐文宗年號。此一城隍廟的建立，似可印證鄧氏早期城隍廟以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一帶為主的說法。魏晉南北朝以後，才逐次普及中國南方、北方，而且民間已經開始建廟來奉祀城隍神。（李冕世，1976：4）在各地廣設城隍廟後，廟會自然也就應運而生。這番景況可從杜甫：「賜書誇父老，壽酒樂城隍」<sup>47</sup>的詩句得到證實。

又據鄧嗣禹《城隍考》文中的卓見，可知蕭何應是指定人名為城隍神的第一

<sup>43</sup> 《北齊書 列傳》卷二十，頁 134-135。

<sup>44</sup> 《南史》列傳四十三 梁武帝諸子，頁 612。

<sup>45</sup> 林明德著，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以臺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載《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1995 年 3 月出版，頁 321。

<sup>46</sup> 謝佳榮著，臺灣城隍信仰之研究，刊錄《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第 30 卷，1987 年 12 月出刊，頁 24。

<sup>47</sup> 《杜詩鏡銓》於許生處乞瓦棺寺維摩圖樣志諸篇末，頁 367。

人。另外周立方、陶誠則以為周苛才是後世城隍神的鼻祖<sup>48</sup>。鄧氏 城隍考 更力持六世紀中葉的齊梁，是城隍神的最早起源。至於指名某人為城隍神之起源，「多始於唐，定於宋」；若由傳說分布之地域而言，「則以武昌附近為最先，江浙、江西、安徽等省次之」；從大體而言，「以長江流域為最先，黃河流域次之，珠江流域又次之，東三省最後」(詳參表 2-5)；若從各家詩文詞的內容分析，「大抵為求晴求雨，或求民康物阜，風調雨順，或求禦盜禳災，陰陽表裏，共負守土之責。而晴雨之祈，佔大多數。」<sup>49</sup> (請參照附錄一) 鄧氏分別從城隍神的起源、傳說分布地、祭文內容逐一加以歸納剖析，乃能一語中的，也是城隍考釋中較具說服力的說論之一。

## (二) 祭城隍文迭起

有唐一代不僅各地都對城隍神崇祀有加，就是地方官員也加入此一時髦行列，並將城隍神進一步神格化，成為都市的守護神，舉凡祈晴、求雨、賜福、禳災、訴願等等，無所不包，無所不至。祭祀城隍時，都由地方主管官員親自主持祭典。<sup>50</sup>在奉祀城隍、敬賽城隍蔚為風尚的當兒，縉雲縣令李陽冰更首開祭城隍文的先例，其後張說、李白、許遠、杜牧、李商隱、羊士諤等人更是群起仿效，連篇累牘的祭城隍文更是散見於《全唐文》之中，茲匯集於附錄。在這許多祭城隍文裡，尤以唐乾元二年，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充滿著命令的口吻，令人印象深刻。(按：宋 歐陽修撰，唐李陽冰城隍神記跋 則作「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李陽冰最後在城隍顯靈降下及時的甘霖後，「乃自西谷遷廟於山顛，以答神休。」此方祭城隍祈雨文，於宋宣和中，由縉雲縣人以陽冰篆書舊文，「重勒諸石，今尚存。此城隍見於書傳之始。」<sup>51</sup>在這些林林總總的祭城隍文中，不難見出信眾對城隍神的各方祈求，「總觀各家詩文詞，大抵為求晴求雨，或求民康物阜，風調雨順，或求禦盜禳災，陰陽表裏，共負守土之責。而晴雨之祈，佔大多數。」(鄧嗣宇，1980：67)亦由此見出信眾禳災祈福的信仰訴求，古今雷同。

五代時，城隍信仰已相當普及，而且在兩浙節度使錢元瓘奏請下開始對城隍神加上封號。例如《冊府元龜》卷三四 帝王部 崇祭祀三記載：「末帝清泰元年(934年)十一月，詔杭州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闈王。」<sup>52</sup>漢隱帝乾祐三年(950年)八月，蒙州城因城隍神顯靈捍衛城池，一城百姓生命財產得免遭海賊毒手，蒙州城民為感念神靈赫

<sup>48</sup> 詳見周立方著，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刊載《臺灣源流》雜誌第10期，1998年6月出版，頁102；陶誠著，中國城隍信仰的歷史淵源，載入《臺灣源流》雜誌第13期，1999年3月出版，頁87

<sup>49</sup> 同註22，頁67。

<sup>50</sup> 林榮澤著，「城隍」在漢人社會中的角色及其功能 以日據時期臺北大稻埕的霞海城隍祭為例，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2期，2000年7月出版，頁240。

<sup>51</sup> 《琅邪代醉篇 城隍》，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130冊，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1997年2月初版1刷，頁257-258。

<sup>52</sup> 《冊府元龜》卷三四 帝王部 崇祭祀三，頁372-373。

濯，特建請敕封該城隍神為靈感王。<sup>53</sup>（參見表 2-1、2-2）

表 2-1：歷代城隍神暨城隍夫人封號一覽表

敕封年代	敕封者	敕封爵號	記載典籍	備註
唐昭宗光化元年（898年）	唐昭宗	敕封華州城隍為濟安侯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載《金石萃編》卷 156	城隍救駕有功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	吳越肅王	封會稽城隍龐玉為崇福侯。紹興元年，封昭祐公。淳熙三年封忠應王	1.《鑄鼎餘聞》卷三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1	
後梁太祖開平二年（908年）	吳越肅王	封赤城城隍屈坦為興聖永安王	1.《鑄鼎餘聞》卷三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1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934年）十一月	後唐閔帝	杭州城隍神改封順義保寧王	1.《賓退錄》卷八，頁 11 2.《冊府元龜》卷三四帝王部崇祀三，頁 372-373 3.《五代會要》卷十一，頁 147 4.《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5.《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 101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934年）十一月	後唐閔帝	湖州城隍神封阜俗安成王	1.《賓退錄》卷八，頁 11 2.《冊府元龜》卷三四帝王部崇祀三，頁 372-373 3.《五代會要》卷十一，頁 147	

<sup>53</sup> 同註 52，頁 374。

			4.《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934年)十一月	後唐閔帝	越州城隍神封興德保闈王	1.《賓退錄》卷八,頁11 2.《冊府元龜》卷三四帝王部崇祀三,頁372-373 3.《五代會要》卷十一,頁147 4.《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後漢隱帝乾祐三年(950年)八月	後漢隱帝	蒙州城隍神封靈感王	1.《賓退錄》卷八,頁12 2.《冊府元龜》卷三四帝王部崇祀三,頁374 3.《五代會要》卷十一,頁148 4.《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宋高宗紹興九年(1139年)	宋高宗	封城隍神為保順通惠侯。咸? 問加號曰輔正康濟明德廣勝王	1.《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103 2.《賓退錄》卷八,頁11
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	宋孝宗	上建寧府城隍為惠寧侯,加號福應	1.《續文獻通考群祀考三》 2.《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102
宋度宗咸? 八年(1272年)	宋度宗	改封輔正康濟廣德顯聖王	《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建置,頁138
元代	元世祖	封燕京城隍神為護國王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元世祖至元	元世祖	封城隍神為祐聖王	1.《續文獻通考

七年（1270年）				群祀考三》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102 3.《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三章，頁182	
元英宗至治年間（1321年）	元英宗	加封溧水城隍神為靈祐廣惠侯		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元文宗天歷二年（1329年）八月	元文宗	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城隍夫人為護國保寧夫人（或王妃）		1.《元史 文宗本紀》 2.《續文獻通考 群祀考三》 3.秦蕙田《五禮通考》卷四十五 4.《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124 5.《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69 6.《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三章，頁181	
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	明太祖	京都（應天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升福明靈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109	秩正一品

		開封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顯靈 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一品
		臨濠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貞佑 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一品
		太平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英烈 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一品
		和州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靈護 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一品

		滁州府城隍	承天鑒國司民靈佑 王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一品
		府城隍	鑒察司民城隍威靈 公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二品
		州城隍	鑒察司民城隍靈佑 侯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三品
		縣城隍	鑒察司民城隍顯佑 伯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 ,頁 120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9	秩正四品



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	明太祖	各府州縣城隍，止稱某府某州縣城隍之神，毀塑像，造木為主	1.《明史》卷四十九 志 第二十五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 104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11	
----------------	-----	-----------------------------	---	--

資料來源：參酌《明史》、《明集禮》、《賓退錄》、《冊府元龜》、《五禮通考》、《五代會要》、《吳山城隍廟志》、《續文獻通考》、《中國城隍信仰》、《土地與城隍信仰》等相關資料製表。

表 2-2：各地城隍敕封情形一覽表

敕封地（含廟名）	廟額	敕封爵號	備註（敕封年代）
臨安府		順義保寧王	後唐閔帝清泰元年
		保順通惠侯	宋高宗紹興三十年
		顯正康濟王	清代
紹興府	顯甯	崇福侯	後梁太祖開平年間
		興德保闔王	後唐閔帝清泰年間
		昭順靈濟孚祐忠應王	清代
台州鎮安廟		順利顯應王	
吉州靈護廟		威顯英烈侯	
筠州利貺廟		靈祐順應顯正王	
袁州顯忠廟		靈惠侯	
濠州孚應廟		靈助侯	
建甯府顯應廟		福應惠甯侯	
建康溧水顯正廟		廣惠侯	
泉州惠安甯濟廟		靈安昭祐侯	
邵武軍顯祐廟		神濟訓順侯	
泰甯廣惠廟		靖惠孚濟廟	
韶州明惠廟		善祐侯	
成州靈應廟		英佑侯	
鎮江	忠祐		有廟額未封爵者
甯國	靈護	佑聖	
隆興	顯忠		南唐時嘗封輔德王
德安府	威澤		
楚州	靈顯		

和州	孚惠		
襄陽	孚濟	保漢公	
汀州	顯應		
珍州	仁貺		
靜江	嘉祐		
慶元昌國	惠應		
邵武建甯	惠應		
湖州		阜俗安城王	
處州龍泉		廣順侯	
鄂州		萬勝鎮安王	
越州蕭山縣用郡城隍		崇福侯	
昭州立山縣為蒙州時		靈感王	
台州五縣（臨海興國、黃巖永甯、天台始平、仙居昇平、甯海安仁）於吳越時皆加封		王爵	
溫州		富裕侯	
處州		仙都侯	
臨安府錢塘縣		安邑侯	
臨安縣		霸國侯	
王興國軍		高陵王	
筠州新昌		鹽城王	
渾州		定湘王	
泉州		明烈王	
潼川興元		安平將軍	
漢州、彭州		安福將軍	
印州大邑縣		安靜神	
廣州羊城		使者	
南康軍、安慶府、潭之益陽、太平之蕪湖、南安之上猶		輔德王	
南安、臨江諸郡		顯忠輔德王或輔德顯忠王	

資料來源：《寶退錄》卷八，頁 11-12。

### （三）朝廷賜加城隍封號

宋代以降，朝廷始為城隍賜加封號，祭典中所使用的禮儀，比過去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隆重。《古今圖書集成 卷三十二城隍之神部》即詳載宋太祖於建隆元

年（960年）親祭城隍神之事。秦蕙田於《五禮通考》裡以為這次的告祭城隍，可為正史上的創舉。<sup>54</sup>至於敕加封號的條件如何，可由《宋史 禮志》的說明見出端倪：「自開寶（968年）皇祐（1049年）以來，凡天下名在地志，功及生民宮觀陵廟，名山大川，能興雲雨者，並加崇？，增入祀典。」因此，只要符合是些要件者，悉皆列入國家祀典，其所受的尊崇可見一斑。神宗熙寧（1068年）年間，因諸祠廟祈禱靈驗，卻未有爵號而難以聞名傳世，於是太常博士王右書提請自今而後，應加諸神祠封號，以示隆寵：

無爵號者賜廟額，已賜額者加封爵。初封侯，再封公，次封王，生有爵位者從其本封。婦人之神封夫人，再封妃。其封號者，初二字再加四字，如此則錫命馭神恩，禮有序，欲更增神仙封號。初真人，次真君。故凡祠廟賜額封號，多在熙寧、元祐、崇寧、宣和之時。<sup>55</sup>

「城隍」得以賜加封號，亦自此始。此外，《琅邪代醉篇 城隍》言：「陸游嘗記，鎮江府城隍廟，謂故祀漢紀信。江右列郡，以漢穎陰侯灌嬰配食。宋以來，其祀遍天下，或錫廟額，或續封爵，或遷就附會，各有一人以為神之姓名。如鎮江、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為紀信。隆興、贛袁、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為灌嬰是也。姑蘇城隍廟神，乃春申君也。杭州城隍周新。」<sup>56</sup>上述的忠臣義士，其功勳有歸屬一方者，有為政而威惠於民者，有為人民除患者，有捍疆衛土而死於亂賊者 皆因生為忠臣，死為英靈，受民崇祀而升格神佛。所以說「幽明本無二理。如彼紀、灌諸人，雖不可與聖賢並，然亦各表見於時，而非碌碌者比，則死為城隍，亦如古之配食者然，何足深怪哉？」<sup>57</sup>無怪乎《續文獻通考》明載：「宋孝宗隆興元年（1163年），上建寧府城隍為惠寧侯，加號福應。」，換言之，即正式將城隍列入國家祀典，或賜廟額，或加封爵，血食一方。這在城隍信仰上實具有跨時代意義，城隍神從此躋身於中國「正神」的地位，儼然若人間的地方長官。（李冕世，1976：5）城隍信仰於茲邁入新紀元。

元代對城隍信仰採「宋」規「元」隨的態度，並無多大更動。元文宗天曆二年（1329年）再加封大都城隍神號，關於是項加封，《元史 文宗本紀》則明白登載為，天曆二年八月，加封大都城隍神為「護國保寧王」；夫人為「護國保寧王夫人」。<sup>58</sup>

### 三、明清以後的城隍

#### （一）明太祖賜封與去封城隍神

<sup>54</sup> 秦蕙田著，《五禮通考》，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35 冊禮類，頁 1157。

<sup>55</sup> 《宋史》一百五 禮志，頁 1263-1264。

<sup>56</sup> 同註 51，頁 257-258。

<sup>57</sup>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集說詮真 城隍》，頁 271。

<sup>58</sup> 中國學術類編整理本，陳夢雷主編，鼎文版《古今圖書集成》卷三十二城隍之神部，鼎文書局出版，1985年4月再版，頁 358。

繼宋代加封城隍神號之後，明代的城隍晉封更有品級之分。何孟春《餘冬序錄》稱「洪武初，太歲風雲雷雨，及嶽鎮海瀆，山川城隍諸神，俱合祀於城南，諸神享祀之所，未有壇專祀。」<sup>59</sup>乃見明初時期的城隍神雖無專壇奉祀，但祂的聲勢，卻是如日中天，且已受到君王直接的敬奉，又因為要與人間的官職和地位相比擬，城隍神遂受到了君主的封號。（李冕世，1976：6）對於城隍神榮獲官方加封晉爵的史實，《明史 禮志》有詳盡的記錄。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在禮官建請之下，正式詔命有司依城隍職等加以封爵如下：京都封為承天鑿國司民昇福明靈王，秩正一品。開封、臨濠、太平、和州、滁州皆封為王，秩正一品。開封府城隍敕封為「承天鑿國司民顯靈王」、臨濠城隍敕封為「承天鑿國司民貞佑王」、太平府城隍敕封為「承天鑿國司民英烈王」、和州城隍敕封為「承天鑿國司民靈護王」、滁州城隍敕封為「承天鑿國司民靈佑王」。其餘的府均敕封為鑿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州城隍敕封為鑿察司民城隍靈佑侯，秩三品。縣城隍敕封為鑿察司民城隍顯佑伯，秩四品。由於袞章冕旒俱有差，遂命詞臣撰制文以頒之。<sup>60</sup>（詳見表 2-1）

這雖不是城隍神首次被冊封，卻是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仍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城隍神在明太祖敕封的桂冠下，從此奠定了與人間官職相對應的地位。這些封「王」的城隍王，直可與號稱「三公」的太師、太傅、太保或左右丞相平起平坐，各府、州、縣的城隍則與知府、知州、知縣同秩，真可謂集榮寵於一時。（馬書田，2001：184）《春明夢餘錄 都城隍廟》刊載：「（明太祖）詔劉三吾曰，朕設京師城隍，俾統各府州縣之神，以監察民之善惡而禍福之，俾幽明舉，不得僥倖而免。」<sup>61</sup>可見太祖此舉確有其政治上的誘因，又為自圓其說詞，《明集禮》且有如是的論述：「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某州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于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命于天者蓋不知也。」<sup>62</sup>就因肇基於這份使命感，明太祖乃於臨御之初，登基之始即大肆敕封城隍神。

可惜城隍神被敕封未久，至洪武三年（1370年）卻再遭去封。「詔去城隍封號，止稱某府州縣城隍之神。又令各廟屏去他神。定廟制，高廣視官署廳堂。造木為主，毀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塗壁，繪以雲山。」這是《明史 禮志》的記載，何以不到三年光景，明太祖竟有這般差異作為呢？顧炎武《日知錄》文中對明太祖去城隍神封號的決定，曾作了以下的詮釋：「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

<sup>59</sup> 何孟春撰，《餘冬序錄》卷之三外篇，載周光培編，《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明代筆記小說》第7冊，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第1次印刷，頁129。

<sup>60</sup> 清 陳夢雷主編，鼎文版《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卷四十九，鼎文書局出版，1980年1月三版，頁1285-1286。

<sup>61</sup> 清 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大立出版社，1980年10月，頁236。

<sup>62</sup> 同註54，頁1158。

當時為宜。」基於此一信念，舉凡「嶽鎮海瀆，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sup>63</sup>去封號、造木主，這一連串舉措，在城隍信仰的沿革上，又是一大轉捩點。

洪武六年（1373年），製中都城隍主，事成之後，遣官奉安致祭。京師城隍則附饗於山川壇。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改建城隍廟。不久之後，又將城隍從祀於大祀殿，同時罷除山川壇的春祭。「從此在廟中設座，判案，問事，全仿地方行政官吏的設置，以便日監陽世，夜掌陰曹。」（李冕世，1976：6）明朝永樂年間（1403年），建城隍廟於都城之西，取名「大威靈祠」。嘉靖九年（1530年），罷去山川壇從祀，每年以仲秋祭旗纛之日，并祭都城隍之神。凡皇帝聖誕日及五月十一日城隍神誕，皆遣官行禮致祭如儀。「國有大災則告廟。在王國者王親祭之，在各府州縣者守令主之。」<sup>64</sup>由各地方行政長官主祭的城隍祭儀於此定焉。

## （二）城隍神的司法地位

有明一代，城隍神不但具有各種禳災祈福功能，且是管理陰曹地府的長官，除管人間生死之外，天下無祀的鬼神亦全由城隍管理。（李冕世，1978：6）為求制度化，及有效管理起見，洪武三年乃頒下一定的規制：

京都祭泰厲，設壇玄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設京省城隍神位於壇上，無祀鬼神等位於壇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飯米三石。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厲、鄉厲，皆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sup>65</sup>

是項定制，不論是京都的泰厲，或是王國以下的國厲、郡厲、邑厲、鄉厲，從祭儀、祭期至祭品，皆有嚴格而明晰的界定。城隍神也由陽間的地方官，兼掌陰間無祀的鬼神，日理陽世、夜掌陰曹的司法神地位亦於焉確定。

在明太祖大肆敕封城隍神伊始，城隍在都城中的角色及功能，已由神格化、世俗化演變為官方化色彩濃厚的司法神。尤其在明嘉靖朝（1522年）以後，依《春明夢餘錄》卷二二，以及《明史》卷四十九所載，舉凡府州縣官員甫上任時，必先齋宿告廟；城隍聖誕，必遣官致祭；國有大災則予告廟；統一城隍廟規制，建廟高廣皆有定數要求等種種制約，在在都具有濃厚的官方氣息。

入清以後，城隍之祀大體沿襲歷代遺制。根據《臺灣省通志》所言：「以城

<sup>63</sup> 明 顧炎武著，《日知錄 古今神祠》，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68年3月臺一版，頁25-26。

<sup>64</sup> 同註59。

<sup>65</sup> 同註59，1311。

隍為護國佑民之神，凡地方官署所在，必有城隍廟存焉。」<sup>66</sup>由此據見城隍廟與地方官署的密切關連。「(都城隍)廟建於都城西南隅。每歲秋月諏吉，遣官致祭。」這是見諸於光緒二十五年刻本景印《大清會典事例》對都城隍每歲秋祭的記述。順治三年(1646年)，朝廷再對此一時期的城隍神所應受到的禮遇，及祭儀、供品等做進一步地規範與記述：「祭用白色禮神制帛一，羊一，豕一，釧二，簠二，簋二，籩十，豆十，尊一，爵三。」順治八年(1651年)又明令每年萬壽聖節，遣官致祭城隍，祭品用「帛一，牛羊豕各一，果品五盤，尊一，爵三。」雍正四年(1726年)重修都城隍廟時，雍正皇帝並御製碑記、勒石以志其盛，同時在殿前東側建亭一座，並命依循古制派遣親王致祭行禮。為表達對都城隍神的禮敬之忱，光緒十年(1884年)，更明確議定每年十月初十日，「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萬壽聖節，亦須遣官致祭都城隍廟。<sup>67</sup>就連祭文的繕寫也有一定的機制：「都城隍等祭祀，均白紙黃緣墨書。」(《大清會典事例》，頁10554)縱觀有清一代，城隍神的祀奉，從京師的都城隍，到各府州縣的城隍神，已然有了更隆重、更明確的規定，且上行下效，大眾相繼崇祀有加，城隍神在中國人心中，自然成為超現實的統治者了。(李冕世前揭書，頁6)清代中葉以後的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全國各地的城隍神獲得敕封者，更高達一九尊。(詳參表2-3)

表 2-3：咸豐、同治、光緒三朝所敕封的城隍神

敕封時間	敕封地城隍廟	備考
咸豐三年(1853年)	敕封湖南善化縣永鎮城隍之神。	
咸豐五年(1855年)	敕封江蘇六合縣靈應城隍之神。	
咸豐五年(1855年)	敕封江蘇寶山縣顯應城隍之神。	
咸豐五年(1855年)	敕封江蘇嘉定縣昭應城隍之神。	
咸豐五年(1855年)	敕封福建安溪縣普護城隍之神。	
咸豐七年(1857年)	敕封河南永城縣保康城隍之神。	
咸豐八年(1858年)	敕封安徽潁上縣康靖城隍之神。	
咸豐八年(1858年)	敕封江蘇太倉州綏福城隍之神。	
咸豐八年(1858年)	敕封河南固始縣康佑城隍之神。	
咸豐十年(1860年)	敕封江蘇甘泉縣孚感城隍之神。	
咸豐十一年(1861年)	敕封直隸通州顯應城隍之神。	
咸豐十一年(1861年)	敕封廣東四會縣顯應城隍之神。	
同治三年(1864年)	敕封河南項城縣顯佑城隍之神。	
同治三年(1864年)	敕封河南西華縣靈感城隍之神。	
同治三年(1864年)	敕封福建護國省城隍之神。	
同治五年(1866年)	敕封河南陳州府綏靖城隍之神；淮甯縣保康	

<sup>66</sup> 見《臺灣省通志 信仰》第9卷，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7年12月31日，頁47。

<sup>67</sup> 《大清會典事例》卷四百四十四，頁10961。

	城隍之神。	
同治六年（1867年）	敕封山東曹縣顯應城隍之神。	
同治六年（1867年）	敕封江蘇吳江縣普庇城隍之神。	
同治七年（1868年）	敕封安徽潁州府顯佑城隍之神；阜陽縣靈感城隍之神。	
同治七年（1868年）	敕封直隸孚惠省城隍之神。	
同治七年（1868年）	敕封直隸博野縣惠濟城隍之神。	
同治七年（1868年）	敕封直隸唐山縣昭應城隍之神。	
同治八年（1869年）	敕封山東禹城縣沛澤城隍之神。	
同治八年（1869年）	敕封湖北孝感縣護國城隍之神。	
同治八年（1869年）	敕封江蘇常熟縣護國城隍之神；昭文縣襄順城隍之神。	
同治八年（1869年）	敕封湖南長沙縣靈佑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靈佑省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祥符縣昭感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南陽府靈顯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南陽縣靈顯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鄭州顯佑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睢州康佑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河南武陟縣威佑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安徽巢縣昭感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四川珙縣靈佑城隍之神。	
同治九年（1870年）	敕封福建永春州顯應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廣東佛岡廳靈佑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河南新蔡縣顯佑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湖北蒲圻縣靈感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浙江黃巖縣靈佑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江蘇上海縣靈佑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河南正陽縣昭顯城隍之神。	
同治十一年（1872年）	敕封廣東連平州靈佑城隍之神。	
光緒元年（1875年）	敕封福建臺灣嘉義縣綏靖城隍之神。	
光緒五年（1879年）	敕封山西蒲州府廣澤城隍之神；永濟縣綏靖城隍之神。	
光緒六年（1880年）	敕封山西遼州靈佑城隍之神，芮城縣靈顯城隍之神。	
光緒八年（1882年）	敕封甘肅碾伯縣昭德城隍之神，化平廳昭孚城隍之神。	

光緒八年（1882年）	敕封甘肅新疆八里坤靈濟城隍之神。	
光緒八年（1882年）	敕封湖北黃陂縣昭孚城隍之神。	
光緒九年（1883年）	敕封奉天鳳凰直隸廳靈感城隍之神。	
光緒九年（1883年）	敕封江蘇儀徵縣綏靖城隍之神。	
光緒九年（1883年）	敕封甘肅丹噶爾廳護國城隍之神；撫彝廳靈應城隍之神。	
光緒十年（1884年）	敕封甘肅肅州金塔堡靈感城隍之神；靈州花馬池佑順城隍之神。	
光緒十年（1884年）	敕封甘肅固原直隸州昭應城隍之神。	
光緒十年（1884年）	敕封江蘇青浦縣福佑城隍之神。	
光緒十年（1884年）	敕封廣東萬州惠澤城隍之神。	
光緒十年（1884年）	敕封河南扶溝縣普佑城隍之神；中牟縣昭顯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河南浙川廳威護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山東蒲臺縣靈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河南鹿邑縣昭應城隍之神；太康縣沛澤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安徽太平縣護國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安徽六安州溥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福建臺灣澎湖靈應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奉天新民廳沛澤城隍之神；寬甸縣靈應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河南歸德府溥佑城隍之神；商邱縣宣威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湖南安仁縣威顯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山東淄川縣利民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江西萬安縣利澤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湖北通城縣靈顯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江蘇蘇州府沛澤城隍之神；吳縣綏猷城隍之神；長洲縣靈應城隍之神；元和縣保民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浙江海甯州昭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江西瑞昌縣靈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陝西鳳翔府保護城隍之神。	
光緒十一年（1885年）	敕封奉天康平縣佑順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山東冠縣嘉佑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山西洪洞縣宣威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四川新津縣佑民城隍之神；馬邊廳靈佑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湖北隨州昭應城隍之神；興山縣靈護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奉天懷仁縣彰誠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安徽安慶府贛化城隍之神；休甯縣昭應城隍之神；懷甯縣翊運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江蘇東臺縣溥澤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浙江象山縣昭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山東德平縣惠顯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江蘇徐州府贛化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奉天通化縣昭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甘肅新疆迪化縣靈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山西甯遠廳孚惠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四川敘永直隸廳靈感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奉天奉化縣彰化城隍之神。	
光緒十三年（1887年）	敕封湖北宜昌府康濟城隍之神；漢川縣綏靖城隍之神。	

資料來源：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景印《大清會典事例》，頁 10969-10972。

## 第二節、「城隍」的神格

### 一、自然神

俗諺有云：「有庄頭就有土地，有城市就有城隍」。在中國各地，只要有城池官署之處，就有城隍廟。以台灣地區為例，公元 1818 年的統計數字是二十九座，公元二千年的統計數據則為六十座。<sup>68</sup>若檢視公元 1971 年出版的《臺灣省通志》整理的城隍廟數據則為 47 座。（詳見表 2-4）

表 2-4：臺灣省供奉城隍神廟宇一覽表

縣市別	鄉鎮別	寺廟名稱	主奉神祇	地 址	創 建 時 期
臺北縣	瑞芳鎮	昭靈廟	城 隍	基山里輕便路一號	民國 10 年
宜蘭縣	宜蘭市	城隍廟	城 隍	中山里城隍街 10 號	嘉慶 18 年
宜蘭縣	羅東鎮	慈德寺	城 隍 觀音佛祖 大眾爺	和光里中正路 128 號	嘉慶 25 年創建 民國 23 年重建

<sup>68</sup> 林榮澤著，「城隍」在漢人社會中的角色及其功能——以日據時期臺北大稻埕的霞海城隍廟為例，刊《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 32 期，2000 年 7 月出版，頁 235。

宜蘭縣	頭城鎮	城隍廟	城隍	新建里 118 號	嘉慶 5 年左右 創建、光緒 26 年左右重建
新竹縣	新竹市	城隍廟	城隍	中山里中山路 75 號	乾隆 13 年創建 光緒 17 年重修
苗栗縣	苗栗鎮	城隍廟	城隍	玉苗里米市街 16 號	光緒 15 年創建
苗栗縣	公館鄉	城隍廟	城隍	開礦村 91 號	民國 19 年創建
臺中縣	大甲鎮	城隍廟	城隍	順天路 178 號	(年代不詳)
彰化縣	彰化市	城隍廟	城隍	華南里城隍巷 7 號	雍正 11 年創建
彰化縣	鹿港鎮	城隍廟	城隍	順興里中山路 366 號	乾隆 19 年創建
南投縣	南投鎮	指南宮	城隍	崇文里中山街 31 號	乾隆 24 年創建
南投縣	草屯鎮	城隍廟	城隍	和平里太平路 5 號	民國 48 年創建
南投縣	埔里鎮	懷善堂 城隍廟	三聖恩主 城隍	南昌里街 39 號	光緒 14 年創建
南投縣	竹山鎮	靈德廟	城隍	竹山里下橫街 18 號	道光 11 年創建
嘉義縣	嘉義市	去隍宮	玄天上帝 城隍	北湖里 15 鄰	明末創建、民國 46 年重修
嘉義縣	嘉義市	西安宮	城隍	民安里中正路 605 巷 1 號	民國 37 年創建
嘉義縣	嘉義市	城隍廟	城隍	吳鳳路 444 號	康熙 23 年創建
嘉義縣	嘉義市	龍山大廈 宮	城隍	太平街 76 號	明末創建、民國 35 年重修
嘉義縣	朴子鎮	城隍廟	城隍	新寮里 6 鄰	民國 6 年創建
嘉義縣	鹿草鄉	城隍宮	城隍	重寮村中寮 96 號	乾隆 40 年創建
嘉義縣	太保鄉	東安宮	城隍	東勢村東勢寮 81 號	乾隆年間建、光 緒 32 年遷建
嘉義縣	水上鄉	奉安宮	城隍	水上村外林 21 號	咸豐 9 年創建
臺南縣	白河鎮	太城宮	城隍	內角里 5 鄰 60-1 號	光緒 23 年創建
臺南縣	佳里鎮	四安宮	城隍	鎮山里 1 鄰 6 號	光緒 3 年創建
臺南縣	七股鄉	保生堂	保生大帝 城隍	義合村 72 號	民國 41 年創建
高雄縣	鳳山鎮	城隍廟	城隍	鳳崗里鳳崗路四橫巷 5 號	嘉慶年間創建
高雄縣	旗山鎮	森安宮	城隍	太平里旗西巷 5 號	民國 37 年創建
高雄縣	梓官鄉	城隍廟	城隍	梓義村梓官路 72-1 號	嘉慶 5 年創建
屏東縣	潮州鎮	城隍廟	城隍	三共里三林路	(年代不詳)
屏東縣	東港鎮	東福殿	城隍	盛漁里延平路 313 號邊	光緒初年建、民 國 36 年遷建
屏東縣	萬丹鄉	陳府城隍	城隍	寶厝村保長厝 2-1 號	同治 4 年創建

花蓮縣	瑞穗鄉	保安宮	城隍	富民村 1 鄰	光緒 15 年創建
澎湖縣	馬公鎮	城隍廟	城隍	重慶里光明路 20 號	民國 25 年創建
澎湖縣	馬公鎮	城隍廟	城隍	西文里	民國 38 年重修
臺北市	松山區	霞海城隍廟	城隍	饒河街 224 號	光緒 34 年左右創建
臺北市	松山區	昭明廟	城隍	虎林街 3 號	民國 15 年創建
臺北市	城中區	臺灣省城隍廟	城隍	武昌街 1 段 14 號	民國 36 年創建
臺北市	延平區	臺北霞海城隍廟	城隍	迪化街 1 段 61 號	咸豐 9 年創建
基隆市	仁愛區	城隍廟	城隍	新店里忠一路 7 號	乾隆年間創建
臺中市	南區	城隍廟	城隍	城隍里城隍巷 52 號	民國 10 年創建
臺中市	北區	靈興宮	城隍	太平路 19 號	民國 6 年創建
臺南市	北區	縣城隍廟	城隍	城隍里成功八巷 22 號	康熙 50 年創建
臺南市	中區	府城隍廟	城隍	青年路 92 號	永曆 37 年創建
臺南市	安平區	城隍廟	城隍	菩薩里觀音街 15-2 號	康乾隆 14 年創建、嘉慶 22 年重建
高雄市	左營區	城隍廟	城隍	聖南里城隍廟巷 1 號	乾隆 6 年創建
高雄市	鹽埕區	霞海城隍廟	城隍	富野街 41 號	民國 20 年創建
高雄市	鼓山區	城隍廟	城隍	鼓岩里鼓山二路 223-3 號	民國 34 年創建

資料來源：《臺灣省通志》卷二 人民志 宗教篇第四冊（頁 317-384）第五冊（頁 385-480）。

### （一）城隍神功能

據黃得時的梳理，城隍的內涵本指「城壁」與「城下池」的自然物而言，之後才把城隍看做「自然神」，並由天子築壇祭祀。繼而在失去「自然神」的性格後，再一躍而變為「福善禍淫」、「有求必應」、「活動自如」、「有塑像有廟宇」的社會神。接著又把有功的人，也當做城隍奉祀，此時所指的城隍已是「人鬼」而非「土示」水壩或城牆。最後再把城隍看做專司幽界之地方官，由天子賜額封爵，並可以設座，問案，判事等，好像現代之檢察官一般。<sup>69</sup>此一演進歷程，若印證鄭土有和王賢淼的考辨，則城隍神一方面掌握城市居民的生活大權，另一方面又是民眾賦予他的特殊功能權，即民眾可以隨時根據自己的喜怒哀樂，來改變城隍的神格。準此原則，可見出城隍神形成的早期，從神格而言是自然神，從功

<sup>69</sup> 黃得時，城隍的由來和霞海城隍廟 古往今來話臺北之四，載《台北文物》2 卷 3 期，1953 年 11 月，頁 88。

能而言則是地方保護神。漢代以後，方出現正直之人死後可為城隍的觀念，如蕭何、灌嬰、紀信、龍且、項顯祐等諸位忠臣名將，(如表 2-5)城隍神也從自然神演變為社會神，但其功能未變。直到唐代，城隍神又成為冥間地方官，其功能和管轄範圍跟著大大增加。<sup>70</sup>由此，鄭士有、王賢森著《中國城隍信仰》書中，不但清楚勾勒出城隍的自然神格雛型及其演變歷程，而且點出了城隍全方位、多功能的職能：既要護衛城池、保障治安，又需掌握境內的水旱吉凶、審理冥間事務，更要協同世間官員共同治理一方郡邑，職能不可謂不大。

從自然神演進到社會神的城隍信仰，在整個演變過程中，很自然地受到儒、道、佛三教思想的牽動，此一契合轉化的脈動，尤顯現於魏晉南北朝期間。儒家心目中的禮，是帶有宗教性質的規範。在「生為人傑，死為鬼雄」的認知下，「生為陽，死為陰」的信念，一直是中國古代哲學觀的基本教條。<sup>71</sup>《楚辭 國殤》言述：「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即是這種論點的最佳佐證。在儒家經典的制約下，只有「神以靈的鬼雄」才是供奉的對象，否則「非其鬼而祭之，諂也」。<sup>72</sup>因此「祭如在：祭神如神在」<sup>73</sup>遂成為中國人敬祀神明的最高準繩。此外，郡邑的守令甫一上任即需夜宿城隍廟，與城隍立下誓約，以及城隍爺聖誕納入國家祀典，一切遵循古禮，按部就班。就是城隍廟的建築，都有一定形制。截至目前為止，透顯城隍廟建築形制最詳盡的資訊，首推顧頡剛著的《東莞城隍廟圖》，以及容媛著《東莞城隍廟圖說》，這兩篇刊載於《民俗》<sup>74</sup>的專文，是解讀城隍廟建築的最佳導覽。顧希佳刊載於《民俗曲藝》的《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一文，亦附有「蕭山小城隍廟平面圖」及「蕭山城隍廟分布圖」，也是不可多得的史料。<sup>75</sup>

大約在唐、五代之際，道教即將城隍信仰納入道教神譜之中，因而城隍廟大部分都由道士主持。為此《吳山城隍廟志》還列有專章描繪住持的生平事蹟，盛況可見一斑。(沈繼生，1999：176)隸屬官祭郡祀的地方官城隍神，「日理陽世、夜掌陰曹，為通達天庭、地獄的神祈。」(何培夫，1975：78)他的直屬長官就是東嶽大帝，並受到玉皇大帝的制約。若將之與陽世間的行政體系對照，就不難看出其中層層節制，有條不紊。據歸納，整個行政系統議序為：玉皇大帝(道教的統一神，統轄天地水三界各神) 東嶽大帝(比擬人間帝王，以京都都城隍福明王自居) 省(威靈公) 府、州(靈佑侯、忠祐侯、綏靖侯) 縣、廳(顯佑伯) 堡、街、鎮邑(境主公) 庄、里(土地公) 家(灶君)。<sup>76</sup>

<sup>70</sup> 同註 25，見鄭士有、王賢森前引書，頁 21-28。

<sup>71</sup> 沈繼生著，城隍信仰在泉州，載《泉州人文風景線》，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 年 1 月第 1 版，頁 175。

<sup>72</sup> 見《論語 八佾》卷三，《四書今註今譯》，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1984 年 7 月修訂一版，頁 27。

<sup>73</sup> 同註 72，頁 35。

<sup>74</sup> 《民俗》第 41、42 合期的雜誌，1928 年 12 月 15 日，頁 28 至頁 49。

<sup>75</sup> 顧希佳著，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刊《民俗曲藝》114 期，1998 年 7 月出版，頁 59-78。

<sup>76</sup> 高賢治著，城隍信仰的由來，刊載《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眾文圖書公司，1999 年 1 月 25 日一版一刷，頁 120。

## （二）城隍廟祀神

一般城隍廟除供奉主神城隍爺外，配神尚多：有文判官、武判官，有牛爺、馬爺，有延壽、速報、糾察（陰陽公）、獎善、罰惡、增祿等六司，有謝將軍、范將軍，外家將、十家將等神祇。<sup>77</sup>不過，素有「城隍經」之稱的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廟經的經文中，卻明確刊載除都城隍威靈公、天下十三布政城隍之神，以及天下各府州縣城隍之神外，尚有以下十八司曹案官班聖眾：主管天下人生死判官、主管長生注命判官、主管病症疾疫案判官、主管福祿延壽案判官、主管注生子孫案判官、主管立應見報案判官、主管看經修功德案判官、主管齋戒殺生案判官、主管勾押推勘案判官、主管磨看陳詞案判官、主管風雨龍王案判官、主管追取遣送案判官、主管胎卵濕化案判官、主管惡鬼窮魂案判官、主管善惡報應案判官、主管億劫魍魎飢鬼案判官、主管山林分野案判官、主管六房曹吏案判官等十八司，此外，還有左右金甲侍衛大神、前擁後從神武將軍、執幡金童散花玉女、隍同一切神兵將吏。<sup>78</sup>

「地獄」是佛教在輪迴觀所塑造的可畏怖國度，它令人不寒而慄。而主持「地獄」這個國度的，就是掌握生死大權的「閻王」。這位源自於中古印度文化的神明，隨著佛教的傳入而被引進。這種舶來的宗教觀之所以會如此快速被中國人所接納，產生至深且鉅的影響，應與「中國傳統本土的鬼魂迷信」和「陰曹地府」觀念產生契合有關。（馬書田，2001：96-97）在道教之中，城隍的頂頭上司就是東嶽大帝，但加入佛教思想以後，城隍與東嶽大帝之間又增加了「閻王」這一層級。對於冥界這種官吏系統，更具體來說：城隍的頂頭（直接）上司是東嶽大帝，閻王則是系統上司。（鄭士有，1994：153）這層級分明的冥司，原本就陰森可怖，如今更加深了它的神秘性，從而也使得城隍信仰產生更大的勸善懲惡的預期性效果。

## 二、敕封神

古代聖王制定祭祀的五項原則是「法（一作「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sup>79</sup>此一準則亦見諸《漢書 韋賢傳》：「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sup>80</sup>按《禮記 祭法》所云，神農因繁殖百穀，故祀之以為稷。后土能勇平九州，故祀之以為社。「凡有功烈於民者，歿則祭之。民之所向，即天之所命矣。」<sup>81</sup>則是《吳山城隍廟志》的論點，據見被制定祭祀時，非有其功勳不可。對此《同安縣志》有更詳實的定義：「聖人以神道設教，凡有功德於民者，斯享其報。同邑山川百神設壇立廟，由來已久。他如聲靈赫濯，護國家庇

<sup>77</sup> 《台南市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台南市政府編印，1979年1月31日，頁109。

<sup>78</sup>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續道藏》第58冊，1977年10月初版，頁296至頁298。

<sup>79</sup> 十三經注疏《禮記》，藝文印書館印行，1976年5月六版，頁802。

<sup>80</sup> 漢 班固著，新校本二十五史《漢書》，史學出版社出版，1974年5月臺北影印1版，頁3127。

<sup>81</sup> 見清 盧崧修、朱朗齋等纂，朱珪等鑒定，清光緒戊寅（1878）年重修乾隆版，《吳山城隍廟志》，收錄於《中國道觀志叢刊》，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106-107。

民人，亦所當敬。」職此可見凡血食於廟者，率皆「生為英、死為靈」者，非此族也，則不在祀典之列。（參見表 2-5）

表 2-5：各地城隍神名一覽表

廟名	神名	城隍神聖誕日	城隍夫人聖誕日	出處	備註
上海城隍廟	秦裕伯 (秦景容, 諱裕伯)	二月二十一日	三月二十八日	1.《庸閒齋筆記》卷二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2.《墨餘錄》卷四 上邑城隍神記 3.見《春申舊聞 真偽城隍》，載《筆記小說大觀七編》，頁 5949-5950 4.《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91；頁 127 5.朱建明著，上海城隍廟的三巡會祭祀，頁 120	首任城隍為霍光，其次為秦裕伯，之後又改為陳化成（陳化成是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被奉為城隍神的人）
北京都城隍廟 (城隍神為護國保寧佑聖王；城隍夫人為護國保寧佑聖王妃)	原為宋代文天祥。後為明代楊繼盛（號淑山），一說為明代的于謙	五月十一日		1.《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8 2.《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 177	楊淑山，生前以剛正不阿聞名。嘉靖間進士，官至兵部員外郎
杭州城隍廟	原為胡總制，後為周新	五月十七日		1.《七修續稿 國事類》，載《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雜家類，頁 354-355 2.《西湖拾遺》卷四十六 3.《明史 周新傳》 4.《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建置，頁 139	周新，廣東南海人，永樂中為御史，以剛直獲命為城隍。按：沈繼生著，《泉州人文風景線 城隍信

				5.《琅邪代醉編》卷二十九 6.《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100 7.《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176 8.《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仰在泉州》一文以為杭州城隍為文天祥。
天津城隍廟		四月初八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208	廟會四月初一至初八日
南京城隍廟	蘇緘			《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176	宋仁宗時進士
會稽城隍廟	龐玉			《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176	唐初名將。唐末封為侯爵
蘭州城隍廟	紀信			《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176	漢代劉邦名將
惠山都城隍廟 (亦名「紀信廟」)	紀信	三月二十八日		《履園叢話》卷十五，頁4	漢代劉邦名將
四川省灌縣 郫縣城隍廟(廟名「李冰祠」)	李冰			《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二章，頁175	秦代蜀郡太守，治水有功於民
武昌城隍廟	唐配滄			1.《子不語》卷十五 2.《中國城隍信仰》第二章，頁46	
姑蘇城隍廟	春申君			1.《琅邪代醉編》卷二十九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84	
嘉興府城隍廟	張大令			1.《子不語》卷二十 2.《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57-58	生前為進士，為人正直，被前任城隍推薦出

					任城隍神
上海松江府城隍廟	李待問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5	生前為抗清名將。清乾隆年間追封為城隍神
紹興府城隍廟	龐玉			1.《賓退錄》卷八，頁 13 2.《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3；第四章，頁 100	生前為越州總管。越州人也尊奉為會稽城隍神
鎮東軍城隍廟	龐玉			《吳山城隍廟志》卷二 祀典，頁 95	梁開平敕鎮東軍城隍神龐玉，為明代名將
蘇州城隍廟	周範蓮			《子不語》卷十七	生前為河南某郡太守
上杭城隍廟	陳正中			《仁恕堂筆記》卷二十五	上海人，生前為上杭令
蘇州城隍廟、常州城隍廟	錢慎庵、名德承			《庸閒齋筆記》卷二 沒而為神，頁 27-29。	
蘇州城隍廟	春申君、黃歇			1.《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2. 城隍信仰在泉州，載《泉州人文風景線》頁 173	
湖州城隍廟	張睢陽（張巡）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惠州府城隍廟	丘雲端			斗山學者編，《鬼神傳、跨天虹》第二回，頁 9	上海古籍出版社，咸豐七年（1857年）刻本影印
金州城隍廟	吳一嵩			《臺灣漢民族司法	清代



				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漳州城隍廟	李賡芸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清代
桂林城隍廟	張同敞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生前為侍郎
廣東省城隍廟	倪文毅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福建「冶山」都城隍廟。始建於西晉太康三年（282年），是一座集省、府、縣城隍於一體的都城隍廟	周苛			周立方著，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載《臺灣源流》第10期	周荷生前為劉邦御史大夫，被項羽以烹刑處死，是後世城隍神鼻祖。
尤溪縣城隍廟	盧珽			周立方著，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載《臺灣源流》第10期	南唐時的尤溪守將盧珽，曾被封為「鎮閩將軍」。
閩地城隍廟	蔡襄			周立方著，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載《臺灣源流》第10期	宋代名臣，曾兩度出知福州，重教興文，死後加贈少師，賜諡忠惠。
鄞縣城隍廟	錢忠介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63	
雷州城隍廟	陳馮寶			《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南京都城隍廟	于忠肅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北京都城隍廟	楊忠愍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甘泉縣城隍廟	吳梅村			《庸閒齋筆記》卷二 沒而為神，頁 29-30。	
青浦城隍廟	沈恩			《庸閒齋筆記》卷三 青浦城隍神之靈異，頁 65-66。	神為明方伯 上海沈公諱 恩
鄂州城隍廟	焦明			1. 《賓退錄》卷八，頁 13 2.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2	《南史》焦 度之父
台州城隍廟	屈坦			1. 《賓退錄》卷八，頁 13 2.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2、59 3. 宋陳耆卿著，《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一	吳尚書僕射 晃之子，生 前有異能， 能造福鄉民
筠州城隍廟	應智瑛			1. 《賓退錄》卷八，頁 13 2.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2；頁 100	生前為靖州 刺史
南豐城隍廟	游茂洪			1. 《賓退錄》卷八，頁 13 2.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2	開元間嘗知 縣鎮
溧水城隍廟	白季康 《中國城			1. 《賓退錄》卷八，頁 13	官至兵部侍 郎，為官清

	隍信仰》 頁 58 作 「白世 清」			2. 《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52；頁 100	正廉明
澧州城隍廟	趙汝瀾	五月二十 八日		1. 《湖海新聞夷堅志》 2. 《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52 3. 《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 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生前為澧州 太守
處州城隍廟	楊成龍			1. 《子不語》卷二十 二 2. 《北東園筆錄》卷 六 3. 《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54	楊成龍生前 為處州太守
德州城隍廟	王經			1. 《子不語》卷七 2. 《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64-65	上帝以其報 仇甚直，命 為城隍
邕州城隍廟	蘇緘			1. 《集說詮真 城 隍》，頁 273 2. 《宋史 蘇緘傳》 3. 《同安縣志 忠義 錄》卷三十四，頁 1098-1100 4. 《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 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宋仁宗時進 士、官知州
廣西省思州府 城隍廟	圖公思阿			《子不語》卷十七	
桂林城隍廟	張少儀			1. 《續子不語》 2. 《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60	生前行孝積 德，為官多 厚德
烏魯木齊城隍 廟	紀永寧			1. 《子不語》卷二十 一 2. 《中國城隍信仰》	因捐資掩埋 地震中的死 者而升任城

				第三章，頁 59	隍
上海奉賢縣隍廟	周中鉉	九月初二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3	清代松江知府
浙江省遂昌縣城隍廟	史可法	五月十二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05	「五月會」相當隆重
浙江省蕭山縣西興鎮兩座城隍廟	范蠡	正月初十日		蕭山城隍廟考，載《民俗曲藝》114期	
浙江省義烏縣城隍廟	項顯祐	十月十五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54	生前為殷實商人，因助糧有功，明太祖指派劉伯溫敕封為城隍神
浙江省武義縣城隍廟	項顯祐			1.《中國民間文學集成 劉秀封城隍》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92	東漢劉秀敕封項顯祐為城隍神
浙江省台州城隍廟	屈坦			1.《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一，頁 1 2.《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00	生前有神變，能興雲雨，造福鄉民
浙江省宣平縣城隍廟	韓宗剛	五月十六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13	
浙江浦江縣城隍廟	周點	十月二十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12	
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襄陽、興元、復州、南安、華亭、蕪湖等郡邑城隍廟	紀信、龍且			1.《集說詮真 城隍》，頁 275 2.《吳山城隍廟志》卷二祀典，頁 100 3.《琅邪代醉編》卷之二十九 4.《賓退錄》卷八，頁 13 5.《茶香室四鈔》卷二十 6.《餘冬序錄》卷之三外篇，頁 135	紀信，漢王名將；龍且，項羽名將

				7.《土地與城隍信仰》 下編第二章，頁 176 8.《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 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9.《中國城隍信仰》 第四章，頁 84	
隆興、贛袁、江 吉、建昌、臨 江、南康等地城 隍廟	灌嬰（睢 陽人）			1.《集說詮真 城 隍》，頁 275 2.《茶香室四鈔》卷 二十 3.《吳山城隍廟志》 卷二祀典，頁 100 4.《琅邪代醉編》卷 之二十九 5.《賓退錄》卷八， 頁 13 6.《餘冬序錄》卷之 三外篇，頁 135 7.《中國城隍信仰》 第三章，頁 56 8.《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 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漢興功臣， 位至丞相 卒。生前對 開發江南有 功，死後奉 為城隍神
江州城隍廟	灌嬰			元 吳澄《吳文正 集 江州城隍廟後殿 記》	
南陽城隍廟	蕭何			《臺灣漢民族司法 神 城隍信仰的體 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漢初名臣
襄陽之谷城城 隍廟	蕭何			1.《茶香室四鈔卷二 十 2.《賓退錄》卷八， 頁 13 3.《中國城隍信仰》	漢初名臣

				第四章，頁 84	
福州、江陰城隍廟	周荷			1.《茶香室四鈔》卷二十 2.《賓退錄》卷八，頁 13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86 4.《泉州人文風景線 城隍信仰在泉州》，頁 173	漢初名將、名臣。曾任西漢御史大夫
真州、六合城隍廟	英布			1.《茶香室四鈔》卷二十 2.《賓退錄》卷八，頁 13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84	漢初名將，封九江王
和州城隍廟	范增			1.《茶香室四鈔》卷二十 2.《賓退錄》卷八，頁 13 3.《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84	項羽謀士
宣州城隍廟	桓彝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江甯城隍廟	文文山			《臺灣漢民族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第三章城隍，頁 63	
河南城隍廟	宗燾			《聊齋誌異》卷一	考城隍
浦城縣城隍廟	羅之芳			《子不語》卷六	
興國軍城隍廟	姚弋仲			《賓退錄》卷八，頁 13	
江蘇吳江縣城隍廟，以及所屬的同里鎮、黎里鎮、盛澤鎮、黃	李明			1.嘉慶《同里志》卷三 祠廟 2.嘉慶《黎里志》卷三 祠廟	唐太宗第十四子

溪鎮的鎮城隍廟				3.同治《盛澤鎮志》 4.道光《黃溪志》卷二 祠廟 5.《中國城隍信仰》第四章，頁 117-118	
揚州府城隍廟	甘肅蔡公鴻業			《語新》卷上，頁 54	方正大臣，往往歿而為神。
武進縣城隍廟	莊方耕			《翼駒稗編》卷三，頁 5454-5455。	生前為侍郎。
吳縣城隍廟	秦少府			《耳食錄》卷二，頁 4060-4064。	生平居官廉潔，上帝嘉許其行。
南康郡城隍廟	吳周生			《蟲鳴漫錄》卷一，頁 4353。	明殿撰吳周生先生。
贛州城隍廟	石瑤辰			《蟲鳴漫錄》卷一，頁 4391-4392。	石瑤辰司馬家紹，山右人
福建漳州府城隍廟	李許齋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第二 漳州城隍廟，頁 5001-5002。	漳州府城隍相傳即李許齋方伯賡芸
泉州府城隍廟	韓國華、韓琦父子			《泉州人文風景線 城隍信仰在泉州》，頁 173。	
南寧城隍廟	蘇緘			《泉州人文風景線 城隍信仰在泉州》，頁 173。	北宋泉州人，曾任南寧知州
西安府城隍廟	紹興李某			《蜚階外史》卷三，頁 704-705。	官貴州知縣，未得缺卒於陝西
西褒城縣城隍廟	錢桂芳			《履園叢話》卷十五，頁 5。	生前為通州秀才
蘇州府城隍廟	湯斌 陳宏謀 吳壇 顧光旭 陳鶴			《履園叢話》卷十五，頁 5。	三、四十年之間，屢易其神
濟南府城隍廟	馬元芳之父			《螢窗異草》三編卷三，頁 300-301。	生前猶在堂為邑庠生

上杭縣城隍廟	陳正中			《仁恕堂筆記》卷二十五，載《叢書集成新編》頁1060-1061。	上海人，生前為上杭縣令，為人刻意廉苦。
黎城縣城隍廟	桑道貴			《山西民間故事集》，頁282-285。	生前為光棍漢
青浦城隍廟	沈恩			《庸閒齋筆記》卷三，頁7。	上海人，生前為明方伯
順義縣城隍廟	沈叔和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頁4569-4570。	生前為順義縣令
羅源縣城隍廟	陳潔			《錦衣志 死作城隍》，載《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一編》，頁5375。	生前為羅源縣令
象山縣城隍廟	陸引			《錦衣志 死作城隍》，載《筆記小說大觀三十一編》，頁5375。	生前為象山縣丞
連江城隍廟	胡鵬南			《熙朝新語》，載《筆記小說大觀二十二編》，頁5528-5529。	生前為連江給諫
浙江縉雲城隍廟	胡深字仲淵			《四海縱談》，載《亦凡信息娛樂網》，頁1。	生前為時封「吳王」朱元璋的王府參軍
高安城隍廟	應侯世高安，諱瑱			《石門文字禪 高安城隍廟記》卷二十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6冊，頁434-435。	生前為刺史，歿贈尚書左僕射。
高雄鳳山城隍廟	鳳山舊城隍為卓肇昌（此一說法係由廟祝於「扶鸞」時由神示	五月十二日		曾玉昆，談城隍、說城隍 頁182-183。	左營人。為庚午舉人，曾揀選知縣。



	中得知)			
--	------	--	--	--

在蕭何首開出任城隍神的風尚後，<sup>82</sup>這股「生為忠臣，死為明神」的習風就一直沿續了下來。據 鎮江府城隍忠祐廟記 記載：「漢將軍紀侯，以死脫高皇帝於滎陽之圍。 府當淮江之衝，屏衛王室，號稱大邦，自故時祠紀侯為城隍神，莫知其所以始，然實有靈德。」<sup>83</sup>攸關紀侯成神的靈驗事蹟，各代的筆記雜錄更是不絕於書。《履園叢書》對此也有精闢的論見：

《賓退錄》極言城隍神之靈顯，且各立名字。如漢之紀信、彭越、蕭何、灌嬰、張騫之類，不一而足。即祀典所云：凡禦災捍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之意也。據蘇州府城隍而言，向聞神是湯文正公斌，繼又改陳榕門先生宏謀，既又改巡撫吳公壇，繼又改觀察顧公光旭，今聞又改陳稽亭主政鶴矣。三四十年中，屢易其神，豈陰陽一體耶？<sup>84</sup>

又依《台南市志》記述：「而地方有功人士，亦常被人敬為城隍，如蘇州之春申君，杭州之周新。」由此可見，自漢代以還，時不分古今，地不分南北，由忠臣義士出任城隍神的事蹟，就如此代代相傳。由這些名臣出任城隍神，在儒家教忠教孝理念的薰陶下，在佛教善惡終有報應的輪迴觀念渲染下，在道教成聖成神教義的推波助瀾下，於安定人心、教化社會是有一定積極功效。

綜觀唐、宋兩代，由人鬼出任城隍神的事例中，仍可從中找出其異同點。這主要是因為唐代出任城隍神的，都由玉皇大帝所指派，故而貴族氣息較濃；宋代的城隍神，則因多屬凡間帝王直接的封賜，或由民間善信的推崇，並經由官府認可者，感覺中較為平民化。此外值得特別留意的，自宋代以還，城隍神不僅有「平民化」的趨勢，甚至有「人性化」的現象。原本不食人間煙火的城隍神，也開始有了七情六慾，城隍娶親的故事也漸次出現於各種文獻中。<sup>85</sup>

在「屢易其神」的城隍體系中，這些有任期制的城隍神，其來源不外乎推薦與考試兩個方式。獲得推薦的先決條件是「自古生為名臣，歿為明神者，必其靈異，足以感物而持世，故久而能存。」<sup>86</sup>只要是當地有德政的人，死後經由地方人士向皇帝建請追封者，基本上就已具備了出任城隍的條件<sup>87</sup>；至於參與考試的情況雖不多見，然《聊齋誌異 考城隍》卻是最具代表性的典型。故事中的邑廩生宋燾，一日病臥，忽見一使者執牒催促他前往應試。考題為「一人二人，有心無心」，燾答以「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的精闢論見，為

<sup>82</sup> 詳參本章第一節第二小節 唐宋元時代的城隍，鄧嗣宇的論見。

<sup>83</sup> 《渭南文集》卷十七，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1163冊，頁438。

<sup>84</sup> 《履園叢話 城隍》卷十五，載《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1139冊，頁227。

<sup>85</sup> 楊明鏗著，威靈赫赫的城隍神 從筆記小說中看歷代城隍爺的形象，載《民俗曲藝》第36期，1985年7月出版，頁82-83。

<sup>86</sup> 明 張大猷 重建城隍廟記，載於《吳山城隍廟記》，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頁476-487。

<sup>87</sup> 陳存仁著，上海的城隍廟與城隍會，刊入《春秋》雜誌19卷5期，1973年11月，頁22。

他自己贏得城隍神的榮耀。<sup>88</sup>

### 第三節、筆記雜錄中的「城隍」

霞海城隍廟是全台一萬多座廟宇之中，少數具有百年以上歷史，且一直都是香火鼎盛，名聞遐邇的古廟，原因無它，此乃城隍爺神威赫赫之故是也。<sup>89</sup>城隍爺既能剪惡除凶，更是護國保邦的神明。他能「應人所請，旱時降雨，澇時放晴」，也能「護佑百姓，打擊邪惡」<sup>90</sup>，可以稱得上是全方位的守護神。求雨時想到祂，祈晴時想到祂，打擊犯罪時想到祂，蒙冤待雪時想到祂，找尋失物時想到祂，立誓表心跡時想到祂，患病訴求（燒訴牒）消災解厄時想到祂，祈請護祐平安時想到祂<sup>91</sup>。初從捍衛城市的自然神，到今天庇祐全民的社會神，充滿著傳奇性色彩。為了紀錄城隍神的靈顯事蹟，歷朝各代的雜錄、小說，隨處都可見載諸史乘的記錄。今為便於探索及比較起見，特將檢閱自眾筆記小說所得的城隍傳說加以分門，歸納為「懲惡揚善性」、「禱夢顯靈性」、「祈福禳災性」、「綜合性」等四大類型，並分列各類型單元中，以利便覽。

#### 一、懲惡揚善類型

城隍的職責當中，最主要的就是「鑒察民隱，賞善罰惡，以補充陽間司法的疏漏與不足。」<sup>92</sup>世間本多不平事。人們一直深信，有「陰官」之稱的城隍神，能「日理陽、夜掌陰」，故而對許多陽間律法不盡周延之處，總希望藉助於具有無邊神力的司法神 城隍爺，得以助其一臂之力，讓沉冤得雪、公理得昭。本單元所網羅的故事，皆屬「懲惡揚善」型的紀錄。這其中有貪贓枉法，草菅人命，因而獲得報應的犯官；有被鬼所祟，具牒訴諸城隍，被拘往作證，最後因凡間俗事未了而獲還陽者；有為了伸張正義，警惕世人，由城隍升座問案，簽差提拿犯官，讓冤情得以昭雪，姦夫淫婦斬立決，烈婦則獲旌表者；有死後遭惡鬼欺凌，牒訴城隍，且夜宿城隍廟，夜聞城隍升廳問案者，案情不一而足。這些案件最後都在明察秋毫、大公無私的城隍爺面前，爭取到最後的正義。對教化社會、淨化人心的功能上，扮演著正面而積極的角色。以下即採錄自眾筆記小說的彙整，詳細情節請參閱表 2-6：

表 2-6：懲惡揚善類型的城隍傳說

<sup>88</sup> 清 蒲松齡著，《聊齋誌異》，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發行，1997年10月初版3刷，頁1-2。

<sup>89</sup> 宋光宇著，霞海城隍因何威靈赫赫？，載於《民俗曲藝》第60期，1989年7月出版，頁87。

<sup>90</sup> 馬書田著，《中國冥界諸神》，國家出版社出版，2001年6月初版1刷，頁178-179。

<sup>91</sup> 彰邑城隍尊神出巡繞境誌盛，載入《丙子年彰邑城隍尊神出巡繞境紀念特刊》，彰邑城隍廟重建委員會、彰邑城隍廟繞境籌備會出版，1996年11月出版，頁1。

<sup>92</sup> 李祖基著，城隍信仰與臺灣歷史，載於《臺灣源流》第12期，1998年12月出版，頁109。

篇名	故事情節	出處	備註
大福未享	蘇州羅姓者因姦妻婢小春，為山西城隍所拘。	《子不語》卷一，頁 10。	
裘秀才	南昌裘秀才具牒訴於城隍廟，怒控社公詐騙他的酒食。	《子不語》卷三，頁 2。	
火燒鹽船一案	乾隆丁亥，鎮江城隍廟修繕時，主其事的高、呂二人私吞善款，遭致報應的悲慘下場。	《子不語》卷三，頁 3。	
土地神告狀	蘇州城隍奉都城隍神差委，顯靈嚴審徐家私買土地神廟乙事。	《子不語》卷三，頁 4。	
瓜棚下二鬼	海陽邑中劉氏女，夏日瓜棚下遇二鬼，其一以香楮、斗酒打發，其一則因畏懼被訟於城隍神落慌而逃。	《子不語》卷三，頁 9。	
城隍殺鬼不許為?	台州朱始女被鬼所崇，女父具牒訴諸城隍，城隍將作崇惡鬼杖打四十大板，並戴長枷在廟前示眾。	《子不語》卷三，頁 11。	
沈姓妻	杭城沈姓妻有娠，為鬼所崇，沈某乃禱於東嶽大帝，並延請道士建醮，而化解一場災難。	《子不語》卷六，頁 7。	禱之東嶽大帝
莆田冤獄	莆田王監生因覬覦鄰媪田產而狙殺之，並嫁禍乃子。總督蘇昌以事出蹊蹺，乃命福、泉二知府會審於省中城隍廟，沉冤才得昭雪。	《子不語》卷九，頁 3。	
城隍神酗酒	杭州秀才沈豐玉，因同事戲謔，將拘捕文書上的囚犯沈玉豐擅自更動為沈豐玉，而被城隍所逮捕，又因城隍酒醉而被誤判。	《子不語》卷九，頁 4。	
宋生	宋生幼孤依叔生活，後於李姓人家幫傭，主人並以婢女鄭氏妻之，且育有一女。乃叔以有損門風為由強迫退婚，再娶金氏。鄭氏憤而抱女投水而死，於訴諸城隍後，向宋生叔姪索命。	《子不語》卷十五，頁 5。	
負妻之報	杭城仙林橋徐松年，年三十二即得肺癆病，其妻以郎君身繫養兒育女重責，禱祝於城隍神，願以陽壽借予夫君，其後妻果無疾而終，乃夫在病癒後竟食言再娶而遭報復。	《子不語》卷二十二，頁 6。	
鬼神報應之靈	福州薩虎山，舉孝廉，一日午坐假寐，	《庸閒齋筆記》	

	忽見一吏持拘票，將之拘往城隍廟作證，因凡間俗事未了而獲還陽，二日後又死。	卷三，頁 55-56。	
三千金不及一魚	江都縣令貪贓枉法，草菅人命，致烈女受辱而死，含冤莫白。為伸正義，也為警世人，江寧省城隍乃升座問案，簽差提拿犯官江寧縣令，讓冤情得以昭雪，姦夫淫婦斬立決，烈婦則獲旌表。	《庸閒齋筆記》 卷二，頁 47-48。	
	直隸有在室女，與人私通。嫁為人婦後，竟與情郎定計謀害親夫，邑宰將姦夫淫婦綁於城隍廟內兩柱，終於突破心防，順利破案。	《蟲鳴漫錄》卷 一，頁 4349-4352。	
	兩縣令同辦賑務，一廉一貪，二人行前曾同立誓於城隍廟，事後貪者回寓後三日暴斃，廉者則心胸坦然。	《蟲鳴漫錄》卷 一，頁 4336-4337。	
秦少府	常州殷生，妻美而早卒，死後遭惡鬼欺凌，殷生乃投牒吳縣城隍，且夜宿城隍廟，夜聞城隍升廳問案，銀鐺鈕錄諸刑具擲地聲、胥役吆喝聲、唱到聲、書吏喝名聲、拷掠聲、眾鬼呼痛楚聲，在城隍嚴加審訊下，終將為禍惡鬼治以應得之罪。	《耳食錄》卷 二，頁 4060-4064。	
漳州城隍	戴昆禾太守知漳州時，誤用貪贓枉法的沈師爺，其後於調陞福州前夕，具牒訴之漳州城隍，當天下午沈即無端害病，家屬延醫診治時，忽見外室出現三人，一頎長、二微短。身長者手持鐵索，身矮者一持牌、一持扇，逕入內室，須臾沈師爺暴斃。	《北東園筆錄》 三編卷第二，頁 5001-5002。	
水鬼報冤	鎮海薛應鐘，以操舟為業。在一次風高浪急航程中，被水手推入水中溺死。眾水手為圖謀錢財，拆其船、分其貨，其子控之於官，牒之於城隍。三年後，終於在廟會酬神演戲人潮中，將毀屍滅跡的殺人兇手繩之以法。	《咫聞錄》，頁 3598-3599。	
城隍赴會	淳熙初年，饒州張五持刀殺害劉家母女三人，就擒後問斬，魂魄無依，後	《夷堅志補》卷 十六，頁	

	經法師超脫，並牒請城隍司收管。二年四月後，張五魂魄又利用城隍出永寧寺赴會之便脫逃，事經當事人再度牒訴城隍後，問題才徹底獲得解決。	2634-2635。	
制軍負心	杭省有某制軍，幼貧賤，後受翁某栽培，遂一路扶搖直上，官拜兩湖制軍，翁家卻家道中落，其子前往求助，但負心的制軍卻虛與委蛇。無奈之餘，只好數度牒請杭州城隍評理，氣焰正盛的制軍連鬼卒都不敢近，最後還要勞駕城隍爺親自拏問，才讓制軍七竅流血殞命。	《勸戒錄類編》第七章，頁478-479。	
鬼畏孝婦	蘇州城隍廟，向有道士住持。乾隆間，有袁守中道士，工詩詞，善小楷，深獲門徒敬畏。某日一門徒私出遊山賞景，半夜始歸，不敢叩院戶門，只得暫坐殿上假寐，朦朧間似聞鬼卒談論奉牒拘某婦，卻因該婦人係一孝婦，致不敢造次，擬稟請東嶽大帝延其壽命。	《勸戒錄類編》第十四章，頁554-555。	
劉燕庭治匪	蜀地輻匪數百人，佔山為寨，手段凶殘，官府束手無策。劉燕庭知川中，數月後，捕得盜匪十數人，劉乃建請相國，將此等匪首比照王命正法的死刑犯一併問斬，因事涉人命關天，所請為相國所拒。為除暴安民，劉知縣於是親赴城隍廟，假廟中大殿將一千人犯予以杖斃，闔城百姓夾道歡呼，整條街道宛如火龍般熱鬧。	《蜚階外史》卷二，載《叢書集成》三編 77 冊，頁384-385。	
	永定縣一少婦夜行，途中被強徒所匿，少婦羞愧自經死，其婢在有司拷問下嫁禍盧生，致盧生被下冤獄長達二十多年之久。後有司李公心生疑竇，親自聽審於城隍廟，將盧生與女婢兩犯置於神座下，李公則隱身神帳中，從兩造對話一洗沉積二十多年的冤獄。	《仁恕堂筆記》卷二十五，載《叢書集成》續編子部 95 冊，頁 1086-1087。	
王簡易	唐洪州司馬王簡易，一日忽覺腹中有	《太平廣記》卷	

	塊狀物，隨氣上下，攻擊五臟六腑，如是持續月餘。塊狀物急痛攻心，陷入暈厥，矇矓間見一役卒自稱丁郢，手持牒符，將之勾往城隍廟。正當要跨進廟門時，忽聞人群中有人仗義執言，為王司馬抱不平，城隍神在查閱簿籍後也發現王某尚有五年壽命，當堂釋回。五年後，腹中塊狀物又作祟，王某夢見在冥司中，被他生前誤殺的婢女所訟，塊狀物即婢女作祟。話甫說完，即當著太太面前倒地不起。	124，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349 冊，小說家類，頁 680。	
補談鬼 三則	冀北某武舉人，平日魚肉鄉民，且不信鬼神。中年得一子，不幸夭折。武舉人一怒，登上城隍廟前戲台，裸體辱罵不已。然正當觀者如堵之際，武舉人卻兀自戲台上一躍而下，跪伏神前懺悔，且哀叫不敢，旋即起身穿妥衣物，一路狂奔回家，告訴家人因對城隍不敬，遭杖責一百，並發配蠻荒，如今押解役卒就在身邊，速具？焚帛以款差使，此後就一直在滇南人幫傭以求贖罪。	《客窗閒話》初集卷四，載《叢書集成》三編六十五，頁 561。	
弋陽城隍	辛酉春，陳某有耕牛為人所盜，陳家於俯仰無措之餘，因訴之城隍神。越三日，盜牛者忽發狂語說城隍差人拘鎖，請求家人設法營救，家人但聞鐵鎖聲、杖責聲，只能呆立一旁而愛莫能助。	《耳新》卷之三，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248 冊，頁（子）248-18。	
城隍示眾	康熙二十二年，山西祁縣劉姓人士，平素無惡不作，鄉人切齒。忽一日自詣縣衙，兩手自然反接於後，口稱奉縣城隍命前來投案，懇請衙署代為起解至府城隍問罪。縣令以精神錯亂視之，不予理會。如是持續多日，縣令不得已，為具文遣差牒送府城隍，並當場焚燒牒文，劉某即伏階下跪呼痛，若受鞭笞狀，頃刻間，皮膚一片青黑破爛。刑畢起身，言城隍仍發回	《說鈴 信徵錄》，頁 430-431。	

	本縣遊街示眾。話甫說完，即自動繞行城區各門里，所到之處，即自言自語，將平日為惡之事一一從實招來，最後七竅流血而死。		
城隍示譴	平湖進士張虎侯之子，不喜讀書，貪狡無賴。康熙三十年，不學無術的他刻意造謠，唆使鄰人相互興訟，官司牽連婦女赴衙受審，備受恥辱，張某則從中坐收漁利百金，十分得意。七月初一赴城隍廟拈香，感覺中好像有人從背後敲擊，當場吐血數升，抬回家後躺於病榻自述罪狀，以及受城隍誅譴的經過，不日即告殞命。	《說鈴 信徵錄》，頁 437。	
城隍審盜鑄	嘉興北門外有人私鑄制錢，這種勾當被一位想分得一杯羹的人所舉發，但因私鑄銀錢的集團以金錢賄賂有司而獲不起訴。事為舉發者所不滿，遂至杭州府城隍廟投陰狀。不久，私鑄錢幣的首腦暴斃，告陰狀者亦隨後死亡。三十一年六月，有張姓人士早上赴城隍廟燒香，意外暈倒在城隍廟中，經人抬回家中後才甦醒。醒來訴說夢中曾見城隍神將嫌犯首腦重責三十大板，並責備舉發者竟為一己之私而挾仇告發，欲入多人於重典，存心不良的行徑相當不足取。	《說鈴 信徵錄》，頁 436。	
陳打笞	吳江羅區鎮陳姓，世以打笞為業。康熙癸酉春，有一子九歲出痘子，陳某特至俗稱痘瘡老大的神前祈願，不久竟死。陳悲痛之餘，將廟中痘神掌擊數十下，並將之摔在階下。五月初三日，陳忽昏暈，朦朧中似乎進了吳江城隍廟，城隍責備他不該觸犯正神，因此重責三十大板。受完刑的陳某看見站立一旁的痘神，仍憤恨不已。為了緩和陳某的情緒，城隍爺特勉勵他不要因絕嗣而憂愁，因此子乃陳某前世的冤親債主來索命，因果循環的事	《說鈴 信徵錄》，頁 436。	

	宜用平常心去面對。		
	<p>鎮江有小戶人家，僅有一母一女一子。子赴市肆學商術，適有蘇州吳縣某甲也在彼學商，二人因彼此熟稔而朝夕往來。其女許嫁一書生，因太窮而無力迎娶。某甲竟慫恿其退婚而由己瓜代，但因某甲母親反對而作罷。不久此女另行嫁與他人，但夫家卻很窮，而先前被迫退婚的書生卻高中進士。此女悔恨之餘竟自經死。時某甲已回歸故里。忽大病，病中言該女死後訟於鎮江府城隍，但被告為吳縣人，案子乃由鎮江府城隍轉咨蘇州府城隍，再由蘇州府城隍行文吳縣城隍，遣吏卒逮捕問罪，如今因破人婚姻，毀人以自成而獲罪，死罪難逃。數日後果死於非命。</p>	<p>《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載《小說筆記大觀》十六編之七，頁4351-4352。</p>	
	<p>高郵某君曾為蜀中一縣令，咸豐初以病告歸。一夕獨坐書室中，忽有人入室，力邀同赴蜀地。一路飛州過縣，數千里的路程轉瞬即至。入城後至一公廡，座中赫然發現昔日為官的上司某臬使某太守，二人皆垂頭喪氣，無言以對。經對質後，某君當年審案時曾因力爭不得而告病還鄉，但臬使與太守則因索賄而冤殺數人，落得如今銀鑕入獄，罪有應得。某君則因清廉無罪開釋。回程中巧遇昔日同僚，現今任職揚州府城隍，而且正是這場官司的主審。臨別前，揚州府城隍告訴某君說，明年七月某日當官居某處城隍，至期果無疾而終。</p>	<p>《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載《小說筆記大觀》十六編之七，頁4385-4387。</p>	
	<p>北里張生家，世代奉道，自謂當為左玄真人，遂以為稱。為朝元圖繪其像於位，後夢為城隍神所逮，詰而杖之，醒後臀部流血，情況一如杖刑模樣。</p>	<p>《後山集》卷二十一，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14冊，頁715。</p>	



在《子不語》一書中，刊載有「懲惡揚善類型」的城隍傳說共有十一則，數量居冠，其中 大福未享 篇列屬第一卷； 裘秀才、火燒鹽船一案、土地神告狀、瓜棚下二鬼、城隍殺鬼不許為? 等五篇列屬第三卷； 沈姓妻 列屬第六卷； 莆田冤獄、城隍神酗酒 等二篇列屬第九卷； 宋生 篇列屬第十五卷； 負妻之報 列屬廿二卷。登載於《庸閒齋筆記》書中共有二則，分別為卷二的 三千金不及一魚 篇和卷三的 鬼神報應之靈 篇。刊錄於《蟲鳴漫錄》書中者有二則，均列第一卷。在《勸戒錄類編》裡，分別於第七章的 制軍負心 和第十四章的 鬼畏孝婦 各刊載一則。又於《說鈴 信徵錄》書內的 城隍示眾 篇、城隍示譴 篇、城隍審盜鑄 篇、陳打笞 篇各記錄一則。

此外，也有載錄一則的部分，分別是《耳食錄》第二卷 秦少府 篇、《北東園筆錄》第三篇第二卷 漳州城隍 篇、《咫聞錄》的 水鬼報冤 篇、《夷堅志補》第十六卷 城隍赴會 篇、《蜚階外史》第二卷 劉燕庭治匪 篇、《仁恕堂筆記》第廿五卷、《太平廣記》第一二四卷 王簡易 篇、《耳新》第三卷 弋陽城隍 篇、《後山集》第廿一卷等。另於《右台仙館筆記》第十一卷刊載兩則，暨《客窗閒話》初集第四卷 補談鬼 篇中亦記三則關於懲惡揚善類型的城隍傳說。

## 二、禱夢顯靈類型

人力有窮，神力無邊。就凡夫俗子而言，身處變幻無定的大千世界中，許多事情是難以逆料的。為了突破極限，許多無法掌控的事情，只好委之於神明的提攜與解惑。素有「鐵面無私、明鏡高懸」之稱的城隍神，自然是許多面臨困厄者，首先想到求助的對象。故而夜宿城隍廟，祈請城隍顯靈的故事也就一再上演。本單元所蒐集的有刺史身宿城隍廟求夢，祈求城隍指點迷津，協助破案者；有城隍顯靈救援行醫濟世、活人無數的滑世昌一家大小脫離苦海，化險為夷的故事；有城隍神幻作翩翩美少，以「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的座右銘，勉勵店東誠心的可貴，切莫誤以為「焚香可為媚神，頂禮為福可邀」。故事情節深具教化意義；也有丕著靈爽的海鹽縣城隍神秦景容，顯靈力阻誤判形勢的巡撫，讓一場以屠城洩憤的大錯得以及時挽回。這些故事容或事出無稽，卻將原本威嚴的城隍神給「人性化」了，也間接拉進了城隍與善信之間的距離。茲將筆記雜錄中諸多攸關城隍類似傳說陳列如下表 2-7：

表 2-7：禱夢顯靈類型的城隍傳說

篇名	故 事 情 節	出 處	備註
南山頑石	海昌陳秀才某禱夢於肅愍廟，於廟中適巧遇湯溪縣城隍。	《子不語》卷一，頁 3。	
煞神受枷	淮安李姓之妻禱於城隍廟，恍惚中見二弓丁昇一枷犯。	《子不語》卷一，頁 6。	

石崇老奴才	康熙間，河南鞏縣令任雨林，晝寢為石崇鬼魂所戲弄，幸遇城隍神顯靈賜藥，始克化險為夷。	《子不語》卷七，頁4。	
夢乞兒煮狗	陳清波秀才夢遊土地廟，見群丐盜狗烹食，並毆斃狗主人。陳氏以目擊證人為城隍傳訊作證。	《子不語》卷九，頁2。	
莊明府	莊明府炘未官時，嘗於夢中見青衣人持城隍柬帖邀請前往作中證，並蒙城隍降階相迎，在完成舉證的任務後，安返家園。	《子不語》卷十七，頁10。	
豆腐架箸	四川茂州富戶張某，以愛子被殺而鳴之於官，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夜夢城隍設宴款待，酒宴上但擺豆腐一碗，碗上置竹筷一雙，終席無一言，其後捕快順利逮得符姓兇嫌，應驗了「豆腐架箸」之讖。	《子不語》卷十八，頁11。	
鬼門關	太倉州學生員朱某，病危時夢兩青衣人導引，誤闖鬼門關，太倉州城隍以朱某陽壽未盡，命令下屬護送朱某還陽。	《子不語》卷二十，頁5。	
貞女訴冤	潯州太守陸補梅，為審理一宗和姦自盡的奇案，夜宿城隍廟，藉由城隍的威靈，終為拒姦致死的冤魂平反。	《子不語》卷二十二，頁9。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明太祖敕封秦景容（諱裕伯）為上海縣城隍神，丕著靈爽。順治十年秋，海寇犯上海縣治，總兵官王璟督戰失利，民眾群情激憤，王氏為圖卸責，竟向周巡撫誣指民眾通賊，導致巡撫誤判形勢，欲屠城以洩憤，事為城隍神顯靈力阻，始未鑄下大錯。	1. 《庸閒齋筆記》卷二，頁46-47。 2. 上海城隍救百姓，載《江蘇民間故事集》，頁393-395。	
定興城隍	定興城隍廟兩廡下塑城隍像，大小不計其數，信徒於每年元宵節各迎一尊回村內供奉，節後奉還，各依村落的大小，恭迎相同比例的神隍神像。據傳定興城隍常以夢兆助衙門差役破奇案。	《醉茶誌怪》，頁282-283。	
城隍顯靈	莆田王監生，素以豪橫見稱鄉里，因	《北東園筆	

	覬覦鄰婦張媪田產，竟罔顧法令，買通縣令將之佔為己有，復唆使鄰人毆殺張媪，並嫁禍其子，其子在不堪逼供下屈打成招，以弑親重罪被判凌遲重刑。總督蘇昌以事有蹊蹺，責令福州、泉州二知府會鞫於省中城隍廟，二位知府以罪證確鑿，仍維原判，但明察秋毫的城隍爺即刻顯靈，先是西廂突然傾倒，繼則是廟門兩泥塑皂隸自動前移，並以兩挺阻斷去路。二位知府見事態嚴重，才重加審訊，讓元凶王監生伏法。	錄》初編卷四，頁4777-4778。	
穩婆苦節	上海城隍向以靈威著稱。道光丙戌，為採訪無力請旌的節婦，特於蕊珠書院設採訪總局，由士紳數人董其事，為求公允，特舉城隍行像於局中，諸董事皆於神前起誓，以期一秉至公。某日有推舉穩婆某為節孝人選，董事王生以穩婆焉能守節質疑，是夕，王生即夢見青衣人傳喚，在局中花廳見到便服端坐的城隍神，在城隍的指點下，終於讓烈婦穩婆榮登旌表名冊。	《勸戒錄類編》第十九章，頁582-583。	
滑世昌	鄂州都統司醫官滑世昌，居于南草市，家貲鉅萬，行醫以救人為心。？熙十四年十一月，夢城隍神來訪，告以次日當有大災殃，民罹非命，因滑君平日多積陰德，上帝特敕城隍救援。翌日昏暮，整個南草市完全陷入火海，滑世昌一家大小在城隍顯靈救援下終能化顯為夷。	《夷堅志》卷四十六，頁2666-2667。	
金天王	金家橋有惡霸金天王與熊某，二人長期魚肉鄉民。其後雙方為爭田產而互控對方為殺人兇手，縣宰在無計可施情況下，祈夢於城隍神，元兇才終於伏法。	《明齋小識》卷一，頁5933。	
唐城隍	中州某郡有唐姓城隍，夏月某日為神誕日，每年的這一天，祈禳償願者絡繹於途，信眾在繚繞的香煙中揮汗穿	《螢窗異草》三編卷三，載《叢書集成》	

	梭祝禱。郡外近郭處有業酒肆的翁某，每逢神誕日就在店中以三炷清香遙向城隍神祝禱。但說也奇怪，每年的這一時刻，總有一位風度翩翩的儒士隻身前來店中獨自小酌，而且一待就是旬日。其後店東從交談中，始知是城隍神為了避開廟會期間的喧囂聲，特來此小憩。臨行前城隍神還告以「人與神之相感，要在一誠」勉勵翁姓店東，切莫誤以為「焚香可為媚神，頂禮為福可邀」。	三編 67 冊， 頁 267-268。	
訟疫	富平劉某，善訟，素以刀筆之能見稱於閭里。某年關中瘟疫大行，死者不計其數。劉某以父叔亦染疫癘之害，投詞城隍廟，細數疫鬼行徑之粗暴，慷慨陳詞。一日夢城隍神召見，劉某與疫鬼在神前互指對方不是，在兩造相持不下的景況下，城隍薦之往見瘟疫大使。劉某又以「好生者天，正直者神」的至理說服疫神，使得冤死者得以復生，里人感其再生之德，尊奉為「疫仙」。	《螢窗異草》 三編卷三，載 《叢書集成》 三編 67 冊， 頁 296。	
馬元芳	淮右人馬元芳，其叔大史介庵公病篤，元芳為詞禱於嶽祠，回途中，遇一皂隸言乃父有要事傳喚，隨其行，果見其父高坐大殿，兩側僕役如雲，睹此陣仗，元芳頓時領悟其父已亡，乃哭拜於地，其父則告以天帝命其叔為濟南府城隍，天符已頒，因典試楚中期間，有顛倒優劣之嫌，事為文昌帝君所劾。上帝以其父雖名位未顯，但生平不議他人隱惡，因而由他代替出任城隍重職。臨別前又叮囑元芳：「功名皆身外物，陰功勿或缺」。醒來方知為南柯大夢，待趕抵家門，其父已亡，其叔則不旬日痊癒。	《螢窗異草》 三編卷三，載 《叢書集成》 三編 67 冊， 頁 300-301。	
韋秀莊	開元間，滑州刺史韋秀莊，暇日登城樓觀賞黃河景致，忽見樓中站立一	《太平廣記》 卷 302，載景	

	人，身高三尺許，穿紫衣戴朱冠，自言係本郡城隍神，因黃河神欲毀城以正河道，雙方議定五日後大戰於河岸，屆時恐力有未逮，特敦請韋刺史助以一臂之力，隨即不見身影。決戰當天，韋刺史動員兩千名勁旅持箭助射，初時但見河中青白二氣相縈繞，然在一陣槍林箭雨中，白氣漸散，最後消失於無形，城隍神獲得勝利，滑州城池也因而得以保全。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 351 冊，小說家類，頁 235-236。	
上邑城隍神記	元待制秦景容，諱裕伯。元末避地揚州，旋即轉徙上海。明太祖以秦公素孚眾望，堅欲起用，秦則辭之再三，最後在不得已情況下始勉為其難，起而應召。順治十年秋，海寇犯境，蘇州總兵督戰失利，為圖卸責，竟誣指縣人通賊，巡撫誤信讒言，欲以屠城洩忿。危急時，上海城隍神屢次在巡撫面前顯靈，才化解一場屠城災殃。	《墨餘錄》，載《叢書集成三編》第 77 冊，頁 61。	
翁吉師	崇安縣有翁吉師巫師，事神著驗，村民前往問卜祈願者絡繹於途。紹興辛巳九月晨，正為人祈禱之際，忽作神語，言番賊南來，上天遍命天下城隍社廟各將所部兵馬防守河岸，此行何時得返，必須視戰事狀況而定。十二月的清晨，威靈顯赫的神明又再度附身翁巫師身上。	《夷堅志 丁志》卷 6，第二冊，頁 585。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	唐時藩鎮為亂。乾寧三年，鳳翔李茂貞兵犯京師，昭宗出奔。華州刺史韓建中途兵圍行宮，欲為弒逆事，危急中，幸賴華州城隍顯靈救駕，始免於難。亂事平定後，昭宗駕還京師，改元光化，以華州為興德府，並敕封城隍神為濟安侯。	《金石萃編》卷 156，頁 2978-2980。	
廣德州城隍	廣德州一命案不得兇手，州守禱之城隍，是夜即夢見男子十一人，手持金牌，牌上書有「卯時」二字，並挂有寶劍一口，遞相傳送，繞階三匝後，	《耳書》，載《叢書集成》續編 213，頁 62。	

	幻為一僧，以手指口。次日驗屍時，旁側果有一寺，提審寺僧時，僧言當日果有劉本之於薄暮時分前往寺中投宿，天明即倉皇離去。夢境中的金牌卯時寶劍，即是卯金刀的「劉」字，十一人乃「本」字，繞階三匝即「之」字。		
淮安城隍	淮安城隍素以靈感著稱。某日，河北老民湯隆璧忽暈死過去，魂魄飄入城隍廟，見神高坐堂上，忽聞鳴羅開道與湯侯爵駕臨聲，城隍神即降階相迎。次日神即縱湯老還陽。原來在湯老暈厥期間，適有淮海道署靈壁候接詔南城樓時，忽因痰湧而死，湯老也因與侯爵同名同姓而被誤勾。	《耳書》，載《叢書集成》續編 213，頁 62。	

就「禱夢顯靈類型」的城隍傳說，其刊錄於筆記雜錄者亦多見，其中以《子不語》一書最多，共列八則，分別是第一卷的 南山頑石 篇和 煞神受枷 篇，以及第七卷 石崇老奴才 篇、第九卷 夢乞兒煮狗 篇、第十七卷 莊明府 篇、第十八卷 豆腐架箸 篇、第廿卷 鬼門關 篇、第廿二卷 貞女訴冤 篇。其次以《螢窗異草》一書居次，共列三則，分別是第三編第三卷的 唐城隍 篇、訟疫 篇與 馬元芳 篇。

記載兩則的是《耳書》一書，分列 廣德州城隍 篇和 淮安城隍 篇。其他均為刊錄一則的部分，計有《庸閒齋筆記》第二卷的 上海縣城隍神之靈應 篇、《醉茶誌怪》的 定興城隍 篇、《北東園筆錄》初編第四卷的 城隍顯靈 篇、《勸戒錄類編》第十九章之 穩婆苦節 篇、《夷堅志》第四十六卷的 滑世昌 篇、《明齋小識》第一卷的 金天王 篇、《太平廣記》第三二卷的 韋秀莊 篇、《墨餘錄》中之 上邑城隍神記 篇、《夷堅志 丁志》第六卷的 翁吉師 篇以及《金石萃編》第一五六卷的 華州城隍神新廟碑 篇。

### 三、祈福禳災類型

「神之於人有不可知，不可見之功德。」<sup>93</sup>此乃一般信眾對城隍神的認知。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 言：「城隍尊神，威權實重，顯化無邊。禱雨則甘霖蘇槁，禾稼成熟。祈晴則化陰成陽，應時朗霽。護國安邦扶社稷，降施甘澤救生民。統轄大兵巡世界，賞善罰惡日月同。正直公忠判生死，禍淫福

<sup>93</sup> 宋 鄭俠撰，《西塘集 代英州城隍廟慶祭》，頁 5。

善闡威靈。」<sup>94</sup>職是之故，一般「善男子、善女人」無論是祈福、消災、求雨、祈晴，抑是驅虎、逐蝗，事無大小，總想祈請城隍爺能以其「威靈顯赫鎮乾坤」為民解厄除患。在求雨、祈晴方面，《博物志校證》載：「天生五穀，以養人民，今天雨不止，用傷五穀，如何如何，靈而不幸，殺牲以賽神靈，（按，疑此當為『社靈幸為止雨，殺牲以賽神靈』）雨則不止，鳴鼓攻之，朱綠繩繫而脅之。」又載：「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神降甘雨，庶物群生，咸得其所」<sup>95</sup>；在驅虎逐蝗方面，《吳山城隍廟志》刊載：「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須臾，得虎格殺之。」明 張大猷 重建城隍廟記 也道：「七月，杭城飛蝗驟起，齋戒虔禱於城隍神，蝗即散去。」<sup>96</sup>因此，本單元所錄，有牒請城隍驅崇者，有禱請城隍代為退敵者，有求雨祈晴者，等類型傳說（詳參表 2-8）。

表 2-8：祈福禳災類型的城隍傳說

篇名	故事情節	出處	備註
算命先生鬼	平望周某撐船時，不慎誤觸橋上骨罈而招致鬼魂報復，最後牒訴於城隍才化解此一災殃。	《子不語》卷二，頁 3。	
蔣廚	常州蔣御史家廚李貴衝犯城隍儀仗中惡仆地，禱於城隍廟中皂隸後，災殃立除。	《子不語》卷八，頁 3。	
說官話鬼	河東運使吳雲從小兒為鬼所崇，吳氏具牒訴諸城隍神。	《子不語》卷八，頁 4-5。	
何翁傾家	通州何姓老翁因次婦史氏為鬼所厲，具牒城隍廟，求城隍一伸援手。	《子不語》卷九，頁 6。	
吳髯	揚州吳髯，於趕赴廣東贅娶途中被女鬼所崇。該女鬼係因與吳髯前緣未了，於自盡後哭訴於漢陽城隍而一路尾隨，終至大鬧洞房。	《子不語》卷十五，頁 1-2。	
驅蠶	吳興卞山有范姓者，以蠶為害而具牒訴於城隍神，城隍命元衣真人（蝙蝠）驅蠶，為民除害。	《子不語》卷十六，頁 5。	
婁真人錯捉妖	松江御史張忠震，以府中女婢為鬼魅所苦，延聘婁真人設壇作法，無奈捉錯對象而功虧一簣，最後只得將此婢送入城隍廟中，才徹底化解此一災厄。	《子不語》卷十七，頁 2。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夏，霖雨長達半載	《語新》卷	

<sup>94</sup> 《續道藏》第 58 冊，頁 296-297。

<sup>95</sup> 晉 張華、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止雨祝、請雨 皆載卷八 史補，頁 94。

<sup>96</sup> 同註 86。卷三事蹟，頁 183；卷四禱祠，頁 253。

	而導致瘟疫肆行，信眾為求禳災祈福，特迎楊侯溫帥縣城隍神巡遊四境。	上，頁 101-102。	
城隍廟鬼逃監	鎮海縣北城西角，有觀音庵，一日晚膳時刻，忽見陰雨雷作，霹靂一聲，一蓄髮婦人坐板凳納涼，忽有異物竄入腹中作怪，婦人顛蹶倒地，不省人事。越四日，聞女婦肚內嚶吟細語，自言係城隍廟監獄內鬼卒，趁隙偷逃，因被雷聲所驚嚇，在無處可逃危急中，只好躲入婦人腹中，如今進退失據，十分狼狽。受此無妄之災的婦人，在家人攙扶下，於城隍廟中，由道士具疏文禱之於城隍神，殃乃解。	《咫聞錄》， 頁 3597-3598。	
城隍廟探雀	慶元三年四月，有三戶人家之子，年各十五、六，相率入饒州城隍廟，想要採取廟中的乳雀，因高度不夠，而踩踏神像夫人肩膀向上攀爬，如願捕獲十幾隻雛雀，然過程中卻踩壞了神像。當晚三位年輕小夥子皆無端生病，且病得不輕。次日孩子的母親們雖前往廟中向城隍告罪，但不獲神明諒解。不久，孩子們的父親也因養子不教而致一病不起。	《夷堅志》卷 四十八，頁 2705-2706。	
城隍司搬場	珠街閣舊有城隍神宮，因地處偏僻，廟又湫隘，善信乃謀新築城隍廟于戚家橋東側。乾隆三十年新廟落成，殿宇堂皇，主事者乃擇吉搬遷。搬遷當日，城隍神及夫人在前，里中遴選作扈從的眾僕婦殿後，蜿蜒數里的信眾將整個道路完全阻塞。	《明齋小識》 卷一，頁 5931。	
	據傳民初香港有一富商，已有一妻一妾，之後又娶了一名妓為妾。自此以後富商整日沉迷於此一名妓，原來的妻妾不但被冷落，而且日漸露出病容。後經善審妖精捉鬼之術的粵中順德城隍王秘受箴言與護身符之後，查出妓女係鬼所變，滿臉病態的妻妾也無藥而癒。	《廣東地方 神祇》頁 8。	



投詞城隍	海昌祝安道，諱翼模，雖績學苦志，然年三十餘猶不第。康熙丁巳年特旨開科鄉試，祝亦以廩生援例應試，為求一圓科第夢，行前遂投詞杭州城隍廟，願減壽以求登第。是歲果榮登金榜，但旋即無故病逝。	《述異記》，載《叢書集成續編》子部第97冊，頁101。	
慕容儼傳	慕容儼鎮守郢城，敵軍奄至城下，又以荻? 鐵? ，梗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眾情危懼。儼請援於城隍，忽起衝風巨浪，數度漂斷荻? 鐵? ，城人大喜，合力突危，終能化險為夷，擒敵五百餘人。	1.《北齊書慕容儼傳》 2.《集說詮真(一)》，頁282-284。	
《壺天錄》	揚州新城某僻地，有李姓布商，家道小康，家庭和樂，子已納媳，女將出閣。一夜二更時分，姑嫂二人正忙於針黹，忽見一青衣黃裙老嫗，以一物相贈，云食後能長益精神。不疑有他的小姑，竟糊裡糊塗將接在手中的煙盒，順手就往嘴中送，所幸被李某及時發現奪了下來，並以清水潑向呆若木雞的姑嫂，二人才如大夢初醒。翌日經鄰里告知，始知屋內原有姚媪吞煙自盡，如今前來催討替身。李某乃牒求城隍神驅遣，祟乃解。	《壺天錄》卷下，頁4979-4980。	

對於「祈福禳災類型」者，其城隍傳說的出處仍以《子不語》最多，共計七則：卷二的 算命先生鬼 篇、卷八的 蔣廚 篇和 說官話鬼 篇、卷九之 何翁傾家 篇、卷十五之 吳髯 篇、卷十六的 驅鬻 篇，以及卷十七的 婁真人錯捉妖 篇。

此外，皆為刊載一則的部分，計有《語新》書上卷、《咫聞錄》中 城隍鬼逃監 篇、《夷堅志》第四十八卷 城隍廟探雀 篇、《明齋小識》第一卷 城隍司搬場 篇、《廣東地方神祇》一書、《述異記》之 投詞城隍 篇、《北齊書慕容儼傳》和《集說詮真(一)》中的 慕容儼傳、《壺天錄》下卷等。

#### 四、綜合類型

太上老君說城隍感應消災集福妙經 中有言：「其神天地儲精，山川鍾秀。威靈顯赫，聖道高明。無黨無偏，公忠正直。有求必應，如影隨形。代天理物，

剪惡除兇。統轄十八真司，主管百萬神將。積功累行，位正城隍。」<sup>97</sup>這位「權掌天下，威鎮萬邦。」的城隍神，有如「人間府縣俗吏」，當然能為信眾排難解紛，也擅長返老還童的易容術。另《新齊諧》也載述，康熙年間，隴西城隍，塑黑面而髯者，貌頗威嚴。忽於乾隆間，改塑像為美少年。<sup>98</sup>本單元即網羅各種奇譚異聞，內容包羅萬象，有城隍娶妻，有考城隍，有城隍賜子，有城隍更迭，有狀告城隍，有城隍招募差役（通事），更有城隍部屬簡介 五花八門，應有盡有，請參看表 2-9：

表 2-9：綜合類型的城隍傳說

篇名	故事情節	出處	備註
土地受餓	土地公昇職城隍神的故事。	《子不語》卷八，頁 5。	
裹足作俑之報	杭州陸梯霞夜夢城隍楊繼盛蒙玉帝旨意，任期屆滿將榮陞要職，遣缺薦舉陸某繼任，陸某卻予以婉拒。	《子不語》卷九，頁 8。	
判官答問	謝鵬飛晝為平人，夜為陰間判官。據謝氏言：「城隍、土地之職，如人間府縣俗吏。」	《子不語》卷九，頁 8-9。	
鬼幕賓	毘陵王生與好友一道前往城隍廟看菊，在好奇心驅使下拿取供奉神前的菊花，並戲稱將代城隍辦理業務以資報答，次年果真無疾而終，成為城隍幕賓。	《子不語》卷十二，頁 6-7。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康熙間隴西城隍，本塑黑面而美髯。乾隆間，年甫二十的謝某，因為文戲謔城隍不該接受偷兒敬獻的牲牢，在陰錯陽差下，此一疏文竟為乃師所焚化，疏文被行路神上奏東嶽，將原城隍革職，嗣後該地城隍神乃易黑髯之貌為美少年。	《子不語》卷二十二，頁 8。	
女鬼告狀	鎮江包某，被女鬼以恩愛成仇而狀告於城隍神，前後達十九狀，因未見准狀，乃又告於東嶽帝君。	《子不語》卷二十二，頁 11。	
胡鵬南	胡鵬南巡視中城，聞姊病篤訊息，特往探視，病危中的姊姊忽張眼敦促胡	《子不語》卷二十三，頁 4。	

<sup>97</sup> 同註 94。

<sup>98</sup> 《集說詮真》，頁 268-269。

	某從速返家，並言押差解送途中，曾聽聞舊城隍升遷，新城隍吏科給事中胡鵬南即將走馬上任，胡氏抵家門後果無疾而逝。		
	善鼓琴的姚宏堯先生，曾夜夢受邀前往炳靈公南匯城隍神爵處獻技。	《語新》卷上，頁49-50。	
	松江府城隍廟，于乾隆五十七年重修，大殿後宅西南隅有石皂隸一人，腰際有腰牌一方，上刻橫文「威靈府」，下刻「皂隸莊龍，生於萬曆癸酉歲，住南門內三圖，崇禎十四年三月立」。	《語新》卷上，頁57-58。	記載城隍部屬。
	華亭陳之方，於夢中見城隍夫人託夢，言：「今城隍當代去，次及公，故來相報。」陳還家果卒。	《睽車志》卷二，頁249。	
	建康府上元縣知縣李允升，夜夢黃衣人授以出任荊陽坊土地神的黃牒。	《睽車志》卷五，頁283。	
冥律戲殺不抵與陽世同	常州東鄉胡氏女采姑與比鄰張氏女順姑，年皆十二。采姑於嬉戲時不慎誤傷順姑致死，順姑心有不甘乃相從索命。事經縣城隍神陞座問審，最後以誦經超度結案。	《翼駒稗編》卷三，頁5433-5436。	城隍神少年白面短鬚，服清代冠服
餘杭皂隸	乾隆間，餘杭南湖大水漲，湖隄將潰，縣令某遣諸隸役督人夫填土，縣令捨身以蘇民困，銜命督工的二隸亦以身殉。仁民愛物的縣令歿而成為城隍神，信眾並肖二隸像於城隍廟廡下，共享人間血食。	《翼駒稗編》卷三，頁5447-5448。	城隍神與皂隸並見於文獻。
考閻羅	長白麟見亭河帥，夜夢應邀赴試，以「毋自欺論」一題，考中「七殿閻羅」要職。	《翼駒稗編》卷三，頁5449-5451。	
冥王用通事	文中引用上海人李巽廷明府心衡所著《金川瑣記》言，卓谷城隍廟落成，鋪戶中一銀匠死半日後復甦，自言城隍招募差役十三名，其中需通事一名，俾能處理上海華夷雜處的一切事	《庸閒齋筆記》卷七，頁161-162。	

	宜。		
任住	山左某縣署後有窄巷，寬僅容身，巷中多怪異，日暮即不利人行。某日有一位任住先生，與任職署中皂隸的好友打賭，若敢夜入此巷，願為東道主，此一隸卒果真隻身披髮塗面著白袍而往，巷中巧遇同樣裝扮的冥界差役遞給他城隍勾牒一紙，立即將任住魂魄勾往冥界。	《醉茶誌怪》，頁183-184。	
	有刑部主事楊某病故，其妻殮以六品官服，死者忽然甦醒說道：「我已選授某縣城隍，係七品官，不可僭越，必易服而斂」。	《蟲鳴漫錄》卷一，頁4352。	
	縣令某誤信刑、錢二友，輕率辦案，使得罪不至死的嫌犯成了刀下亡魂，事經省城隍審訊後，將三人送交冥司問罪。	《蟲鳴漫錄》卷一，頁4335-4336。	
	靖安縣令為求早日破奇案，特赴城隍廟祈求城隍助以一臂之力，夢中見城隍神延其觀賞「瓦岡寨」劇目，然不解其意。後經友人以故事出自唐代，而順利偵破案情，將唐姓嫌犯繩之以法。	《蟲鳴漫錄》卷一，頁4352-4353。	
	金陵周錫純年十八，病危時，夢入曠野之中，見地上插有蘆標，標上夾有草紙，上書其名，正納悶間忽見身膺城隍校尉的母舅傅某趕到，拔蘆去紙，令他速返，醒後呈現恍惚狀。次年病情加劇，但能行不沾泥、夢中毆人，成為掌理十惡橫死的東嶽書吏。	《蟲鳴漫錄》卷一，頁4383。	
	有王姓女，年及笄，忽鎮日匿居帳中，不見任何人，就算親如母嫂之輩也不相見，自言係城隍待年的媵妾。	《蟲鳴漫錄》卷一，頁4386。	
	石瑤辰司馬，待民以誠，任南昌令時逢大饑，石親往賑災，視民如子，災民呼為「石青天」，歿後從祀名宦祠，省紳復醵金別建石公祠，歲時崇祀，據聞為贛州城隍，後升省城隍。	《蟲鳴漫錄》卷一，頁4391-4392。	

處州城隍	吳縣諸生金月江病中似為人所控官，被二役卒押解至公廨受審。忽見處州知府著藍頂蟒服抵謁案前，在一陣審訊後，主審親自離座攙扶，並命卒役護送處州城隍離開。月江正不明就裡之際，瞥見二役催其上路。醒來後病漸癒。月餘後，聞處州太守楊成龍已逝，其妾正撫屍痛哭，屍身額頭忽現白光一道沖幕而去。	《北東園筆錄》三編卷第六，頁5104-5105。	
前生城隍	杭人陳寶齋於二十五歲時，患病二月餘，期間終日臥床，時作囈語。病愈後，自言前生係某縣城隍。一日忽有城隍神來拜訪，言有孀婦被誣不守婦道而自縊，因案發時係陳寶齋當值，故而須延聘前任的陳城隍一同會審。	《北東園筆錄》四編卷第三，頁5178-5179。	
	惠山黃埠墩對岸，有漢紀信廟，里民都稱之為都城隍廟，每年三月二十八日為城隍生日（按都城隍生日應為四月十五）。	《履園叢話》卷十五，頁3005。	
記祥符城隍	懷慶某茂才赴汴參與秋試，途中休憩時曾對一陣揚起的旋風敬了一杯茶，抵達旅店時忽見祥符城隍差衙役持帖邀宴，以報一茶之恩。	《籀廊瑣記》卷六，頁1769-1771。	
薛二	山東試用知縣薛大尹，無錫人，排行老二。一日於公館就食時，忽見一役卒前來喚請，且催逼甚急，待隨同前往後，始知因同名之累而被里中土城隍祠的城隍神所誤勾，誤會冰釋後雖立即開釋，然次日土城隍神卻無端燬於火災，薛未半載亦卒。	《勸戒錄類編》第二章，頁383。	
張南珍	嘉善縣城隍廟神座旁，分塑書吏像，皆生前肖形所為，庫吏張南珍亦廁身其間。某日張南珍與友人入廟，張因友人一句「爾尚未當差耶」，而回以「老爺不見喚耳」的戲言，越日午後即見皂衣人銜命傳喚，在穿堂過屋後，見到了城隍神，城隍以張南珍有好生之德，准其延壽十年後再到城隍廟當差。	《勸戒錄類編》第十六章，頁564。	

孝義坊土地	慶元元年正月，平江市人周翁，瘧疾不止，為躲瘧鬼，乃於黃昏時刻潛入城隍廟，伏臥神座下，夜半時分，忽聞城隍神與四方土地之間的對話，其中孝義坊土地神以居民皆屬安份良民，請求免於遭受疫癘之苦，或以小兒充數。	《夷堅志》卷十三，頁 2105-2106。	
城隍神夫人	一鄉村女子染病，病中時作囈語，曾面告其母：「城隍神聘我作夫人，克日來娶。」做母親的以事出無稽，不予回應。隔日該女子又說：「庭外車馬齊集，我登輿去。」當晚果真無疾而終，家人乃定製一尊女神像，擬擇吉送往城隍廟供奉。廟中主事者為此而大起爭執，雙方意見相執不下。但據考證，城隍神生前，夫人蔡氏、繼室唐氏，俱青浦人氏。	《明齋小識》卷四，頁 6006。	
西安城隍	紹興李某，由進士官貴州知縣，未上任前夕，病死陝西。後於扶乩時自言現任職西安府城隍，因不諳為官之道，而苦於送往迎來的繁文縟節。	《蜚階外史》卷三，載《叢書集成》三編 77 冊，頁 393-394。	
沒有鬍子的城隍老爺	從前鎮江城隍廟旁有戶人家，家中僅有一子，每日放學後總在城隍廟前嬉戲。一日，這位小孩子在廟前廣場玩得正起勁時，忽見一賊溜進廟門，並跪在城隍爺前面喃喃自禱，祈求神明助其偷竊時能更順手。數日後，此一賊人又來了城隍廟，而且帶來了牲禮，磕了幾個響頭轉身就跑。小孩就將整個經過原原本本記在狀子上，準備呈給玉皇大帝，豈知在陰錯陽差下，塗鴉好玩的狀子竟給老師發現了，而且在朱砂筆圈點之後給燒了，鎮江城隍因而撤職查辦，這個小孩就遞補了遺缺，而出現了沒鬍子的年輕城隍爺。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江蘇卷》，頁 225-226。	
	康熙間，隴西城隍本塑黑面而鬚髯，貌頗威嚴。乾隆年間忽改塑美少年豐	載《集說詮真（一）》，頁	

	姿。據寺僧言，雍正七年，有謝某年甫二十，從師廟中寄讀。一夜先生外出，謝生見一人來禱，乃隱身神後，始知是賊人來祈願，若行竊時大有斬獲，必具三牲來獻。豈知次日賊果來獻牲禮。謝生憤憤不平，乃為文責之。當天晚上，城隍神就將謝生誤解的始末託夢給這位先生。先生也真的從書篋中搜出這篇文章，並隨手焚燬。這篇文章適巧被行路神發現而呈報給東岳大帝，城隍神因而被撤職查辦，這個位置就由謝生來遞補。	286-288。	
城隍門客	建康士人陳堯道，字德廣。死後三年，同舍好友郭九德夢之如平生狀，且言現為城隍門客，職掌牋記，平日工作相當繁忙，因適逢城隍赴陰山參加宴會，始得抽空外出。好友久別重逢，免不了閒話家常一番，臨別前又受託代為查閱鄉人來年科考情況，數日後果依約前來預報登第喜訊。	《夷堅志 乙志》卷 20，載《續修四庫全書》子部小說類，第 1265 冊，頁 128。	
吉安府城隍廟	文天祥幼時與同儕讀書廟中，因同輩失墨一塊，眾人以擲筊定竊者，豈知竟由天祥得聖筊。為表清白，文天祥乃提筆在城隍神背上寫「城隍不明，貶去千里，文天祥題」十二字，是夜吉安守即夢見城隍懇請代為向文大人說項，務請手下留情。幼小的文天祥乃提筆易千為十，故而今天的吉安府城隍廟在府治五里外。	《耳書》，載《叢書集成》續編 213，頁 61-62。	
判官為嗣	浦城李景韓家富而無子，一日夫妻謁城隍廟求子，夜夢黃衣人告以大王賜給他們余都縣主簿。醒而有娠，得一男，年二十登第，取名夢祥，初任余都縣主簿，二十六歲謁余都城隍廟參拜，見廟中一判官倒於壁間，長相酷似主簿，乃呼廟祝問之，始知此一判官早於二十六年前即已坍塌，因時間的巧合，於是鳩工重塑，主簿卻於是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卷之四，載《續修四庫全書》子部 小說家類 1266 冊，頁 172。	

	日卒。		
桑道貴當城隍	黎城縣桑道貴，本是村中光棍漢。但行俠仗義的他，卻深得民心，也讓地方惡霸聞風喪膽，不得已只好搬出城隍爺的威名來嚇他。生性天不怕、地不怕的桑道貴非但不在意，而且口出誑言而誣蔑了城隍神。為了對這狂妄的桑道貴略施薄懲，多次差人傳喚，都不得其要。連城隍爺親自出馬，都遭戲弄，甚至連城隍寶座都被取而代之，成為新科城隍。	《山西民間故事集》 ，頁 282-285。	
靜海兩城隍	相傳以前袁門口有一膽大出奇的男孩，就是城隍廟中的大鬼、小鬼和城隍爺都怕他。平常被他捉弄過的小鬼都尊稱他為都堂。某日小男孩團了個大雪球塞進城隍爺耳中，而且交待不準讓雪球溶化，否則沒完沒了。眼看天氣轉暖，這可為難了城隍爺，不得已只好求助於男孩的老師，而暫時解了燃眉之急，但此舉卻惹火了小男孩。這頑皮的男孩就寫了張「城隍城隍，免到遼陽」字條貼在神像上，這下可真把城隍老爺給調到了遼陽，但因遼陽沒缺，只好趕回靜海求助男孩的老師，在老師的訓斥下，男孩只得提筆在原來字條旁加註「遼陽不住，再回本處」，因而今天的遼陽縣才有兩座城隍廟。	《河北民間故事集》 ，頁 210-212。	
楊務本的故事 告城隍	明朝成化年間，永昌府城隍廟旁有所學堂，楊務本就在此地教書。某天晚上，楊務本見一賊鬼鬼祟祟溜進城隍廟，跪在神前喃喃祝禱心想事成。望著遠去的竊賊，誤以為正直的城隍神竟助紂為虐，因而寫好狀子準被告城隍瀆職。他的夫人以為凡人告神仙成何體統，隨手將狀子扔進灶中給燒了。楊務本想乾脆明天再告好了。次日早晨，只見城隍廟的神像已四分五	《雲南民間故事集》 ，頁 113-116。	



	裂。回到家中後昏昏睡去，夢中依稀見到城隍爺滿臉無辜喊冤枉，因為當天城隍適巧外出，才會陰錯陽差造成這場誤會，而且被玉帝貶職到南城三十里外的辛街去。為表歉意，就自貶遠離府城，搬到辛街與城隍爺為鄰。		
	仲復廉訪有弟名燾，字叔和，官順義縣令。霸州牧丁母憂去官，服闋以候缺，久居京師，喜為詩文又善飲酒，府中常高朋滿座。臨終前數日忽與好友話別。眾人驚問何故，答以順義縣城隍託夢，城隍一職將由他取代。卒之日，先自行沐浴更衣，待一切準備就緒後閉目而逝。後數年直隸大旱，朝廷發金賑災。順天府所屬一縣令私吞災銀，後事發畏罪仰藥自盡。當時某君也是候缺縣令，也一樣是以生人為冥官，曾告訴別人說，昨日會諸神審訊某縣令，順天府所屬六州二十一縣城隍，都是我所認識的，其中順義縣城隍就是沈叔和。	《右台仙館筆記》卷十一，載《小說筆記大觀》十六編之七，頁4568-4570。	
死作城隍	天順間，陳潔為羅源縣知縣，多善政，將歿之時，有人夢城隍廟中侍者忙於打掃，一問之下，原來是新城隍陳潔即將走馬上任。不日後，陳知縣果無疾身亡。另象山縣丞陸引生前有政聲，積勞成疾。城隍廟祝於夢中恍惚聽聞新城隍陸相公即將上任，醒來後陸縣丞果卒。	《錦衣志》，載《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一編》，頁5375。	
兗州城隍	嘉定龔弘由郎署擢升兗州知府，上任途中，於河旁驚見另一兗州知府船隊，兩船相傍。經探詢後始知為兗州府城隍神。知府與城隍神因惺惺相惜而成莫逆，此後知府但有窒礙難辦之事，就隻身前往城隍廟就教，甚至親自觀看冥界問案情景，而能洞察機先，成為愛民如子的清官。	《錦衣志》，載《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十一編》，頁5380-5382。	
	連江胡給諫鵬南，巡視中城。一日聞	《熙朝新語》卷十	

	姊病，前往探視。其時姊已昏迷，聽聞乃弟前往省視，立即張眼緊握其手，並再三催促早日踏上歸途。待其弟走後，才告訴家人說，適才昏睡中曾聽聞乃弟甫陞任城隍，且即將限時上任，故而一見面即下起逐客令。待差人前往探問，果見其弟已更換朝服坐化。	一，載《筆記小說大觀第二十二編》，頁5528-5529。	
考城隍	宋燾，為邑廩生。一日病臥，忽見一持牒官差牽一頭白額馬前來，敦促他速整裝趕往赴考，沿途所見皆是陌生景象，進了城，入了官舍，但見上面坐了十幾位主考官，宋生只認得其中的一位關雲長。考場中只有兩個座位，另一位考生早已入座。考題為「一人二人，有心無心」，宋生答以「有心為善，雖善不賞；無心為惡，雖惡不罰」。精闢的識見，讓他考取了新科城隍職缺。後因堂上有老母待養，而告假九年才履新。	載《聊齋誌異》，頁1-2。	
公孫夏	保定一監生，擬捐錢買官，待一切就緒後，卻意外病倒，且病入膏肓。一日，於病榻中，忽見一客來訪，來客自稱公孫夏，係十一皇子坐上客。甫一見面即開門見山言及能代為效勞，願代監生捐得比照知府的城隍職缺。監生喜出望外，即刻吩咐家人散盡家財買完城內所有紙錢，於庭院中日夜燒化。三日後，監生果然如願以償，以最豪華陣仗走馬上任，正得意時，途中巧遇關帝，並當場測試新任城隍的才學，西洋鏡被拆穿，鑽營求官美夢破碎，真正是賠了夫人又折兵。	載《聊齋誌異》，頁733-735。	
陰陽無路，邑尊禮拜冥官求福。姻緣有定，城隍強佔民婦為妻	翠蓮姑娘在家人陪同下，一道前往城隍廟燒香，為父親祈福。膜拜過程中，巧遇縉雲縣正堂金太爺也為祈雨而上城隍廟，翠蓮在無路可躲情況下，只好躲進城隍寢殿，就這樣而成了城隍	載「亦凡信息娛樂網」《四海縱談》，頁1-15。	

	奶奶。		
--	-----	--	--

凡不歸類於懲惡揚善、禱夢顯靈、祈福禳災類型的城隍傳說，均列為此綜合類型。仍以《子不語》一書載錄最多，計有七則，為第八卷 土地受餓 篇、第九卷的《裹足作俑之報》篇和 判官答問 篇、第十二卷的 鬼幕賓 篇、第廿二卷的 隴西城隍神是美少年 篇和 女鬼告狀 篇，暨第廿三卷之 胡鵬南 篇。再來是《蟲鳴漫錄》的六則居次，同列第一卷中。《翼駒稗編》卷三記述三則，分別是 冥律戲殺不抵與陽世同 篇、 餘杭皂隸 篇和 考閻羅 篇。《睽車志》記二則，分別卷二與卷五。《語新》上卷亦列二則。記錄兩則的還有《北東園筆錄》一書第三編卷第六的 處州城隍 篇，和第四編卷第三的 前生城隍 篇。《勸戒錄類編》書第二章 薛二 篇和第十六章 張南珍 篇。以及《錦衣志》內的 死作城隍 篇和 兗州城隍 等篇。

除此之外，均僅刊錄一則的典籍乃是《庸閒齋筆記》第七卷的 冥王用通事 篇、《醉茶誌怪》裡的 任住 篇、《履園叢話》第十五卷、《籀廊瑣記》第六卷的 記祥符城隍 篇、《夷堅志》卷十三的 孝義坊土地 篇、《明齋小識》卷四的 城隍神夫人 篇、《蜚階外史》卷三的 西安城隍 篇、《中國民間故事集成 江蘇卷》的 沒有鬍子的城隍老爺 篇、《集說詮真（一）》的 新齊諧 篇。以及《夷堅志 乙志》卷二十的 城隍門客 篇、《耳書》之 吉安府城隍廟 篇、《湖海新聞夷堅續志》第四卷的 判官為嗣 篇、《山西民間故事集》的 桑道貴當城隍 篇、《河北民間故事集》的 靜海兩城隍 篇、《雲南民間故事集》之 楊務本的故事 告城隍 篇、《右台仙館筆記》第十一卷、《熙朝新語》卷十一，與「亦凡信息娛樂網站」之「四海縱談」中， 陰陽無路，邑尊禮拜冥官求福。 姻緣有定，城隍強佔民婦為妻 等篇。

## 第參章、金門城隍信仰之形成

金門，舊名浯洲，又名仙洲、浯江、浯島、浯海、滄浯等諸多別稱。島上盤鬱峻拔，中段突起之處即為太武山，越江遠望，其形宛如仙人倒地狀。明代曹學佺因此有「浯洲斷嶼入海水，仙人倒地臥不起」的佳句，也因此金門又有「仙洲」別稱。<sup>1</sup>北有小嶼，西北有大嶼，西南有烈嶼諸島，縱橫錯列，形勢險要，自古即為兵家要地。<sup>2</sup>明洪武二十年（西元 1387 年），始因江夏侯周德興於茲築城，取其「固若『金』湯，雄鎮海『門』」之意，而更名為「金門」，且一直沿用迄今。

### 第一節、金門城隍信仰之環境成因

金門雖是丸泥片壤，卻是東南海門鎖鑰之所寄。<sup>3</sup>據志書所載，金門的開發，始自晉代。當時中原板蕩，大家巨族，為避戰禍，紛紛來金尋覓安身立命之所。離鄉背井的遊子，面對著白雲蒼狗、變幻莫定的海島氣候，復加生活調適的困頓等不確定因素，自然會興起祈求神明庇祐的強烈訴求。

古人多以神道設教，旨在範圍人心，獎掖向善。其中因果報應之說，更可彌補治道之不足。「夫同自朱子簿邑道教，漸涵人文，蓋彬彬矣。」<sup>4</sup>向屬同安分縣的金門，在朱子數度過化金門以來，教化風行，人才輩出，因而博得「海濱鄒魯」的雅稱。「明代的文治，清代的武功」一直是金門人津津樂道的輝煌史蹟。這一段歷史，清總兵陳龍功德碑紀有如是之論述：「維茲金島，方昔盛時，煙火數萬家，家習詩書，敦禮讓，風稱古焉。其卓卓然以文章勳業著者，更爾後先輩出。」<sup>5</sup>此後在先賢們的傳誦宣揚下，島民慣以氣節為重，遺風所及，島上遂無顯著宗教。然島民基於崇恩報德的心理，「祖先之奉祀甚殷，鬼神之迷信尤重，三教雜揉，常並奉一堂，謂為多神之教可耳！」<sup>6</sup>

《左傳 成公十三年》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但就祀典的軌跡觀覽，「祀事」尤先乎「戎事」。對此，《左傳 文公二年》更進一步闡釋道：「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可見古人對祀典一事重視的程度。金門雖是海島，然對於「能護國佑民，能禦大災，能捍大患」的官方祀典，如武廟之祀關聖

<sup>1</sup> 明 洪受著，《滄海紀遺 山川之紀》卷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發行，1978年元月3版，頁1。

<sup>2</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金門縣志 土地志》卷二，1922年2月，頁221。

<sup>3</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金門縣志》，1922年2月，頁128。

<sup>4</sup> 明 蔡獻臣撰，《清白堂稿 儒學》第8卷，金門縣政府發行，1999年11月初版一刷，頁634。

<sup>5</sup>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歲次丁卯勒記的清總兵陳龍 欽命金門總鎮大元勳陳公功德紀，原置於太武山上，如今已湮滅不見，目前只能從1992年初版《金門縣志 土地志》卷2找尋，頁292。

<sup>6</sup> 金門縣政府發行，《金門縣志 人民志》（上冊）卷三，1992年初版，頁465。

帝君、城隍廟之祀陸地守護神、天妃廟之祀海洋守護神<sup>7</sup>，仍一如中國的每一個地方般敬重慎行。在這林林總總的民間信仰之中，又以全島性的「迎城隍」為最具特色。下面就自然和人文環境分述金門城隍信仰的真實載體：

### 一、自然環境

位處同安縣治東南，自大海中崛起的這叢爾小島，據《同安縣志》所載，南北島里廣五十里，東西島里寬三十餘里（按：《金門縣志》所載的數據為南北三十里，東西十里許），四面環海，洋面所轄境域寬廣約八百里。對於這種孤懸海中的特殊地理環境，明代國學大師洪受，在《滄海紀遺》序中如是說：「同安背山面海為縣治，而海中之山，可居者五（廈門、大嶼、小嶼、烈嶼、浯洲），浯洲其一焉。」此一「天地設險，為環海屏藩」的島群<sup>8</sup>，正為泉南之捍門。針對泉南的特殊地理景觀，當屬清 莊光前的 同邑海防論 勾勒得最詳盡：

同為海濱之區，其形勢居要衝者有三：由內港石滸而南為嘉禾嶼，今所謂廈門是也。稍東為浯洲嶼，今所謂金門是也。其間列島碁布星羅，在廈屬者，則有寶珠嶼、鼓浪嶼、離浦嶼、薛浦嶼。在金屬者，則有大嶼嶼與小嶼嶼，夾嶼、白嶼皆前後倚伏，左右犄角，易為匿匪藏奸之所，俱宜設備，他若高浦、馬鑾、高崎、滸尾、五通、澳頭、劉五店等處，亦渡口譏察之要道也，沿流而東，則大小擔二嶼。大擔而外則浯嶼。據海疆扼要，北連二浙，南接百粵，東望澎湖、臺灣，外通九夷八蠻，風潮之所出入，商舶之所往來，非重兵以鎮之不可。大抵金廈兩島，為同邑之襟喉，而大小擔、浯嶼又兩島之襟喉也。<sup>9</sup>

莊氏的海疆讜論，為金廈的重要性作了歷史的新定位。自從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同安設縣伊始，浯洲（金門）即為其轄下之地。位處同安轄區的金門，所管轄的區域，據《同安縣志》稱：「東至海十餘里，西至南安蓮河五十里，南至同安澳頭四十里，北至晉江安海五十里，共計方里一百五十里。」<sup>10</sup>

金（門）同（安）兩地唇齒相依長達一千七百多年的歷史，直到民國三年（按，《金門縣志》記作民國四年），始自同安縣翔風里析為金門縣。壤地褊小的金門，本不足以構成建縣要素，但因位屬濱海要地，故能特別設立縣治。《同安縣志》還特別援引「後周詹敦仁萬戶置郡、千戶置邑之說」<sup>11</sup>作了以下的詮釋：金門不像廈門地雖褊遠，卻為商務輻輳大都會。但因其地孤懸海外，為泉郡之下臂，亦海濱要地也。故而別立為簡縣，於古制尚合。

<sup>7</sup>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臺灣省通志》第四冊，頁 281-283。

<sup>8</sup> 明 鄭普《平寇志》，載於《金門縣志》，詳見註一。

<sup>9</sup> 據民國林學增等修，吳錫璜纂，《同安縣志 藝文》卷二十五，成文出版社印行，1929年鉛印本，頁 752。

<sup>10</sup> 參見《同安縣志 疆域沿革》卷一，頁 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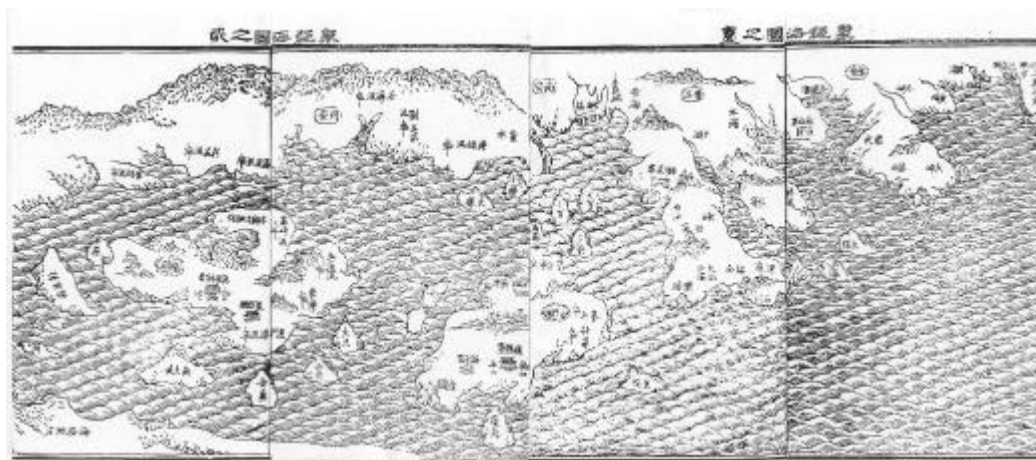
<sup>11</sup> 同註 10，頁 41。

### (一) 海島特性

金門本島併合烈嶼、大小嶝等群島為一縣。四面環海，無陸路可通，海運則異常發達。就近可上連福州、福寧、興化，以及東南沿岸各港口，下漳漳、泉二郡；就遠可接展台、澎，一夜可渡。閩粵兩省之交，實匯聚於此一輻湊地域，交通上、軍事上都有其不可忽視之處。<sup>12</sup>

位處東經 118 度與北緯 24 度交會處的金門島縣，以金門本島而論，外觀形似銀錠，中部狹窄，東西兩側寬廣，東端寬廣度略勝西端。全島東西橫向長約二十公里。南北縱向最長處在東端，約十五點五公里。中部狹窄處纔三公里。是種東西寬、南北窄的地理景觀，亦有臚稱之為啞鈴者。以面積而言，大小金門兩地共計 146、5000 平方公里；環繞在周邊，呈眾星拱月狀的大嶝、小嶝、角嶼、西礁、大擔、二擔、東碇、北碇、草嶼、后嶼、建功嶼、復興嶼、猛虎嶼、獅嶼等諸小島總面積為 29、8550 平方公里，兩者合計為 176、3550 平方公里。<sup>13</sup>若扣除目前已淪陷的大嶝、小嶝及角嶼三個小島，則金門縣現時代全縣總面積應為 150.456 平方公里。就高度而論，金門本島山脈，除主峰太武山海拔二百五十三公尺，此外並無其他高山峻嶺可言。（如圖 3-1 至圖 3-4）

圖 3-1：泉邑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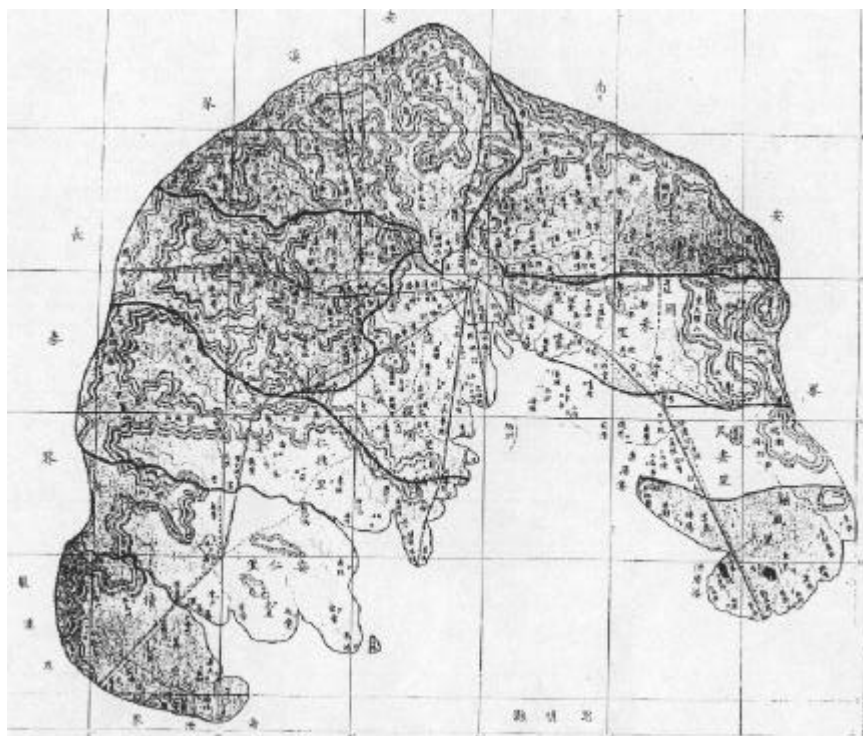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引自《泉州府志》(1964 年)

<sup>12</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五十六年重修版，《金門縣志》，1968 年 2 月 1 日初版，頁 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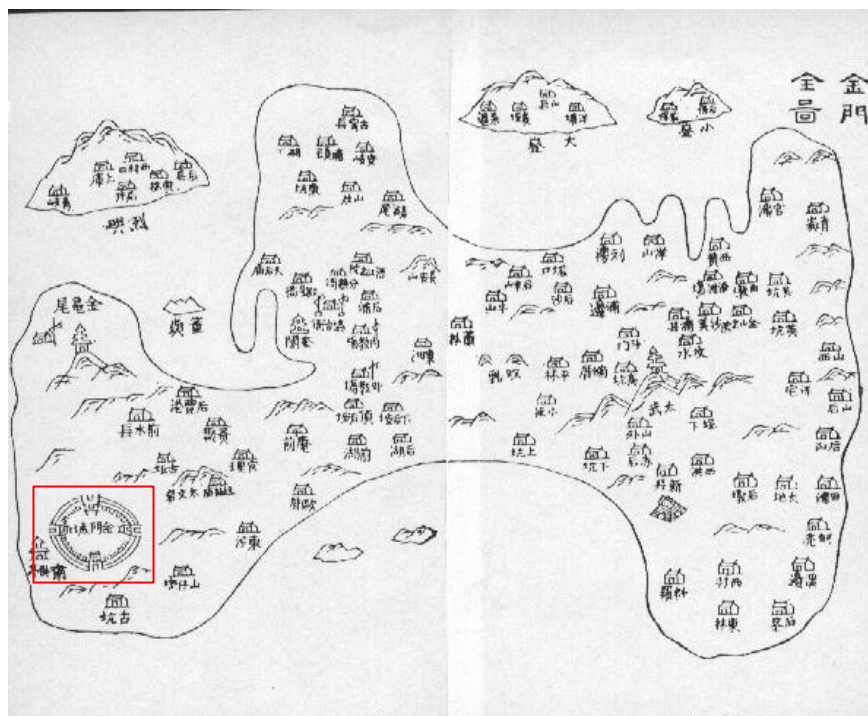
<sup>13</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編印，民國六十八年重編版，《金門縣志》，1979 年 6 月 30 日初版，頁 139-142。民國五十六年重修版的《金門縣志》兩項數據依序為 146、0000 平方公里，與 29、3700 平方公里。民國八十一年初版的《金門縣志》兩項數據依序為 149、1010 平方公里，與 29、8550 平方公里。

圖 3-2：同安縣方括圖



資料來源：引自《同安縣志》(1929年)

圖 3-3：清代金門地圖



資料來源：引自林焜燿《金門志》(1993年)



圖 3-4：現今的「金門地圖」



資料來源：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2000 年）

## （二）「金門城」築城始末

據《金門縣志》指稱，南宋以前的金門，海宇清平，整個島縣有如世外桃源，是移民的最愛，也是逃難者的最佳避風港。明代以降，倭寇的騷擾，一直是主管官署及東南沿海居民揮之不去的夢魘。為了有效遏止倭寇為患的禍害，有識之士乃有築城設寨之議。明萬曆年間進士蔡獻臣，於《浯洲建料羅城及二銃城議》一文中，即對此有著相當精闢的剖析，他說：「同安海嶼，地大而山高者，惟浯洲（金門）嘉禾（廈門）為最。嘉禾之南，中左之所城也，而洪濟為之鎮。浯洲東北，四巡檢之所碁置，而南則金門之所城也，而太武為之鎮。」<sup>14</sup>

明洪武二十年（1387 年），為鞏固海疆，打擊寇邊的海盜。江夏侯周德興乃銜命於金門城村置「守禦千戶所城」。是座東、西、南三面阻海，北面阻山的城池，地理位置優越，清代莊光前於《同邑海防論》一文中給予相當高的評價，莊氏曾如是描述：「而金門舊城在原金門所，高聳臨江，目極東南，為備海要地平臺。」<sup>15</sup>又據《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泉州府部》的描記：金門千戶所城，在同安浯嶼，北倚山，東西阻海。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築，外環以壕，深廣丈餘，周圍六百三十丈，基廣一丈，高一丈七尺，窩鋪三十六，門四。永樂十五年（1417 年），都指揮谷祥增高三尺，築西、北、南三月城，各建樓。正統八年（1443 年），都指揮劉亮、千戶陳旺增四門敵樓。<sup>16</sup>是此可見金門城村設置的「守禦千戶所城」係基於海防所需，且經歷多位主政者不斷增建而成。

「金門城在浯洲之南，離縣城八十里，水程一百里，一潮可至。北阻山，東西南阻海。」這是光緒版《金門志 城寨》對「守禦千戶所城」地理位置所作的

<sup>14</sup> 同註 4。卷三，頁 136。

<sup>15</sup> 同註 9。

<sup>16</sup> 《古今圖書集成 方輿彙編職方典第一千四十八卷泉州府部》，頁 17074。



勾勒，文獻中也對「所城」的終末作了釐清：「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所署燬於火。」<sup>17</sup>若由此前推周德興始建於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則該所城的存立歷時一百七十餘年。

整個千戶所城的編制，據近人黃中青著《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 浙閩粵沿海島嶼防衛的建置與解體》一書的論證，明代時期總員額應為 1130 人（詳見表 3-1）。

表 3-1：福建地區沿海衛所表

衛名	駐地	兵力(人)	所名	駐地	兵力(人)
鎮海衛	今福建龍海東南	1500	六鰲所 銅山所 玄鍾所	今福建漳浦東南 今福建東山東北 今福建詔安東南	1043
泉州衛	今福建泉州				
福州左衛	今福建福州	1697			
福州右衛	今福建福州				
福州中衛	今福建福州		中左所	今福建廈門	
永寧衛	今福建晉江東南	5784	金門所 福全所 崇武所 高浦所	今福建金門島 今福建晉江南 今福建惠安東南 今福建同安西南	1130 1224 1224
平海衛	今福建莆田東南		莆禧所	今福建莆田南	
鎮東衛	今福建福清東	1432	萬安所 梅花所	今福建福清東南 今福建常樂東北	
福寧衛	今福建霞浦	717	定海所 大金所	今福建連江東北 今福建霞浦東南	
漳州衛	今福建漳州		南詔所	今福建詔安	
興化衛	今福建莆田				

轉引自黃中青：《明代海防的水寨與遊兵 浙閩粵沿海島嶼防衛的建置與解體》，2001年8月初版，頁119。

這個數據在由閻亞寧主持，中國工商專校出版的《金門縣二級古蹟虛江嘯臥碣群之調查研究》中，轉引自廈門大學出版《福建海防史 明代福建沿海衛所表》的員額卻刊載為 1535 人。<sup>18</sup>兩說各有所據，也各有所本。然若考之明洪受著《滄

<sup>17</sup> 清 光緒八年（1882年）歲次壬午，由林焜燝編修，《金門志》卷四，頁2。

<sup>18</sup> 閻亞寧主持，中國工商專校出版的《金門縣二級古蹟虛江嘯臥碣群之調查研究》，1996年10月出版，頁4中提述的1535人數，係轉引自廈門大學出版，《福建海防史 明代福建沿海衛所表》，1990年4月第1版。

海紀遺》<sup>19</sup>及光緒八年（1882年）歲次壬午，由林焜燠所編修的《金門志 兵防志》的記錄，則千戶所中在明、清兩代的編制皆為旗軍 1530 人。《金門志》更將軍隊區分為「差操」、「屯種」兩類。萬曆年間，存操海軍有 618 人（縣志另載，萬曆四十年（1592 年）實際現食糧員額為 628 人），屯種軍 74 名，可見明代中葉以後，千戶所城員額的編制已不到定制的一半。至於屯田部分，總面積為三十五頃三十畝，地點在龍溪縣南二十一等，都旗軍 130 名。點校軍隊的「教場」即位於千戶所城的北門外，城內有營房 860 間，軍器 1742 件。<sup>20</sup>就洪武年間「海宇清平」的時空背景而言，的確能收嚇阻奇效。然明代中葉以後，在倭寇、海盜、紅毛夷連番的掠奪騷擾，頗令明室有招架乏力之嘆。<sup>21</sup>

入清以後，「所城」在康熙年間曾經重修過一次，當時總兵官仍駐紮在高聳臨江的舊城中。極目遠眺，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誠不愧為東南海防要塞。「平臺後，總兵陳龍以所城稍圯，人？稀少，移駐後浦（即今金城），為前會元許獬居。今頽址存。」這是志書中對總兵官陳龍遷城所作的解讀。然事實上這「所城稍圯，人？稀少」是否即是當年遷治的唯一理由呢？要探索箇中原委，藉由梁、陳、許三個姓氏族譜中，或可找尋部分蛛絲馬跡。

明季清初的金門所城，仍是人群熙攘、居民安定的太平景象：「故老相傳，當時南門外賈舶叢泊，城內人煙稠密，有東、西、南、北四大街，及城中心八卦街。」<sup>22</sup>孰料清康熙二年（1663 年）的一紙遷界令，使得原本生活即不甚富足的金門鄉親，更是生活艱困，燬城焚屋、妻離子散的場景隨處可見。《金門縣志》對此曾作了血淚的控訴：「清初墮城毀舍，遷民於內地，後又移鎮後浦，舊城遂墟。今城內耕地，隨處可見磚礫瓦片，僅北門外尚存舊街巷一條而已。」<sup>23</sup>所幸當年還能殘存這一段保有明代街道風格的「明城古街」（如圖 3-5），為走過六百多年的「所城」作歷史見證。

---

<sup>19</sup> 同註 1，頁 5。

<sup>20</sup> 同註 17，頁 33。

<sup>21</sup> 閻亞寧主持，《金門縣清金門鎮總兵署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中國工商專科學校研究出版，1994 年 6 月出版，頁 2。

<sup>22</sup> 註 6 前揭書，卷二《土地志》，頁 250。

<sup>23</sup> 同註 6，頁 250。

圖 3-5：金門城村明代古街遺址



康熙間，總兵陳龍接篆視事時的金門千戶所城，雖已是一片蕭條景象，唯深受朱子過化，有「海濱鄒魯」稱譽的金門鄉親，仍能安貧樂道，里巷依然絃歌不輟，這番景況可從 欽命金門總鎮大元勳陳公功德紀 碑文中得知梗概：「島之婦子嬉於室，島之苗黍芑於郊，屢煙晝靜，里門夜開，乃猶以此邦夙敦詩禮，立書院，延里中士黃君顯為諸生師，安攘並施，教養兼事，豈不偉歟。」<sup>24</sup>陳龍總兵選在民生困窮時際遷移行政中心，雖然志書及文獻上皆以「而後以城稍圯移駐總鎮署於後浦」<sup>25</sup>作為遷治理由，若考之《金門珠浦許氏族譜 移駐之變》的記載：

金門故所城也，隸于永寧之萬戶衛，榮輶貔貅咸置焉。鼎革以後，海氣未靖。歲在庚申（康熙十九年，公元 1680 年），設總兵官守其地，而首鎮斯土者，則漳人鱗長陳公諱龍也。舊置輶於所城北門外，諸弁錯置處環衛之會。陳艱於子息，有嗷之家於浦者。壬戌（1682 年）陳遂移駐吾家，於是荒城兵墟漸成堅壘，我有藩籬彼自毀之，我有田疇彼自闢之，莫敢以問矣。<sup>26</sup>

「艱於子息」或許才是總兵陳龍之所以要遷移行政中心於後浦（今之金城）的真正理由。對「多子多孫多福氣」的中國人來說，這是根深柢固，永難動搖的信念。為求「兒孫滿堂」，陳總兵作了歷史性的抉擇，「所城稍圯，人？稀少」只是個掩人耳目的幌子。儘管清代莊光前《同邑海防論》中也持相同詮釋「而後以城稍圯

<sup>24</sup> 同註 6，頁 292。

<sup>25</sup> 清 莊光前撰，《同邑海防論》，載於《同安縣志 藝文》卷二十五，頁 753。

<sup>26</sup> 見金門縣許氏宗親會出版，《金門珠浦許氏族譜》，1987 年 4 月 5 日首版，頁 241-242。

移駐總鎮署於後浦。」但至少不是唯一的選項。「於是荒城兵墟漸成堅壘」，行政中心的遷移，使得原本繁華熱鬧的金門所城頓成廢墟，而昔日「荒城兵墟」的後浦，卻意外鹹魚大翻身，立時成了「堅壘」般的新都會，該是「滄海桑田」的最佳寫照。這一切對許姓族人來說，可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以許姓族人為大本營的「後浦」，自此將走向更開發、更繁榮的新里程碑；憂的是故園的產業將受到新制約。「我有藩籬，彼自毀之，我有田疇，彼自闢之。」任人予取予求，在民不與官鬥景況下，卻只能以「莫敢以問」的消極態度來面對。（如圖 3-6 至 3-9）

圖 3-6：金門城村東城門現貌



圖 3-7：金門城村西城門現貌





圖 3-8：金門城村南城門現貌



圖 3-9：金門城村北城門重建現施工現況



世事本難逆料，更難盡如人意。對後浦的許姓族人來說，「所城」的遷治或許有得有失。不過陳龍對後浦許氏族人的關注，即連許氏族譜亦記載歷歷：「陳輕財好施多有稱之者。」<sup>27</sup>尤其是辛未年（1691年）五月，許氏一族人名徽初者，在面臨縲絏之苦、牢獄之災，又禍及愛女的不幸遭遇時，陳總兵慨然伸援手「捐貲百金贖還之，持卷入并付諸火。」這份出救許徽初於水火中的義行，以及平素愛民如子的德澤，在在都讓許姓族人對陳龍總兵長懷追思，無怪乎許氏族譜中對陳總兵褒獎有加：「其有德於吾族甚厚，此亦瑕瑜之不相掩者也。」丙子（1696

<sup>27</sup> 同註 26，頁 242。

年)春卒於署的總兵陳龍，在此亦獲得了歷史的定位。

位於燕南山南麓的金門城村，在歷史洪流中，經歷江夏侯周德興設置「千戶所城」，以及總兵陳龍遷治後浦的行政措施，先後嘗盡興盛和衰退的滄桑變化。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為防倭而築城於斯。在千戶所城的光環下，使得這座城市一躍而成為浯島(金門)的商業、文化，乃至軍事重鎮。於此同時，江夏侯周德興又於所城外南磐山上建造了一座「文台寶塔」，在太武山巔建造一座「倒影塔」，在水頭村郊建一座「矛山塔」。三塔的構建，眾說紛紜，或以為風水說，或以為航海標誌說。釋讀或有不同，但相同的是均為金門的新標記，數百年來一直烙印在島民心目中。現今的「矛山塔」與「倒影塔」，已因坍塌而走進歷史。邇來縣府相關處室積極籌劃復建，民眾反映亦相當強烈。至於碩果僅存的「文台寶塔」，與明嘉靖年間，曾出任金門城千戶所的抗倭明將俞大猷在塔旁所鐫刻的「虛江嘯臥」碑碣群，同列二級古蹟，供人憑弔。

據 溯古尋根金門城城隍廟 一文，以及 古地城隍廟重建落成誌 (全文將於第肆章第三節碑記分析中引錄)碑記的考辨，當年江夏侯還在所城西門建造了該座城隍廟，供黎民參拜，緣於神恩浩蕩，每年農曆五月十七日城隍爺聖誕這一天，前往進香膜拜的信眾更是絡繹於途。原本就集商業、行政、軍事重鎮於一身的「金門千戶所城」，頓時成了明清以來全島性的信仰中心。在這許多相關條件孕育下，一條起自金城鎮金門城村，迄於金沙鎮官嶼村，橫貫東西半島的「古官道」就此應運而生。這段輝煌的歷史一直持續了近三個世紀。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總兵陳龍遷縣邑於後浦，是歲農曆四月十二日這一天，城隍亦隨同行政中心分爐遷治後浦，並建廟奉祀迄今，此即名聞遐邇的「浯島城隍廟」。至於金門城南門的城隍廟則取名為「古地城隍廟」，以示區別。

### (三) 巡檢司寨的築建

根據明代洪受《滄海紀遺》刊錄：「夫衛所司寨之設，所以固邊防而安心腹也。其勢則相聯絡，其職則相統攝。」<sup>28</sup>乃見可以「相聯絡、相統攝」作垂直分工的衛所、司寨，的確能充分發揮打擊犯罪的機動性。是故，周德興又於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在十七都<sup>29</sup>(今之金沙鎮)築建「官澳寨」，於十八都(今之金湖鎮)築建「陳坑寨」、「峰上寨」、「田浦寨」，以及在二十都(今之烈嶼)築建「烈嶼寨」等五個巡檢司，將島上的防禦工事修築得有如銅牆鐵壁般，倭寇犯境的沉？頓時獲得疏解。檢視當時同安縣境內所構建的七個巡檢司中，金門就

<sup>28</sup> 同註1。頁7。

<sup>29</sup> 「明圖里」劃分金門為六都。其中十五都統轄大嶼島，俗稱「大嶼保」。十六都管轄半大嶼、半小嶼，俗稱「小嶼保」。十七都統轄大金門東半島的金沙鎮，有「劉浦保」、「陽田保」、「汶沙保」。十八都統轄大金門東半島的金湖鎮，設「倉湖保」、「瓊山保」。十九都管轄大金門西半島的金城鎮、金寧鄉，設「後浦保」、「古賢保」、「古湖保」。二十都統轄小金門烈嶼鄉，俗稱「烈嶼保」。有清一代，仍沿襲明制。其中金門城隍屬十九都的「古賢保」；後浦隸屬十九都的「後浦保」；田浦則屬十八都的「倉湖保」。

佔了五個，比例之高，令人咋舌。<sup>30</sup>但令人費解的是同一時期修築的五個巡檢司寨，在《古今圖書集成》當中，卻獨自少了一個「官澳寨」？以下就《古今圖書集成》、《金門縣志》，和《金門地區陶瓷史、城牆遺跡、喪葬禮俗調查研究》等相關書中的論見，臚列於下，俾便於還原歷史面貌：

1.官澳巡檢司城：設在同安縣十七都，即今之金沙鎮官澳村馬山。周圍一百四十八丈，廣六尺五寸，高一丈七尺，窩鋪四，有南北二門。就現今位置來看，應在官澳村郊馬山觀測站內。此一司寨遠可瞭望小嶼、角嶼等海面動靜，近可戍守官澳村聚落。<sup>31</sup>

2.田浦巡檢司城：設在同安縣十八都，即今之金沙鎮田浦村。周圍一百六十丈，廣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窩鋪四，有東西二門。東門名「觀日樓」，西門稱「鎮海門」，城門已頹，但從營區外牆仍可清晰見到明代採「順丁砌」的施工手法<sup>32</sup>，是現今能發現最完整的巡檢司城。城中香火鼎盛的東嶽「泰山廟」，是島上信眾共同的信仰重鎮。

3.陳坑巡檢司城：設在同安縣十八都，周圍一百八十丈，廣一丈一尺，高一丈七尺，窩鋪四，門一。以陳姓為主的「陳坑」，即今天的金湖鎮成功村。當年的司城據報導應在地勢較高的「金門日報社」附近斜坡，當地居民稱之為「東城角」，至於正確位置恐標示不易。

4.峰上巡檢司城：設在同安縣十八都，即當今的金湖鎮峰上村。周圍一百九十三丈，廣一丈，高一丈八尺，窩鋪四，門一。明代所建的巡檢司城，應在村郊「天后宮」旁山坵上，遺址不存。

5.烈嶼巡檢司城：設在同安縣二十都翔風里，周圍高廣、門鋪之數與陳坑巡檢司城相同。烈嶼唯一的這座巡檢司城，據報導原建位置，應在目前「大山頂崗哨之戰備坑道附近的一條緩坡道上」，<sup>33</sup>正確位置找尋不易。

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置官澳、田浦、陳坑、峰上、烈嶼這五個巡檢司寨，每一巡檢司設從九品巡檢員一名，每司原編弓兵員額為100名，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將每司弓兵員各裁減30名。<sup>34</sup>這是《金門志》對司寨員額編制的論見，但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時任夔州通判的洪受，在《滄海紀遺》中所引述的巡檢司建築年代則為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就洪受所論述的數據來看，當時每一巡檢司的兵員只剩12名。由此據見，《金門縣志》所載「田浦城隍廟，為金門最早之城隍廟」<sup>35</sup>的說法，或有再商榷必要。因在這五個巡檢司中，田浦巡檢司是唯一奉祀城隍的司寨，而金門城千戶所城的「古地城隍廟」則始建於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

<sup>30</sup> 同註18，前揭書。同安縣境內另外兩個巡檢司分別為縣境西南方的「高埔」，與南境的「塔頭」。

<sup>31</sup> 參見成耆仁等撰述，《金門地區陶瓷史、城牆遺跡、喪葬習俗調查研究》，國立歷史博物館出版，2002年9月，頁60-61。

<sup>32</sup> 參見註31，前引書，頁59。

<sup>33</sup> 見註31，前引資料。

<sup>34</sup> 同註17。參見卷五《明兵制》，頁34。

<sup>35</sup> 同註6。卷三《人民志》，頁498。

## 二、人文環境

### (一) 住民來源

金門的住民，論究其來源大抵有六：一為亂世遺民，為避戰亂遷徙來金者，這以晉代五胡亂華時，隨晉室南渡的蘇、陳、吳、蔡、呂、顏等六姓為代表。二為官方墾殖關場牧馬，隨帶民眷而來者，這類移民以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追隨牧馬侯陳淵來金牧馬的官員，及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氏住民。三為泉屬世家大族，渡海來金開發山海之利，後裔分居金門者，這又以宋室南渡後陸續來金者為大宗。如宋孝宗乾道年間（1165年-1171年）的泉州世族梁克家、傅自德。如寧宗慶元間（1195年-1200年）的曾從龍昆仲等來金，設堰築埭，劃海為田，倡興農漁業者。四為鹽場民戶之後代，尤以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浯洲鹽場的設立，大批的鹽戶因就業而落戶定居者。五為久戍之軍人子弟，是類住民以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屯兵海疆，築城設寨，以防倭寇的軍人子弟為代表。六為附近各邑商賈農漁之民，久客而寓居金門者，這移民又以清康熙以後，由金門總兵鎮駐守之官兵留居占大多數，部分則是鄰縣的商賈來金經商做買賣者。<sup>36</sup>此六類移民中，就屬第六類的移民與金門城隍信仰間的互動性最強。

### (二) 「後浦」的開發

#### 1. 得名由來及十三陳

「後浦」（今之金城）得名之由來，可由埔後村《上學陳氏世系族譜 旋范公居埔後序》略見端倪：「後浦上學堂，乃始祖興仁公逃居開基之始。繹思夫『後浦』兩字著名之義。夫『浦』水之濱也，按其地勢則後山而前浦。獨我祖構堂面北，繞水揖山，示不忘祖。以浦居後，故名曰『後浦』。」<sup>37</sup>這是號稱「金門十三陳」之一的「埔後陳」族譜中一段詳實的紀錄，也是為「後浦」正名的最佳史料。

陳姓為金門第一大姓。目前散居金門五大鄉鎮的「十三陳」，更是眾所樂道的事。據《金門陳氏大宗祠穎川堂建祠八十週年奠安紀念特刊》的考辨，所謂的「十三陳」，即指「十三股輪值做頭（當值祭祖）」的村落名。較大的村落，則單獨成一股，如金城、夏興、成功、新頭、山外、碧山、陽翟、斗門等村；較小的聚落則合數村為一股，如東洲、頂埔下、湖尾、后垵、水頭合為一股。古城、庵前、古坵合為一股。湖前、塔後合為一股。營山、高坑、何厝合為一股。烈嶼鄉湖下村、金寧鄉埔後村合為一股。<sup>38</sup>

#### 2. 梁氏族人建基

<sup>36</sup> 同註 6。頁 353-354。

<sup>37</sup> 節錄自陳梅濤提供，《上學陳氏世系族譜》手抄本。原文亦刊載於穎川堂金門陳氏宗祠奠安委員會發行，《金門陳氏大宗祠穎川堂建祠八十週年奠安紀念特刊》，1985年正月出版，頁 93。

<sup>38</sup> 見《金門陳氏大宗祠穎川堂建祠八十週年奠安紀念特刊》，1985年正月出版，頁 93。



欲追溯「後浦」的歷史，可由梁氏族人來金開發談起。金門的梁氏始祖原住泉郡，「至元朝（1277-1367年）立祖公，擇處浯州（按，應為「洲」）住後浦社，後徙居山後村。」<sup>39</sup>原置有銀同邑（同安）拾八、九都翔風里浯洲等處，其田產分立祖四十七郎公承管之。<sup>39</sup>此為山後（后）村《梁氏族譜》的陳述。對此，《金門縣志 大事志》卻有不盡相同的解讀：「靖康變後，宋室南渡。乾道中（1165-1173年），有泉州梁克家、傅自德，慶元間（1195-1200年），有曾從龍兄弟等，發眾來浯，設堰築埭，劃海為田，遂化斥鹵為膏腴，漁農於焉倡興。」<sup>40</sup>由丞相梁克家<sup>41</sup>的族人來金「築埭成田」，號稱「後浦埭」。初始所獲甚厚。最後在期望轉奢利誘下，再築外埭而遭致慘敗命運。尤其在清順治四年（1647年），楊耿盤踞浯島「決堤田堦，民多失業負課」。職是之故，明代盧若騰在「後浦埭議」中有精湛的剖析，盧氏說：「蓋內埭閃在一傍，於海水潮汐之道不相妨礙；且上承宋洋有源之水，四時潄注，故遂化斥鹵為膏腴。外埭則異是矣。」強化內埭，則可歲歲禾稻豐熟；棄外埭為海堰，則漁蝦之利無窮。這是盧若騰對「後浦埭」一針見血的宏論，卻已無法挽回埭田成廢墟的頹勢。<sup>42</sup>梁氏族人在「後浦與佃家不相等」<sup>43</sup>利空出盡景況下，只好擇住於十七都望龜巖山後村（今名「山后村」），另謀發展。就「後浦」的開發史而言，梁氏族人在有元一代，確是擔起了披荊斬棘的拓荒者角色，功不可沒。

### 3. 埔後陳氏演展

就承先啟後的角度來說，埔後村陳氏先祖對「後浦」的繁榮，毋寧是扮演著最佳推手。陳姓始祖興仁，本為元之勳臣後裔，亦曾出掌南京廬州府要職，厥後因受其宗祖叔明代陳有諒的牽累，不得已而攜家帶眷連夜奔逃浯島避禍。<sup>44</sup>對這段逃難的始末，國梁公自序有如是描寫：「遂棄官，微服，挈家帶奴婢二十餘口，分散步行，逃入荒郊庾島之中，卜居于水浦之濱伊上郡，故家再名上學堂。」<sup>45</sup>初抵後浦的陳姓族人，歷經五載的生聚教訓，慘澹經營，終致「東置？之田百餘畝，北墾原野之地數十頃。」<sup>46</sup>成了殷實的大家鉅族。陳氏一族於後浦胼手胝足，化荒墟為沃野平疇，斯時的「後浦」已是一片欣欣向榮的繁華景象。「當其時，丁產居多，稽典籍則田連百畝，考軍實則戶有二軍。」<sup>47</sup>前程一片大好的陳姓族人竟在此時，作了遷徙埔後村的最大轉折。此一史實，珠浦許氏族譜序補略也有所論述：「嘉靖改元之次年（1523年），陳之識機先者，移之方車山。」

<sup>39</sup> 山後村《梁氏族譜》手抄本，1987年1月1日影印，頁129-130。

<sup>40</sup> 同註6，頁103-104。

<sup>41</sup> 同註39，頁124。山後梁氏始太祖梁克家，曾登宋紹興三十年庚辰科殿試第一名，歷仕丞相等要職，卒諡文靖、鄭國公。

<sup>42</sup> 參見林焜熿著，《金門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9月30日，頁18。

<sup>43</sup> 同註39，頁125-126。

<sup>44</sup> 參見埔後村《上學陳氏世系族譜 襲鄉公自序》手抄本。

<sup>45</sup> 同註44書中之「國梁公自序」。

<sup>46</sup> 同註37。

<sup>47</sup> 同註36，明萬曆年間，十三世承錫公重修家譜序。

方車山者，今之埔後也。至四十二年（1563年），挈其全族以去，而（後）浦遂為吾有」<sup>48</sup>乃見擁有萬戶居民的陳家，確實在五十九郎時搬遷至鄰近的埔後村。如今的「後浦」街道上唯一可為這段歷史作見證的，就屬矗立在浯島城隍廟左前側的「陳氏大宗祠」。

#### 4. 許姓族人築堡

金門之有許姓，實肇自唐代，宋明兩代則為全盛時期。據 銀同浯江珠浦許氏考源 載述，其先祖自丹詔（今之詔安）來浯後，為示不忘故居，因名初居之地曰「丹詔」（後竟訛音為「山灶」，隸屬金寧鄉），之後又支分數系。其中珠浦許氏始祖五十郎，於元代贅入於珠浦陳家，因而卜居於後塗山。後塗山，即早期陳姓「上學堂」故址，也就是後來的「後浦」。明嘉靖年間（1522-1566年），歷經四傳之後的許姓族人，人丁已達「四千餘指」，為防備倭寇焚掠，舉族合力共築「後浦堡」<sup>49</sup>，此為「後浦」有城堡之始。這個城堡的構築，雖不如金門城的千戶所城般宏偉壯麗，卻也發揮了最大的防禦效果。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歲在庚申，倭寇於三月二十三日由料羅登岸劫掠。賊寇自太武東側的十八都禍延至太武西側的十七都，所到之處，如入無人之境。熾焰高漲的倭寇終在十九都的後浦踢到鐵板，「後浦許姓為望族，新築城堡，家殷人眾，勢未易動，故以為後圖。至城下，而城中鳥銃四發，傷者甚多。」<sup>50</sup>即為洪受《滄海紀遺》中所指證的明鑑。

明崇禎二年（1629年）己巳七月五日，海寇鄭芝龍餘黨李魁奇，率眾揚帆至後浦，以招安為名，行刮餉之實。正當雙方對峙之際，雉堞上的許姓族人意外擦槍走火，以鳥銃擊斃一賊，群賊一時激憤而全擁入城，血洗後浦堡。許姓族人在遭逢此「魁奇之變」後，不旋踵間又碰上「楊耿之變」、「鄭泰之禍」，導致百年成果燬於一旦，良田變為海國，禾稻沒為魚藪。連番的挫敗，誠然令人沮喪，但從歷史演進的軌跡來檢視，「後浦」在許姓族人的銳意經營下，可謂終底於成。

「後浦」雖未築城，但因交通便利，人文薈萃，尤其在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總兵陳龍將行政中心遷治於此後，麇集政治、軍事、交通、文化建設於一身，儼然成為島上的新都會，綿密的交通網，更讓後浦推向新里程碑。陸路方面，雖乏筆直的康莊大道，透過土質的小路，仍可發揮其供需的調度功能。在水運方面，透過是條號稱「全浦關鎖」的「後浦港」航道，可「南盡下滋（夏墅），而遙匯諸路之水，尤其漲潮不沒的特性，頗為貨物的吞吐帶來莫大方便。若再加上通往同安的「同安渡」，以及通往廈門的「後浦渡」<sup>51</sup>等先天良好條件，在在都讓位處本島西南隅的「後浦」這個城鎮有凌駕，甚至取代金門所城的新動力。

將金門行政中心遷治後浦的總兵陳龍，曾於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利用

<sup>48</sup> 同註 26。珠浦許氏族譜序補略，頁 204。

<sup>49</sup> 參見「許氏族譜文獻資料珍藏室」出版，《金門珠浦許氏族譜》，1999年歲次己卯桐月清明日三版，頁 8。

<sup>50</sup> 明洪受著，《滄海紀遺 災變之紀第八》，金門縣文獻委員會發行，1978年元月 3 版，頁 58。

<sup>51</sup> 同註 17，頁 16。

明代會元許獬的後浦故居叢青軒，改置成「金門鎮總兵官署」，簡稱「金門總兵署」。對於後浦的「金門鎮總兵官署」(如圖 3-10)，在《泉州府志》有過如是的論述：「國朝康熙間，總兵官陳龍改建。中為正堂，為儀門。左右為鼓吹亭。南為轅門。轅門外為將裨官廳。後為內署。東為東花廳群房，西為西園幕廳。」<sup>52</sup>另據 清金門鎮總兵署重修碑記 載，總兵署內部的陳設，歷經乾、嘉、道、同各朝的遞嬗演變，時有添建。如今大致保有道光、同治時期的原貌，中軸線有頭門、甬道、軒、正堂、穿堂、內署、內宅，左右兩側則有對稱的廂房、耳房，後有花園，是閩臺地區唯一保存的前清總兵衙署。民國以後，總兵署成了金門縣行政公署所在地，之後又成為縣政府、金防部、福建省政府、政委會、縣警局等單位所在地。時代有更迭，名稱有不同，但不變的是，它一直扮演著金門行政中樞的角色。(如圖 3-10)

圖 3-10：後浦清總兵署



雍正十二年(1734年)，同安縣丞移駐金門，縣丞署即設於後浦街北門<sup>53</sup>。此後鎮標左營遊擊署、鎮標右營遊擊署、守備署等官署相繼落腳於後浦。嘉慶十六年(1811年)歲次辛未，甫抵金履新的左營遊擊文應舉，更在鄉紳慫恿下，集資興建浯島城隍廟。後浦城自此成為金門新都邑，總集政治、文化、經濟大權於一身，如今的後浦街道依舊保有當年面貌，從頂街、中街、下街、南北西街、新興街、橫街仔，直到南門街仔，街道兩側林立的廟宇、古蹟，在在都為這金門首屈一指的最大城鎮，作了強而有力的注腳。

## 第二節、金門城隍祈雨之神蹟及其形象

<sup>52</sup> 朱商羊影印，《泉州府志 公署》卷之十二，1964年，頁52。

<sup>53</sup> 林焜熿著，《金門志》，臺灣省文獻會出版，1993年9月30日，頁52。另據民國11年版《金門縣志》記載稱，縣丞廢署在後浦西門。依當地耆老指稱，當年的縣丞署應該在今天的基督教堂附近的西門才對。

變理陰陽，職掌一縣的浯島城隍顯佑伯，以其靈異的神蹟，既考察民間善惡，也庇祐著金門子民。虔誠的信徒則以獲得城隍爺的庇祐為最大的安慰，不論是天災，或是人禍，百姓在無助之餘，首先想到的就是祈求城隍爺的幫忙。天旱時祈求城隍爺賜予及時的甘霖；鬧瘟疫時希望城隍老爺能顯靈，救濟百姓於水火之中。《金門志》卷十六祥異篇對這一方面的靈異事蹟描述這般：「道光二年（1822年）旱，大疫。縣丞蕭重投詩於城隍、龍神，三日大雨，仍為詩謝焉。」此外，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鼠疫傳染各鄉，後浦為最。」<sup>54</sup>前者因縣丞投詩城隍與龍神，而令旱象立獲紓解，後者縣志上雖未曾詳載因城隍神的顯靈而讓可怕的疫情獲得控制，但民間的傳說卻言之鑿鑿，若非城隍顯靈，以當時付諸闕如的醫藥設施，後果將不堪設想。

《浯島城隍廟誌》直至1997年才問世，職是之故，攸關城隍神的靈異事蹟，僅能透過田野調查，由耆老訪談中窺其端倪。訪談時所採錄的訊息裡，比例最高的就屬祈雨的事蹟，其次才是城隍顯靈懲罰為非作歹的惡徒，有的自動前往廟中向城隍爺懺悔，有的是懇求將功抵罪，有的是在城隍爺面前立誓表明心跡，這些層出不窮的事蹟，常受限於年代湮遠詳情不易掌握，或因礙於情面而不便說出當事人姓名，只能依稀道出其中的梗概。至於祈雨方面的事蹟，報導人無不津津樂道，雖然事隔多年，有些甚至僅出於耳聞，整個經過仍被鉅細靡遺地陳述著。

#### 一、蘇王爺三度前往「浯島城隍廟」廣場祈雨

據金湖鎮新頭村「伍德宮」高齡84歲的乩童陳文獻回憶說，「伍德宮」主奉神祇蘇府王爺，從清代以來前後曾三次應邀前往「浯島城隍廟」廣場祈雨，而且三次都能如預期般降下豐沛的雨量，緩解燃眉的旱象，更贏得信眾一致的崇敬。前兩次因屬耳聞，印象並不深刻。第三次不但親自目睹，事後還看到了感恩的人潮，自四方八面湧向「伍德宮」，接踵於途的朝拜景象，形成趕在前頭的人群早就將原本不甚寬敞的「伍德宮」擠得水洩不通，後面的信徒卻還待在城區尚未出發。空前的盛況，至今仍記憶深刻。

當時年僅二十出頭的陳文獻，仍記得負責祈雨的蘇王爺「筆頭」（俗稱乩童）為陳念壹，俗稱「桌頭」的神譯人員為陳香同。時逢日寇竊據金門的當兒，依推算，應該是民國三十年（1941年）的七至九月間，持續數月的旱象，導致民不聊生，民眾苦不堪言。身為父母官的縣長在百般無奈之餘，只得親赴香火鼎盛的「伍德宮」，跪求蘇王爺代為祈賜靈雨。許是受到縣長真誠的感召，蘇王爺允了聖筊，祈雨的事就此展開。

蘇王爺的乩童在浯島城隍廟起乩後，揚言「未時」降雨的訊息，並且曉諭信眾要備妥一擔「五湖水」，置放在祈雨壇前面的水槽。這種湖水必須遠至金湖鎮西村附近的水池汲取，在交通不發達的日據時代，的確是一件相當吃力的工作。主其事者在貪圖方便的情景下，竟以一般水糞圖矇混過關。

升壇入座的蘇王爺「金身」，特別指示信眾要幫祂去頂戴，解開神襖，頭戴

<sup>54</sup> 民國十一年版《金門縣志》，金門縣政府發行，1922年2月，頁140-142。

青巾，正式拉開祈雨的序幕。正當圍觀的群眾屏息以待之際，忽見一隻母豬自人群中跑出，且不偏不倚直往壇前的水槽衝撞，這一衝可把槽中的水給撞翻了。起乩中的蘇王爺「筆頭」立即乩示，此乃肇因於槽中的水並非道地的「五湖水」的緣故，才會出現這小插曲。主其事者在滿懷歉疚下，立即差人專程前往西村挑取真正的「五湖水」，祈雨的工作方得以順利推展。午時的天空仍赤燄高漲，晴空萬里，根本看不出下雨的徵兆，但未時一到，金城鎮古崗村一帶的海灘即烏雲密布，霎時傾盆豪雨入瀉而下，苦旱立獲紓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滂沱大雨大中的蘇王爺金身，以及香爐中的三炷香竟如平常一般，香照燃，蘇王爺的金身也完全沒被雨給淋濕，靈異的景觀令圍觀的群眾嘖嘖稱奇。

神恩廣被的蘇王爺，紓解了持續數月的旱象，也感動了侵華的日軍。島民紛紛饗以「少牢」（豬、羊）的牲禮。日軍更特別恩准，凡是敬拜蘇王爺的豬羊，可以免收屠宰稅，這在日據時代可是破天荒的紀錄。一般升斗小民趕赴「伍德宮」朝拜的信眾自此更是絡繹於途。蘇王爺在浯島城隍廟前祈雨的靈異事蹟，金城國中《晨風》編輯小組在系列訪談耆老的報導裡，於「訪鄉親說金門傳奇二十二迎神求雨的故事」<sup>55</sup>中也有類似的報導，唯祈雨的時間該文記錄為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關於這次的祈雨經過，許如中的《金門民俗志》有如下的陳述：

父老傳：淪日期間，民國三十一年，天旱，粟不收，日人令浯眾於城隍廟，迎蘇王爺祈雨，日顧問佐佐木親臨上香。無何，雨滂沱，浯人遂賽蘇王爺，男女傾城，四鄉畢集，行列達於新頭。<sup>56</sup>

姑不論日人是基於什麼動機，對當時民間的迎神賽會竟會如此之鼓勵，然城隍爺與蘇王爺聯手漂亮出擊，卻是金門鄉親永難忘懷的深沉記憶，也是苦旱之餘，民眾唯一的祈雨選擇。攸關求雨的經過，《金門王爺民間信仰傳說之研究》<sup>57</sup>與《金門史稿》<sup>58</sup>兩書也都有相關的論述。綜合各家說法，許如中《金門民俗志》的紀錄的年代可信度應該較高。

日軍竊據金門期間（1937-1945年），以金沙鎮西園村青年為骨幹的熱血青年，曾參與抗日的地下組織，總部設在「南安」的「復土救鄉團」，曾先後多次摸黑返金襲擊日軍，為此而受株連的西園村民，亦因之遭到日軍的報復。據報導，日軍是項血腥的屠殺事件發生前幾日，浯島城隍廟中負責「讀訴」（於神前朗讀祈福疏文）的溫州籍廟祝，曾親眼目睹蘇王爺親赴城隍廟中，與城隍爺共商補救之道，雖然事後部分義士及少許無辜者仍難逃被殺命運，但在城隍爺與蘇王爺連

<sup>55</sup> 參見金城國中《晨風》編輯小組撰述，「訪鄉親說金門傳奇二十二迎神求雨的故事」，由金城鎮陳念祺口述，刊載《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0年5月17日。

<sup>56</sup> 許如中編著，《金門民俗志》，東方文化書局出版，1971年春季，頁33。

<sup>57</sup> 參見林麗寬著，《金門王爺民間信仰傳說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12月，155-156。

<sup>58</sup>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合著，《金門史稿》，鷺江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年8月第1次印刷，頁272-273。

袂營救下，傷害程度已減到最低。<sup>59</sup>

## 二、廣澤尊王兩度往「浯島城隍廟」前祈雨

另據呂厝村何雪桐報導，民國五十二年（1963年）與五十九年（1970年），金門地區兩度出現嚴重旱象，居民無不翹首以望甘霖。但天不從人願，就連縣長王玉白、閩修篆都束手無策。正當大家在無計可施情況下，金沙鎮呂厝村「朝山寺」的廣澤尊王一本悲天憫人襟懷，兩度前往浯島城隍廟前祈雨。第一次限時午時三刻，果真時刻一到，豪雨立至；第二次則定在一週內下雨，果然初八日祈雨，十三日當天就下起數日的傾盆大雨。

據報導人回憶求雨的過程指稱，廣澤尊王先行在「朝山寺」起乩神示，由負責神譯的「桌頭」傳達神明旨意，然後在金城鎮後浦城區四個里境張貼告示，言明廣澤尊王將由神明「金身」親自前往城隍廟前祈求靈雨的時間，並廣邀後浦城區四個門里暨附近周邊十三個村里的「境主」（主奉神祇）長老一道前往觀禮，由廣澤尊王金身親自登壇入座，乩童則腳穿「釘鞋」（布滿鐵釘的木屐），起乩負責主持祈雨大典事宜。時間在翹首以盼的人潮中逐漸流失，炎陽高掛的天空頓時烏雲密布，緊接著下起傾盆大雨。豐沛的甘霖頓時紓解了島民的燃眉之急，卻也淋濕了廣澤尊王的金身。信徒感恩之餘，遂議決由城區四個門里籌資為廣澤尊王重塑金身，並將前後兩次的祈雨經過書之於匾額中，俾供存記。（詳參祈雨碑誌）目前「朝山寺」內尚保有這兩塊碑誌，以及當年乩童祈雨時所穿的「釘鞋」，一起為這段歷史作見證。<sup>60</sup>茲將祈雨碑誌兩塊抄錄於下，以資印證：

### 其一：廣澤尊王祈雨靈誌 木製碑文

民國五十二年遭八月之旱，溝渠盡竭，農作物枯焦，蒙拱峰宮廣澤尊王駕臨城隍廟禱雨降乩，斷定閏四月十二日午時三刻天降大雨，是日天清氣朗，萬人翹首觀望，時至矣，忽天變雲佈，沛然下雨，赤氛盡消，旱象頓解，島民咸沐甘霖之惠，雖曰蒼穹之賜，亦神力靈佑不爽也。爰樹匾額以答神恩。

澤被蒼生

金城四境敬書

西園村黃老成敬書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八月

### 其二：朝山寺廣澤尊王千秋 木製碑文

庚戌之夏，旱魃成災，民咸憂之，民憂則神難安，朝山寺廣澤尊王神靈顯赫，民信奉之，於六月初八日巳時神駕蒞城結壇求雨，定以十三日未時半刻始雨，時至

<sup>59</sup> 詳見拙著，金門西園村的歷史與宗族，發表於「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舉辦的「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2001年9月9-13日，頁12。

<sup>60</sup> 參見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巡禮》，台北稻田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01-202；《金門寺廟楹聯碑文》，台北稻田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49。

不爽，相繼數日，乍晴乍雨，適符所求，旱象盡解，相互歡慶，特於月之二十日設醮酬神，並為豎匾示不忘也。

浯島城隍董事會拜立

中華民國五十九年荔月二十日

以上是浯島城隍神在志書及民間口耳相傳的顯靈事蹟。據金門城村邵來猛及陳世宗的報導，古地城隍神在他們記憶中，印象最深刻的神蹟有二次：一次是民國四十七年（1958年）「八二三炮戰」前夕，城隍廟的香爐曾自行「發爐」（香爐內的香無故燃燒起來）向眾弟子示警，數日後果然就爆發了震驚中外的「八二三炮戰」，為期四十幾天的戰爭，讓金門每一寸土地幾乎全因落彈而翻轉過來，滿目瘡痍的殘破景象，至今仍深深烙印在金門人心版上。古地城隍廟當然也不能倖免於中彈，只是擊中後殿的炮彈竟從城隍爺身邊掉落，僅將周遭的一切炸得粉碎，城隍爺的金身卻完好如初，就好像沒發生過事情一般。另一次是發生在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古地城隍廟拆建期間，拆舊建新的過渡時期，村民們不得不將廟中所有神祇，暫時奉祀於廟左前側的鐵皮屋中。強烈颱風「丹恩」橫掃金門時，曾為金門帶來慘重的災情，臨時搭建的鐵皮屋竟亦遭強風掀掉，令人不敢置信的是，整個沉重的鐵皮屋都已飛落不存，供奉在鐵皮屋內的眾神明，卻穩若泰山般，悠閒靜坐供桌上，繼續護衛著祂的子民。自此以後，城隍爺顯赫的威名亦愈令人津津樂道。

林焜燿《金門志 祥異》曾將清代以來金門地區曾陸續發生的許多異常災害詳細描摹，茲舉其犖犖大端者：

- （一）康熙元年（1662年），大嶝海中有人面魚立水中，見人笑而沒，越明年，遷界。（即頒布遷界令）
- （二）乾隆年間金門三度鬧饑荒（分別是乾隆六年、五十二年、六十年）。
- （三）嘉慶朝則是瘟疫、地震夾雜大雨雹，導致農作欠收，民眾無以為生。
- （四）道光年間饑荒、瘟疫接踵而至。
- （五）入後的咸豐、同治年代，大旱、大疫與大饑更不遑多讓。

根據這裡，不難想見有清一代的金門，真可謂一部與大自然抗爭的悲慘歷史。先民們在凶年不免於死亡的恐懼陰影下，「惑鬼神、信禳祥，病雖用醫，然扶鸞抬神問藥、延巫覡禳符燒紙，至死不悟。」<sup>61</sup>應是當時所風行的民間信仰模式，信眾有難，常求助神威顯赫的城隍爺應也是當時流行的選項之一，城隍爺賜福於民，降福於民的靈驗神蹟亦此得到証驗。

### 第三節、金門城隍信仰與本地社會

#### 一、島民一年兩度親往城隍廟參拜

---

<sup>61</sup> 同註 53，頁 396。

就民間宗教信仰立場而言，城隍是最能產生嚇阻功效的神佛，尤其是青面獠牙的差役，鐵鍊鋼叉等刑具，對作姦犯科暴徒確能收到當頭棒喝的奇效，也能讓頑者廉懦者立，強化勸善規過的訴求，這對移風易俗而言，頗能達到一定的預期效果，毋怪歷代主政者均如此的重視城隍，其中尤以明太祖的系統化敕封，及有清一代藉城隍信仰以強化對台灣統治的政治訴求最具代表性。

素有司法神之稱的城隍爺，是信眾生命財產的保障。清代劉佑在《南安縣重修城隍神廟募疏》中對城隍神懲惡揚善、除奸安良的標準下了如是的定義：「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sup>62</sup>一般人或許不怕法律的制裁，也不一定會在意輿論的貶抑，卻沒有人敢在公正廉明的城隍爺面前說假話，或做壞事。

金門的城隍廟計有「東嶽泰山廟」、「古地城隍廟」、「浯島城隍廟」等三處。（此部分將於第四章第一節詳述）島民每年至少兩次親往城隍廟參拜，已成了不成文的慣例，一次在年前，臘月（十二月）十五各寺廟「送神日」之前信眾各自備妥豐盛的供品，前往廟中虔誠的禱祝；一次在農曆春節後，四月十二日「迎城隍」以前的任何時刻，皆可攜家帶眷一起到城隍廟拜神，祈求閭家平安。在民間習俗當中，「神與人同」是相當重要的理念基礎，人需要歡歡喜喜過新年，長年庇祐境眾的神佛當然也要返回天廷述職，順便將一年考察所得，向玉皇大帝報告人間善惡，俾能作為獎善罰惡的準繩。職是之故，各寺廟都會在十二月十五日當天，以隆重的禮數，熱熱鬧鬧歡送廟中的神祇回轉天廷。至於供奉在每家各戶當中統稱為「福德」的觀世音菩薩、福德正神、司命灶君等神明，則須延至十二月二十三日當天，才以「神馬」等金帛、供品予以歡送，這就是民間俗諺當中「二三送神」的由來。

城隍爺既是冥間的主宰，也掌管全城百姓的吉凶禍福，<sup>63</sup>夜審陰，日理陽。舉凡人世間的一切事情，均與城隍神有著密切關係。信徒們在這一理念催化下，無不對城隍爺崇敬萬分，不論在地的善信，或是遠徙他地的鄉親，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浯島城隍的子民，每一個人都會在百忙之中，攜帶著牲禮、供品，赴廟參拜。幾乎每一位入廟參拜者，都會事先備妥自家用紅布抄寫的「生辰八字」，委託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的工作人員，代為填寫「訴狀」（台灣地區的城隍廟中率皆書寫「疏狀」，為尊重使用上的習慣，本論文仍沿用「訴狀」一詞），然後連同敬拜用的供品、金帛一起陳列供桌上，焚香禱祝。這些信眾，祈福者有之，還願者有之，求功名者有之。供桌上擺滿著琳琅滿目的供品，以及一張張填滿主事者閭家大小「生辰八字」的黃色訴文。在萬頭鑽動的參拜人群中，但見裊裊煙香繚繞，虔誠信眾的喃喃禱祝聲，夾雜著清晰而宏亮的「讀訴」聲，此起彼落，在莊嚴肅穆的氛圍裡，參拜的信徒得到心靈上最大的慰藉後，臉龐也不覺洋溢著滿足的笑容，而城隍爺又再次禳災祈福於人們，也再次完成因人適祐的民間信仰職能。

<sup>62</sup> 見清康熙十一年(1672年)由縣令劉佑所督修的《南安縣志 藝文志》卷十七(下)，頁1052-1053

<sup>63</sup> 張澤洪著，論道教城隍神信仰的形成，載於《四川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建所二十週年道教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0年10月，頁686-688。



恭向邑主城隍禱祝，祈求閤家平安用的「訴狀」(黃色狀紙)<sup>64</sup>

<b>祈求平安</b>			
具訴祈求平安人福建省浯洲嶼 都 堡 居住 為懇求合家男女老少			
平安事竊 素常守己安分絲毫無犯為女循守婦道茲恐內親外戚及至鄰居心			
存不測前來入廟下紙投訴千祈勿聽其言而安良善特備香花茶果叩答			
<b>恩光言念</b>			
神光以鑒察 法力而扶持 伏乞合家男女均安 匍祈			
邑主城隍爺俯准 如祈施行 消災解厄 惟我陽民 祈求			
神光庇照 星辰明亮 命運亨通 早降吉祥 感激			
慈悲大德 照臨深恩 禮宜重報 具訴以			
聞	太歲	年 月 日	訴具

這種由黃色紙印刷，並委由廟中工作人員填寫的「訴狀」，是參拜城隍爺專用的狀紙。「訴狀」上需填寫的主事者及閤家男女全部姓名，以及主事者的住居地，俾利於城隍爺的部屬作業上查詢的便利。

「訴狀」上的地址仍保有明、清古風。《金門縣志》所載的清圖里，基本上仍沿襲明制。以清乾隆年間（1736-1795年）的圖里而言，金門仍轄於同安縣的翔風里，統有十五都、十六都、十七都、十八都、十九都、二十都等「六都」，以及大嶝、小嶝、劉浦、倉湖、後浦、烈嶼等「六保」。民國四年（1915年）金門獨立設縣以後，「保」的總數仍如清制，「都」的次第及「鄉」的數目名稱則稍有更動。以目前浯島城隍廟「訴狀」書寫習慣，「都名、保名」仍沿用清代「都圖里」的劃分方式，總數 166 個鄉名則略有更動：

十五都，大嶝保：統轄十八鄉（目前不屬金門轄區，鄉名從略）。

十六都，小嶝保：統轄二鄉（目前不屬金門轄區，鄉名從略）。

十七都，劉浦保：轄有斗門、劉澳、營山、浦邊、下塘頭、歐宅（后宅）呂厝、蔡厝、何厝、長福里，共計十鄉。

陽田保：轄有陽翟、西黃（西園）青嶼、官澳、後山（碧山）東店、東珩、田墩、塘頭、吳坑、南坂、後珩，共十二鄉。

汶沙保：轄有沙尾（沙美）浦頭（後浦頭）山前、山西、山後（山后）山柄、西吳、蔡店、東蕭、東埔、英坑、汶水頭（後水頭），共十二鄉。

十八都，倉湖保：轄有新頭、田浦、料羅、庵邊、湖前、埕下、蚵殼墩（復國墩）塔後（塔后）後園（后園）西洪、峰上、下峰、湖頭、山外、溪邊、大治（大地）東村、西村、塗樓（土樓）下湖、內洋、

<sup>64</sup> 「訴狀」，依字義而言應作「疏狀」為宜，因「疏條其事而言之謂之疏」。經查證臺灣許多城隍廟亦作「疏狀」，本文為尊重浯島城隍廟數百年來傳統的習慣用法，文中仍沿用「訴狀」一詞。

前埔、新塘、上坑、下坑（夏興）、林兜、下莊、西埔、歐壟（后壟）、新前墩、下新厝、東沙尾、赤後街等三十三鄉。

瓊山保：轄有瓊林、後沙、西山、壟口、高坑、小徑、蘭厝、砂頭（尚義）、前山門、後半山（后盤山）、珩厝等十一鄉。

十九都，後浦保：轄有後浦、榜林、東洲、後坡、後湖、泗湖、昔果山、埔邊、埔後、埔下、官裡、吳厝、庵前、藥井等十四鄉。

古賢保：轄有古坵、金門城、水頭、古坑（古崗）、東沙、歐厝、小西門、山前、賢聚、山仔兜（珠山）、謝厝、東社、官路邊、下市（夏墅）、後豐港（后豐港）等十五鄉。

二十都，烈嶼保：轄有青岐、上庫、湖下、羅厝、埔頭、上林、下林、西方、東林、後頭（后頭）、林邊、黃厝、西吳、中墩、西宅、西路、後井（后井）、庵頂、庵下、後宅（后宅）、南塘、楊厝、東坑、報塘、下田、前埔、前園、後山、高厝、西村口、刺園、湖井頭等三十二鄉。

對虔誠的金門鄉親而言，在城隍信仰體系當中，如果作廣義的解釋，除開上述三間城隍廟外，還有金沙鎮田墩村的「西嶽廟」、山西村的「北嶽廟」，以及金城鎮後浦南門的「五嶽廟」三座，都是廣為善男信女所崇祀的廟宇。主奉西嶽華山金天順聖大帝（俗稱西嶽嶽王公）、王公娘等眾神佛的田墩村「西嶽廟」，每年九月八日起設醮兩天，平常正月初九日及八月中秋兩天，由島上四方八面湧入膜拜的信眾總是川流不息。主奉嶽王公、王公娘的山西村「北嶽廟」，每年十一月十六日設醮，前往膜拜的香客也是源源不斷。後浦民族路旁的「五嶽廟」，乃光緒年間（1875-1908年）自泉州府迎回供奉的私人廟宇，但因廟中供有東嶽大帝黃飛虎天齊仁聖大帝太靈蒼光司命真君、西嶽華山蔣雄金天順聖大帝慶華紫光註生真君、中嶽嵩山聞聘中天崇聖大帝黃元大光舍真人君、南嶽衡山崇虎同天昭聖大帝素元耀魄大明真君、北嶽恆山崔山安天玄聖大帝兀微洞淵無極真君等神祇，香火仍旺。

## 二、解冤司為民訴冤

民國四年（1915年）以前的金門，一直以來都隸屬同安縣管轄。從軍事上的角度來看，孤懸福建東南海中的金門島，確屬海疆要塞，也是兵家必爭要地。若從對外交通而言，受限於四面環海的島嶼型態，百姓於公於私的兩地往返均不方便，一旦居家生活上、思想觀念上、社會文化上、政治經濟上，等有了問題，不得解決或不克解決，即形成有冤無處伸的嚴肅社會課題。

浯島城隍廟大殿東側廂房，即供奉著為民伸冤的「解冤公」，這在一般城隍廟中是個相當特殊的案例。從最早設立之古地城隍廟中並未曾供奉「解冤公」的情況研判，可見這應該是康熙十九年（1680年）以後才基於信眾的現實需要所塑造出符合自己期待的神祇。對於是種由人成神的造神過程，李師豐楙曾提出相

當精闢的論見：「人們常是基於一段時間的感應、應驗，然後懷抱著崇德報恩的心理表現出一種虔誠的信仰心而為之立祠崇祀」<sup>65</sup>，因受到「解冤公」神靈顯赫的感應，而為之立祠崇祀，這或許能為浯島城隍廟中的「解冤公」掌故作一注解，至於真正的歷史原由，因受時空的圍限，恐不易查証。但對虔誠禮佛的信眾言之，這根本無損於對「解冤公」的倚賴和虔誠的膜拜。凡入廟參拜的信眾必會備妥二份供品與金帛，即是「訴狀」的書寫，也是一式二份：黃色紙的「訴狀」係恭請城隍爺庇祐祈福之用；橘紅色紙的「訴狀」則是祈請解冤公解冤消災之用。以下檢附信眾恭向解冤公禱祝 祈求解冤消災「訴狀」訴文：

恭向解冤公禱祝，祈求閤家平安用的「訴狀」(橘紅色狀紙)

<b>祈求解冤</b>			
具訴祈求平安人福建省浯洲嶼 都 堡 居住 為懇求合家男女老少			
平安事竊 素常守己安分絲毫無犯為女循守婦道茲恐內親外戚及至鄰居心			
存不測前來入廟下紙投訴千祈勿聽其言而安良善或陰魂作祟再祈解冤特備			
香花茶果叩答			
<b>恩光言念</b>			
神光以鑒察 法力而扶持 伏乞合家男女均安 匍祈			
解冤司爺俯准 如祈施行 消災解厄 惟我陽民 祈求			
神光庇照 星辰明亮 命運亨通 早降吉祥 感激			
慈悲大德 照臨深恩 禮宜重報 具訴以			
聞	太歲	年 月 日	訴具

虔誠的心，崇敬的奉祀，徵顯出金門民眾對城隍爺真摯誠敬的瞻拜，卻何嘗不是長久以來城隍爺護民衛民的靈蹟堆累所致，金門城隍神和解冤公的深植信仰，實乃其來有自。

<sup>65</sup> 李師豐琳撰，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刊載《東方宗教研究》，台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中心出版，1994年10月，頁193。

## 第肆章、金門的城隍信仰與活動

### 第一節、金門城隍廟之介紹

凡主奉城隍神的寺廟，即稱為「城隍廟」。金門的城隍廟並不多，只有金沙鎮田浦村的「泰山廟」，金城鎮金門城村的「古地城隍廟」，以及金城鎮後浦西門里的「浯島城隍廟」三座而已（詳見圖 4-1），以下分別介紹：



圖 4-1：金門縣三座城隍廟分布圖

資料來源：取材自金門國家公園區域圖

#### 一、泰山廟（俗稱東嶽泰山廟）

據《金門縣金沙鎮志》描述，濱臨田浦溪，位處金門島東海岸中央岬上的田浦村，係因「田浦城」的興築而得名。<sup>1</sup>另據《重修田浦城隍廟記》（全文詳見本章第三節碑文一）指稱，田浦巡檢司城乃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由時任江夏侯的周德興所建。由時間點推算，周氏於洪武二十年（1387年）先行在西半島的金門城村構建「千戶所城」，五年後再於田浦、陳坑、官澳、峰上、烈嶼等五個地方增築這五個巡檢司，作為海防上的分哨站，說法頗符邏輯。（攸關「千戶所城」與五個巡檢司的構建，請參閱第參章第一節）再由空間而論，先蓋城，再建廟，也是情理之常。基於這兩項釋證，可知田浦村「泰山廟」的始建年代應在「千戶所城」，及田浦巡檢司設立之後，故洪武二十五年才較可信。若果此一論辯無誤，則《金門縣志》所稱「泰山廟」為金門最早的城隍廟，顯然有敘述錯誤之嫌。因金門城村的「古地城隍廟」係於洪武二十年構建「千戶所城」時，應

<sup>1</sup> 蔡師鳳雜撰稿，載於《金門縣金沙鎮志》（上冊）村里篇，金門縣金沙鎮公所出版，2002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25。

「有城斯有隍，為安民心」之訴求而建設，較田浦村的「泰山廟」早五年之久。

擁有東西二門，城周一百六十丈，廣一丈二尺，高一丈八尺的田浦城雖不大，但取名「觀日樓」的東門，以及有「鎮海門」之稱的西門，卻是許多鄉親至今仍津津樂道的事。「浦城海日」在當時更因迷人的景致而博得金門八景之一的頭銜。是座城於明萬曆甲寅年間曾一度重修，清初卻因受遷界令的牽累而一度隳廢，現今能見到的風貌，乃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由長江部隊重行修築的城牆。據「泰山廟」廟祝，同時也是該廟乩童的王美曰生前曾回憶說，當年城牆上面塑有一尊高約三尺的石雕風獅爺，直到民國四十幾年才不翼而飛，對當地居民們來說，總不無遺憾。但談起明代構築的五座巡檢司的厚實城牆，如今只有田浦城尚能保有部分遺跡，這一點總算讓他們稍感安慰。

明代中葉，開閩先祖王審知的第二十七世孫王純愷，偕同柯、鄭、張三姓原居中舍里的鄰近鄉親一起前來田浦村落戶定居，這應是目前田浦村先民最早見之於文獻的紀錄。<sup>2</sup>之後雖陸續有其他姓氏的人來此謀生，但受限於田浦村落腹地狹隘，原本幾十戶的小村落，在可耕地不足的窘境下，許多人被迫外移，至民國九十二年（2003年）四月底筆者撰稿截止日，現住戶僅剩王、柯兩姓八戶人家。與田浦巡檢司城同壽的「泰山廟」，因囿於村小人少緣故，廟的規制不大，僅一落加一前楹垂亭。數百年來幾經修葺，但皆因受限於客觀環境所限，未能大興土木。由廟記中得知，現在的泰山廟，乃民國五十八年（1969年）重修（重修田浦城隍廟記 詳見本章第三節碑記一），之後又於民國六十七年（1978年）增建廂房。廟中主奉城隍爺，以及城隍夫人。據王美曰生前報導稱，廟中的城隍爺聖誕日為農曆八月十五日，另一尊城隍爺（副駕）聖誕日則無法考證。城隍夫人的聖誕日為四月十七日。平日善信皆以「城隍公、城隍娘」尊稱。另據張榮強於《金門人文探索 浦城海日》及蔡師鳳雖於《金門縣金沙鎮志》中的考述，皆直指田浦村中的「泰山廟」，乃由山東省泰山東嶽城隍廟分火而來，為我國東南沿海一帶唯一的分爐。當年如何遠自山東分火迎請來金供奉，相關志書從未曾有過記載，是故一般信眾僅知田浦的城隍爺位階較高，至於原因為何，卻一直都是解不開的謎。每年農曆八月十四、十五兩天慶祝城隍爺生日的廟會，來自大、小金門各地的善男信女，總把原本就不寬敞的廟宇給擠得水洩不通。（如圖 4-2）

---

<sup>2</sup> 金門王氏宗親會發行，《金門王氏族譜》（下冊），頁 1400。

圖 4-2：金沙鎮田浦村泰山廟



田浦村泰山廟格局不大，最近甫經泰山廟管理委員會議決擴建，並由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榮華，總幹事柯逢樟，鄉老柯水竹、王火土共同具名完成公告程序，擬於原廟址拆除擴建。依公告內容，擴建後的泰山廟，正東面以原廟現址正東加長四尺二寸；正西面以原廟現址正西加長四尺二寸；正南面以原廟現址正南加長一丈四尺七寸；正北面以原廟現址不變。金碧輝煌、雕樑畫棟的新廟將指日可待。

此外，泰山廟中尚奉祀有大高爺與大高娘。大高爺生日為十月十五日，大高娘生日則不清楚。另奉太子爺（五鄉太子），生日為十月二十一日。也奉祀大道公，三月十五日生日。六姓府，三月十九日生日。上帝公，生日三月初三。蔡王爺，七月十四生日。水仙王，生日為十月初十。媽祖，生日為三月二十三。水仙禹帝，生日不清楚。蘇王爺，四月十二生日。註生娘娘，三月二十生日，福德正神，二月初二生日。<sup>3</sup>

從廟中供奉的眾神佛分析，除分火自山東泰山東嶽城隍廟的主神「城隍爺」和「城隍夫人」外，其餘神祇與一般村廟並無二致。至於城隍爺的部屬，如文判官、武判官、范將軍、謝將軍等，廟中皆未見供奉，這與傳統列入官方祀典的城隍廟似乎有著明顯不同。

## 二、古地城隍廟

俗諺有云：「瓊林祖厝（宗祠），金門城宮（廟宇）」，在金門 166 個自然村落中<sup>4</sup>，以宗祠的數量而言，金湖鎮的瓊林村稱冠。以寺廟的數量來說，金城鎮金

<sup>3</sup> 參見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巡禮》，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237。

<sup>4</sup> 金門縣政府發行，《金門縣志》，1992 年初版，頁 231。此項數據以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所統計

門城村的數量最多。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江夏侯周德興築「千戶所城」於金門城村之後，頓使金門城村成為有明一代的行政中心，四周厚實寬廣的城牆，搭配巍峨高聳的東西南北四個城門，集軍事、政經、交通、文化各種功能於一身，自然成為人人欽羨的縣邑重鎮。

俗稱「大城隍」的「古地城隍廟」，就矗立在全門城村的西門里中，前距名聞遐邇的「金酒公司金城廠」（金門酒廠前身）僅有數十步之遙。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周德興在全門城村設置「千戶所城」（此部分詳見第參章第一節），肇因「有城斯有隍，為安民心」的訴求而構建「古地城隍廟」。目前除了鑲在「古地城隍廟」前殿左側壁的「溯古尋根全門城隍廟碑記」（參見本章第三節碑記三）外，就屬明萬曆十七年（1589年）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的鄉賢蔡獻臣在《清白堂稿 城隍廟》，頁642的一段記載：「余嘗行視社稷，僅存壇壝及齋房一室，他垣屋無存者，聞山川壇亦然。」以及《全門縣志》簡短的記錄：「城隍廟，一在全門城，清光緒三年（1877年）薛道南重修。」<sup>5</sup>換言之，從明洪武二十年到光緒三年，這段將近五個世紀的漫長時日中所發生的一切廟事，縣志均未提敘說明，明人蔡獻臣於《清白堂稿》中也僅提及明萬曆年間的城隍廟已現殘破的頹狀，至於詳情卻無從瞭解，更無以昭示後人。

據全門城村邵來猛、陳世宗報導，民國五十九年到六十年（1970-1971年）之間，局部修葺的「古地城隍廟」，曾舉行過一次奠安大典。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因鑑於廟久失修，乃予以重新拆建，且擴大原有規制，八十八年（1999年）竣工，於次年（2000年）再次舉辦隆重的奠安慶典（改建經過請參見本章第三節碑記二、三）。改建前的城隍廟，原奉城隍爺、註生娘娘、福德正神、文判官、武判官。每年五月十七日城隍爺聖誕，總是全門城村四境里民的一件大事，六百一十六年來年年如此，論規模沒有後浦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的熱鬧，卻是全門城村民永恆的記憶。改建後的城隍廟，才增設了兩尊軟架的范將軍和謝將軍，城隍廟也改建成兩進式的傳統閩南建築，屋脊上龍鳳、歷史人物、鯉魚花鳥等色澤豔麗的剪黏，及對面由邱姓昆仲獻地，村內賢達陳承禧等十四人捐獻鉅資所興建的豪華戲臺，搭配著廣場左側巍峨的牌樓，將莊嚴雄偉的城隍廟點綴得喜氣洋洋。（如圖4-3，4-4）

---

的資料為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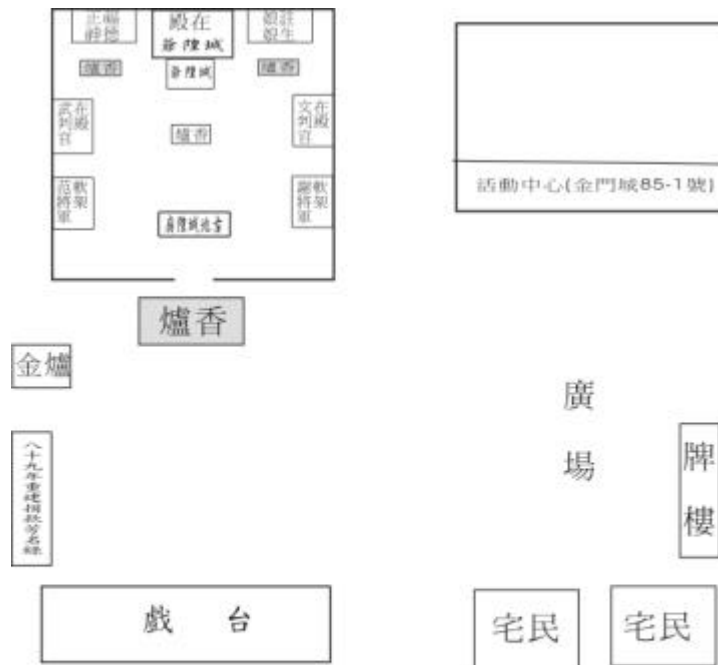
<sup>5</sup> 全門縣政府發行，《全門縣志》，1922年2月版，頁100。



圖 4-3：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



圖 4-4：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平面圖



金城鎮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平面圖

日據時代的「古地城隍廟」曾委由專職的廟祝管理，長期以來，廟中從不曾提供過「寫訴狀」及「讀訴」的服務。信眾入廟參拜，只帶供品、金帛，及三炷清香虔誠地向「大城隍」禱祝即可，這是「古地城隍廟」與「浯島城隍廟」之間相當大的差異。

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以前，後浦「浯島城隍廟」每逢三年一度的「大迎」（詳見本章第二節）都會回古地城隍廟「請火」，力邀祖廟的「大城隍」一起



前往後浦街觀禮。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全島擴大迎城隍活動前夕，「浯島城隍廟」也曾前來古地城隍廟「請火」。打從清光緒十九年起迄今，這三百二十二年來兩廟之間一直維持著這良好的互動關係。「請火」之前，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必先差人報訊，也就是民間所說的「三報禮」。隊伍出發前夕，「頭報」信差即騎乘快馬先行抵達古地城隍廟稟報。隊伍行抵中途，「二報」的信差再次前往報訊。依不成文傳統規矩，負責「頭報」的差役一定要動作敏捷，絕對不可讓「二報」的信差給趕上，否則將會為自己帶來霉運，因為有此顧慮，所以負責「頭報」的人，總是來去匆匆，片刻也不敢停留；這份差事要沒有靈敏的身手，以及乖巧的坐騎，還真無法勝任。據說當年一位徐姓騎士就因為條件優渥而年年擔此大綱。俗諺有云：「頭報沒得拿，二報紅包草鞋禮。」匆忙趕路的「頭報」信差，連喘息的機會都沒有，悠閒自得的「二報」卻可獨享紅包大禮。至於「三報」的信差，則是「隨陣頭前來」，因此隨同隊伍前行的「三報」信差，更可以放慢腳程，沿途欣賞自然美景及熙來攘往的人潮，偷得浮生半日閒。

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五月十七日的「迎城隍」，傳統的習俗是以擲筊定爐主，新式的作法則採「東、南、西、北」各里門輪流擔任爐主的機制。輪值爐主的門里在整個遊行隊伍當中負責殿後，來年輪值的新爐主則開先鋒，整個蜿蜒數百公尺的長隊伍在井然有序中，依次遶行四個門里的大街小巷，甚至連西門外的城郊都不放過，途中經過任何里境的廟宇都要停下腳步來，由長老負責拈香，乩童領首行禮，一旁的鑼鼓聲則將喜慶氣氛帶到最高點。適逢炎夏的該項廟會活動，由於暑氣燠熱難當，參與的信眾無不揮汗如雨，若再加上遶行整個村落一大圈，絕對是一大挑戰，但卻無人喊累或退怯。虔誠的宗教信仰應是最大的支撐力道來源。

以多寺廟聞名的金門城村，據邵來猛指稱，昔日全盛時期的村境有一萬三千個「火鼎」（住家）。村內到處廟宇林立，除開全境共有的「古地城隍廟」規模最大外，再來就屬素有「纓帶廟」之稱的「關帝廟」和「上帝公宮」（玄天上帝廟）了，因兩廟背向設建而稱名，朝南的是「關帝廟」，向北的是「上帝公宮」（玄天上帝廟），可惜「上帝公宮」今已不存。其次是金門酒廠廠區內的「佛祖宮」，以及廠區外面的「賢大公宮」。目前因物換星移，村境內的廟宇有的被拆，有的遷移，留存下來的尚有北門境的「迴向殿」；東門境的「法力無邊」（俗稱張公宮）；南門境的「忠義廟」、「寶月庵」（南庵）、「睢陽著節」（厲王爺宮）、「萬神爺宮」等多間寺廟。當年陳龍總兵官將行政中心由金門城村遷治後浦時，也曾將「古地城隍廟」分爐於後浦城，甚至連後浦城區四個門里各廟所供奉的神明，以及七月普渡的日期，都比照金門城四境的習俗，可見兩地宗教信仰臍帶淵源之深切。

民間傳言，金門城村一帶紫氣蓋境，當有真命天子問世，此說讓明太祖朱元璋耿耿於懷。明洪武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銜命來金門築城，臨行前明太祖曾密令要他前來金門「傳風水」，抵達金門的周德興，在詳勘金門城村附近的地理形勢後，更覺寢食難安，於是在「傳風水」的皇命下，擅自假傳聖旨「斷風水」，在可能出現真命天子的金門城村，建造有「纓帶廟」之稱的「關帝廟」與「玄天上帝廟」，冀圖以此兩廟供奉的「二帝」（北向者為玄天上帝，南向者為關帝）替

代「真命天子」，徹底摧毀金門城村原本絕佳的「五馬拖車」風水地。回程於海上，周德興又驚現有「五馬拖車」之稱的風水地，非但未被破壞，而且拖車的馬兒跑得更快，於是臨時折返，再次於金門城村的城南近郊起蓋一座「文台寶塔」，因正中龍脈頭部，才將這絕佳風水地給滅除了。

### 三、浯島城隍廟

位處金城鎮西門里光前路 40 號的浯島城隍廟，或稱「邑主城隍」。清康熙十九年（1680 年），總兵陳龍遷金門城千戶所城於後浦時分爐於此，迄今已歷 322 年，是島上的信仰重鎮。時總兵陳龍遷治的時間就是農曆的四月十二日這一天，故而浯島城隍廟也就以是日為神誕日，三百多年來它一直就執金門廟會牛耳。

總兵陳龍遷治來後浦時的城隍廟，廟宇的規制如何，原建地何在，如今已難再去還原歷史面貌。對於這段空白，民國五十六年重修版的《金門縣志》曾有過如是簡略的記述：「城隍廟，在後浦西門舊左營署旁，久圯。清嘉慶十六年（1811 年），左營遊擊文應舉倡捐銀二千二百兩重建。」<sup>6</sup>是項記載，到了民國六十八年重編版的《金門縣志》作了簡要的補充：「後經數度修葺，民國六十二年（1973 年），重加翻修，煥然一新。」<sup>7</sup>

從《金門縣志》對城隍廟勾勒的輪廓中，仍不易窺其全豹。所幸目前嵌在浯島城隍廟大殿左壁的 重建城隍廟記（詳文請參閱本章第三節碑記六）尚可提供部分襲產以資印證。該碑記鑄刻於清嘉慶十八年（1813 年），碑文開頭即說：「金之城隍廟，廢於勝國遷移之時，迄今僅傳故？；欲尋其坐向基址，敗瓦零石，已無復有存之者。」清康熙二年（1663 年）的遷界令，的確讓位於後浦的浯島城隍廟遭遇空前浩劫，嚴重摧殘到連「坐向基址」皆不可得。遷界令造成當時行政中心 金門城村燬屋成墟的景象自不難想像。《金門縣志 大事記》對這段動盪不安的歷史也作了以下的詮釋：「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以後，島民被遷入內地者，漸返故土。」<sup>8</sup>。總兵陳龍遷移行政中心於後浦時，上距遷界令頒布的時間才十七年，正需大肆休養生息的當兒，彼時的後浦可能因財力的困頓，草創初闢時期的城隍廟，規制想必會簡陋些，對浯島城隍廟的廟史而言，文應舉募資重建以前，這一段史實的「空窗期」，是亟待後人努力去還原的。

改建前的城隍廟右側原有石碑兩方，一為 署金門糧捕海防分縣馬公去思碑（碑記詳見本章第三節碑文四），此碑係清同治七年（1868 年）地方士紳為分知金門縣丞馬永壽所立，碑文為金門道光年間（1821-1850 年）舉人洪作舟所撰。一為 金門縣長韓福海德政碑（詳參本章第三節碑記五），係民國十八年（1929 年）士民為縣長韓福海所立的德政碑，由公民代表許薰，李觀瀾等具名，碑文為張茂椿撰寫。浯島城隍廟改建後，兩方碑文皆移至縣立文化中心廣場陳列於碑林中。目前浯島城隍廟廟埕左前側，豎有碑文三方，其中一方因嚴重風化，導致字

<sup>6</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五十六年重修版《金門縣志》，1968 年 2 月 1 日初版，頁 340。

<sup>7</sup>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印行，六十八年重編版《金門縣志》，1979 年 6 月 30 日初版，頁 509。

<sup>8</sup> 同註 4，頁 104。

跡無可辨識。另兩方碑文皆為清光緒十二年（1886年）八月鑄刻的 城隍廟捐題翻蓋芳名 碑（詳見本章第三節碑記七、八），詳細登錄了捐款翻蓋城隍廟的善信大德，從機關團體，社區村里，乃至個人捐輸的款項，鉅細靡遺的逐筆徵信於社會大眾，也為光緒十二年的翻蓋工程留下可貴的記錄。

自光緒以後的一個多世紀，浯島城隍廟到底整修過幾次，無可考證。現今僅知民國十三年（1924年）重修過一次，同時於民國十五年（1926年）舉行奠安慶典。這一段歷史，在民國五十七年七月，由修建委員會主任委員傅永成，暨委員蘇其生、陳篤樹等人共同具名鑄刻的 重修浯島城隍廟沿啟 有詳實的記載：「浯島城隍廟係前清嘉慶時隨遷治而建於後浦，經道光、光緒間之重修，至民國十三年再修，十五年奠安大典。」<sup>9</sup>修建後的城隍廟，歷經四十餘年的風雨摧頹，及蟲蟻的侵蝕而岌岌可危，城隍廟管理委員會有鑒於情勢緊迫，乃毅然決定募資重修。在城隍爺廣被的神恩，以及屠森冠、閔修篆、郝成璞前後三任縣長率先響應的精神感召下，所有鄉紳士人無不群起踴躍捐輸，終能集腋成裘，共募得資金新台幣肆拾柒萬伍仟伍佰肆拾伍元伍角整。<sup>10</sup>重修列車隨即在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啟動，歷經三載總算大功告成，並於民國六十四年（1975年）奠安。攸關這次的重修工程，《浯島城隍廟重修工程收支徵信錄》有過如是的陳述：「浯島城隍廟自中華民國伍拾柒年肆月貳拾貳日，至中華民國陸拾年肆月貳拾貳日，歷經參載重修，工程順利」的報導。廟前戲台則新建於民國七十六年（1987年）。當前所見的城隍廟，係民國八十二年（1993年）十一月十八日，將原廟拆除重建，歷經三年施工期，輪奐兼具的城隍廟於焉落成，並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歲次丁丑十一月初一日舉行隆重奠安大典。<sup>11</sup>（如圖 4-5，4-6）

圖 4-5：金城鎮後浦西門浯島城隍廟



資料來源：浯島城隍廟誌

<sup>9</sup> 重修浯島城隍廟沿啟 碑文，載《浯島城隍廟重修工程收支徵信錄》，浯島城隍廟修建委員會編印，1972年2月，頁1前的碑記照片，如今碑記原文已因重修時走進歷史。

<sup>10</sup> 《浯島城隍廟重修工程收支徵信錄》，頁1-60。

<sup>11</sup> 顏西林編撰，《浯島城隍廟誌》，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出版，1997年11月30日，頁27-30。

圖 4-6：浯島城隍廟界



民國五十七年（1968年）重修後的城隍廟，仍保有閩南氣息濃郁的二進式傳統建築色彩，廟旁尚有高二公尺餘的 署金門糧捕海防分縣馬公去思碑 及 去思碑（金門縣長韓福海德政碑）各一方。大門木刻對聯：「未進此層門須先自問心有何愧；既生乎斯世當深思德必無慚」，大門內側頂上高懸著長 140 公分，寬 80 公分的超級大算盤，算盤上「千算萬算不由人算」的箴言，在在都深具教化意味，頗能產生警世宏效。中殿中央供奉城隍爺，兩邊則為解冤司、佛祖廳；范將軍、謝將軍；馬軍爺、神駒。兩廂廊供奉六房司，左為福德司、財帛司、衡文司。右為採訪司、速報司、功德司。大殿供奉在殿浯島城隍、文武判官、董李排爺（俗稱竹杯爺），每尊神祇皆是高二公尺餘的雕像。<sup>12</sup>（如圖 4-7，4-8）

圖 4-7：浯島邑主城隍爺神像



資料來源：浯島城隍廟誌

<sup>12</sup> 同註 9，頁 1 以前的圖片及圖說。

圖 4-8 浯島城隍顯佑伯神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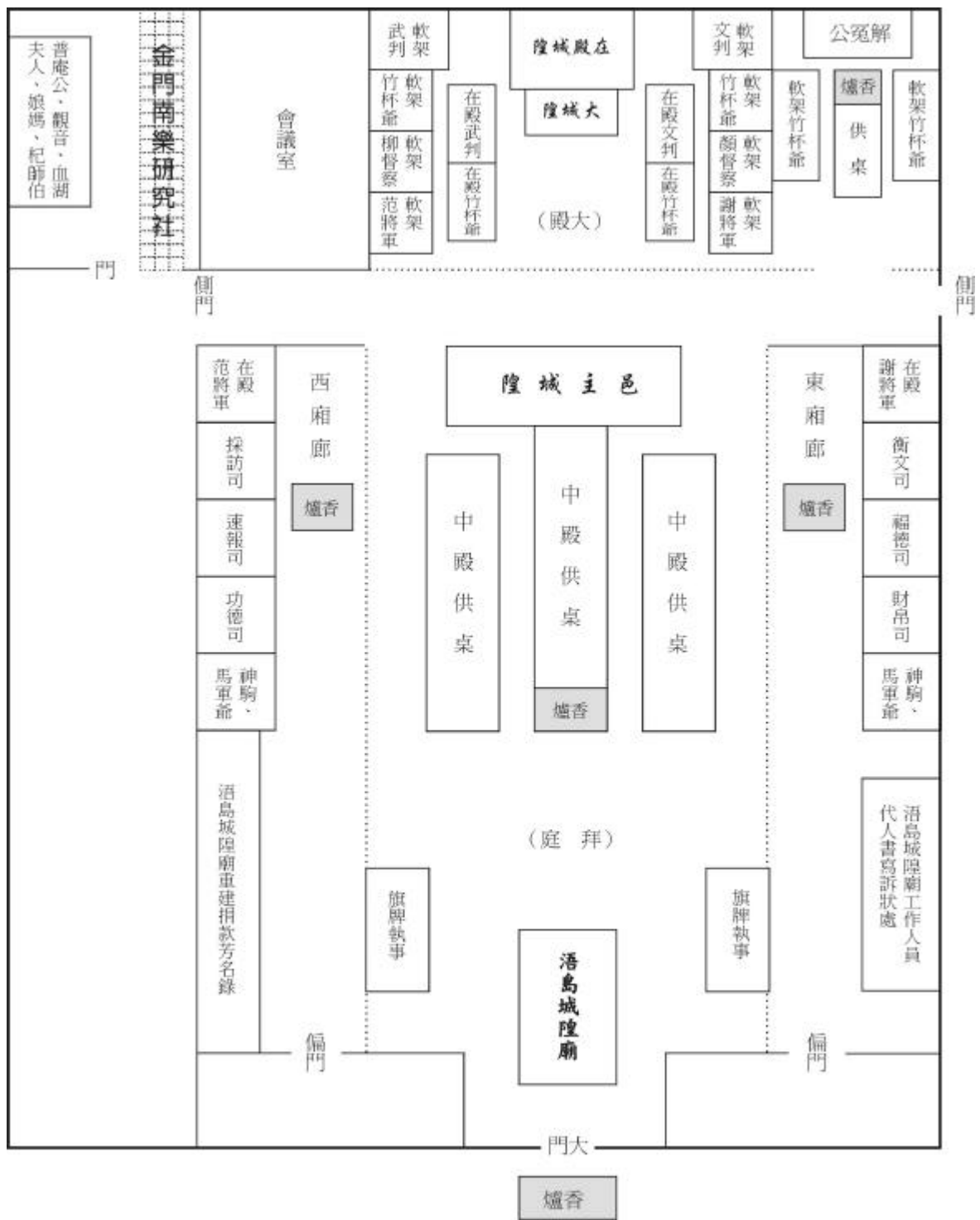


民國八十二年（1993年），耗資新台幣約陸仟萬元之譜施工重建後的浯島城隍廟，為「兩進夾穹亭，兩廊、兩廂」建築<sup>13</sup>，較之改建前真不可同日而語。甫進山門，映入眼簾的就是城隍爺的旗牌儀仗。由中庭而大庭，而兩廂廊，森然羅列，有如陽世官廳一般。中庭奉祀顯佑伯城隍正神，兩廊外側各有一匹城隍爺坐騎與馬舍爺。兩廊內側則為六房司爺，左為財帛司、福德司、衡文司；右為功德司、速報司、採訪司。東廂奉祀解冤司，西廂為官廳。大殿後庭正中祀駐廟城隍爺，兩側則祀范將軍、謝將軍、文判官、武判官、衙役董排爺、李排爺等神祇。（如圖 4-9）

---

<sup>13</sup> 同註 11，頁 27-28。

圖 4-9：金城鎮浯島城隍廟平面圖



## 金城後浦浯島城隍廟平面圖

唐宋以來，指名某人出任城隍神就已漸成風氣。此些膺任城隍要職的忠臣義



士，都有一項共同特色，就是生前皆對地方有過卓越的貢獻，例如周苛、蕭何、春申君、周新、蘇緘、秦裕伯、龐玉 等等（詳參第貳章表 2-5）。金門舊屬同安縣，同安縣城隍為顯佑伯，金門城隍自然也稱顯佑伯。清代曾於咸豐、同治、光緒三朝，大肆敕封全國各地城隍神，泉州、同安皆不在敕封之列，故而城隍神只能官拜原職（詳見第貳章表 2-3）。「同安城隍無主名，金門城隍亦無主名」，這是歷次版本的《金門縣志》共同的記載，但考之 1992 年初版的《金門縣志》卻意外發現，這一版的《縣志》已引用「未史（按，「未史」疑為「宋史」之誤）及同安縣志」指稱：「同安無主名，或云為蘇緘，即世俗奉祀之蘇王爺，金門當亦為蘇緘。」蘇緘雖是同安人，《宋史》與《同安縣志》也都有 蘇緘傳，傳中雖有「蘇城隍督兵來報怨」的記載，但詳查《同安縣志》攸關城隍的部分，卻沒有這方面的描述，故而 1992 版《金門縣志》中「明指金門城隍為蘇緘」的描述可信度令人置疑。<sup>14</sup>

## 第二節、金門城隍之巡安活動

迎神賽會在十八、十九世紀的臺灣漢人社會，是普遍存在的風俗。<sup>15</sup>金門主要居民也同台灣一般，率皆來自福建沿海一帶，因而對原鄉的各種迎神活動自然也有相同的偏好。見之金門風氣頗盛的迎神賽會，這其中又以三月二十三「迎媽祖」與四月十二全島性的「迎城隍」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規模最大、涉及層面最廣的賽城隍，影響更是至深且鉅。《金門縣志》對民間這種自發性的活動，曾有如是的描述：

夏初迎城隍，日出巡。間三歲一舉。先期鳴金鼓，喧繞境內。至日，窮華極侈，閱遊鄉？，粧飾人物執事，旌旂飛揚，音樂間作，人間置几檯，焚香楮甚恭，神端拱輦上，餘神馳輦擁進，旋廟設醮，演劇極夥。<sup>16</sup>

迎神賽會本就是國人固有的風俗習慣，這種行之有年的習俗，熱衷者不在少數，持負面觀點者也大有人在。文獻上對此的紀錄並不多見，除開縣志一鱗半爪的論述外，目前能找得到較早的資料，就屬民國十八年（1929 年），一篇刊載於《顯影》雜誌的「迎城隍特刊」，該篇報導詳實地紀錄了迎城隍廟會的全部經過，更露骨地對整個事情提出了價值的批判，這在民國初年封閉的社會結構下，可算是一樁令人印象深刻的報導：

所謂迷信中之最迷信的迎城隍日到矣。過公矣。本年又逢大迎。一時間五

<sup>14</sup> 同註 4，前引書，頁 481。

<sup>15</sup> 宋光宇，「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集刊》第六十二本，第二分，1993 年 4 月出版，頁 304-305。

<sup>16</sup> 《金門縣志 禮俗》卷十三，金門縣文獻委員會出版，1922 年版，頁 151。

鄉八堡的紅男綠女，遂齊在浦（即指後浦）市作至少三天的總會集。雖號稱平素半步不出戶外之人，當此時尚，亦都愿一往觀之以為快。是直吾金（指金門）之最富吸引力之俗節，而也算最浪費且散佈迷種的一大惡例者。事未至之先，一班人盡以謂當此青白之時，覺悟者可較多，熱鬧狀況必大遜往昔。萬料不到人民思想愈新，粧（原稿看不真切之字）湊熱鬧的花樣更奇。第三天遊四境時，隨香者多至三千四百多人，這真堪令為十八年的金門人痛哭也。按大迎之例，過去本皆自初十日迎起。此次因初十日為陳英士殉難紀念節，縣指委會通令各界停止奏樂。遂即改由十一日起迎前面等社，十二迎半山等社，至十三乃迎浦市四境。<sup>17</sup>

這一本由施伍、承爵合編的《顯影》雜誌，是金門地區民間自發性創辦的第一份刊物，由珠山圖書報社所發行，刊行的時間從民國十七年（1928年）至民國三十八（1949年）。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十月重加影印。村小人少的珠山村，教育水平卻高，在旅居汶萊、菲律賓等地僑胞長期資金挹注下，名義上雖只是一份村內刊物，事實上所報導的內容卻遍及島上各地風土民情，發行範圍遍及南洋各地僑界，因而使它成為1949年以前金門地區最重要的資訊來源，也是研究早期金門歷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

#### 一、例行性活動（農曆四月十二日迎城隍）

##### （一）大迎（活動範圍涵蓋城區周邊十三個村落）

迎城隍的廟會活動，分別由後浦城區東、西、南、北四個門里當值為「爐主」，負責推動一切相關事宜。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以前的迎城隍廟會，每逢閏年就要擴大舉辦一次「大迎」活動，將迎神活動範圍擴及城區周邊十三個村落。亦即每十二年當中要舉辦四次這類的大型活動。恭迎城隍遶境巡安所經過的路線，一般都敬稱為「香路」，「香路」又因路線的不同，而區分為「前面」與「過西」兩條路線，而且各自遶行不同的十三個村落。整個活動以三天為限，第一天取道「前面」；第二天前往「過西」；第三天則遶行後浦城區四個門里，以下試依徐聲良、陳七二兩位報導人所陳述經過，重新建置早期遊行隊伍行進的路線。

俗稱「迎城隍」的浯島城隍遶境巡安廟會，這在金門鄉親來說，可是年度中的盛事，為了讓這活動能辦得更順利，主辦單位無不卯足全勁，將與會的所有單位人員、行進路線、先後順序，作了最妥善的規畫。遊行隊伍出發前的拂曉時分，先由俗稱「報馬仔」的信差，趕往各預定經過的路線通風報訊，整個報訊活動，概區分為三趟，第一趟叫「頭報」，第二趟叫「二報」，兩者相差一小時。扮演信差的「報馬仔」頭戴斗笠，上插英雄標，身穿背心，下著長褲，腿紮黑白相間的綁腿，足蹬草鞋，在天矇矓亮就須先趕抵遊行隊伍將行經過的村莊，並大聲敲鑼昭告大眾，讓焚香以待的信眾早作心理準備，俗諺說「大鑼垂秤錘」就是指俗稱「報馬仔」的信差之妝扮及攜帶的道具。第三趟的「報馬仔」則背著煮熟的豬腳，

<sup>17</sup> 《顯影》雜誌卷二。



反穿羊襖，打赤腳或只穿一隻草鞋，隨隊伍前行，俗話說：「三報無草鞋禮」即指此而言。為劃一步調，第三趟的「報馬仔」多於城隍廟旁的空地「木間仔」(今天「友誠商店」前的小丘)施放三響禮炮，俗稱「起馬炮」，寓有驅邪之意，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也在告知信眾巡安的城隍爺等神明將正式起駕。這種形似葫蘆的「蕃薯炮」，據說音響效果相當不錯，可聲聞數里。盛裝以待的善男信女就以此信號為準。第一響聲代表進入籌備階段，第二響聲表示集合信號，第三響聲甫停，隊伍就在井然有序情況下，逐一朝既定路線推進。(如圖 4-10)為了同時照顧到後浦城區周遭的村落善信，主辦單位遂將閏年始舉辦的「大迎香路」區分為東西兩條不同路線，一取道「前面」的十三個村落，一繞行「過西」的十三個村莊。

圖 4-10：迎城隍盛況（一）



第一天繞行「前面」路線：

大隊人馬先行排好陣仗，並集中在「南門海仔」(今天的體育館附近海灘空地)完成集結手續，然後朝夏墅出發 后豐港 水頭 金門城 古區 官路邊 官裡 東洲 庵前 上后坡 下后坡 吳厝 賢厝等十三個村落。這是熟悉掌故的耆老們從記憶中所還原的路線圖，以下試由《顯影 迎城隍特刊》的描述來看那時候遊行的盛況：

日正中午，整隊至海墘者，已十多隊。其時遠道來觀者，亦已人山人海。自太平橋至盧大人之墓，兩傍團 與短垣相似，真所謂水洩不通。及一時近，各鄉村差不多全數齊集矣。排齊隊伍，長近二里。站(指長隊人馬大多站立等候)俟至三時許，尚遲遲未能出發。細查其故，城隍爺駕晏到也。四時半間乃起行，經賢聚、後豐港、水頭、金門城、古坵、官裡、庵前、

後坡、東洲，至七時近，達後浦始散，前後共計二時許。<sup>18</sup>

其中「后豐港」即「後豐港」；「古區」舊名「古坵」；「上后坡」與「下后坡」合稱「後坡」或「后坡」；「賢厝」舊名「賢聚」，因此可見耆老和《顯影》雜誌載錄的前後兩種遊行路線說法吻合。亦此印證那時候遊行「前面」十三個村落的確實路線。三年一次的擴大迎城隍活動，會造成「水洩不通」的場景，並不令人感到意外。

第二天遶行「過西」路線：

大隊人馬先行在「許厝墓」（公車站旁斜坡）集結，首站朝榜林村推進 頂堡 下堡 下田（今之金寧鄉公所及仁愛社區） 湖南 西浦頭 山灶 頂埔下 下埔下 埔後 埔邊等十三個村落。《顯影 迎城隍特刊》對「過西」這條路線的行進方式並未多加著墨，僅輕描淡寫地提到當天下午二時，大夥不約而同聚集於東門境許厝墓，一些來自鄉下的信眾，因不耐久等，乃先行出發，而且這一天觀眾已不如前一日人山人海的盛況。<sup>19</sup>

第三天遶行後浦街四門里路線：

後浦四個門里境當中，西門與北門有聯境之誼；東門則與南門為一家之親。職是之故，只要是城隍爺遶境巡安，就一定秉此慣例，沿著兩條固定「香路」推進。輪由東門與南門兩個里境當中一個出任「爐主」，那麼當年的遊行路線一定由西門出發。若輪由西門或北門兩個里境輪值膺任「爐主」要職，則當年遊行路線一定由南門出發，這項傳統已行之有年，且成了慣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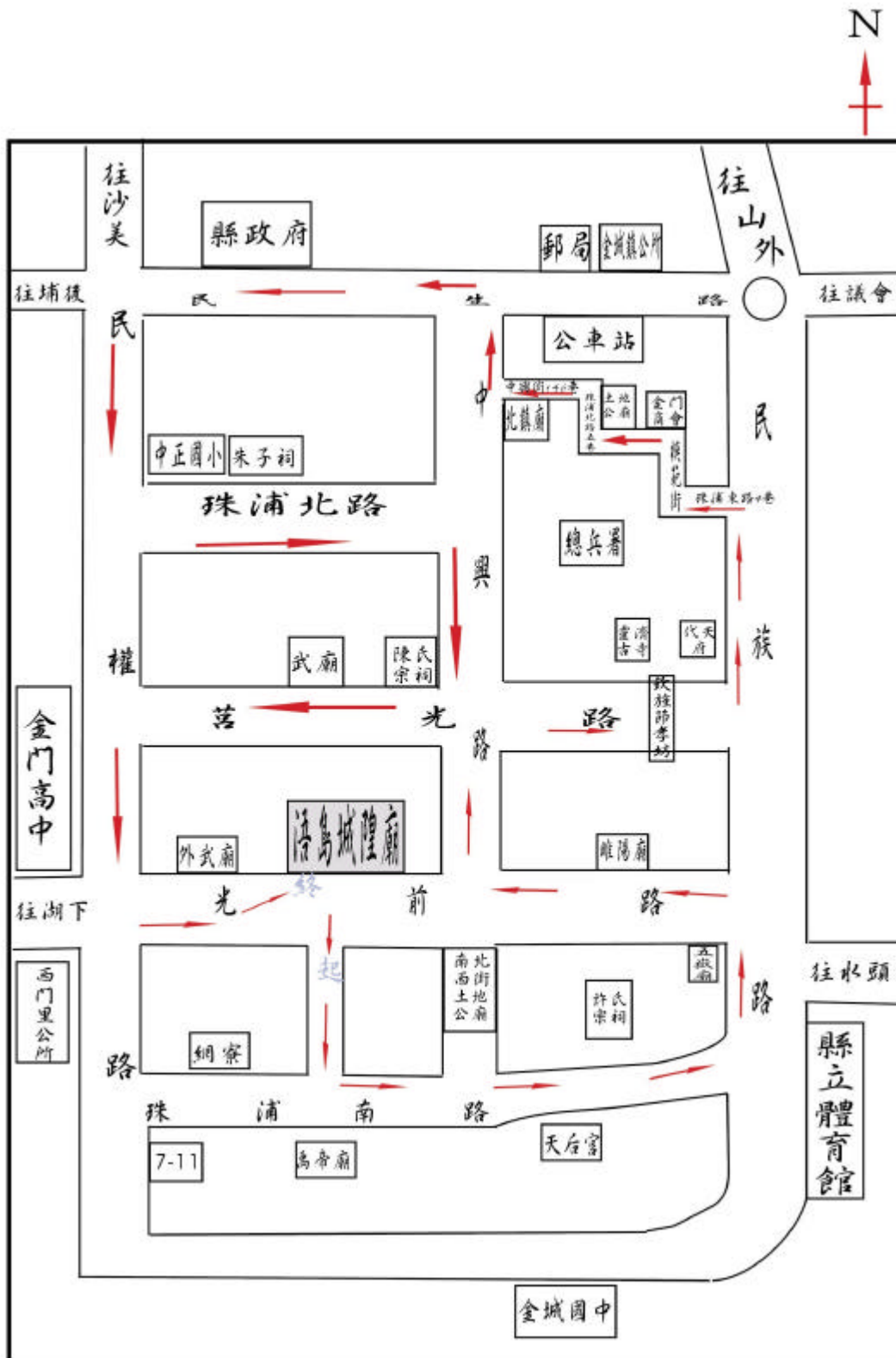
1.由南門出發的路線：網寮 禹帝廟 天后宮 珠浦南路 民族路 五嶽廟（嶽帝廟） 許氏宗祠 水門宮（睢陽廟）（南北西街）福德宮 中興路 莒光路 欽旌節孝坊 靈濟寺（觀音亭） 東門代天府廟 珠浦東路 模範街 昭德宮 北門福德宮 北鎮廟 民生路 縣政府 西門民權路 舊社教館（中正國小） 國光飯店 西門 外武廟（馬舍宮） 折回城隍廟（請參閱圖 4-11）。

2.由西門出發的路線：循著相反的路線依序前進。由外武廟出發 光前路 莒光路 關帝廟 中興路 中正國小 民權路 縣政府 民生路 中興路 北鎮廟 北門福德宮 昭德宮（商會） 模範街 珠浦東路 代天府廟 莒光路 欽旌節孝坊 靈濟古寺（觀音亭） 莒光路 中興路 南北西街福德宮 睢陽廟（水門宮） 民族路 珠浦南路 天后宮 禹帝廟 網寮 折回城隍廟。

<sup>18</sup> 同註 17。

<sup>19</sup> 同註 17。

圖 4-11：1949 年以後浯島城隍巡境後浦「香路」(巡境路線)  
 1949 年以後浯島城隍巡境後浦「香路」(巡境路線)  
 由南門出發路線圖



不論是三年一度的「大迎」，或是一年一次的「小迎」，遊行後浦城區的路線一般都遵循這兩條路線。民國十八年（1929年）「大迎」第三天繞行城區時，埔邊、西埔頭及古坵三個村落曾參與化妝遊行，光是隨香信眾就高達三千四百餘人，萬人空巷的遊行隊伍，以及城開不夜的熱鬧盛況，《顯影 迎城隍特刊》都有過詳實的描述。為一睹當年遊藝隊伍龐大的陣容，特將車隊陣頭轉載如下：

- 1.賢聚（今賢厝）：馬隊八人、輦二。
- 2.金水：馬隊六、輦四。
- 3.後豐港（即后豐港）：馬隊、輦二。
- 4.金城：輦四。
- 5.古坵（今古區）：益春留年、公婆抱、輦二。
- 6.官裡：馬隊（士、農、工、商）輦二。
- 7.吳厝：馬隊、輦二。
- 8.後坡（今上后坡、下后坡）：馬隊（三藏取經）輦二。
- 9.庵前：馬隊八人、輦二。
- 10.東洲：車鼓弄、輦二。
- 11.半山：騎驢探親、頂堡馬隊二、下堡馬隊二、櫟妻架、輦九。
- 12.湖南：馬隊（黑白蛇）輦三。
- 13.西埔頭：車鼓、馬隊八人、輦四。
- 14.埔下：車鼓、輦二。
- 15.埔後：馬隊八、輦二。
- 16.埔邊：輦一。
- 17.城隍西門：公背婆、小奶奶、馬上吹、粉閣、南調、輦九。
- 18.東門：馬隊六人、蜈蚣座十八人、南調、輦一。
- 19.南門：粉閣、蜈蚣座十人、南調、輦一。
- 20.北門：粉閣（二十四孝之一）輦一。

迎城隍廟會活動，在遊藝隊伍之中，最醒目的就屬由八位穿著前清親勇號衣的轎夫所抬的城隍爺神轎。此外，氣勢磅礴的蜈蚣座，熱情洋溢的車鼓弄，造型奇特的公揸婆，邊走邊餵奶的「吸奶閣」等都是遊藝隊伍中的焦點。另據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前任主任委員顏西林，以及徐聲良、陳七二諸位耆老聯線報導，由專人妝扮的「巡司官」、「巡司奶」、「巡司少爺」、「巡司小姐」等數頂轎子，這些人悠閒地坐在轎上，以詼諧逗趣的肢體語言，沿途打情罵俏，極盡歡暢之能事。扮演士、農、工、商、漁、樵、耕、讀等各行各業的代表，也將參與的層面擴及到每一層面，這樣的廟會活動已然不是某些虔誠信徒的專利，而是全民參與的祈安慶典。<sup>20</sup>

---

<sup>20</sup> 參見拙著，萬人空巷迎城隍，載於《源》雜誌40期，2002年7-8月號，頁42-44。詳見附錄二。 ^

(二) 小迎 (遊行範圍以後浦街四個門里為主)

城隍爺每年的巡安遶境活動，率皆以「玉旨敕封顯佑伯」的遷治紀念旗為前導，然後依序為俗稱「了亞」<sup>21</sup>的大鑼、托燈、范將軍與謝將軍、顏督察與柳督察、旗牌執事、俗稱大旗的大纛、開活恩主 (俗稱恩主公的牧馬侯陳淵)、關帝爺、蘇府四王爺、俗稱竹杯爺的董李排爺、文判官與武判官、香擔、馬軍爺與神駒、道士、鄉老、十音、南管、俗稱五方旗的五鳳旗、浯島城隍爺神轎、涼傘、粉閣、化裝車、隨香信眾、陣旗、東西南北四個里境的陣頭、舞龍、舞獅等遊藝隊伍。整個狹窄的後浦街道，但見鑽動的人潮，陣容蜿蜒長達數里，信眾的情緒可是 HIGH 到極點。<sup>22</sup> (如圖 4-12)

迎城隍可是金門島上的一件大事，為了要辦好這年度重頭戲，從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到輪值「爐主」的里境，所有善男信女，人人全力以赴，從四月一日開始，整個團隊便動了起來，城隍廟前柱子上即高懸認養工作的「水牌」(內容如所附)，由各地善信自動前往登記，並在各個項目後面簽名，俾便籌備單位順利安排負責的人選，然後由城隍廟酌情給予出勤津貼補助。

水牌：以民國九十一年 (2002 年) 為例

涓訂農曆四月十二日 為 慶祝 浯島邑主城隍遷治紀念 並 巡安四境謹將水牌津貼如左 (下) 敬請文武判爺 津貼台幣壹萬元 敬請范謝將軍 津貼台幣壹萬元 敬粧董牌爺二名 津貼台幣壹萬元 敬粧看馬「帶馬」 津貼台幣伍仟元 馬上吹一陣「帶馬」 津貼台幣伍仟元 值年西門境敬啟 中華民國壬午年四月初一日
--

紅底墨書的「水牌」，意即告示之意。每年農曆四月初一日起即懸掛於城隍廟前，由善信自動前往登記出任巡安大典的職務，因屬義務性質，廟方酌情補助津貼若干。眾善信們為表達對城隍爺的一片赤忱，無不踴躍以赴。

<sup>21</sup> 顏西林報導，「了亞」這一詞彙可能直接音譯自馬來語，後由旅馬華僑將之傳回金門，而沿用至今。

<sup>22</sup> 參見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歲時節慶》，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34-39。

圖 4-12：迎城隍盛況（二）



民國四、五十年左右，輪值的里境，須負責籌湊財源。普通由各「角頭」（角落）的負責人，挨家挨戶向里境內的各家戶，遞送一份象徵「福祿壽」的彩品，俗稱「送頭」，內容有一張印刷精美的城隍爺神像，一隻紅色麵龜，一份香燭金帛禮炮。民國五十年（1961年）左右送一份「頭」，約可籌資新台幣伍拾元，晚近因貨幣貶值，一般家戶皆以壹仟元為計算單位，在眾戶合資、眾志成城情況下，主辦單位才能將一年一度的迎城隍廟會辦得有聲有色。

在排列陣頭方面，因顧及東南、西北聯境的因素，巡行的隊伍都有一定順序。就以西門輪值為例。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行進的先後順序，一定是遵循南門 東門 北門 西門的隊伍排列方式。現今的遊行隊伍，因受限於行政區的重畫分，同樣由西門輪值，行進的先後順序，雖然也是南門先行，但接後的是北門 東門 西門，即依東、西、南、北方向輪序巡行，凡輪值的里境必排最後。

巡安遊行隊伍排列次序，雖因輪值的里境不同而略有差異，但基本上總離不開如是的基調。以下試引錄民國九十年（2001年）東門里輪值爐主時，由里長顏伯義所提供的排序表，俾便作進一步的體認。整個巡安隊伍的前後順序為：遷治紀念旗、了亞（大鑼）托燈、大鼓吹、范謝將軍、顏柳督察、旗牌執事、董排爺（竹杯爺）、文武判官、南管樂隊、香燈、鄉老、道士、香擔、神駒、十音、天女散花、邑主城隍、遮陽涼傘、城隍粉閣、隨香信眾、斗門鑼鼓陣、恩主公（牧馬侯陳淵）、關帝爺、蘇府四千歲、笛鼓隊、小獅隊、舞龍隊、南門境香陣、北門境香陣、東門境香陣、西門境香陣。

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以前「大迎」時，在四月十一日晚上要先舉行「踩路」（台灣稱暗訪，意即掃黑），由四境境主（包括神明、燈號）同時出巡，並需「起油鼎」，在熊熊碳火上放置油鍋一個，注入麻油，加熱直到滾燙為止，沿途吆喝，對不安分的「孤魂野鬼」予以薄懲。初一起每晚要「打鑼鼓」暖身，九、



十、十一三天當中由四境信眾負責化妝遊行。「小迎」則由九、十、十一日三個晚上「打鑼鼓」，揭開序幕。

## 二、2000 年全島城隍巡安活動

公元 2000 年是浯島城隍廟遷治後浦 320 週年，又欣逢金門縣第一屆觀光節的到臨，為此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乃與縣府攜手合作，擴大舉辦城隍爺首度全島遶境巡安慶典，活動範圍遍及大、小金門五個鄉鎮，這對金門全體鄉親來說，可是劃時代的創舉，也開啟了城隍爺渡海巡安烈嶼鄉（小金門）的新紀錄。

活動從四月初六日赴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依古禮進行謁祖廟「請火」儀式開始，當天晚上也遵循傳統習俗，在後浦街道四周舉辦「踩路」（暗訪）活動，為即將到臨為期六天的超大型廟會暖身。巡行五個鄉鎮共六天緊湊的行程中，城隍爺龐大陣容的車隊行遍了大小金門每一個角落，城隍廟主任委員顏西林更親率鄉老，在各鄉鎮長陪同下，隨著巡安車隊親赴各寺各廟拈香祝禱，祈求風調雨順，國泰民安。所到之處，家家香案侍候，人人跪地虔誠膜拜，隆隆的鞭炮聲不絕於耳，堪稱金門有史以來影響層面最大，參與人數最多的廟會活動。現依《金門日報》、《金門晚報》報導，將城隍巡安的路徑製作簡表如下，以便觀覽。

表 4-1：2000 年金門全島城隍巡安

日期	鄉鎮別	遊行路線	資料來源
四月七日	金湖鎮	於前山門恭迎城隍爺車隊，經由瓊林一門三節坊 水質管制中心 瓊林村孚濟廟 瓊林村渡假村 瓊林村村內 環島北路 瓊林風獅爺 瓊林村保護廟 瓊徑路 小徑村鏡山岩廟 尚義村精忠萬古廟 成功村象德宮、仙鶴寺 成功村 夏興村 冠城飯店 夏興村孚濟廟 后園村代天府廟 塔后村忠義廟 信義新村慈鑾宮 楓橋山城 湖前村廟碧湖殿 武德新莊 新市里護國寺 金湖國中 新頭 林兜 新頭村伍德宮 港口連 料羅村順濟宮 料羅村代天巡狩宮 料羅新村 新塘村天德府廟 庵邊村護安宮 環島東路 西村保蓮殿 東村滄龍宮 土樓村保安殿 峰上村天后宮、孚濟宮 西埔村妙香寺 下湖村關聖帝君廟 溪邊村順境宮 復國墩村欽月殿 下新厝鷹龍廟 后壠村保安廟 建華 鵲山圓環 前埔清秀山宮 建華 安民 下莊村恩主廟 埕下 南雄 黃海路 山外村英武山岩廟 新市林森路 復興路 中正路 台灣銀行 新市里護國寺 中興路 金湖國小體育館行轅過夜。	《金門日報 地方新聞》，2000 年 5 月 11 日
四月	金沙鎮	於下新厝旁恭迎城隍爺車隊，經田浦村泰山廟 大地村	《金門日

八日		<p>環江宮 東溪 內洋村景山宮 東山村南海觀音寺  新前墩村東關廟 東沙尾村蓮山宮 陽翟村會山寺、聚  源廟 東店村永巖殿 東珩村棲堂廟 西吳 西山前  村聖侯廟 東山前 碧山村昭靈宮 山后村感應廟、獅  山寺 山西村北嶽廟、明王殿 安瀾國小 山西水庫  青嶼村金山道殿 官澳村龍鳳宮 塘頭村金蓮寺、水源  宮 述美國小 西園村棲隱堂、聖義宮 后珩村景山宮  吳坑村北極殿 田墩村西嶽廟、天后宮 沙美萬安堂  忠孝新村 洋山村營源廟 長福里村 呂厝村鶯山  廟、拱峰宮、朝山寺 劉澳村奎山宮 后宅村普濟寺  浦邊村蓮法宮 下塘頭 何厝村保安殿 下蘭村金德  宮 中蘭村金榮殿 頂蘭村金剛寺 高坑村澤峰宮  斗門村靖海堂 蔡厝村碧山宮 民享 太武社區 後  水頭村汶源宮、汶德宮 後浦頭村慈德宮、汶鳳殿 沙  美萬安堂廟 忠孝新村慈航寺、萬土爺宮 英坑村恩主  聖侯廟、英巖廟 東埔村海印宮 東蕭村湧源寺 蔡店  金沙戲院前行轆過夜。</p>	<p>報 地方  新聞》，  2000年5  月12日</p>
四月 九日	金寧鄉	<p>於瓊林圓環恭迎城隍爺車隊，經珩厝村珩山宮 后沙村  鎮南宮 后盤山村威濟廟 西山 嚨口村雞山宮 西  堡村威鎮天門廟 中堡村寶靈殿 東堡村忠義廟 東  堡溝 頂堡村廣濟廟 下堡村福寓宮 仁愛社區 湖  南村吳保殿 安岐村保安殿、龍塘古廟、將軍廟 西浦  頭村李光前將軍廟、靈濟宮 慈湖 林厝村保安廟 北  山村保靈殿、先農廟、鎮西宮、真武殿、鎮東宮、雙鯉  古地廟 南山村鎮南宮、仙姑廟、伍德宮、鎮西宮、將  軍廟 湖下村雙忠廟 東坑村 頂埔下村保安殿 下  埔下村代天府廟 埔邊村代天府廟 埔後村雙忠廟  香格里拉社區 龍門大鎮 榜林村紫蓮寺、承濟殿、宏  濟殿 東洲村孚佑廟 下后坡村蕭府廟 頂后坡村聖  侯廟 后湖村昭應廟 昔果山村復國廟 前厝 盤山  文康忠誠廣場行轆過夜。</p>	<p>《金門日  報 地方  新聞》，  2000年5  月13日</p>
四月 十日	烈嶼鄉	<p>九宮碼頭上岸 經羅厝漁港 羅厝村西湖古廟 湖下  村中義廟、黃府將軍廟 后頭村麟護宮 黃厝村關帝廟  林邊村李府將軍廟 庵頂村天師宮 庵下村 后宅  村敬天亭 西方村釋迦佛祖玄天上帝宮、北極上帝宮  西吳村田帥廟 下田村真武廟 雙口村拱福宮 東坑  村清雲祖師廟 湖井頭村李府將軍廟 中墩村真武廟  前埔村保障宮 上林村李府將軍廟、厲王爺宮、三代</p>	<p>《金門日  報 地方  新聞》，  2000年5  月14日</p>



		公宮 上庫村天后宮、保生大帝宮 青岐村關聖太子廟、關聖廟、仙祖宮、天師宮、清水祖殿、代天朱府廟、烈女廟 楊厝村 南塘村真武廟 后井村劉府王公宮 西路村忠義廟 西宅村忠仁廟 東林街靈忠廟、九天玄女廟、萬神宮 東林運動場行轅過夜	
四月十一日	金城鎮周邊村落	自烈嶼鄉返回水頭碼頭，經水頭村金水寺、惠德宮、靈濟宮、勇伯仔宮 金水里公所 金水國小 后豐港村來鳳宮 夏墅村延平郡王祠 下墅村聖帝廟 向陽吉第社區 山前村修文殿 賢厝村泰安宮 古區村回龍宮 官裡村仰雲殿 吳厝村仰峰宮 官路邊村回龍殿 庵前村孚濟廟 上帝宮 和平新村 小西門村武孚廟 泗湖村代天巡狩宮 歐厝村五顯廟 東沙村廣濟廟 東社村 珠山村大道公宮 小古崗村風獅爺 董成南社區 古城里公所 大古崗村雙峰巖、仰雙巖 董氏宗祠 古城國小 金門城北門街、迴向殿 東門街、張公宮 南門關帝廟、寶月庵 厲王爺廟 西門 古地城隍廟 金門高中棒球場行轅過夜。	《金門晚報》，2000年5月13日
四月十二日	金城鎮後浦城區	由金中棒球場出發，經外武廟 金滿樓旅社 網寮 禹帝廟 南門天后宮 珠浦南路 民族路 嶽帝廟 水門宮 光前路 中興路南段 莒光路 東門代天府廟 珠浦東路 模範街 昭德宮 北門福德宮 北鎮廟 中興路口 民生路 縣政府 民權路 中正國小 中興路中段 (內)武廟 外武廟 光前路 回活島城隍廟，為千禧年全島遶境巡安劃下完美句點。	《金門日報 地方新聞》，2000年5月16日

由金門迎城隍熱鬧場景，放眼台灣、中國何嘗不然，乃見城隍信仰根植民間信仰的屹立不搖地位。也由於城隍信仰的普及，廟會活動時常舉行。以下就文獻上所知有關台灣、大陸城隍信仰的廟會活動情況，製成下列表格，以資印証（請參看表 4-2）。

表 4-2、文獻上臚列的各地城隍廟供奉神祇及廟會（例祭日）

廟名	始建年代	城隍神例祭日或廟會	供奉神祇	出處	備註
金門泰山（東嶽）廟	明洪武年間	城隍爺聖誕八月十五日。	城隍爺、城隍娘、大高爺、大高爺娘、太子爺（五鄉太子）、大道公、六姓府、上帝公、蔡王爺、水仙王、	1.1992年初版《金門縣志》，頁498 2.《金門寺	據《金門縣志》載，此

			媽祖、水仙禹帝、蘇王爺、註生娘娘、福德正神	廟巡禮》，頁 237	廟為金門最早城隍廟
金門古地城隍	明洪武二十年（1387）建	廟會五月十七日	城隍爺、文判、武判、范將軍、謝將軍、註生娘娘、福德正神	1. 1992 年初版《金門縣志》，頁 492 2. 《金門寺廟巡禮》，頁 94-95	金門最早的城隍廟
金門浯島城隍廟	建於清初，久圯，清嘉慶十六年（1811）左營游擊文應舉倡捐銀重建。	廟會四月十二日	縣城隍爺、解冤公、文判、武判、范將軍、謝將軍、董排爺、李排爺、六房司（衡文司、福德司、財帛司、功德司、速報司、採訪司）、馬軍爺。重建前，廟中尚供奉註生娘娘、血湖夫人、普庵公、觀音、杞師伯	1. 1992 年初版《金門縣志》，頁 490 2. 《金門寺廟巡禮》，頁 67-71 3. 《浯島城隍廟誌》，頁 28 4. 《四月十二迎城隍》，頁 36-49	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為金門廟會活動中最熱鬧的
澎湖馬公城隍廟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十月，澎湖廳第二十二任海防糧捕通判謝維祺釀金創建。乾隆五十七年（1792）由通判將曾年來捐奉倡修，並添建後殿五	城隍神誕日五月初六日	縣城隍爺（光緒十二年（1886）正月二十七日，以神蹟靈顯，奉旨加封「靈應侯」，神格同府城隍）、文判、武判、六司官（註祿司、註壽司、陰陽司、速報司、褒善司、罰惡司）、四神將（亦稱「四大吏」）、二先鋒官（范將軍、謝將軍）、文武班頭爺、虎爺。另祀註生娘娘、臨水夫人、牌位	《澎湖馬公城隍廟志》，頁 29	1987 年 11 月 10 日列閩臺地區三級古蹟

	間				
澎湖文澳城隍廟	雍正八年 (1730), 澎湖廳首任海防糧捕通判王仁建			《澎湖馬公城隍廟志》, 頁 29	閩臺地區三級古蹟
臺南市府城隍廟	建於明永曆二十三年 (1669 年)。明鄭時稱「州城隍廟」, 清康熙二十三年 (1684) 改稱「府城隍廟」。	五月十一日 (主神) 及十二月三日例祭日	府城隍、城隍夫人、文判、武判、盧清爺、韓德爺、二十四司、觀音菩薩、土地公、註生娘娘、臨水夫人、德政祠、地藏王菩薩。	1.《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 頁 55 2.盧嘉興, 記臺灣最早興建的府城隍廟, 載《臺灣風物》20 卷 2 期 3.林明德著, 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 以臺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 載《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 頁 324	臺灣最早城隍廟, 臺灣第九任知縣張宏所創建
臺南市縣城隍廟	清咸豐十年 (1860) 建	四月二十日例祭日	縣城隍、城隍夫人、文判、武判、盧清爺、韓德爺、二十四司、速報爺、縛爺、枷爺、鎖爺、十八手觀音、釋迦佛、彌勒菩薩、註生娘娘、臨水夫人等。	《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 城隍信仰的體系》, 頁 56	由知縣白鸞卿募建
臺南安平鎮城隍廟	清乾隆十四年 (1749) 建		城隍爺、福德正神、註生娘娘、文班韓德爺、盧清爺、范謝二將軍等。	林鶴亭, 重建安平城隍廟樑籤考, 載《臺	由水師協鎮沈廷耀

				灣風物》29卷4期，頁68-84	建
高雄市鳳山城隍廟	明永曆年間草創，與臺南府城隍同為臺灣最早的城隍廟	五月十二日為城隍爺聖誕	城隍爺（敕封顯佑伯衛國威靈公）註生娘娘、福德正神以及班後功德爺，報司爺等十八司。	曾玉昆，談城隍、說城隍，載《高雄文獻》第十三期，頁163-184。	
臺中市城隍廟	清光緒十五年（1889）建	六月十五日例祭日	城隍爺，以及左右各三尊手持刑具的六個部下（俗稱六神爺）	《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56-57	1904年由林染春等人改建
彰化城隍廟	清雍正十二年（1734）建。另據《彰化城隍廟》載，始建年代應為雍正十一年（1733）	祭祀日在每年六月十三、十五、十六三日之間	城隍爺、城隍夫人、城隍女兒、文判、武判、范將軍、謝將軍（特設陰將廳）	1.《彰化城隍廟》，頁8-10 2.《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57	
彰化縣鹿港鎮城隍廟	建於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		城隍爺、城隍夫人、文判、武判、三十六關將及十幾尊神像	1.《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57-58 2. 林明德 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以臺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載《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	屬臺灣分府的府城隍廟。廟額「忠祐侯」

				集》，頁 326	
基隆市城隍廟	清光緒十九年（1893）建	例祭日是三月三日與八月十六日	城隍爺、城隍第一夫人和第二夫人、城隍公子、文判、武判、牛爺、馬爺、六司（延壽司、罰惡司、速報司、增祿司、獎善司、糾察司）、日遊巡、夜遊巡等	《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 58	
宜蘭市城隍廟	清嘉慶十八年（1813）由官、民合建	三月初八日為城隍爺聖誕	城隍爺、城隍夫人、文判官、武判官、謝將軍、范將軍、董排爺、曹排爺、皂役、吏部司、戶部司、禮部司、兵部司、刑部司、工部司等六部司、註生娘娘、十二婆姊、三保佛等	1.《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 58 2.陳長城，宜蘭城隍廟，載《臺北文獻》直字第 42 期，頁 201-205	由通判翟淦建
宜蘭縣頭圍莊（今頭城鎮）城隍廟		城隍爺聖誕日元月六日	城隍爺、城隍夫人	《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 58	
新竹市都城隍廟	清乾隆十三年（1748）建	例祭日為二月十七日城隍爺第一個生日；七月十五日城隍爺奉旨出巡；八月十六日城隍爺第二個生日；十一月二十九	城隍爺、城隍夫人、六司、文判、武判、牛將軍、馬將軍、謝將軍（大爺，也稱七爺）、范將軍（二爺，也稱八爺）、金將軍（枷爺）、銀將軍（鎖爺）、董排爺、李排爺、二皂隸、四捕快（喜爺、怒爺、哀爺、樂爺）、虎爺，以及城隍爺的大、二少爺，大二媳婦等	1.《新竹都城隍廟簡介》，頁 15-25 2.《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頁 58-59	由淡水同知曾日瑛創建

		日城隍爺 大生日			
臺北市松 山區昭明 廟	清光緒六年 (1880) 建		府城隍爺、文判、武判、 范將軍、謝將軍、八司(財 神司、增祿司、獎善司、 糾察司、速報司、罰惡司、 延壽司、陰陽司)	《臺灣漢民 族的司法神 城隍信仰 的體系》，頁 59	日據 以後 曾寄 祀於 霞海 城隍 廟內
臺北市大 稻埕霞海 城隍廟	清咸豐六年 (1856) 起 建，越三年落 成，1945 年重 修。	例祭日五 月十三日 及九月四 日(城隍 夫人)	霞海城隍爺、城隍夫人、 劍童、印童、文判、武判、 牛爺、馬爺、范將軍、謝 將軍、金將軍、山 將軍、引童童子、福德正 神、黑虎將軍、城隍夫人 侍女、義勇公(三十八名)	1.《臺灣漢 民族的司法 神 城隍信 仰的體 系》，頁 59-61 2.黃得時 著，城隍的 由來和霞海 城隍廟，載 《臺北文物 季刊》第二 卷第三期， 頁 91 3.宋光宇 著，霞海城 隍祭典與臺 北大稻埕商 業發展的關 係，載《中 研院歷史語 言所集刊》 第六十二本 第二分，頁 291-336 4.邱麟翔 著，迎城隍 話稻江，刊 《台北文	城隍 生日 原為 五月 六日。 霞海 城隍 廟與 北港 朝天 宮並 稱為 臺灣 最大 兩座 廟宇。

				獻》直字第 92 期，頁 67-77	
福建同安 縣城隍廟	宋時即有祀 典。明洪武二 年封顯佑伯		中祀邑主城隍，兩廡左祀 速報司，右祀閻羅天子。 前廟左祀開闢王，右祀鄧 邑侯	《同安縣 志 祠祀》， 頁 652	1915 年以 前的 金門 即隸 屬同 安
福建南安 縣城隍廟	宋時建。明洪 武初知縣王 罕重建。弘治 七年（1494 年）知縣黃濟 重建			《泉州府 誌 壇廟寺 觀》，十六卷	
四川蒲江 縣鶴山鎮 城隍廟		廟會三月 初一日		《中國城隍 信仰》第八 章，頁 213	
四川大寧 縣城隍廟		神誕日與 廟會皆為 五月二十 八日		《中國城隍 信仰》第六 章，頁 170；第八 章，頁 212	
湖南澧州 （今澧 縣）城隍 廟		神誕日五 月二十八 日		《中國城隍 信仰》第六 章，頁 170	
山西省五 台縣城隍 廟		廟會五月 十七日		《中國城隍 信仰》第八 章，頁 213	
甘肅省肅 州城隍廟		廟會七月 初七日		《中國城隍 信仰》第八 章，頁 214	
廣東仕版 城隍廟 （俗稱東 廟）		廟會四月 十三日		韓伯泉、陳 三株著，《廣 東地方神 祇》，香港中	

				華書局出版, 1992年8月初版, 頁2	
奉天市都城隍廟	元至正十二年(1352)八月	廟會正月十五日上元節		《臺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的體系》, 頁55	
西安城隍廟	始建於明洪武年間、清代擴建	每年城隍誕、三巡會、信眾達上百萬		《中國城隍信仰》第一章, 頁13	形式仿宋明宮殿
浙江省遂昌縣城隍廟		廟會正月十五元宵節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 頁205	
浙江省蕭山縣小城隍廟		城隍爺聖誕是九月二十三日卯時	與大城隍廟同祀城隍爺崇福侯。小城隍廟內尚供有觀音、關帝、地藏王、元帥等。	蕭山小城隍廟考, 載《民俗曲藝》114期, 頁59-78	蕭山城隍從不出巡
浙江省義烏縣城隍廟		廟會十月十五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 頁213	
浙江省浦江縣城隍廟		廟會十月二十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 頁212	
浙江省宣平縣城隍廟		廟會五月十六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 頁213	
天津城隍廟		神誕日四月初八, 廟會四月初一至初八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六章, 頁170; 第八章, 頁208	
上海城隍廟		城隍神秦裕伯, 神誕日為二		《中國城隍信仰》第六章, 頁170	



		月二十一日			
上海松江縣城隍廟		廟會七月十四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12	
上海奉賢縣城隍廟		廟會九月初二日		《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12	
北京都城隍廟	建於元世祖至元七年	廟會五月十一日	城隍神為護國保寧佑聖王；城隍夫人為護國保寧佑聖王妃	1.《中國城隍信仰》，第八章，頁 212 2.《土地與城隍信仰》下編第三章，頁 200	
浙江台州府城隍廟	唐高祖武德四年（西元 621）			1.《嘉定赤城志》卷三十一 2.《中國城隍信仰》第三章，頁 61	

資料來源：據歷代筆記、雜錄相關文獻彙整。製表時間：2003 年 4 月 20 日。

### 第三節、金門城隍廟匾聯、碑記分析

民間信仰常藉寺廟的興建，神像的供奉，而予人膜拜、慰藉、敬畏；硬體的寺廟建築則多藉由匾聯、碑記的軟性訴求，來彰顯廟宇文化勸人為善的宗教真諦。更因匾聯、碑記的直接鋪陳誨世教化的莊嚴神聖職能，從而使信眾萌生當頭惕勵，不敢造次的潛移默化神功，職是之故，匾聯、碑記素與廟宇文化系聯不分，且因其又能顯明道述寺廟的功能運作，重要性不言可喻，故素有傳統建築門面之稱。

城隍廟的楹聯、碑文較諸一般寺廟更具多樣化和複雜化，原因無他，城隍神掌理陰陽兩面的神職與神位有以致之。茲就金門三座城隍廟的楹聯、碑文，透過田野調查記敘如下：

#### 一、楹聯

「它（指楹聯）以複雜的質性（包括材質、書法、詞句、雕刻）結合於硬體

的進出要口，凝聚為特殊的形象，有人稱之為人文的表徵，在寺廟尤其深受重視。」是林明德於「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以台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一文中對楹聯的重要性所下的斷語，亦是我們要見證金門城隍廟的主因。

#### （一）田浦泰山廟楹聯

大門聯：但願回頭便是岸；何須到此悔前非。

柱聯：陽世官刑雖可免，陰司法網總難逃。

窗聯：到此陰陽判；應知善惡明。

亭柱聯：東土陽和敖德澤；南方炎烈藉薰風。

四副楹聯中，三副剴切指稱為惡必有惡報的因果輪迴說論，奉勸世人「不是不報，時候未到」的警戒惕勉。亭柱聯則言明田浦村安和祥樂，自是城隍護民保邦的功勳，為宣揚神威之作。

#### （二）古地城隍廟楹聯

大門聯：古地鍾靈黎民是保；城隍顯赫善惡難瞞。（改建前）

大門聯：城建自明初百里山川資保障；廟垂於奕代千秋香火永綿延。（改建後）

前殿柱聯：願世間人多造福毋造孽；勸諸善眾廣結緣莫結冤。

後殿柱聯：古地人傑鍾靈閩島土農工商敷德澤；城隍顯赫庇護合邑永沐薰風。（古地城隍廟重建落成暨安座誌慶。）

佛龕聯：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善報惡報早報遲報終極有報。

戲台聯：粉墨登場演出忠仁孝義；嬌紅離閣情生博愛倫常。

五經不讀霎時題名金榜；六禮未成頃刻花燭洞房。

牌樓聯：朝漢影挹文臺瑞氣氤氳臨古地；擁燕山涵浯水祥光普照庇金城。

善惡難瞞不必階前多叩首；瑕瑜了徹豈容臺下細搖唇。

作事奸邪盡汝燒香有何益；居心正直見我不拜總無妨。

天道巡環因果到頭終有報；地球旋轉人生何處不相逢。

除大門聯於改建前後明顯不同，其餘沒變動，大抵陳述金門城隍廟鍾靈毓秀好所在，城隍顯赫庇祐村境永保安康為主軸。

#### （三）浯島城隍廟楹聯

##### 改建前楹聯

大門聯：未進此層門，須先自問心有何愧；既生乎斯世，要當深思德必無慚。

范將軍聯：逢善人恭敬他不了；遇惡徒豈怕你是誰。

謝將軍聯：舉爾念休欺了自己；我到頭曾放過何人。

解冤司聯：天下事無非是假；世間人何必當真。

柱 聯：造物最忌者是巧，任他巧計千般，徒做惡人，未必便宜得去；  
神明惟恪之以誠，只此誠心一點，廣行善事，自然感應能通。

柱 聯：正直代天監臨有公；神明如日普照無私。

柱 聯：捍衛禦患，無非為國為民，以安浯島；  
福善禍淫，正是教忠教孝，共仰神明。

由大門聯起始，即告知世人一切當以良心為準，無愧時行之，有愧時思之。接後，坦述城隍神代天監臨的正直無私神能，不但能鋤惡去奸，保國衛民，只要民眾誠心向上，則能普施德澤、降霖賜福、助民避禍。反之，民眾若居心不正，為非作歹，橫行霸道，勢必難逃范、謝將軍的捉拿判罪。

#### 改建後楹聯

大門聯：未進此層門，須先自問心有何愧；既生乎斯世，要當深思德必無慚（光緒十四年陽月吉旦。調署金門分縣來榮題）。

側門聯：天理昭彰，報應循環原不爽；神靈顯赫，處分公正總無私。

佑國保民，祀溯水庸昭禮典；彰幽瘴隱，廟隆浯江肅神靈。

側殿聯：禍福分明，堅信神明能庇護；陰陽奇準，遵行道義得安然。

善惡報施，莫道竟無前世事；利名爭競，須知總有下場時。

前殿聯：捍災禦患，無非為國為民，以安浯島；福善禍淫，正是教忠教孝，共仰神明（同治歲次丙寅清和吉置；欽賜花翎特授福建水師提標後營遊擊調署金門鎮標右營遊擊謝國忠敬題）。

謝將軍聯：爾舉念休欺了自己；我到頭曾放過何人。

范將軍聯：逢善人恭敬他不了；遇惡徒豈怕你是誰。

解冤公聯：天下事無非是假；世間人何必當真（光緒丁亥年季春上浣。南昌萬鵬、銀同韓汝為同敬立）。

前四點金柱聯：造物最忌者是巧，任他巧計千般，徒做惡人，未必便宜得去；

神明惟恪之以誠，只此誠心一點，廣行善事，自然感應能通。

（光緒十三年歲次丁亥季春上浣。浯江分宰信官南昌萬鵬、金營都閩信官銀同韓汝為同敬酬）

後四點金柱聯：善惡本殊途，莫云善小無為，惡微待掩，善惡到時終有報；

陰陽皆一理，那見陰誅可免，陽法能除，陰陽相輔總難欺。

改建後的楹聯，稍有變動，除大門聯、范將軍聯、謝將軍聯、解冤司聯、前四點金柱聯完全相同外，原柱聯之一改成「前殿聯」，且將「捍衛禦患」改成「捍災禦患」，一字之差而已。原柱聯之一「正直代天監臨有公；神明如月普照無私」刪除。另加側門聯、側殿聯、後四點金柱聯各一副，內容均言述「因果報應」以勸善世人。

### 浯島邑主城隍廟奠安大典

牌樓聯：金門耀彩，喜縣政昌隆，萬戶富康歌郅治；

崇廟重翬，仰城隍顯赫，眾神福佑慶昇平。

浯島鍾祥，修明政教樂安和，景風昭民德；

城隍覃化，燮理陰陽彰果報，嘉澤蕩神恩。

戲臺聯：聚古今奇聞趣史樂觀眾；英天下怪俗良規醒世人。

粉墨登場演出忠仁節義；嬌紅離閣情生博愛倫常。

五經不讀霎時題名金榜；六禮未成頃刻花燭洞房。

改建奠安後的浯島城隍廟，為配合實際需要，加掛牌樓聯和戲台聯二種，牌樓聯以顯示城隍神功為主，戲臺聯則以嬉笑人生為表面台詞，實則勸勉人們諸惡莫去作，諸善快奉行。

## 二、匾額

匾額不但深具藝術之美，更是洞察城隍神能和神蹟的表徵，頗具警世效用。

### (一) 泰山廟匾額

- 1.【海濱揚靈】匾
- 2.【威靈海嵩】匾：北江部隊長敬獻。
- 3.【威鎮海疆】匾
- 4.【恩澤四海】匾：中華民國八十三年十二月。金門縣議員王再生敬獻。
- 5.【保國佑民】匾：歲次戊辰年春月吉日。行憲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許崇凱率秘書劉土金敬獻。
- 6.【聖德庇民】匾：中華民國八十三年歲次甲戌元月吉旦。長江部隊長敬獻。
- 7.【威靈顯赫】匾：民國七十八年十月十日吉旦。長江部隊長敬獻。
- 8.【護國佑民】匾：中華民國五十八年九月吉旦。長江部隊長。
- 9.【神威顯赫】匾：恭祝金門泰山都城隍公千秋惠存。台灣省高雄縣旗山鎮大德里長周德田、里幹事宋文振、鄰長蘇樂、龔薛芳桂、李秀琴、柯景祥、陳國振、葉永輝、林茂鍊、林客精、蔡明傳、鄭文圳、陳再居、張含黎、侯許冊、陳葉天理、張周色、謝雪銀、鄭葉枝花敬獻；歲次癸酉年閏三月吉旦。

泰山廟擴建在即，現今廟雖小，但遠自山東泰山「東嶽城隍廟」分火來金庇祐金門子民的都城隍爺，以及都城隍夫人，因威靈顯赫，而且職掌人間「生死簿」<sup>23</sup>，位高權重，信眾遍及島上每個村落，香火興旺，是大家爭相膜拜的神祇。廟

<sup>23</sup> 張榮強著，《金門人文探索 浦城海日》，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第一版第一刷，頁243-244。

中懸掛的九塊匾額中，依林明德的分類法<sup>24</sup>，其中屬神靈類的匾額有「海濱揚靈」、「威靈海嵩」、「威鎮海疆」、「威靈顯赫」、「神威顯赫」等五塊。屬於神功類的匾額有「護國佑民」、「恩澤四海」、「保國佑民」、「聖德庇民」等四塊。

## （二）古地城隍廟匾額

古地城隍廟改建前曾有匾額四塊，依序為「合境蒙庥」、「惠我黎民」、「護國佑民」、「群黎沐恩」。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改建時，因考慮到立匾的年限不長，並未曾懸掛。民國八十八年（1999年）改建竣工，次年奠安，由各界敬獻的六塊新匾額與原有的四塊舊匾額仍待良日吉時的選定一併懸掛，目前均收藏在戲臺後的儲藏室內。

- 1.【福佑四方】匾：古地城隍廟落成奠安誌慶；浯島城隍廟敬賀。民國九十年歲次辛巳陽月吉旦。
- 2.【神威顯赫】匾：古地城隍廟奠安大典；前水頭金水寺敬獻。民國九十年第二辛巳年孟冬吉日。
- 3.【神恩顯赫】匾：古地城隍廟奠安大典；庵前村全體弟子敬獻。民國九十年第二辛巳年孟冬吉日。
- 4.【威靈顯耀】匾：古地城隍廟奠安大典；賢聚泰安宮敬獻。民國九十年第二辛巳年孟冬吉日。
- 5.【福佑四方】匾：古地城隍廟奠安大典；縣長陳水在敬賀。民國九十年歲次辛巳吉旦。
- 6.【萬德莊嚴】匾：古地城隍廟奠安大典；議長陳水木敬賀。民國九十年歲次辛巳吉旦。

內中有六塊屬於神功類，分別是「合境蒙庥」、「惠我黎民」、「護國佑民」、「群黎沐恩」、「福佑四方」（共有二塊），主要在描記城隍的功能。另四塊「神威顯赫」、「神恩顯赫」、「威靈顯赫」、「萬德莊嚴」則屬於神靈類，以強調城隍的威靈而言。

## （三）浯島城隍廟匾額

- 1.【千算萬算不由人算】算盤匾：清道光歲次丁酉年孟春吉旦；欽命世襲男爵邱聯恩敬立。民國歲次己酉年花月邱氏宗親會重修。
- 2.【誠祈感應】匾：光緒十九年癸巳孟夏吉；分知同安縣事南昌萬鵬敬酬。
- 3.【保我黎民】匾：道光乙巳年花月穀旦；署金門縣丞長洲宋鑲敬書。
- 4.【威靈海嵩】匾：同治歲次己巳年仲春月穀旦；特授金門縣丞山陰程瑞齡敬獻。

<sup>24</sup> 林明德，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以台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刊載於《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頁330-331。

- 5.【惠我無疆】匾：光緒拾年歲次甲申正月穀旦；署金門分縣嘉善潘其源敬獻並書。
- 6.【億兆蒙庥】匾：咸豐癸丑夏季穀旦；陞授泉州府同安縣知縣李湘洲敬立。
- 7.【鑒觀有赫】匾：嘉慶歲次癸酉季夏吉旦；鎮守福建金門總兵官林孫敬立。
- 8.【海天福主】匾：癸酉年梅月；里人文應舉敬題。
- 9.【天理良心】匾：大清同治癸亥端月穀旦；金門縣丞楊孜敬立。
- 10.【命由天不由人】匾：大清同治癸亥端月穀旦；金門縣丞楊孜敬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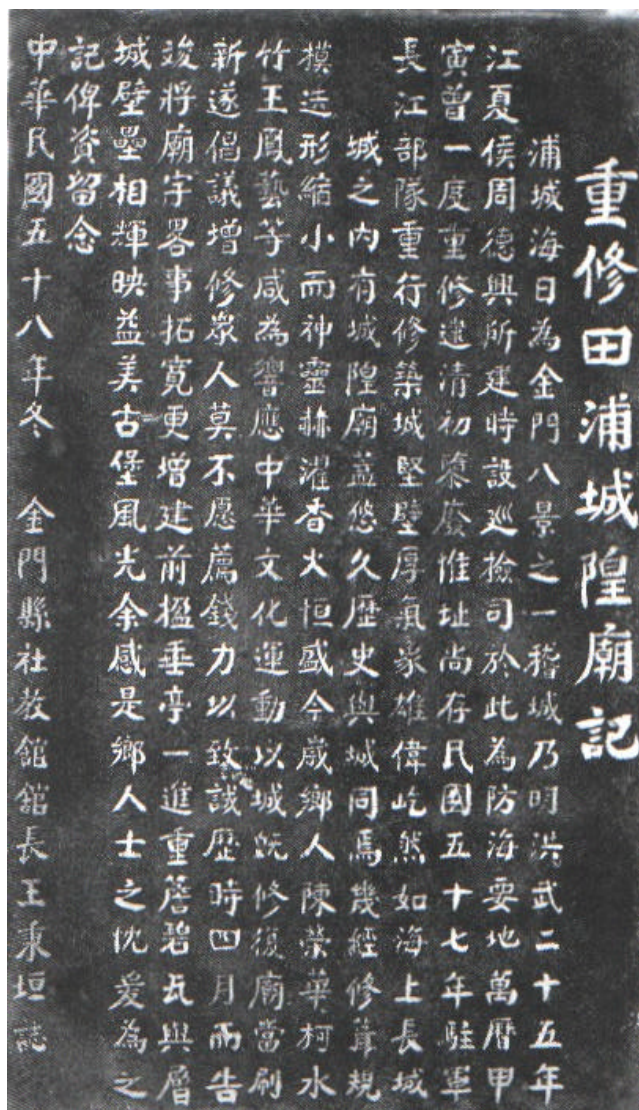
以上十種匾額，若依林明德之神名、神性、神靈、神職、神功、警惕的六種分類法<sup>25</sup>概可歸納為警惕、神性、神靈和神功四種：「千算萬算不由人算」、「天理良心」、「命由天不由人」屬於警惕類，告知人們行事當以天理良心為準繩，如悖離正道，必遭受天譴或懲罰，尤其是「千算萬算不由人算」的算盤匾，正是城隍考核人間善惡的利器，明言告誡世人：善惡全是人自作，是非算定法難容。<sup>26</sup>「誠祈感應」屬於神性類，說明只要虔誠敬拜，即可獲致感應。「保我黎民」、「惠我無疆」、「億兆蒙庥」屬於神功類，充分顯示城隍的功能。「威靈海嵩」、「鑒觀有赫」、「海天福主」屬於神靈類，乃點明城隍的威靈而言。

### 三、碑記分析

---

<sup>25</sup> 同註 24。

<sup>26</sup> 顏立水，抑惡揚善的城隍聯，刊登於《金門日報》副刊，2001年3月9日。



(一) 重修田浦城隍廟記 民國五十八年冬 (1969年)

浦城海日，為金門八景之一。稽城乃明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興所建，時設巡檢司於此，為防海要地；萬曆甲寅曾一度重修，逮清初隳廢，惟址尚存。民國五十七年駐軍長江部隊重行修築，城堅壁厚，氣象雄偉，屹然如海上長城。

城之內有城隍廟，蓋悠久歷史，與城同焉；幾經修葺，規模迭形縮小，而神靈赫濯，香火恆盛。今歲鄉人陳榮華、柯水竹、王鳳藝等，咸為響應中華文化運動，以城既修復，廟當刷新，遂倡議增修。眾人莫不願薦錢力以致誠，歷時四月而告竣。將廟宇略事拓寬，更增建前楹垂亭一進，重簷碧瓦與層城壁壘相輝映，益美古堡風光。余感是鄉人士之忱，爰為之記，俾資留念。

中華民國五十八年冬，金門縣社教館館長王秉垣誌。<sup>27</sup>

書影一：重修田浦城隍廟記 拓碑，轉引自何培夫主編，《金門 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發行，1999年6月初版。

此碑記係金門社會教育館館長王秉垣所撰，為記述田浦村自從築設巡檢司

<sup>27</sup> 同註 19，頁 175；及頁 173。

後，加蓋城隍廟，續由村人陳榮華、柯水竹、王鳳藝等，號召信眾集腋成裘重修田浦村泰山廟的經過。原碑嵌在正殿左前壁。

## （二） 溯古尋根金門城隍廟 民國九十年（2001）

金門城位於燕南山之南，地處險要。明洪武二十年（1387）派江夏侯周德興，來浯築城防倭，城牆周長六百三十丈，設金門守禦千戶所，遂為浯島商業文化、軍事重鎮，建有城隍廟一座，供黎民參拜，神恩福庇城鄉，是以地靈人傑，賢能輩出。盛傳城地藏有出聖人之龍穴，於是江夏侯復蒞城鑑察，隨即建兩帝廟背連雙向，南祀關聖帝君，北祀玄天大帝，以鎮壓龍穴。清初受遷界廢城，至康熙十九年（1680）首任金門總兵陳龍，遷縣邑於后浦，是歲四月十二日城隍亦分香遷治（今金城浯島城隍）是也。古地城隍廟年代久遠，歷經風雨腐蝕，棟樑朽危，經鄉民聚議，定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歲次丁丑鳩工重建，承諸鄉親認捐每人口新台幣伍仟元，充作基金，並蒙客旅鄉賢，各界大德，奉獻鉅緣，得以建廟聖事順遂，於八十八年（1999）歲次己卯竣工，十一月城隍入廟安座，紅瓦石雕、彩繪剪黏、太子騎龍護塔、雙龍拱三星、花鳥瑞獸、斗拱雀替，均富吉祥之兆，神祇同喜，黎庶歡慶，歲合利貞，擇吉於本辛巳年（2001）陽月十三連十五三日舉行奠安大典，爰述為記。<sup>28</sup>

這是由金門城村耆宿倪振贊印贈的宣導資料，記述古地城隍廟因江夏侯周德興築建「金門守禦千戶所城」後，再起建之建廟經過簡史，以及擇吉奠安的大要。

## （三） 古地城隍廟重建落成誌 前殿左壁、黑色大理石

金門城位居燕南山面朝南海，人文薈萃，承地靈人傑之貌。明洪武二十年（西元一三八七年）江夏侯周德興來浯建金門千戶所於斯防倭，歷代均為浯島商業與軍事重鎮，昔謂有城斯有隍，為安民心，乃建古地城隍廟，以彰善懲惡，福庇鄉里，神恩黎民。迨清康熙十九年（西元一六八八年）首任金門總兵陳龍遷縣邑后浦（今金城），城隍亦於是歲四月十二日遷治分火於斯，謂浯島城隍是也。

古地城隍廟肇建至今已逾六百餘載，其間數度修葺，然格局依舊。近因樑朽牆危，鄉民倡議重建，是於民國八十六年歲次丁丑依傳統閩南式鳩工重建，廟坐丑向未兼癸丁，基礎加高一尺，擴充四點金柱、龍虎井，承諸鄉親慨捐每人口新台幣伍仟元整作建廟基金，客旅鄉賢、大德先進誠奉鉅緣，是以重建聖事順利于國八十八年歲次己卯竣工，紅瓦石雕、彩繪剪黏、花鳥瑞獸、斗拱雀替，吊筒垂飾，精華畢現，均富極兆之瑞，神祇同喜，黎民歡慶，昔日立功於前者，賴後人以繼之，為千載垂念，萬世留芳，謹就捐敬芳名勒石為記，敬述為誌。

總幹事：倪振贊敬撰

古地城隍廟重建委員會謹識

<sup>28</sup> 節錄自 2001 年倪振贊印贈資料。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歲次乙卯十二月

本大理石碑文嵌在古地城隍廟前殿左壁，是古地城隍廟自興建「千戶所城」之後再建廟，以迄重建的一部簡史，文中詳述陳龍總兵將「古地城隍廟」分爐至後浦「浯島城隍廟」的始末，又詳述重建「古地城隍廟」的內部建造細節等，也是現今攸關古地城隍廟建廟的唯一較可徵信的第一手史料，深具文獻價值。

#### （四） 署金門糧捕海防分縣馬公去思碑

清 洪作舟

公名永壽，字如山，浙江紹興府山陰縣人，同治二年十一月蒞金，政治肅然，遠近帖服。未幾積弊盡除，風俗頓改，民順賴之。四年正月任滿，僉為借寇之請而不得，而公遽去。民之思公，自此深矣。然而公之治績，不第足繫民思，抑且受知執政，故去不數月。而公旋來，民慰雲霓望，歡迎接公。公曰：吾二度蒞金，教養之政闕如，吾滋愧矣，吾何修而後可無忝斯職。自是益勵精圖治，凡前所施為未竟者，悉修之。前所欲為而未逮者，更舉之。其為民害者無不除也。其足為民利者，無不興也。前後五年中，比戶得以安堵樂業者，皆公惠也。蓋不徒以聽斷見廉明，而於民之衣食教誨，尤汲汲也。今公又去矣。而受公栽培者士，不欲公去。受公愛養者農，不欲公去。受公保護者工賈，不欲公去。然民不欲公去，終不能止公使不去。則惟以公之德，深足為民思者，勒之貞石，以見公雖去而民之繫於心，終不去也。同治七年四月。

此碑主要敘寫馬永壽二度蒞金從政，體民愛民的表現，而深受民眾感佩。原立於浯島城隍廟前右側，目前置於縣立文化中心廣場前。

#### （五） 金門縣長韓福海德政碑

張茂椿

金門自設治以來，長是縣者，求其德政可歌，則惟韓公稱最。公本將種，歷治軍民，所至有政聲。自宰是邦，即以維持治安，倡率廉潔為職志，首革陋規，不遺餘力，所有吏警員役，辦理民刑案件，按月給資，照章徵費，不使絲毫需索，致吸民脂。蓋由生長斯土，素稔金邑司法積弊，故亟亟以除害為前提。他如禁煙禁賭，無不積極進行，以及增校舍以興學，寬田賦以便農，渡口停輪，而夜勤守海防，水產減稅，而人知急公，民冤則依法平反，案無積牘，軍費則隨時補助，宦先傾囊。至於遣兵則民無惶驚，捕盜必身先士卒，公俸以優卹孤寡，猶其餘緒。種種有裨蒼生，為金門設治以來不可多得之宰官。故民情愛戴，奉為生佛，詎枳棘不堪棲鳳，託病以去，一任臥轅舉轍而不顧，島民頓失所依，如嬰兒之戀慈母，挽之不留，情有難已，爰就任內厚澤深仁，見諸事實之犖犖者，紀諸貞？，與金山浯水，並垂不朽。庶幾後人繫思，視同南國甘棠，峴山嘉績也。是為碑。民國十八年元月。

這是對韓福海縣長德政的推崇。原立於浯島城隍廟前右側，目前置於縣立文化中心廣場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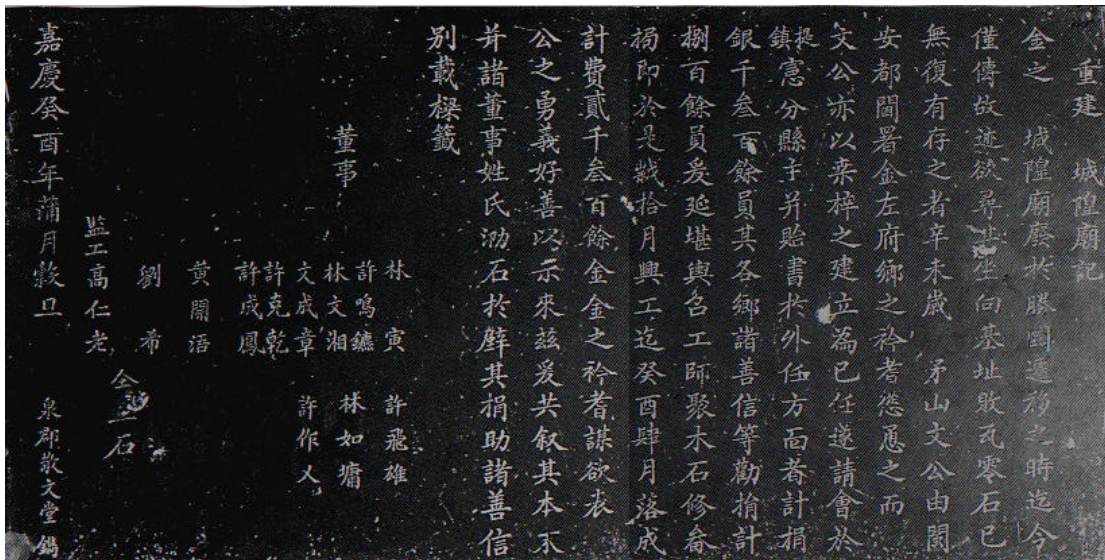
(六) 重建城隍廟記 清嘉慶十八年五月(1813年)

金之城隍廟，廢於勝國遷移之時，迄今僅傳故？；欲尋其坐向基址，敗瓦零石，已無復有存之者。辛未歲，矛山文公由閩安都閩署金左府，鄉之衿耆憇憇之，而文公亦以桑梓之建立為己任。遂請會於提憲、鎮（憲）、分縣主，并貽書於外任方面者，計捐銀千參百餘員，其各鄉諸善信等勸捐計捌百餘員。爰延堪輿、召工師、聚木石、修畚揭；即於是歲拾月興工，迄癸酉肆月落成，計費貳千參百餘金。金之衿耆，謀欲表公之勇義好善，以示來茲。爰共敘其本末，并諸董事姓氏，泐石於壁；其捐助諸善信，別載櫟籤。

董事：林寅、許鳴鑣、林文湘、文成章、許克乾、許成鳳、黃開浯、劉希、許飛雄、林如壙、許作乂全立石。

監工：高仁老。

嘉慶癸酉蒲月穀旦，泉郡敬文堂鐫。29



書影二：重建城隍廟記 拓碑，轉引自何培夫主編，《金門 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發行，1999年6月初版。

此碑是對浯島城隍廟重建經過的說明，以及時任董事和監工的名冊紀錄，也是浯島城隍廟頗具學術價值的瑰寶，目前嵌在大殿左壁上。

(七) 城隍廟捐題翻蓋芳名 (甲) 清光緒十二年八月(1886年)

金門協鎮王國才捐銀二十員，壬午舉人洪作州捐銀四員，李清接捐銀六十員，金門分縣萬鵬捐銀六大員，大鵬分縣吳榮森捐銀七兩，許陶觀捐銀四十員，金門都閩府韓汝為捐銀四員，海關捐銀三員，古坑社捐銀四十員，補用縣丞余德章捐銀

<sup>29</sup> 錄自何培夫主編，《金門 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編印，1999年6月初版，頁32；另楊天厚、林麗寬合編著，《金門寺廟楹聯碑文》，台北稻田出版社，金門縣政府補助出版，頁14也錄有是篇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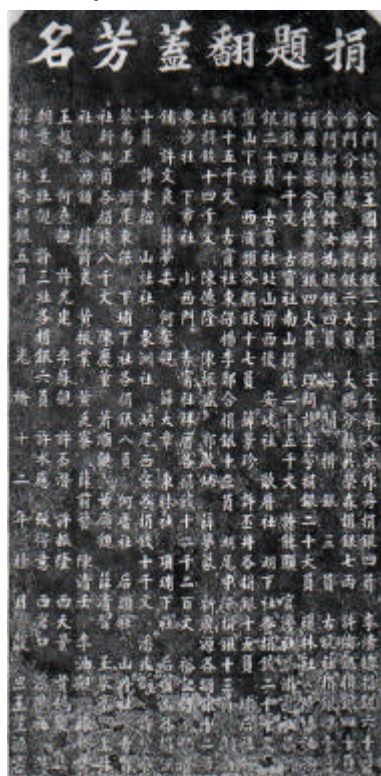
四大員，理問許士芬捐銀二十大員，瓊林社、榜林社各捐錢四十千文，古寧社南山捐錢二十五千文，許能顯、官澳社、浦邊社，各捐銀二十員。

古寧社北山前西後，安岐社、歐厝社、湖下社，各捐錢二十千文。盤山下保、西浦頭，各捐銀十七員。薛景珍、許丕井，各捐銀十五員。埔後社捐錢十五千文，古寧社東堡楊、李、鄭合捐銀十三員，湖尾中保捐銀十三員，社捐錢十四千文。陳德隆、陳振盛、郭啟炳、薛夢篆、新廣源，各捐銀十二員。東沙社、下市社、小西門、古寧社林厝，各捐錢十二千二百文。

裕記行、舖、許文良、薛夢委、何奪觀、薛大章、東林社、頂埔下社、后盤山，各捐銀十員。許聿招、山灶社、東洲社、湖尾西堡，各捐錢十千文。潘兆獅、許泰、蔡尚正、湖尾東堡、下埔下社，各捐銀八員。何厝社、后頭社、山外社、古寧社新興角，各捐錢八千文。

陳慶董、蕭順觀、黃嶺觀、薛清習、王家亭、上林社、合源舖、薛前良、黃振業、黃廷寮、薛前藝、陳清壬、李油觀、陳騰雲、王越觀、何堯觀、許允觀、李蘇觀、許丕潛、許振隆、西天景、黃媽、朝意、王狀觀、許三狀，各捐銀六員。許水應、張得意、西倉口、西邊社、烈嶼東坑社，各捐銀五員。

光緒十二年桂月穀旦，王星源書。30



書影三：捐題翻蓋芳名 拓碑，轉引自何培夫主編，《金門 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發行，1999年6月初版。

本碑文主要登載參與修建城隍廟的捐款芳名錄及捐款數額，由此可明晰當時的社會經濟情況，頗具社會意義。原碑現在立於浯島城隍廟左前側金爐後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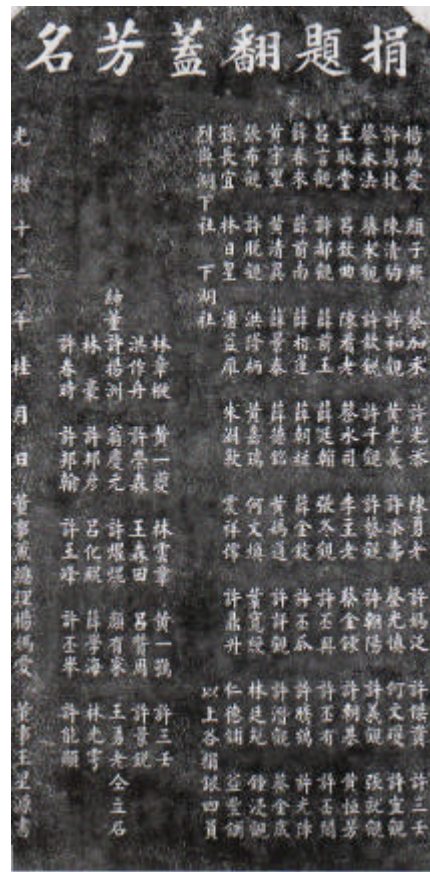
<sup>30</sup> 同註 29，頁 34；及頁 15。



(八) 城隍廟捐題翻蓋芳名 (乙) 清光緒十二年八月 (1886 年)

楊媽愛、顏子照、蔡加禾、許光添、陳勇老、許媽泛、許傑資、許三壬、許萬捷、陳清駒、許和觀、黃光義、許添壽、蔡光慎、何文瓊、許宜觀、蔡永法、蔡來觀、許欽銳、許千觀、許藝觀、許朝陽、許義觀、張就觀、王耿堂、呂致曲、陳看老、蔡水司、李主老、蔡金鍊、許朝基、黃恆芳、呂言觀、許都觀、薛前玉、薛廷翰、張冬觀、許丕興、許丕有、許丕鬪、薛春來、薛前南、薛?蓮、薛朝撻、薛金錠、許丕瓜、許騰鶴、許光陣、黃守望、黃清異、薛景泰、薛德銘、黃媽通、許評觀、許潛觀、蔡金歲、張布觀、許脫觀、洪隆炳、黃嘉瑞、何文煥、葉寬綬、林廷苑、鍾浸觀、孫長宜、林日星、潘益雁、朱淵敦、震祥號、許鼎升、仁德舖、益豐舖、烈嶼湖下社、下湖社，以上各捐銀四員。

紳董許揚洲、洪作舟、林豪、林章樞、許春時、翁慶元、許榮森、許邦彥、黃一夔、許邦翰、許耀焜、王森田、呂化鯤、林雲章、許玉峰、顏有家、呂贊周、薛學海、黃一鶚、許丕舉、王勇老、許景銳、林光雱、許三壬、許能顯，全立石。  
光緒十二年桂月 日，董事兼總理楊媽愛，董事王星源書。31



書影四：捐題翻蓋芳名 拓碑，轉引自何培夫主編，《金門 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發行，1999年6月初版。  
本碑文同樣登載參與修建城隍廟的捐款芳名錄及捐款數額，並記述擔任董事會之仕紳名錄。原碑現在豎立於浯島城隍廟左前側金爐後方。

<sup>31</sup> 同註 19，頁 36；及頁 16。

(九) 重建浯島城隍廟記 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

本世紀五十年代，金門歷經烽火，名聞世界，政府勵精圖治，經濟繁榮，民生富裕。金門原為荒蕪孤島，變成海上桃源，觀光勝地。百姓生活水準提高，全縣高樓大廈，四處興建，則各鄉村廟宇宗祠，亦多翻修重建，美侖美奐。

浯島城隍廟在市中心，四周被大廈包圍，加之年久失修，木材腐蝕，幾有倒塌之虞，同仁有鑒於斯，爰於八十二年秋，敦請全縣各鄉鎮鄉紳代表，召開代表大會，商討重建事宜，經全體代表贊成重建，逕於癸酉年臘月動土，廟貌規格，依舊廟形式為準，三年乃成，廟內龍柱，與正面石雕，廟埕石板金爐，由惠安崇武石廠承造，青草石材，雕刻精美，駐殿城隍爺、文武判官、董李排爺、馬軍爺、神駒等神像，係福州名師設計塑造，以福州名產「脫胎」製造，則是漆雕，千年不壞。建廟之先，城隍爺暫移駕武廟，逕於八十四年臘月五日回殿，大事慶祝，盛況空前。

為擴建廟地寬敞，除增高拓寬外，特闢廟埕地下室，增加面積數百坪，利用為集會場所、香客休息室、或其他用途。又聘請台灣朴子司阜(按：應為「師傅」)，將原有戲台，移後三公尺，使廟埕較為擴大。難得旅泰鄉僑許嘉文先生，其子女捐廟口店屋一座，使廟埕得以方正，厥功甚偉。他如石雕金爐、龍柱、廟口石雕、各有善信捐獻，新嘉坡、汶萊等僑胞、台灣、金門善男信女，熱烈捐輸，使建築經費，得以無虞，城隍顯赫，定能福佑眾生，永保康寧。

檢討重建工作，見仁見智，不能白璧無瑕，盡善人意。當事人三年來夙夜匪懈，躬身督工，應無偷工減料之虞，工資建材，造有傳票，賬目分明，對人對神，可以無愧的，關於各界捐款，建築費用，勒石公佈於廟壁(按：應為「壁」字之誤)，以昭信用。新廟於八十四年落成，逕於是年十二月五日神像回殿，恭請縣長、金防部司令官剪綵，祭祀大典，盛況空前。茲值大利之年，擇訂農曆丁丑年(民國八十六年)十一月初一日舉行奠安慶典，聘請台灣復興劇團蒞金公演京劇，「正音」絕響半世紀，今日重現於城隍廟戲台，海外僑團會館，旅台各金門同鄉會，以及全縣各鄉鎮社里，都組織進香團來廟慶賀，慶典三天，全市點燈結綵，街坊裝飾牌樓，參加民眾，服裝一色，蔚為奇觀，此次奠安大典，可為金門空前盛況。是為記。<sup>32</sup>

這是對浯島城隍廟分爐自「古地城隍廟」後，因年久破敗而重建經過，以及迎城隍慶典和奠安的詳節記述，碑文刊載於《浯島城隍廟誌》，頁30。

<sup>32</sup> 取材自顏西林編撰，《浯島城隍廟誌》，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出版，1997年11月30日，頁30。

## 第五章、金門城隍信仰與民眾生活

### 第一節、金門城隍信仰與民間信仰契合

緣於海島特性，緣於金城鎮金門城村「千戶所城」的設置，暨「巡檢司寨」的築建（請參閱第參章第一節），城隍信仰在金門鄉眾心目中，素受崇祀，也素受膜拜。尤其在每年四月十二日迎城隍時際，更儼然蔚為金門民間信仰的表徵，究竟城隍信仰與民間信仰如何相契相合？

#### 一、城隍官方祀典

城隍信仰本起源於對城池、水庸的敬祀，隨著時代的演變，及社會民心的需求，而漸行演進為保護神、人格神和司法神的綜合性神格。其間，更因官方的祀典而倍增尊崇地位。

##### （一）縣官履任告城隍廟

「凡府縣官入境，先齋宿廟中，致祭設誓而後履任，月朔望行香。」<sup>1</sup>這是《南安縣志 典禮志》對地方主管官員接篆視事後的制約。列入朝廷重大祀典的「城隍神」，向以明鏡高懸，無枉無縱的嚴謹態度，主掌陰陽兩界，並與邑令共同宰制境邑的事務，因而在通俗信仰之中，城隍神汎稱陰官，邑宰汎稱陽官，陰陽兩官，各有所司，權責分明。只是城隍與邑宰兩者間的權責分際究竟如何作區隔，這一點諸羅縣知縣周鍾瑄所撰 諸羅縣城隍神碑記 內，有明確的詮釋：

聖人設教，明為人而幽為鬼神，理一而已。邑有令以治明也，賞善罰惡，均其賦役，平其爭訟，教以孝弟忠信，邑無饑寒怨咨，善相率者，令之職也。有城隍以治幽也。<sup>2</sup>

由此洞見城隍和邑令的陰陽兩司各有所轄，權責也涇渭分明。唯邑宰所擔任之陽官，無法透知陰司的一切，常須藉助同掌陰陽兩界的城隍神來辦理庶務，形成「陰官比陽官高一級，陽官須求陰官庇佑及合作。」<sup>3</sup>（城隍神敕封官階職級部分請詳參第貳章表 2-1）的通俗信仰中牢不可破的機制。職是之故，履新上任的官員，依例總是要先恭謁城隍神，並宣言「誓與神明幽相贊，以懲惡而勸善，除奸以安良。」<sup>4</sup>，如此作為的主要訴求，旨在冀望藉助城隍神顯赫的威靈，以達警世的積極性作為。這其中又以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新任臺灣知縣俞兆岳，甫上

<sup>1</sup> 參見清康熙十一年劉佑主修，《南安縣志 典禮志》（上冊）卷八，台北市南安同鄉會出版，1973年10月景印，頁469。

<sup>2</sup> 詳見《臺灣省通志 通俗信仰》，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284。

<sup>3</sup> 同註2，頁301。

<sup>4</sup> 清代劉佑撰，南安縣重修城隍神廟募疏，載於《南安縣志》（下），台北市南安同鄉會出版，1973年10月景印，頁1052-1053。

任即到縣城隍神前立誓說：「毋貪財，毋畏勢，毋徇人情。」最具代表性。俞氏如此大張旗鼓，鄭重其事立誓城隍神前，一則可以強調自己大公無私，二則可藉助神力以收嚇阻效果。<sup>5</sup>

對地方官員來說，除開朔望之日（每月初一、十五）依例進謁城隍廟上香外，碰上水旱雨潦、瘟疫肆行、帝后違和之時，或是審案幽情不明之際，守土官（即該地方官）都須齋戒沐浴後，再備妥牲禮夜宿城隍廟，祈請城隍爺指點迷津；或禱祝城隍爺顯現靈威，俾收正官箴、去奸邪的宏效。《古今圖書集成》更進一步對這種既分工又相互監督的重要性作了詮釋：「蓋置守令以治民生於昭昭之際，設城隍以司民命於冥冥之中，而加之以鑒察之名，而又俾有司到任之初時與神誓，蓋又付之鑒視糾察之任，使有民社者，不敢以非禮厲吾民也。」<sup>6</sup>由於此般「新官謁城隍廟」的不成文規矩相沿成習，得讓城隍廟的香火終年繚繞無替，也得讓城隍神成為地方的最佳保障，以及民眾身家安全希望的最大所寄託。<sup>7</sup>

就人性的觀點檢露，有時因囿於惰性，做事常有虎頭蛇尾之弊。有時因識人不明，而意外受到遷累。有時是因不諳律令，因而誤觸法網。這都屬人情之常。對尋常百姓而言，這或許僅限於道德層面課題，就算干犯法紀也只是個人私德問題，牽涉層面不廣，傷害也不大。但對身膺重任的百里侯而言，一旦犯錯則後果將不堪想像，故而勇於任事的官員無不戒慎警懼，深怕一失足成千古害，造成永世不能彌補的缺憾。因而上任伊始，即在神前設誓，誠如彰化知縣楊桂森就在履任告城隍文當中提到「邑宰職任用人繁且雜，保無有官親朋好家人書役隱賄其間」<sup>8</sup>的顧慮，部屬貪贓枉法雖不是有司之過，可是對勇於負責的官員來說，卻必須概括承受，故而希望藉神報來自我警惕，自我期許，進而自我鞭策。<sup>9</sup>

就文獻所載及耆老的回憶之中，歷任金門縣長齋戒沐浴，夜宿城隍廟，祈請城隍爺指點迷津的事例好像不曾有過，但歷任金門縣長每月朔望詣「五廟」拈香已成慣例，尤以前清為最。據父老傳言，金城鎮後浦城區之「五廟」有兩種不同的說法：一指浯島城隍廟、武廟（內武廟）外武廟（馬舍宮）北鎮廟、昭德宮；一指浯島城隍廟、武廟（內武廟）靈濟古寺（觀音亭）天后宮（大媽祖廟）昭德宮。<sup>10</sup>而今金門地方官朔望二日謁廟拈香參拜之風雖不再，但古人「國有大事則告廟」的遺緒卻仍行之有年，也成了地方官不能免俗的要務。官員祭城隍自然要備妥祝禱文，以下臚列由「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代表陳泰明提供的範例：

### 祭浯島城隍爺祝禱文

#### 祝 邑主城隍遷治巡安慶典祝文

<sup>5</sup> 詳見《臺灣省通志 通俗信仰》，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284。

<sup>6</sup> 《鼎文版古今圖書集成 神異典》卷 32，城隍之神部，1985 年 4 月再版，頁 359。

<sup>7</sup> 宜蘭的城隍，載《臺北文獻》直字第 42 期，1977 年 12 月 15 日出版，頁 204-205。

<sup>8</sup> 詳見《臺灣省通志 通俗信仰》，卷二人民志宗教篇，頁 284。

<sup>9</sup> 同註 8。

<sup>10</sup> 參見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巡禮》，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8 年 12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65。

維

中華民國 年歲次 月 朔越十二日，金門縣浯島邑主城隍遷治 佰 拾週年巡安慶典，主獻官金門縣長 暨各界首長、各境長老，謹以虔陳香花牲醴金帛肅薦于

玉旨敕封浯島城隍顯佑伯暨護境諸尊神之前昭告曰：

卿雲絢彩，化日耀邳治之疆，景星應瑞，和風鈞天之章，伏維尊神，明鑒萬方，顯威靈赫鎮，宏化育以熙，調順風雨，燮理陰陽，正人心以果報，輔法治之嘉隆，澤流萬，佑啟千祥，導仁政之善施，臻生民於富康，衛道錫福，歌賡召棠，申誠敬而馨頌，協心力以福鄉，巡鎮盛典，麾族雲從，緩海宇之寧靖，佑合境之鼎昌，錦徽載道，瑞靄碧空，兆中興之景運，慶國泰而年豐，懷澤晉祝，仰默化之恩光，威神赫臨，祈鑒享而佑匡。尚饗

## （二）傳承厲祭遺風

依傳統慣例，每年七月初一日，「浯島城隍廟」都會在廟前正面左偏門前擺設觀音壇，延請道士宣經建醮，以「豎旛、牽水陸輦、放兵」等科儀祭祀無祀孤魂，並由道士親自登壇入座，意謂城隍爺正式公告「天門」（傳說中的「鬼門關」）於焉開啟，透過是項儀式，象徵城隍爺已發出同意放行的公函，讓相關鬼魂得在許可範圍內，擁有為期一個月的自由活動假期。為了祭祀這些鬼魂，浯島城隍廟主事者都會準備豐盛的牲禮果品、飯菜，讓鬼魂們飽餐一頓。對於身體有殘缺者，也準備了為數可觀，用麵粉製作的「佛手包」，這種外觀近似手足造型的麵製品，據傳言可以讓肢體殘缺不良於行者接上義肢，方便行走；也能讓無依的孤魂野鬼從此不用再餐風露宿，魂有所歸，此即古代「厲祭」的遺風。端坐壇上的道士一邊誦經，一邊隨手扔出佛手包、紅龜仔粿、荖花餅、中餅等傳統糕餅，讓魂魄們有所歸依，也有所飽食。

「泰厲壇祭無祀鬼神」這是《明史 禮志》中對厲祭所下的定義。《春秋傳》更進一步闡釋說：「鬼有所歸，乃不為厲」。這是自漢武帝以來，儒家在傳統祭典中對無祀孤魂的管理模式。至於主祭的層級、祭祀的對象，《禮記 祭法》篇中也有明確的規範：「王祭泰厲，諸侯祭公厲，大夫祭族厲。」可見不同層次的人，即有不同的祭祀對象。《禮記 檀弓》有云：「疾病禱於厲」，鄭注謂「漢時民間皆秋祠厲」，則此可見秋季祭祀風氣已達于全國上下，不過後世卻不再舉行。這種漢時民間普遍流行的秋季祭拜泰厲的習俗，後來雖因承嗣的朝代不再奉行而被人遺忘，直到明初才又重新起祭，也才再次予以規範：

洪武三年定制，京都祭泰厲，設壇玄武湖中，歲以清明及十月朔日遣官致祭。前期七日，檄京都城隍。祭日，設京都城隍神位於壇上，無祀鬼神等位於壇下之東西，羊三，豕三，飯米三石。王國祭國厲，府州祭郡厲，縣祭邑厲，皆設壇城北，一年二祭如京師。里社則祭鄉厲。後定郡邑厲，皆



以清明日、七月十五日、十月朔日。<sup>11</sup>

清代以後的厲祭，仍一如明制。這一點可以從《清史 禮志》<sup>12</sup>及《清史稿校註 禮志》<sup>13</sup>兩書中相同的論述得到印證。若從明清兩代的定制中，只能看出供品的種類及數目為「羊三、豕三、飯米三石」而已，並未詳述實際運作細節，後人仍無法窺見全貌。若欲作深層的探索，則《重修臺灣府志》或可提供較詳細的詮釋。在儀節的進行方面：「先期三日，主祭官齋（按應為「齋」字之誤）沐更衣（用常服），備香燭、酒果、牒告本處城隍。通贊：『行一跪三叩禮，興、平身。詣神位前，跪，進爵、獻爵、奠爵、俯伏，興、平身，復位。又一跪三叩，興、平身，焚告文，禮畢。』」可見行禮如儀，不得大意、隨便。在祭品的調配上也有所規範：「本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祭物羊一，豕一；設無祀鬼神壇於壇下左右（書曰『本府境內無祀鬼神』），祭物羊二，豕二，盛置於器，同羹飯等鋪設各鬼神位前。陳設畢，通贊唱：『執事者各就位』，『陪祭官各就位』，『主祭官就位』。贊：『行一跪三叩禮，興、平身。主祭官詣神位前，跪，三獻禮，俯伏，興、平身，復位』。讀祭文，讀畢，又一跪三叩，焚祭文並紙錢，禮畢。」<sup>14</sup>如此全套完整版的祭儀，巨細靡遺的機制，充分梳理出莊嚴肅穆的厲祭大典。

整個厲祭儀典當中，城隍爺一直扮演著主導的角色。守土官透過祭文的朗誦，一則向神威顯赫的城隍爺表達崇高的敬意與謝忱，一則對無祀的孤魂表達憐憫與關懷赤忱，以下轉引《合肥縣志》一篇《告城隍廟文》映襯對應，便於從中觀看厲祭的內容與特色。

#### 欽奉

皇帝聖旨。普天之下。率土之上。無不有人。無不有鬼。人鬼之道。幽明雖殊。其理則一。今國家治民事神。已有定律。尚念冥冥之中。無祀鬼神。昔有生民。未知何故而歿。其間有遭兵刃而橫傷者。有死於水火盜賊者。有被人強奪妻妾而忿死者。有被人掠取財物而逼死者。有誤遭刑罰而屈死者。有天災流行而疫死者。有為猛虎毒蟲所害者。有饑寒交迫而死者。有因戰鬥而殞身者。有因危急而自縊者。有因牆屋傾頹而壓死者。有死後而無子孫者。此等鬼神。或終於前代。或歿於近世。或兵戈擾攘。流移於他鄉。或人煙斷絕。久缺其祭祀。姓名泯沒於一時。祀典無聞而不載。此等孤魂。死無所依。精魂未散。結為陰靈。或倚草附木。或為妖作怪。悲號於星月之下。呻吟於風雨之中。凡遇人間令節。魂杳杳以無歸。意懸懸而望祭。興言及此。憐其慘悽。故敕天下有司。依期致祭。命本處城隍以主此祭。鎮按壇場。鑒察諸神等類。其中有為良為善、誤遭刑禍、死於無辜者。神當達於有司。使之還生

<sup>11</sup> 鼎文版《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 禮制》卷五十，鼎文書局出版，1980年1月三版，頁1311。

<sup>12</sup> 參見清史編纂委員會編纂，《清史》卷八十六，國防研究院出版，1961年2月臺初版，頁1074。

<sup>13</sup> 詳參國史館編著發行，《清史稿校註》卷九十一，1986年7月出版，頁2757。

<sup>14</sup> 林銜道主編，《重修臺灣府志 典禮》卷九，臺灣省文獻會發行，1977年2月，頁327-328。

中國。永享太平之福。如有素為兇頑、身逃刑憲、雖獲善終、亦出僥倖者。神當達於有司。屏諸四夷。善惡昭報。神必無私。除欽奉外。合就牒移城隍獄神。弔出獄幽。以享祭典。永遠遵行。<sup>15</sup>

整篇祭文中處處洋溢著儒家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情操，深受朱子教化，有「海濱鄒魯」雅稱的金門島縣，對無祀亡魂的祭拜自然不能減免。傳統醮儀中雖無「厲祭」之名，但許多醮儀卻多行厲祭之實，例如七月中元節的「普度」，堪稱是全金門的一大盛事。尤自國共對峙以來，金門島上更遭逢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古寧頭大戰」、民國三十九年（1950年）「大擔島戰役」、民國四十三（1954年）年「九三炮戰」，以及民國四十七年（1958年）「八二三炮戰」等等大小不一的戰役，期間因公殉職的官兵及無辜犧牲的百姓，魂魄漫布滿山遍野，是亟待藉由不定期大型法會或一年一度定期的「普度」來超度他們，讓死者無憾，讓魂魄有歸。為全面性照顧這些亡靈，金門全島各鄉鎮的街市，遂分區舉辦大型的「普度」法會，為便於瀏覽，特將各地普度情況製表如下：

表 5-1：金門地區七月份各地普度簡表

日期別	鄉鎮別	村里別	普度地點	備註
初一日	金城鎮	西門里	後浦浯島城隍廟前	豎立十三層的「旛旗」及兩座「血轆」，超度亡魂。
初八日	金湖鎮	新市里	新市里街道和武德新莊	
初十日	烈嶼鄉	上庫村	村中廣場	
十一日	金城鎮	南北西街	南北西街街道	
十二日	金城鎮	西門里	第二菜市場	
十二日	金湖鎮	瓊林村	岳飛崗	瓷土公會祭拜好兄弟
十三日	烈嶼鄉	上林村	村中廣場	
十五日	金寧鄉	榜林村	村中廣場	原普度時間為十三日
十五日	烈嶼鄉	東林街	東林街道	
十六日	金城鎮	北門里	北門街	
十七日	金城鎮	東門里	東門街	
十八日	金城鎮	中街	莒光路一帶	俗稱「囡仔普」
十九日	金寧鄉	安岐村	村中廣場	
十九日	金湖鎮	瓊林村	村中廣場	
二十日	金城鎮	南門里	南門街	
二十日	金城鎮	金門城村	南門、北門一帶	
二十一日	金寧鄉	古寧頭村	南山、北山、林厝三	祭拜歷次戰役陣亡三軍將士

<sup>15</sup> 《合肥縣志》(上)，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清嘉慶八年（1803年）刻本，頁153-154。

起兩日			個聚落	
二一日	金城鎮	金門城村	東門一帶	
二三日	金寧鄉	湖下村	村中廣場	旛旗高達十三層，與初一日城隍廟前的旛旗一樣層數，為金門之最。
二四日	金城鎮	東門里	東門菜市場	
二五日	金城鎮	後浦城區	抬轎巷一帶	
二六日	金城鎮	西門里	西門街	
二六日	金城鎮	金門城村	西門一帶	
二七日	金城鎮	後浦城區	觀音街一帶	
二八日	金城鎮	南門里	南門一帶	俗稱小正普度。
二九日	金城鎮	西門里	安和社區	
二九日	金城鎮	后豐港村	村中廣場	
二九日	金湖鎮	小徑村	村中廣場	
二九日	金沙鎮	沙美街	沙美街道附近地帶	範為涵蓋整個金沙地區

從七月初一開始，「浯島城隍廟」前就擺設了祭壇，祭拜俗稱「好兄弟」的孤魂。為期一個月的普度也就逐次在金門各鄉鎮上演。以豎旛來說，「浯島城隍廟」前的旛旗與湖下村的旛旗同為十三層，是全金門層級最多的。據傳言指出，每一層旛旗象徵管轄五里方圓的地域，城隍爺主管全縣陰陽兩界事務，普度範圍遍及全縣各地，旛旗層級自然要多。至於金寧鄉湖下村因濱臨福建沿海，為了同時照顧到海面上的亡魂，故而旛旗也多達十三層。其餘鄉鎮則視範圍大小酌情增減，像金湖鎮新市里因普度範圍僅限於街道附近，旛旗只有三層而已。另特別值得注意之處在於清康熙十九年（1680年），總兵陳龍將行政中心自金門城村遷治後浦，並將金門城村的「古地城隍廟」分爐至後浦，之後在後浦城區起蓋「浯島城隍廟」，導至「浯島城隍廟」與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之間不但有垂直傳承的明顯脈絡，就是兩地各個里境普度的時間都同出一轍，這份相關，是研究城隍信仰不能不注意之處。（詳見上方各地普度簡表）

七月初一日甫開「鬼門關」起，「浯島城隍廟」廟埕前就會擺設兩支長約 120cm 的「轆」，一紅一綠，周邊貼滿十二尊紙剪的圖像，紅色的叫「血轆」，適用於因難產而死的亡魂；綠色的叫「水轆」，專用於溺水而死的亡魂。這種紙糊祭器是由道教的葬儀中用以旋轉、超度亡魂用的法器所演變而成的，如今已轉換成超度亡魂的法器。<sup>16</sup>

專門設置普度道壇的較大規模普度，大部分以城鎮街市為主，鄉下村落中有此情形的僅限於湖下、榜林、安岐、小徑、后豐港、古寧頭、上林、上庫 等有這方面的拜儀，其餘村莊信眾就只好前往臨近村落設有普度道壇處敬拜「普度

<sup>16</sup> 林富士著，《孤魂與鬼雄的世界：北臺灣的厲鬼信仰》，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初版，頁191。

公」。又七月的初一、十五和月底三天，每戶人家都須在自家門口，以豐盛的生、熟供品敬拜「好兄弟」，祈求閻家平安，此為七月份忙碌而繁瑣的例行性工作。

## 二、全島性的信仰活動

金門是一座幾近封閉性的海島，總面積 150.456 平方公里，在行政區方面，區分為金城鎮、金寧鄉、金湖鎮、金沙鎮、烈嶼鄉等五個鄉鎮，共有 166 個自然村。其中只有金沙鎮東山前村、金寧鄉西山村等幾個傳統聚落及新蓋的社區外，幾乎是村村有廟，甚至有一村數廟的情形。據田調所得，金門寺廟總數如果連同近數十年來才頽圯的幾座計算在內，總數在 272 座之譜；若扣除已然坍塌的舊廟宇，及規模較小的寺廟，則總數亦達 234 座（含兩座一貫道佛堂）。這 234 座的寺廟中，已向主管機關縣府民政局完成寺廟登記的有 182 座，總比例為 77.78%。以下就據此定義，將村中信眾共同參拜的信仰中心，和少部分雖屬私人設置性質，卻香火鼎盛的廟宇（如金城鎮南門里的「五嶽廟」），以鄉鎮作區隔，進行數據的分析比較，金城鎮城區因屬行政中心，再行細分為後浦街東、西、南、北四個里境。經詳細篩選統計之後，得到的寺廟數依序為：金城鎮後浦街四個里境 22 座，佔總廟數的 9.40%。金城鎮周邊村落 29 座，佔總廟數的 12.39%。金寧鄉 44 座，佔總廟數的 18.80%。金湖鎮 41 座，佔總廟數的 17.52%。金沙鎮 59 座，佔總廟數的 25.21%。烈嶼鄉 39 座，佔總廟數的 16.66%。（詳參表 5-2 5-6）

表 5-2：金門金城鎮寺廟

### （一）金城鎮後浦城區四個里境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正式登記、補辦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東門里境	代天府廟	溫、池王爺		俗稱「池王爺宮」
東門里境	靈濟古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一年九月十五日(81)縣民字 11696 號	俗稱「觀音亭」
東門里境	正德宮	福德正神		也作「東門土地公宮」
東門里境	昭德宮	蘇府四王爺		原名「觀德堂」
東門里境	奎閣	魁星爺		俗稱「魁星樓」
西門里境	浯島城隍廟	城隍爺	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84)府民字 11324 號	俗稱「上廟」
西門里境	武廟	關帝爺		俗稱「內武廟」
西門里境	外武廟	韓王爺、關帝爺	八十五年三月十四日(85)府民字 04882 號	俗稱「馬舍宮」
西門里境	朱子祠	朱子牌位		
西門里境	宏德宮	蘇王爺、邱王	金補字第 91069 號	西門里鳳翔新

		爺、梁王爺		村信仰中心
南門里境	五嶽廟	五嶽大帝		俗稱「嶽帝廟」
南門里境	金蓮淨苑	觀世音菩薩	八十三年十一月七日(83) 縣民字 2853 號	
南門里境	天后宮	天上聖母	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87 府民字 23014 號	俗稱「大媽祖宮」。前殿供奉媽祖，後殿為林氏宗祠
南門里境	天后宮	天上聖母	八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 (84) 府民字 21430 號	俗稱「小媽祖宮」
南門里境	福德宮	福德正神		俗稱「南北西街土地公宮」
南門里境	香蓮廟	註生娘娘		俗稱「娘仔宮」
南門里境	禹帝廟	水仙禹帝	八十四年十一月三十日 (84) 府民字 27568 號	俗稱「禹帝廟」
南門里境	睢陽廟	厲王爺		俗稱「水門宮」
南門里境	森羅殿	包公		俗稱「萬神爺宮」
南門里境	安德宮	雷、金、康三位王爺		南門里安和社區信仰中心
北門里	北鎮廟	玄天上帝、觀世音菩薩	金補字第 91002 號	俗稱「北門宮」。後殿為「慈雲寺」
北門里境	福德正神宮	福德正神		俗稱「北門土地公宮」

(二) 金城鎮周邊各村里境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水頭村	金水寺	關帝爺	八十二年七月十六日(82) 縣民字 14460 號	後殿供奉觀世音菩薩
水頭村	惠德宮	李王爺	八十六年四月十六日(86) 府民字 07040 號	俗稱「後店仔宮」
水頭村	靈濟宮	蘇王爺	八十六年三月十七日(86) 府民字 05043 號	又稱「下宮」
水頭村	勇伯公宮	勇伯公	金補字第 91083 號	
水頭村塔山台電廠旁	萬善宮	萬善公	金補字第 91084 號	

金門城村	古地城隍廟	城隍爺	八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83) 縣民字 2476 號	金門最早的城隍廟
金門城村	睢陽著節	厲王爺	金補字第 91085 號	
金門城村	迴向殿	北岳大帝	八十五年四月十一日(85) 府民字 06538 號	
金門城村	法力無邊宮	張元帥(張公府主)	八十五年四月十一日(85) 府民字 06539 號	俗稱「張公宮」
金門城村	忠義廟	關帝爺		
金門城村	寶月庵	觀世音菩薩		又名「南庵」
官裡村	仰雲殿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1087 號	
古區村	回龍宮	清水祖師		
古區村	天官府	陳、邢、科、昌、文王爺	金補字第 91082 號	
古崗村	雙峰巖	池王爺	金補字第 91081 號	俗稱「西宮」
古崗村	仰雙巖	聖侯恩主	金補字第 91086 號	俗稱「中宮」
東沙村	廣濟廟	王公、王娘		
前山前村	修文殿	朱王爺	金補字第 91004 號	
賢聚村	泰安宮	聖侯恩主	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 府民字 26671 號	
后豐港村	來鳳宮	田都元帥	八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84) 府民字 08216 號	
吳厝村	仰峰宮	吳府大千歲		
夏墅村郊	延平郡王祠	鄭成功		
夏墅村	聖帝廟	關帝爺		
庵前村	孚濟廟	聖侯恩主	八十八年三月六日 88 府民字 88010385 號	「聖侯恩主祖廟」, 又稱「牧馬侯祠」。後殿奉觀世音菩薩
小西門村	武孚廟	池王爺、關帝爺	八十五年三月五日(85) 府民字 04063 號	原稱「武廟」
泗湖村	代天巡狩宮	五主柳池府王爺	八十四年五月八日(84) 府民字 11855 號	
珠山村	大道公宮	保生大帝	八十六年七月十二日(86) 府民字 13834 號	
歐厝村	五顯廟	金王爺	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85) 府民字 09797 號	
官路邊村	回龍殿	金王爺	八十五年四月十一日(85) 府民字 06540 號	

表 5-3：金門金寧鄉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古寧頭村 北山	雙鯉古地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49 號	
古寧頭村 南山	保靈殿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1059 號	俗稱「大道公宮」
古寧頭村 南山	鎮南宮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48 號	原稱「山西夫子廟」
古寧頭村 南山	仙姑廟	王仙姑		
古寧頭村 南山	伍德宮	蘇王爺	金補字第 91058 號	
古寧頭村 南山	鎮西宮	池王爺	金補字第 91023 號	
古寧頭村 北山	先農廟	神農炎帝		
古寧頭村 北山	鎮西宮	章千歲	八十五年九月二日(85) 府民字 16487 號	
古寧頭村 北山	真武殿	玄天上帝	八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85)府民字 18549 號	
古寧頭村 北山	鎮東宮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60 號	
古寧頭村 北山	忠烈祠	周府元帥	金補字第 91020 號	
古寧頭村 林厝	保安廟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54 號	
頂后垵村	聖侯廟	聖侯恩主	金補字第 91062 號	
下后垵村	蕭府廟	蕭何		
湖下村	雙忠廟	厲王爺	八十三年六月六日(83) 縣民字 12120 號	
湖下村	萬應公廟	地藏王	金補字第 91011 號	
慈湖農莊	昭忠堂	李光前將軍	金補字第 91012 號	
后湖村	昭應廟	池王爺	八十六年四月十四日(86) 府民字 06826 號	
榜林村	紫蓮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5)府民字 24813 號	俗稱「榜林宮」
榜林村	承濟殿	侯府王公	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85)府民字 24074 號	俗稱「頂宮」

榜林村	宏濟殿	朱王爺	八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5)府民字 24250 號	俗稱「下宮」
安岐村	保安殿	保生大帝	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84)府民字 23469 號	俗稱「頂宮」
安岐村	龍塘古廟	王公、王娘	八十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84)府民字 23468 號	俗稱「下宮」, 又稱「王公宮」
湖南村	吳保殿	吳府王爺	金補字第 91052 號	
西堡村	威鎮天門	釋迦佛祖、岳 府元帥	八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 (85)府民字 13890 號	
中堡村	寶靈殿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1047 號	
中堡村	威靈殿	張公聖君	金補字第 91046 號	
中堡村	金聖宮	順府王爺	金補字第 91061 號	
東堡村	忠義廟	關帝爺	八十四年二月十五日(84) 府民字 04168 號	
后盤村	威濟廟	池王爺	金補字第 91050 號	
西浦頭村	李光前將軍 廟	李光前將軍	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83)縣民字 18130 號	
西浦頭村	靈濟宮	高王爺及朱 邢李三王府	八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83)縣民字 18131 號	昔稱「三王府 宮」
西浦頭村	天鳳宮	小姑娘媽	金補字第 91019 號	
頂堡村	廣濟廟	玄天上帝	八十四年五月五日(84) 府民字 11323 號	
下堡村	福寓宮	厲王爺	八十六年一月二十日(86) 府民字 01272 號	原稱「鎮西宮」
東洲村	孚佑廟	朱王爺	金補字第 91055 號	
嚨口村	雞山宮	厲王爺		
頂埔下村	保安殿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1053 號	
下埔下村	代天府廟	溫王爺	金補字第 91051 號	
埔後村	雙忠廟	厲王爺	金補字第 91021 號	
埔邊村	代天廟	金王爺	金補字第 91022 號	
后沙村	鎮南宮	普庵佛祖、魏 府將軍	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 (85)府民字 03275 號	
昔果山村	法主天君廟	閻山法主	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六日 (86)府民字 07701 號	
昔果山村	復國廟	李府將軍	金補字第 91024 號	



表 5-4：金門金湖鎮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太武山巔	海印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六年四月一日(86) 府民字 06058 號	
新市里	護國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83 府民字 24641 號	
新市里	忠義廟	關帝爺	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89) 府民字 8945563 號	
料羅村	順濟宮	天上聖母	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84 府民字 10388 號	
料羅村	代天巡狩宮	大王爺	八十四年四月二十五日 84 府民字 10389 號	
料羅村	萬興公廟	土地公	金補字第 91063 號	
料羅村金 港路	三魚王廟	三魚王	金補字第 91065 號	
新頭村	伍德宮	蘇王爺	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85) 府民字 01387 號	蘇王爺祖廟
峰上村	天后宮	天上聖母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84 府民字 28213 號	
峰上村	孚濟宮	聖侯恩主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84 府民字 28214 號	
成功村	仙鶴寺	玉女娘娘	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85) 府民字 03143 號	
成功村	象德宮	溫王爺	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85) 府民字 03142 號	
成功村	天海寺	陳府將軍	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 (85) 府民字 09799 號	
復國墩村	欽月殿	池王爺	八十五年七月十日(85) 府民字 13068 號	
后? 村	保安廟	廣澤尊王	金補字第 91008 號	
瓊林村	保護廟	保生大帝	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86) 府民字 09388 號	
瓊林村	忠義廟	關帝爺	八十六年五月二十日(86) 府民字 09389 號	
瓊林村	孚濟廟	聖侯恩主	金補字第 90008 號	
瓊林村	萬祠宮	萬土爺	金補字第 90009 號	
珩厝村	珩山宮	田都元帥	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84) 府民字 29451 號	

山外村	英武山岩廟	林王爺	八十五年三月十三日( 85 ) 府民字 04757 號	
下湖村	關聖帝廟	關帝爺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84 府民字 28588 號	
庵邊村	護安宮	金王爺	金補字第 91025 號	
土樓村	保安殿	池王爺	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85 ) 府民字 10876 號	
西村	保蓮殿	林王爺	八十三年十二月六日 83 府民字 31101 號	
東村	滄龍宮	森王爺	金補字第 91027 號	
西埔村	妙香寺	蘇王爺、觀世 音菩薩	八十五年六月十一日( 85 ) 府民字 10875 號	
新塘村	天德府	李府將軍	八十六年三月十三日( 86 ) 府民字 04781 號	
溪邊村	順境宮	保生大帝	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 85 ) 府民字 01386 號	
溪邊村	天成佛殿	釋迦牟尼佛	金補字第 91001 號	一貫道佛殿
溪邊村	福德正神宮	福德正神	金補字第 91064 號	
湖前村	碧湖殿	金王爺	八十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 85 ) 府民字 03274 號	
信義新村	慈鑾宮	天上聖母	金補字第 90006 號	
下莊村	恩主廟	聖侯恩主		
前埔村	清秀山宮	普庵佛祖	八十五年二月十五日( 85 ) 府民字 03144 號	
夏興村	孚濟廟	聖侯恩主	八十五年二月二日 ( 85 ) 府民字 02146 號	
后園村	代天府廟	池王爺	金補字第 90007 號	
塔后村	忠義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0002 號	
尚義村	精忠萬古廟	關帝爺		
小徑村	鏡山岩廟	清水祖師	八十五年六月十九日( 85 ) 府民字 11488 號	
下新厝村	鷹龍廟	朱王爺	金補字第 91009 號	

表 5-5：金門金沙鎮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沙美街	萬安堂	大宋三忠王、保生大帝	八十五年三月五日(85)府民字 04065 號	
沙美村郊	大士宮	大士爺	八十五年三月五日(85)府民字 04064 號	
沙美村郊	福德宮	福德正神		
忠孝新村	慈航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五年三月五日(85)府民字 04066 號	
呂厝村	鶯山廟	舍人公	八十六年三月三日(86)府民字 03816 號	
呂厝村	拱峰宮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0003 號	
呂厝村	朝山寺	廣澤尊王	金補字第 90005 號	
劉澳村	奎山宮	保生大帝	九十一年四月二十三日(91)府民字 9116116 號	
浦邊村	蓮法宮	黑旗將軍	八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86)府民字 07554 號	
斗門村	靖海堂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0001 號	
斗門村	福德宮	福德正神	金補字第 90004 號	
陽翟村	會山寺	普庵佛祖	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85)府民字 09795 號	
陽翟村	聚源廟	關帝爺	八十五年五月三十日(85)府民字 09796 號	
蔡厝村	碧山宮	南斗星君、聖侯恩主	八十五年十二月二日(85)府民字 22561 號	
頂蘭村	象山金剛寺	觀世音菩薩	八十二年十一月三日(82)縣民字 25514 號	
中蘭村	金榮殿	玄天上帝	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84)府民字 27392 號	
下蘭村	金德宮	蘇王爺	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84)府民字 27390 號	
碧山村	昭靈宮	田都元帥	八十五年三月十四日(85)府民字 04883 號	
山后村	感應廟	金王爺	八十七年五月五日(87)府民字 08546 號	
山后村	獅山寺	觀世音菩薩、蘇王爺	八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85)府民字 09798 號	
東珩村	樓堂廟	保生大帝	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86)府民字 26669 號	
何厝村	保安殿	保生大帝	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84)府民字 27388 號	
何厝村	聚福堂	水府娘娘		
後水頭村	汶源宮	田都元帥	金補字第 91005 號	俗稱「下宮」
後水頭村	汶德宮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06 號	俗稱「頂宮」
西園村	棲隱堂	保生大帝	金補字第 91073 號	俗稱「西宮」
西園村	聖義宮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76 號	
西園村	樓山寺	聖侯恩主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91)府民字 9150538 號	俗稱「東宮」
西園村	齊心堂	太子爺	金補字第 91074 號	
吳坑村	北極殿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17 號	
田墩村	西嶽廟	西嶽大帝	金補字第 91075 號	
田墩村	天后宮	天上聖母	金補字第 91072 號	
后玗村	景山宮	蘇王爺	金補字第 91007 號	
官澳村	龍鳳宮	廣澤尊王、天 上聖母	八十三年十月十九日(83) 縣民字 27388 號	
官澳村	水源宮	福德正神		
塘頭村	金蓮寺	觀音佛祖		
青嶼村	金山道殿	保生大帝	八十五年四月十一日(85) 府民字 06545 號	
后宅村	普濟寺	池府四公子	八十五年一月二十二日 (85)府民字 01385 號	
高坑村	澤峰宮	太子爺	八十五年十二月五日(85) 府民字 22801 號	
營山村	營源廟	大宋三忠王	八十六年一月十四日(86) 府民字 00709 號	
田浦村	泰山廟	城隍公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日(86) 府民字 05323 號	俗稱「東嶽廟」 或「田浦宮」
田浦村	土地公宮	福德正神		
後浦頭村	慈德宮	鄉賢黃逸叟	金補字第 91014 號	
後浦頭村	汶鳳殿	田都元帥	金補字第 91018 號	
小浦頭村	川德宮	厲王爺	金補字第 91013 號	
東蕭村	湧源寺	邱王爺		
山西村	北嶽廟	嶽王公	八十三年七月五日(83) 縣民字 15915 號	
山西村	明王殿	邢王爺	金補字第 91015 號	

西山前村	聖侯廟	邱王爺	金補字第 90010 號	俗稱「下宮」
西山前村	福德宮	福德正神		
英坑村	恩主聖侯廟	聖侯恩主	八十九年八月二十二日 (89)府民字 8935825 號	俗稱「下宮」
英坑村	英巖廟	聖侯恩主		俗稱「頂宮」
內洋村	景山宮	廣澤尊王	金補字第 91071 號	
東山村	南海觀音寺	觀世音菩薩	金補字第 91070 號	
新前墩村	東關廟	董王爺	金補字第 90111 號	
東沙尾村	蓮山宮	太子爺	金補字第 91003 號	
東埔村	海印宮	太子爺	金補字第 91077 號	
東店村	永巖殿	廣澤尊王		
大地村	環江宮	棟境公	八十五年一月二十四日 (85)府民字 01384 號	

表 5-6：金門烈嶼鄉寺廟

村里名稱	廟宇名稱	主奉神祇	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	備註
東林村	靈忠廟	洪府元帥	八十八年十一月九日(88) 府民字 88052278 號	
東林村	九天玄女廟	九天玄女		
東林村	天台聖宮耀 德佛堂	明明上帝	金補字第 91016 號	一貫道佛堂
青岐村	關聖太子廟	關帝爺、太子 爺	金補字第 91038 號	
青岐村	關聖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39 號	
青岐村	仙祖宮	李府仙祖	金補字第 91078 號	
青岐村	天師宮	張天師	金補字第 91040 號	
青岐村	清水祖殿	清水祖師	金補字第 91034 號	
青岐村	代天朱府	朱王爺	金補字第 91057 號	
青岐村	烈女廟	王仙姑	金補字第 91035 號	
上庫村	天后宮	天上聖母	金補字第 91079 號	
上庫村	保生大帝宮	保生大帝	八十六年六月三十日(86) 府民字 12655 號	
上林村	李府將軍廟	李府將軍	金補字第 91068 號	
上林村	厲王爺宮	厲王爺	金補字第 91067 號	
上林村	三代公宮	清水三代公	金補字第 91066 號	
西方村	釋迦佛祖宮	釋迦佛祖、玄		

		天上帝		
西方村	北極上帝宮	玄天上帝		
中墩村	真武廟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44 號	
西吳村	田帥廟	田都元帥	金補字第 91080 號	
埔頭村	吳府王爺宮	吳府王爺	金補字第 91045 號	
下田村	真武廟	玄天上帝	金補字第 91033 號	
雙口村	拱福宮	朱王爺	金補字第 91028 號	
東坑村	清雲祖師廟	清雲祖師	金補字第 91026 號	
湖井頭村	李府將軍廟	真異大師		
湖井頭村	顯靈宮	白將軍	金補字第 91042 號	
南塘村	真武廟	玄天上帝		
西路村	忠義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10 號	
西宅村	忠仁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29 號	
黃厝村	關帝廟	關帝爺	金補字第 91031 號	
后頭村	麟護宮	天上聖母	金補字第 91030 號	
湖下村	忠義廟	關帝爺		
四維（羅厝）村	西湖古廟	天上聖母	九十一年六月十三日(91)府民字 9135150 號	
四維（羅厝）村	黃將軍廟	黃將軍	金補字第 91037 號	
前埔村	保障宮	玄天上帝		
后宅村	九天玄女廟	九天玄女	金補字第 91036 號	
后井村	王公廟	劉府王公	金補字第 91032 號	
楊厝村	萬聖宮	萬聖爺	金補字第 91041 號	
林邊村	李府將軍廟	李府將軍	金補字第 91043 號	
庵頂村	天師公廟	張天師	金補字第 91056 號	

資料來源：

- 1.奉准寺廟登記日期暨文號：依據金門縣政府民政局提供《福建省金門縣正式登記寺廟清冊》(登記時間：1992-2002年)《福建省金門縣補辦登記寺廟清冊》,(登記時間：2001/04/01-2002/03/31)製表。製表時間：2003/06/01。
- 2.廟宇名稱及主奉神祇，取材自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巡禮》，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緣於原鄉信仰的崇奉習俗，早期渡海來金的先民，為求旅途平安，總會迎請家鄉最顯赫的神明作為自己的保護神，待經濟情況好轉後再設法籌資建蓋村廟，透過俗稱「境主」的主奉神祇，與廟中陪祀、寄祀等眾神明，將自己的家和整個

村落形成一道道堅強防護網，<sup>17</sup>村郊則於當風面或防禦上的盲點廣設風獅爺、瓦將軍、石敢當、風雞等辟邪物，或擋風止煞，或除蟻鎮邪<sup>18</sup>，形成風格獨具的金門民間信仰，每年定期的廟會即是村民精神上最大的慰藉，人人都以辦喜事的心情來迎接這一次次的廟會慶典。俗諺說：「無宮（廟宇）無祖厝（宗祠）不會成村里」，可見村廟與宗祠在村民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俗諺更說：「紅宮黑祖厝」，寺廟拜拜屬慶典的一環，因而廟宇內外皆漆上紅顏色系列；宗祠因屬慎終追遠、祭拜祖先的場合，故以黑色為主色系。

在血濃於水的宗親觀念激盪下，同姓的族親遂自然形成單姓小聚落，這其中又以瓊林村蔡姓、古寧頭村李姓、珠山村薛姓、歐厝村歐陽姓為最具代表性。這種宗親色彩濃郁的傳統聚落，在金門各聚落之中可謂比比皆是，它可以把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傳統美德發揮得淋漓盡致，蓋寺廟、建宗祠自然成為村民們心目中的大事。這當中最大差異，在於寺廟屬全村鄉親所共有，無關姓氏，只要是村中的一份子都可盡情參與。宗祠則屬宗親的事，必須是同姓的族人才會出席，旁人是不願置喙的。

村落與村落之間的「村廟」平日皆各行其事，就是廟會活動期間的「鎮五方」（即安五營或鎮五營），也是各有自己的管轄範圍，擁有一定疆界，而且涇渭分明。這種各自擁有祭祀活動的村里就稱之為「境」，境中主奉的神明即稱之為「境主」。由巡境祈安所走的固定路線，就可以反映出現實社會裡的村里關係，<sup>19</sup>這樣的建醮慶典充其量只是點和線的活動。來自各地的人潮則以「吃拜拜、看野台戲」為主軸，基本上是採取壁上觀的角色，參與度不高。這種各行其是的廟會活動，到了三月二十三日迎媽祖、四月十二日迎城隍時，情況就變得不一樣，尤其是後者，不論是後浦城區的信眾，或是來自四方八面的全島信眾，人人都以能參與隨香的巡安慶典為最大的榮寵，連旅居海外的僑親都會兼程趕回故鄉，為了就是要一圓這故鄉情。

「每年春季，迎天后，曰進香。夏仲，迎城隍，曰出巡」這是林焜燿在《金門志》中所描述的最大型廟會<sup>20</sup>。金門供奉天上聖母（即媽祖）的寺廟有十間，依序為金城鎮水試所旁的「天后宮」（大媽祖宮）、南門境的「天后宮」（小媽祖宮）；金湖鎮料羅村「順濟宮」、信義新村海灘的「慈鑾宮」、峰上村的「天后宮」；金沙鎮田墩村的「天后宮」、官澳村的「龍鳳宮」；以及烈嶼鄉上庫村的「天后宮」、四維（羅厝）村的「西湖古廟」、后頭村的「麟護宮」。宮廟雖多，進香的信眾也很踴躍，規模卻不及迎城隍的普及性和全面性。至於壬午年（2002年）湄州媽祖金門巡安的超級廟會，時間長達四天，範圍涵蓋大小金門五個鄉鎮，有兩岸三

<sup>17</sup> 詳參宋光宇著，試論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的發展，載於《臺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4年7月初版，頁179。

<sup>18</sup> 詳見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台北稻田出版社印行，2000年8月第一版第一刷。

<sup>19</sup> 詳參宋光宇著，試論四十年來臺灣宗教的發展，載於《臺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東大圖書有限公司出版，1994年7月初版，頁179。

<sup>20</sup> 詳見林焜燿著，《金門志 雜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1993年9月30日，頁396。

地（台、金與大陸）媽祖共會金門的美譽，<sup>21</sup>直可媲美 2000 年擴大迎城隍的巡安活動，為金門的廟會活動寫下新紀元。<sup>22</sup>（請參閱附錄二）

擁有考察民間善惡，獎善罰惡職權的城隍爺，在眾神格中與村廟庇祐信眾的守護神，基本上是有所區隔的。城隍爺不但職掌保護城池的安全，也肩負著周邊村落信眾生命財產安全的重要責任，所以稱之為全島性的司法神並不為過（攸關城隍職權請詳參第貳章）。職是之故，城隍爺出巡期間，戶戶擺香案頂禮膜拜，人人隨香禱祝的畫面也就不足為奇。這種跨越鄉鎮藩籬的的大型信仰活動，平日感受還不甚強烈，公元 2000 年配合第一屆觀光節所舉辦的城隍遶境活動，城隍爺在全島信眾簇擁下，不但遶行大金門四個鄉鎮，還跨海完成城隍爺巡安烈嶼鄉（小金門）的歷史創舉，充分顯現出地不分東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少的全縣性信仰活動所帶來的強烈震撼。

金城鎮後浦街目前擁有的寺廟共有 22 座（詳見表 5-2）。這些遍佈在城區四個里境的寺廟，東門里計有五座：其一為供奉溫王爺、池王爺的「代天府廟」，俗稱池王爺宮，廟中的池王爺，俗名諱池連陞，乃為東門里境的「境主」。其二為供奉觀世音菩薩的「靈濟古寺」，俗稱觀音亭。其三為供奉福德正神的「正德宮」。其四為供奉蘇府四王爺的「昭德宮」，位處金門縣商會二樓的「昭德宮」，原奉祀清代營兵供奉於內較場「觀德堂」內的蘇、邱、梁、秦、蔡等五位有結拜之誼的王爺，統稱「蘇府王爺」；後因營兵移防臺灣鹿港時，隨營官兵將蘇王爺神像一併帶往供奉，廟中僅留邱、梁、秦、蔡四位王爺，故而信徒皆以「蘇府四王爺」敬稱而沿用至今。其五為供奉魁星爺的「奎閣」，現列國家三級古蹟，平時只有專人早晚上香膜拜而已，與傳統寺廟任由鄉眾自由擎香禱拜的情形稍有差異。

西門境寺廟共有五間，依序為供奉城隍爺的「浯島城隍廟」。供奉關帝爺的「武廟」。供奉韓王爺與關帝爺的外武廟（俗稱馬舍宮），廟中的韓王爺，俗名諱韓明陽，是西門境的「境主」。供奉朱子牌位及掛像的「朱子祠」。供奉俗稱「蘇府三千歲」的蘇、邱、梁三位王爺，現由梁王爺主壇的「宏德宮」。其中「朱子祠」本為紀念朱熹過化金門而專設的祠堂，前清時期的金門仍歸同安縣管轄，文武官員每遇萬壽聖節，或恭接詔書等重大慶典，皆假祠中行禮如儀，地方官每月朔望之日在「城隍廟」及「五廟」拈香祝禱之後，依律都要在朱子祠中宣講聖諭十六條，俾收宏揚教化之大旨。民國四年金門設縣以後，每屆春秋二季，仍於祠中設壇祭拜孔子，以示主政者重視教化的積極態度。<sup>23</sup>現今則由縣府官員每年九月十五朱子誕辰日，舉行隆重公祭儀式，以步踵前賢提倡教育的優良風範。

南門境是後浦街上寺廟數最多的一個里境，計有十座，第一座為供奉五嶽大帝的「五嶽廟」，這一間於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由許嘉卿自泉州府「五嶽廟」

<sup>21</sup> 參見拙著，壬午年媽祖金門巡安，刊載《金門季刊》第 73 期，金門縣政府出版，頁 10-17。

<sup>22</sup> 參見拙著，萬人空巷迎城隍，刊載《源》雜誌第 40 期，促進電源開發協助基金管理委員會發行，2002 年 7 月 1 日，頁 42-44。

<sup>23</sup> 詳見《金門縣志 人民志》卷三，金門縣政府發行，1992 年初版，頁 470。



迎請神衣回金門供奉的私人廟宇，因香火鼎盛，如今已然成為南門境，乃至全縣信眾共同膜拜的廟宇之一。其二為供拜釋迦佛祖、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的「金蓮淨苑」。其三是位處水試所旁，供奉大媽祖、三媽祖的「天后宮」(俗稱大媽祖宮)。其四是供奉二媽祖的南門「天后宮」(俗稱小媽祖宮)。其五是供奉福德正神，有「南北西街土地公宮」之稱的「福德宮」。其六為供奉註生娘娘，為全金門唯一的一座「香蓮廟」。其七為供奉水仙禹帝的「禹帝廟」。其八為供奉張巡、許遠、雷萬春的「睢陽廟」(習稱水門宮)。其九為供奉萬神爺的「森羅殿」。還有安和社區內供奉雷、金、康三位王爺的「安德宮」，總計十座廟宇。南門境的「境主」則由小媽祖宮內的洪府藍賓王、俗名諱洪應銓的廠官爺爺膺任要職。

北門境是廟宇數最少的一個里境，僅有供奉玄天上帝的「北鎮廟」與供奉福德正神的北門「福德宮」二座。「境主」即由俗名諱劉長生的玄天上帝擔綱。「北鎮廟」分前後兩殿，前殿主奉玄天上帝，後殿則為供奉觀世音菩薩等神明的「慈雲寺」。

後浦街道的這 22 間寺廟，各有自己專屬的「境主」，也各有自己的廟會活動：東門里建醮時間為六月十八日。西門里建醮時間為六月初二日。南門里三月二十日設醮。北門里則於三月初三日設醮。四境年年設醮如儀，但規模不大。就城區廟會而言，除開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盛大活動之外，就屬慶賀天上聖母暨蘇府四千歲神誕的熱鬧遊行活動最具看頭。蘇府四千歲的聖誕日為三月二十日，天上聖母的聖誕日則為三月二十三日。後浦城區的善男信女乃將之合併於三月二十日這一天擴大舉行，活動從三月十八日的迎神開始。信徒將天上聖母暨各境境主神像一起迎往「昭德宮」內接受萬民的虔誠供拜。三月二十日遊行活動當天，由旗牌執事、各里境的陣旗及鑼鼓陣開道的盛大陣容，搭配天上聖母、蘇府四千歲、池王爺、韓王爺、洪武藍賓王、玄天上帝等四境境主的神轎，還有如潮水般的隨香信眾，將原本就不算寬敞的後埔街擠得水洩不通，規模雖不及迎城隍盛大，卻已經是金門地區屈指可數的大型廟會了。從祭祀與信仰的角度立論，在後浦城區的眾寺廟中，若以「浯島城隍廟」的慶典為樞紐，搭配東西南北四個里境的廟會所串聯起來的緊密互動關係，已是僅次於迎城隍的大型廟會活動。

每年四月十二日浯島城隍廟遷治週年慶前夕，輪值「爐主」的里境就必須緊鑼密鼓籌備一切大小事宜，並由當值的里境，以本境「境主」的名義，廣發「請佛帖」，敬邀眾神明一起共襄盛舉。據陳泰明提供的資料顯示，後浦城區四個里境的「境主」的名諱依序是：東門里「境主」池王爺，俗名池連陞；南門里「境主」洪府藍賓王，俗名洪應銓；西門里「境主」韓王爺，俗名韓明陽；北門里「境主」玄天上帝，俗名劉長生。

四月初九日這天，主其事者就會召集境內的各路人馬，備妥旗、鼓、神轎、陣頭、鄉老等陣容，請出本境的境主神像後，大隊人馬一路浩浩蕩蕩前往後浦城區四個門里，迎請各境境主，以及蘇府四王爺、關帝爺、厲王爺、水仙禹帝等眾神明，在喧天的鑼鼓聲及鼎沸的人潮聲中，龐大的迎神隊伍穿街過巷後，遂趨車前往臨近的庵前村迎請「開浯恩主」(俗稱恩主公)一道起駕前往浯島城隍廟「做

客」觀禮，迎請回來的眾神明，在城隍廟中殿供桌上一字排開，各方聞風前來膜拜祈願的信眾絡繹於途。民國九十年（2001年）由東門里輪值時，甚至廣發神明帖，敬邀遠在臺灣新竹的都城隍前來金門共襄盛舉，寫下兩地城隍神相會金門的新紀元。四月十二日這天的後浦街，在有「神」自遠方來的歡樂氛圍中，舉城信眾情緒莫不亢奮到極點。

迎請神佛蒞臨浯島城隍廟觀禮的「請佛帖」格式如下：

請佛帖	
涓	
月 日為	
天上聖母 誕辰	
浯島	暨巡安四境
蘇府四千歲千秋	
恭請	
請佛時間：農曆 月 日 時	
(某)境 府王爺駕臨	
(某)境境主神弟某某敬訂	

浯島城隍廟遷治紀念遊藝隊伍中，除開主角邑主城隍爺外，尚有一尊廣受信眾特別留意的貴賓 開浯恩主牧馬侯。這一尊信徒口中暱稱為「恩主公」的牧馬侯陳淵，祖廟在豐年山麓，祀奉唐德宗貞元十九年（803年），率蔡、許、翁、李、張、黃、王、呂、劉、洪、林、蕭等十二姓氏來金牧馬的聖侯恩主。明兵部尚書盧若騰 重建孚濟廟碑記 曾如是加以推崇：「神生前慈惠宜民，兼有道術，浯人愛之且神之，故歿而立廟，肖像祀。」由於神靈赫濯，能為民禦災捍患，元代時敕封福佑聖侯，賜廟額孚濟。<sup>24</sup>金門人為感念陳淵牧馬金門，與部屬李俊、衛傑等同心協力，化荒墟為樂土，功在金門，所有善男信女感念之餘，皆尊之為「恩主公」，自然也是迎城隍盛典中的嘉賓。<sup>25</sup>

金門島上層出不窮的廟會中，論規模，講動員，活動力最強的當屬四月十二日的跨鄉鎮「城隍出巡」與三月二十三的「迎媽祖」。此外，最具特色的當屬金寧鄉后湖村每隔十二年才舉辦一次的海醮，此一醮儀之所以引來注目焦點，在於它是以海面幽靈為主要祭拜對象，類似超渡海上亡魂的三朝醮儀，而且每逢「兔」年才會舉辦一次，月令一般都選在八至十月間的秋冬之際，至於詳細日期則取決

<sup>24</sup> 參見楊天厚、林麗寬著，《金門寺廟楹聯碑文》，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金門縣政府、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指導贊助，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58-61。

<sup>25</sup> 參見《金門縣志 大事志》卷一，金門縣政府發行，1992年初版，頁103。

於神明旨意。

民國三年（1914年），后湖村遭逢一次重大海難，損失相當慘重。翌年（1915年）村民們在村廟境主的神示暨村中長老的商議下，毅然決定設醮來祭奠海中亡魂，冀求海面平靖，漁源豐沛。此後即相沿成習，前後已舉辦過七次，成為金門醮儀中特色獨具的一環。每逢兔年的元宵節，即由村人籌組的籌委會、船東、網主暨昭應廟當年輪值「頭家」（各角落負責聯絡人）等相關人員出席建醮籌備會議，會中並推選出納及會計各乙名，掌管金錢收支。其餘人士則分頭進行各項採辦作業，舉凡道士的延聘、庫錢的採購、紙糊神祇的訂製等，都委由專人負責。另外一項重頭戲就是抽籤決定兩位披麻帶孝持旛的人選，並雇用一位婦人負責「牽水轆」。

為期三天的后湖海醮，前兩天在海灘設壇，由主壇道士升壇入座超度海面無祀亡魂，第三天則於村廟設醮酬神。性質幾近「厲祭」的海醮，自然必需敬邀浯島邑主城隍、庵前村孚濟廟聖侯恩主、靈濟古寺觀世音菩薩等眾神祇蒞境坐鎮指揮調度。主辦單位在醮前一週就以最隆重陣仗，前往這些廟宇敬邀眾神明前往「做客」觀禮，並將蒞境的眾神明供奉在村廟「昭應廟」中。平日不輕易出門的邑主城隍爺，為了境邑的安寧，也為了庇祐子民身家財產的安全，自是義無反顧啟駕前往執行「變理陰陽」的公權力。<sup>26</sup>

## 第二節、金門城隍廟之建置與行政

### 一、浯島城隍廟的行政組織及「六房司」

一般的城隍廟裏面都設置有等級分明的主神、佐神、隸役等等神祇，儼然形成一套完整的陰間版官吏系統。城隍爺是地方冥官，城隍廟則是個不折不扣的執法機構。<sup>27</sup>攸關城隍爺的部屬，可詳參第貳章第二節論述，儘管各家說法不一，但城隍神的僚屬之中，六司、八爺、三十六神將，卻是大家一致的共識。其中的「六司」往往依各地轄區的大小而有不同的編制，有些幅員大者，甚至擴編到八司、十二司、十六司或十八司<sup>28</sup>。金門因轄地窄小，因而城隍廟中僅設有「六房司」，由外而內，由左而右，依序為財帛司、福德司、衡文司、功德司、速報司、採訪司（詳參第肆章圖4-8「浯島城隍廟平面圖」）。此外，浯島城隍廟中左側大殿尚供奉有一尊為信眾排冤解難的「解冤公」。名義上是協同城隍爺辦案，但地位超然的解冤公，有如陽世間的司法單位一般，有著絕對的辦案空間。這一點可從信徒參拜時一定攜帶兩份金帛、兩份供品、兩份訴狀可見出端倪。信徒們進廟參拜，總不忘在城隍爺與解冤公供桌上同時擺上金帛、供品，其他的從屬神就只

<sup>26</sup> 詳參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歲時節慶》，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36-140。

<sup>27</sup> 沈繼生著，《泉州人文風景線》，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頁175。

<sup>28</sup> 參見黃得時著，城隍的由來與霞海城隍廟，載《台北文物》第2卷第3期，1953年11月，頁89。

拈香膜拜而已。

六房司之外，城隍爺的部屬尚有八爺與三十六將軍。八爺分別為文、武二判官，馬、牛、枷、鎖四爺，以及范、謝二將軍。三十六將軍分別為紀仙姑、連聖者、五龍官、鎖大將、金舍人、倒海大將、李仙姑、馬龍官、劉聖者、枷大將、唐舍人、移山大將、趙元帥、殷元帥、岳元帥、王孫元帥、辛元帥、必大將、康元帥、溫元帥、咒水真人、鄧元帥、李元帥、高元帥、勸仙姑、張醒者、拿大將、江仙官、虎加羅、食鬼大將、何仙姑、蕭聖者、捉大將、紅化官、馬加羅、吞精大將。（黃得時，前揭書，1953：89）

城隍廟右側廂房為「金門南樂研究社」，提供地區同好切磋藝技的場所。廂房供桌上則供奉普庵公、觀世音菩薩、血湖夫人、娘媽和祀師伯。「祀師伯」的崇奉，乃導源於管理委員會為對前清時代廟祝「祀師伯」的崇敬之忱，總會在其忌日正月初九這一天，以及清明節、中元節、冬至、臘月二十三日等重大節日，予以敬拜。

## 二、城隍爺的部屬

### （一）文武判官會組織

城隍爺麾下的文武判官各自擁有自己的生日，其中文判官的聖誕日為十月十五日，武判官的聖誕日則為二月十五日。文判官右手持筆，左手拿功過簿，考察善惡；武判官手持金鎚，肩負懲奸除惡重責大任。民間傳言文判官原名康子典，武判官原名龐志元，<sup>29</sup>一習文，一修武，是城隍爺麾下得力的助手。民國六十二年（1973年）「文武判會」成立伊始，當時的成員僅有四十人，其中像翁載棟、李錫榮、楊振華等人都曾先後出任會長等要職。之後因志同道合的人越來越多，到了次年，會員人數已達六十人之眾。基於運作上的便利，每十人為一組，各組再自行擲筊決定爐主人選。為對文、武判官表達虔敬之意，會員們總會在十月十五日這天，於城隍廟中設醮，當晚並聚餐聯誼。

這些熱心公益的人士，曾在中國國民黨金門縣黨部主委李金塔倡議下，大夥集資在南門縣立體育館旁邊開設一家「福錄壽板店」，施棺給無力安葬的窮人而廣獲好評。這家壽板店一直經營了十多年，最後在人手調度不來情況下，才讓渡給他人。

### （二）將軍爺會組織

謝必安將軍與范無咎將軍，一高一矮，也是城隍爺麾下得力的部屬。在八位部屬之中，從文、武判官的一爺、二爺一路排列下來，直到謝將軍與范將軍，剛好排在第七、第八兩個位置，因而有些地方的信徒就以「七爺」稱呼謝將軍，以「八爺」稱呼范將軍；在金門地區，善信們仍習慣以「謝將軍」、「范將軍」來稱呼他們。身材修長，有「白無常」之稱的謝將軍頭戴錐形方帽，帽前書寫「一見大吉」四字，右手持扇，左手拿令牌；身材矮小，有「黑無常」稱號的范將軍

<sup>29</sup> 許維民著，《四月十二迎城隍》，金門縣政府出版，2001年11月初版五刷，頁38-39。

黧黑的臉龐，手舉「賞善罰惡」警示牌。據說謝、范兄弟二人都是福建閩縣人，生前曾義結金蘭，某日出遊，途中經過南台橋時，因見天色晦暗將雨，七爺折返家中取傘，等在橋畔的八爺卻因一場突發豪雨而淪為緊抱橋墩的波臣，七爺在但求同日死的手足深情下，毅然同赴黃泉，兄弟兩人的義行感動了閻王，特令二人擔任城隍爺座前差吏，為城隍爺分憂解勞。<sup>30</sup>據倪國平報導，目前范謝二將軍供奉在城隍廟內共有八尊，另外尚有二尊供奉在「將軍會」成員家中。

成立初期的「范、謝將軍會」成員只有十三人，彼此情同手足，以年齡大小序尊卑。民國四、五十年前後因經濟面較差，故而廟會遊行期間，成員們都只穿草鞋，以後隨著經濟情況的好轉，將軍爺會成員的裝備也有了長足的進步，約在民國八十幾年以後開始換穿色澤亮麗的虎頭鞋，身著白衣黑褲，紮綁腿，胸前繡有「范謝爐下」字樣。現有成員有四十六人，實際參與的人只有三十幾位而已。因為沒有會長的編制，所有會內大小事務均由會員票決，就是爐主的產生也以大家輪流擲筊來決定人選，擔任過爐主者就不可再尋求連任。當值的爐主在「頭家」（即范、謝將軍）十月十二日生日當天，負責席開兩桌宴請會內兄弟，並準備一份麵製紅色「過腳龜」及金帛，連同范、謝將軍一起迎回新爐主家中供奉，完成一年一度的交接手續。這兩尊在「將軍爺」會內輪流供奉的范、謝將軍，長期以來一直就不曾迎駕到城隍廟供奉過。

城隍廟中軟架的范、謝將軍，頭部為木製，身體部分則由竹架編製而成，歷經三百多年仍保有當年嶄新原貌，每年四月六日當天，由會內嫡系的「爐下弟子」負責更換新衣，舊有的衣裳則由「爐下弟子」迎回家中供奉。早期的范、謝將軍所戴的皮帽沒有帽沿，需至大陸訂做，以後因海峽兩岸軍事的阻隔，只好以將軍帽替代，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大整修時，才換成現在這款白鐵製的鐵帽。

### （三）顏柳督察會組織

這個擁有數十年歷史的「顏柳督察爺會」，成立的詳細時間無法考證，但據陳炳輝指出，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隨同政府轉進來金門的部分福州籍的游擊隊成員，幼年時曾紮下深厚的糊紙技術，平時閒來無事，就將當年故鄉廟會遊藝隊伍中的神祇，依記憶所得，以克難方式，在後浦街清總兵署後面的民宅，以舊報紙、碎布疋等為素材加以糊製，當初的構想本來是要糊製「降魔將軍」，後來卻陰錯陽差糊製成顏、柳這兩位督察。雖是土法煉鋼，但因基於對神明的虔敬之忱，因而兩位督察的造型仍栩栩如生，而且一直沿用數十年，直到民國七十九年（1990年）才因過於陳舊而予以化吉。

根據 東嶽泰山三山積善堂顏、柳督察使略述 一文指稱，顏、柳督察使係唐代忠臣，原供奉於福州「東嶽泰山廟」中，由於神威顯赫，香火一直很盛。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追隨政府轉進來金門的福州籍游擊隊員，冀望能藉故鄉這兩尊神祇的庇祐，讓離鄉背井的遊子能逢凶化吉，遂由隊員依記憶所及，塑製這兩尊造型突出，一文一武、一高一矮、一俊一醜、一靜一動的神祇，與范、謝

<sup>30</sup> 《民間信仰神祇史考叢集中國神祇列傳》，全國寺廟整編委員會發行，頁180。

將軍一般，在廟會中成為眾人注目的焦點。

顏、柳督察聖誕日為三月十六日，這兩尊軟架的神祇原本供奉於金城南門海邊的「森羅殿」內，之後才在眾人的提議下移駕到浯島城隍廟中。整個「顏柳督察會」成員約有五十至六十人之譜，每逢顏、柳督察生日這一天會員總會援例設醮慶賀，當天晚上並由會員每人出資新台幣壹仟元，其中伍佰元作為聚餐的費用，另伍佰元則納入基金運作。

#### （四）董、李排爺（俗稱竹杯爺）會組織

成立於民國八十六年（1997年）的「董李排爺會」，也稱「竹杯爺會」，依民國八十九年（2000年）統計，該會現有成員三十五人。會長為許丕祺，總幹事薛榮雄，出納李彥賢。全會區分為四組，一組組長吳家欣，二組組長許亞仁，三組組長翁文敏，四組組長張輝忠。

每年九月十五日在城隍廟內設醮，為董、李排爺慶賀，當天晚上則由全體會員聚餐，聯絡情誼。會員每季繳交新台幣壹仟元為會費，會務則由會員依造冊的先後順序，負責建醮期間一切大小事宜，舉凡道士的禮聘、金帛的採辦等，都由輪值的四位會員總其事，待建醮事宜忙妥後，再由次年輪值的四位成員中依擲筊決定新爐主。除開會務之外，會員間彼此情同手足，會內同仁之間的婚喪喜慶，也會互相聯誼。

### 三、浯島城隍廟管委會的組織與社區文化的互動

#### （一）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的組織

以闡揚聖賢德威，復興中華固有文化，發揚忠孝節義精神，提倡良好風俗，維護廟產為宗旨的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會址就設在金城鎮光前路四十號的浯島城隍廟內，主要會務即在處理「浯島城隍廟」、「關帝廟」（武廟）、「昭德宮」、「萬善祠」（森羅殿）四間廟宇的管理與維護，以及辦理各廟慶典及廟產等相關事宜。只要年滿二十歲，設籍金門縣達六個月以上者，就具有出任委員會代表的資格。至於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最主要的財源不外下列數端：銀行定存的滋息、善男信女自動捐獻的香油錢、替人書寫並宣讀「訴狀」的所得，另一項則為「契子錢」。前三者屬常年性活動，並不受任何條件所限圍，至於為數多達6000名的城隍爺「契子」，每年三月二十六日起，至四月十二日止，這段期間，所有的「契子」都會如期前往拜拜，並繳納「契子錢」；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則為每一位城隍爺的「契子」準備一份庇佑平安的「禮物」，包括紅圓一粒、城隍爺隨身的令符一張、令牌一塊。

據「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理監事選舉辦法」規定，理監事員額需力求四個里境的平衡。各里境在選舉日前一週各自提出理事候選人四名，監事候選人一名。理事部分，各里境皆應保障理事名額三名，里長則為當然理事，四里共選出理事十二名，第十三名理事則由得票數最高的人出任，此外並票選三位候補理事。理事主席由當選的十三席理事中互選產生，常務理事則由當選理事主席的另

外三個里境主廟負責人出任；監事部分以得票數最多者四名當選，監事主席則由四席當選監事者互推，且當選理事主席的里境，不得再行參選監事主席。出納與會計則由理事主席依法聘任，透過嚴謹的選舉辦法，也顧慮到各里境的人事平衡，故而選出的人選都屬一時俊彥，這也是「浯島城隍廟」廟務推展順遂的主因。每年四月十二日的迎城隍大典，能在秩序井然情況下持續運作，都拜組織運作的健全與信眾虔敬的赤忱，以下檢附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第六屆理監事暨代表名冊，以為例証：

蔡祥坤、黃水忠、黃成國、吳水居、王振權、翁知和、翁根龍、許建忠、許國文、周成弟、孫炳東、鄭清平、楊耀芸、蔡錦駒、邱嘉樹、盧長生、李火炎、陳金祿、李永金、許淑林、李清波、林媽贊、李水泉、蔡金珊、周志民、陳圓、陳泰明、許績永、汪載棣、翁文標、徐水吉、童財清、沈長興、許績燈、周浯斌、郭嘉福、倪國平、洪鴻源、許績才、徐炳坤、楊炳氣、陳天成、吳清安、胡允朝、王振超、許乃祥、徐聲良、林海水，合計四十八名。

主任委員：周浯斌

理事：蔡祥坤、黃水忠、黃成國、吳水居、鄭清平、楊耀芸、蔡錦駒、李水泉、蔡金珊、陳圓、許績燈、周浯斌、郭嘉福、

監事主席：王振超

監事：許乃祥、徐聲良、林海水

出納：周志民

會計：林允森。

## （二）迎城隍後浦城區四境總動員

一年一度的城隍遶境活動，對當值的里境而言，事前的籌備可是既煩人又瑣碎的工作，就是其他里境的信眾也需要卯足全勁，才能全面配合慶典的演出。為要向城隍爺致上最崇高的敬意，也為讓自己里境內的陣容有最完美的演出，所有參與者無不挖空心思，設計出種種逗趣可人的遊藝節目。據城隍廟管理委員會前任主任委員顏西林表示，民國三、四十年左右的遊行隊伍中有雄赳赳、氣昂昂的「馬隊」，有徒步行進、沿途搞笑的「土泥銼」。有一人飾演二個角色的「公背婆」。有串演鄭元和學巧的「打花草」，戲碼是以頭戴草繩環、光著膀子的鄭元和為主角，搭配五、六位喜感十足的配角，周遭以繩子圈出大小不等的移動式舞臺，隨著人潮邊演邊走，時而婆娑起舞，時而左右扭擺，時而舞槍弄棒，諧謔嬉戲的肢體語言，一舉手一投足間，頓成群眾捕捉畫面的焦點。更有令人捧腹的「舉某枷」，演出時由一落魄男子高舉著竹椅，旁邊則由一位手拿竹鞭的悍婦作鞭擊狀，沿途打情罵俏，製造出最佳喜劇效果，讓圍觀的群眾為之莞爾。

在準備的時間不是很寬裕，動員的人力物力也相對有限的情況，如何讓這些遊藝節目發揮最大喜感效果，可是要考驗幕後工作者的智慧。但就觀眾的角度來說，整個迎城隍的廟會活動之中，最令觀眾印象深刻，也是主辦單位最頭疼的就

非「蜈蚣陣」莫屬了。據經驗豐富的「文文紙糊店」店東翁文林表示，迎神隊伍的陣頭有大有小，規模較小的像一般化妝車之類的「彩閣」，或是有藝旦隨車獻藝的「粉閣」，都是遊行隊伍中人人爭相目睹的重頭戲，至於像蜈蚣陣則屬最大型的陣頭，動員的人力物力規模堪稱空前。因此必需在自己的里境中及早挑選面貌佼好，身高適中的兒童，經由專人化妝並教導一切儀節，臨場演出時才不會驚慌失措。

就「彩閣」或「粉閣」的陣頭而言，整個迎城隍隊伍至少要有六座「閣」，分別是向東門里境主池王爺、西門里境主韓王爺、南門里境主洪府藍賓王、北門里境主玄天上帝，以及北門福德宮附近的「土門」，和南門睢陽廟附近的「水門」表達敬意的陣頭。廟會中的主角城隍爺則以大型的蜈蚣陣來致意，這種蜈蚣陣據說早期的金門城村、金盤山村（包含頂堡、下堡兩聚落）、湖下村，以及後浦街道都有。據翁文林師傅表示，他們家自父親翁享杭年輕時就一直從事這種陣頭化妝的工作，緣於家學淵源，翁文林師傅遂能娓娓道來個中的奧妙之處。

傳統的蜈蚣陣都用人力來抬，整座陣頭是由尺寸相同的木塊，以活動的螺絲銜接而成，俾利於狹窄街道的穿梭。總共十六塊木頭必須由三十四人合抬。早期的蜈蚣陣頭，每一節木塊上僅坐一位盛裝的兒童，後來才改成由兩位模樣可人的兒童分坐木塊的前後端，甚至隨著時代更迭的腳步，再由人力抬行方式換成輪軸機械式的車輛載送，節省了人力，卻也失去了令人懷舊的傳統韻味。若以 2001 年東門里境的蜈蚣座為例，總數 16 塊長 180cm、寬 36cm 的木板，板與板之間以活動式鐵栓串聯，木板下端前後各以長 136cm 的鐵柱連接成對的車輪，總數 17 對的車輪在舵手熟練的操控下，穿街過巷仍行進自如，結合傳統與現代，也展現力與美。

迎城隍的蜈蚣陣以「吉祥如意」為主要訴求，為避免犯沖，蜈蚣陣的節數一般都取 16 節或 32 節。至於 12、24、36、72 或 108 這些數目字都應盡量避免：因 12 屬十二生肖本命星，24 屬道教二十四山的山神，36 代表三十六天罡，72 代表七十二地煞，108 則是天罡與地煞的總和，自然更是不宜。至於化妝戲碼方面，大概都以這些老戲碼為主：

- (1) 飾演薛丁山大戰樊梨花的「寒江關」。
- (2) 狄青取珍珠烈火旗。
- (3) 劉備入東吳招親的「龍鳳呈祥」。
- (4) 薛仁貴身兼西涼王的「兩國王」。
- (5) 岳飛攻西涼的「陸文良回中原」。
- (6) 七子八婿大團圓的「郭子儀拜壽」。
- (7) 魏蜀吳三分天下的「三國誌」。
- (8) 唐僧西方取經的「西遊記」。
- (9) 宋代一門英烈的「楊家將」。
- (10) 封神演義中的「哪吒返東海」。
- (11) 歌誦狄青等五虎將的「萬花樓」。



當值的里境忙完了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的重頭戲，在略事休息後，必須將一年來所有帳目，巨細靡遺地詳加登載，並於五月一日這一天，在「浯島城隍廟」內由原任及新任爐主舉行交接儀式，交接時需同時移交城隍爺的信物，如天官鎖、印鑑，以及相關人員的職務章。雙方各派出長老三名，主任委員、總務各一名，在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監事主席等人監督下，將一年來所有的清單，列冊移轉給接任的新爐主，至此，整個「迎城隍」廟會得以功德圓滿，順利完成。

## 第陸章、結論

### 第一節、研究發現

城隍的起源，儘管言人言殊，但大要言之，唐以前的城隍，仍以保護城牆的自然神為基調，也是大部分從事城隍信仰研究的學者共同的定見。唐、宋、元時期的城隍已由自然神蛻變為由忠臣義士執掌神符的人格神，這在城隍信仰的歷史長河中可是一大轉折，也可說是一大突破。此一時期最值得注意的，大量出現由宋代官方對民間祠廟進行「賜額、封號」的現象，信眾也以自己信奉的祠廟受到敕封為榮，受敕封的神祇中有名山大川、有歷代聖帝明王、有忠臣義士，更有一些是因治水、防洪、除疫有功烈於民的神明，也一併受到敕封的榮寵，這當中又以海上救難的媽祖受到的敕封最多，也最具代表性。大體而言，此一時期的「賜額、封號」，仍是審酌個案而定，並無強制性。<sup>1</sup>這種情況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制定新制，才強行以政治力介入，將原本單純的城隍信仰予以層級化、爵秩化、制度化、國家化，正式列入國家祀典。（詳見第貳章第一節），城隍神自此邁入另一新紀元。洪武三年（1370年），明太祖又再次改制，將甫於洪武二年設置的城隍神爵廢除，同時實施城隍廟的規制比照官廳的新廟制政策，也規定去除神像、改製木主等一連串重大變革，導使城隍神出現了非人格神化，卻也因此強化城隍神職掌冥界事務的合法性。明代中葉以後，民間又恢復設置城隍塑像習慣，官方在這方面的強勢主導顯然未達預期功效。明末清初，隨著江南一帶商業化、都市化的發展，開始出現鄉鎮級的城隍廟，打破傳統縣級以上城市才有城隍廟的慣例。<sup>2</sup>鎮城隍一般都由所屬州縣的城隍充任，與縣城隍之間有著明顯的垂直性相關，<sup>3</sup>職是之故，城隍廟的數量因之大幅度增加，城隍信仰更深植人心。有清一代仍沿襲明代列入官方祀典的常規，而且明定城隍列入群祀之列。民國以後城隍信仰並沒因教育的普及而有所減損，反倒是城隍廟的香火更旺，信奉的信眾則是更虔誠。

就城隍廟設立的屬性而言，約可區分為官設與民設兩種不同性質的城隍廟。官設的城隍廟因列入官方祀典，明清以來地方官謁廟參拜已成定制，像台南市府城隍廟，新竹市都城隍廟，等都屬此一範疇。就數量而言，台灣官設的城隍廟約有二十幾座。至於私設的城隍廟，數量較多，但不一定以「城隍」名廟，而以「觀音亭」或「青山王宮」之類名稱來命廟名。例如和北港「朝天宮」齊名的「臺北霞海城隍廟」，則是私設城隍廟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座廟宇。<sup>4</sup>清道光元年（1821年），一百多名同安人渡海赴臺之際，曾奉請原鄉霞海城隍金身同行，抵臺初期

<sup>1</sup> 蔣竹山撰，《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頁5-7。

<sup>2</sup> 日本學者濱島敦俊著，*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第六屆明史國際討論會論文，1995年8月于鳳陽，頁3-9。

<sup>3</sup> 同註1，頁16。

<sup>4</sup> 宋光宇編，《臺灣經驗（二）——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發行，1994年7月，頁180。

即安置在艋舺八甲庄，成為同安人精神上的最大慰藉，復因香火鼎盛，而逐漸演變成為北臺灣的共同信仰重鎮，並榮獲三級古蹟的頭銜。每年「五月十三人看人」的盛大慶典，更成為北臺灣廟會中的代表作。<sup>5</sup>

撇開設立的性質不談，純就廟名觀之，有些還真很難和城隍廟劃上等號。若由《臺灣省通志》在 1971 年所調查的四十七座城隍廟中，加以分析歸納後可以發現，以「城隍廟」命名的僅有三十座，其餘的十七座廟宇當中，如宜蘭羅東鎮稱「慈德寺」、南投縣南投鎮稱「指南宮」、嘉義縣嘉義市稱「西安宮」、台南縣七股鄉稱「保生堂」、屏東縣東港鎮稱「東福殿」等，其廟名均各異其趣，必需從廟中主奉神祇檢視，才能驗證是否為城隍廟。金門地區的城隍廟凡三處，以「城隍廟」命名者只有「古地城隍廟」和「浯島城隍廟」兩座而已，另一座則取名「泰山廟」，俗稱「東嶽泰山廟」，若光看廟名，很容易和東嶽大帝聯想在一塊，事實上它是遠自山東省「泰山東嶽城隍廟」分火而來的都城隍，而且是東南沿海唯一的分火，在神格上比「古地城隍廟」、「浯島城隍廟」的縣城隍都要來得高，是秩正二品的都城隍，故而以廟名來作寺廟性質的判斷標準，常易產生嚴重誤差。<sup>6</sup>

明太祖於洪武二年（1369 年），正式詔命將城隍職等敕封為秩正一品的京都、秩正一品的王爵、秩正二品的公爵、秩正三品的侯爵、秩正四品的伯爵等層級，分掌京師、府、州、縣等轄區，每一爵級的城隍神連袞章冕旒也各有差等，將中央到府、州、縣的城隍納入系統化管理（詳見第貳章第一節宋元明時代的城隍）。至於明末清初長江三角洲一帶因經濟繁榮而陸續出現的鎮級城隍，則由所屬的州縣城隍充任，比照四品的伯爵。

職等不同、爵級有差的定制卻非一成不變，在某些城隍廟中，即曾出現城隍神因特殊際會而晉升爵級的情形，這其中又以 2001 年專程取道來金門，參與四月十二日遶境遊行的新竹都城隍的靈異事蹟最為膾炙人口。據「新竹城隍成為都城隍之由來及傳說」<sup>7</sup>一文載述，肇建於清乾隆十三年（1748 年）的新竹城隍廟，本為隸屬淡水廳管轄的縣城隍，爵級為「顯佑伯縣城隍」，與金門浯島城隍爺職級相同。光緒十五年（1889 年）新竹城隍廟卻破格以「晉封威靈公，新竹縣都城隍」的名義對外行文；光緒十七年又一度以「新竹縣都城隍」行文於外，顯而易見新竹「縣城隍」確有連跳兩級，改以「都城隍」名義行誼的事實，這種破格晉昇的景況，自然需要予以合理化解釋。因此是文特別提到兩則流傳在民間的城隍顯靈故事，來証驗城隍的爵級確可因特殊緣由而晉升。第一則故事是一位清朝皇子於海灘遊玩時不慎走失，在海上漂流數日後終於在台灣上岸，事經新竹城隍顯靈神示淡水廳官員，而讓皇子順利回轉京城，因功在皇室而使城隍神被破律擢昇。第二則故事則是光緒年間，有英國艦隊集結大安港外意圖入侵，此兵臨城下

<sup>5</sup> 葉倫會著，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刊載《歷史文物月刊》第七卷第八期，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 年 11 月，頁 72-76。

<sup>6</sup> 張榮強著，《金門人文探索》，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6 年 10 月第一版第一刷，頁 243-244。

<sup>7</sup> 新竹城隍成為都城隍之由來及傳說，刊載於《新竹都城隍廟簡介》，頁 38-39。

的危機也因城隍顯靈而化解於無形，守將沈葆楨感念城隍顯靈神助，乃據以上奏朝廷，新竹城隍因護土佑民有功而升遷，並榮獲光緒帝頒授「金門保障」親筆匾額一方，成為新竹都城隍廟鎮廟之寶。<sup>8</sup>

上述這兩則民間口耳相傳的故事，雖無法提出合乎法理的根據，卻為新竹縣都城隍之神格擢升為都城隍的事實作頗為傳神的解讀。對於此一現象，李師豐楙也有相當精闢的剖析：

神格的「上昇」表面上是民間與官方互動關係的結果，而本質上則是民眾與諸神間的感應所形成的感恩報德，這也正是祭法中所強調的「崇功報德」的精神。<sup>9</sup>

這一段引文為神格「上昇」的城隍神作出最佳的詮釋，同時解除芸芸眾生對城隍神爵級升格的疑惑。這種人神之間神祕的互動關係，既能對「有功烈於民」的神明表達虔誠的禮敬，也能同時滿足各個不同時空的大眾所需。

據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刻本景印的《欽定大清會典》載述，清代自同治三年（1853年）起至光緒十三年（1887年）止，前後三十四年間，共敕封全國一九尊城隍神，其中光緒十一年（1885年）更是一口氣晉封江蘇蘇州府沛澤、吳縣綏猷、長洲縣靈應、元和縣保民等四尊城隍神（詳見第貳章表2-3），封敕的範圍更涵蓋全國各地城隍廟，城隍信仰在這段時期亦再次寫下歷史新高。從地緣上加以剖析，這些榮獲敕封的城隍神中，福建省有：安溪縣普護城隍神、護國省城隍神、永春州顯應城隍神、臺灣嘉義縣綏靖城隍神、臺灣澎湖靈應城隍神等五座城隍廟。明代以來，福建的科舉文風就很盛，據統計有明一代福建省共有進士2208名，其中鼎甲29名，<sup>10</sup>以幅員如此遼闊，文風如此興盛的福建省，這樣的比例並不高。但令人納悶的是與金門有地緣密切關係的泉州、同安這些地方的城隍廟皆未在敕封之列。金門雖屬海島，但明代的文治、清代的武功，讓它贏得「無金（門）不成同（安）」及「金門無地不開花」的美譽，可見文風之盛。與金門同屬海島的澎湖縣，有八成以上住民來自金門，兩者同質性甚高，只是澎湖城隍神得獲敕封，金門城隍神則未在封敕之列，這或許是研究金門城隍信仰，值得優先探索的課題。

## 第二節：展望 城隍信仰的時代意義

<sup>8</sup> 新竹城隍成為都城隍之由來及傳說，刊載於《新竹都城隍廟簡介》，頁39。

<sup>9</sup> 詳參李師豐楙撰，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載錄於由林美容、林保堯主編的《東方宗教研究》第四期，台灣台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出版，1994年10月，頁202。

<sup>10</sup> 張秀蓉撰，《清代會館的社會功能——地緣、商幫與祠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8年6月，頁216。

「唐山過台灣」一語道盡中原文化往海外傳播的開拓寫照，早期的移民率皆由福建沿海一帶經金門、澎湖而台灣、而海外，為求庇祐旅途的順遂，這些先民很自然地將原鄉信仰一併帶在身邊，有的請火，有的攜帶神符、令旗，待安頓後經濟狀況逐次好轉，方籌資建廟，成為旅居地的信仰中心，每逢神誕日的廟會慶典便仿倣祖居地的慶典儀式大肆慶賀一番，一方面可以為神佛慶生，一方面可藉此聯絡鄉親間彼此的情誼。

自祖居地帶來的原鄉信仰，常為適應新環境而作局部調整，以因地制宜，儘管在遷移過程會有些許的變化，卻仍會保有原信仰的精髓，包括信奉的神明，慶典的運作模式，都是常民文化中值得觀察的重點。城隍雖是列入國家祀典的全國性民間信仰，城隍廟更是遍及整個中國每一個地方的信仰重鎮，但從不同地方的廟會活動中，仍可看出大同中的小異，而金門又因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再加上數十年的軍管設限，使它保有封閉性較強的屬性，尤其是傳統的廟會儀式，更是值得研究的素材，它不似大陸因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遭受嚴重的摧殘，更不像台灣地區因接受荷蘭及日本等外來文化的衝擊，而產生部分的質變，這也是金門廟會慶典之所以深具留存價值而廣受青睞的主因，而金門廟會活動中，又以全島性的迎城隍最具可看性，以下分從信仰面、社會面、經濟面來論述賽城隍的大型廟會之時代意義、影響與展望。

## 一、信仰面

城隍屬全國性的共同信仰，信眾更是遍布到每一階層，但它在寺廟主奉神祇的排序中卻僅能擠進前二十名之列，此乃城隍廟總數不高的緣故。據《重修臺灣省通志資料》針對臺灣地區寺廟主奉神祇歷年統計表中，城隍廟的總數從民國七年的第二十名，到民國七十年的十七名。在民國七十年的統計表中，臺灣地區寺廟前二十名主奉神祇依序為：王爺、觀音菩薩、天上聖母、釋迦牟尼、玄天上帝、福德正神、關聖帝君、保生大帝、三山國王、中壇元帥、神農大帝、清水祖師、玉皇大帝、三官大帝、開臺聖王、開漳聖王、城隍、孚佑帝君、王母娘娘、廣澤尊王。<sup>11</sup>從寺廟總數的排名而言，城隍廟或不起眼；從受歡迎神祇排名前二十名而言，城隍或將敬陪末座；從神格屬性而論，則城隍爺身兼保護神與司法神的特殊屬性，以及掌理陰陽兩界的特殊職權，卻又使祂的信眾數足可勇奪冠軍，這一高一低排名的落差，與神、人、廟三者所交織匯聚而成的生活樣貌暨普世價值，值得學術界作更深層的墾拓。

## 二、社會面

民國五十三年(1964年)，金城國中初試啼聲，率先創辦九年國民義務教育，次年(1965年)全縣五個國中同時開辦，寫下金門教育普及的新里程碑，也讓文盲人數減到最低點。在人人有書念情形下，教育水平因之大幅提高，年輕的一

---

<sup>11</sup> 余光弘撰，臺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載錄《重修臺灣省通志資料》第一輯，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發行，1985年3月31日出版，頁750-751。

輩不再死守家園，為了追求理想，許多人選擇離鄉背井，大批往台灣遷移，有的就業，有的就學，傳統的農村社會也因之出現結構性的改變。就整個社會層面來看，現今的金門一如其他的離島般，都面臨著難以逃避的宿命，即許多鄉下的村落因為人口的大量外移、年齡層老化的嚴肅課題，甚至竟出現村境內廟會人手不足的窘境。這種困擾在四月十二日全島性迎城隍的活動中，似乎又變成多餘的顧慮，因每年的這個時候，總是旅居他鄉的海外遊子翹首以盼的時刻，為了對浯島城隍爺表達虔敬的赤忱，也為了一圓故鄉夢，大多數鄉親都會不遠千里趕回故鄉參與這年度的盛會。教育的普及對金門民間自發性的宗教信仰，似乎並沒有絕對的影響，這應該是目前大家都能接受的共識，也是城隍信仰積極教化的時代意義使然。

### 三、經濟面

金門雖然擁有三間城隍廟，但影響層面最廣的當屬縣邑所在地的「浯島城隍廟」。位處金城鎮後浦街衢要衝的浯島城隍廟，平常熙來攘往的人潮就已經使它成為人氣指數最旺的地方，每年四月十二日「迎城隍」的遶境活動，遠自台澎或海外僑居地專程趕回向城隍爺致敬的「隨香」信眾，更是把原本就不很寬敞的後浦街道擠得水洩不通，也為城隍廟周遭的商家帶來為數可觀的商機。這種源自古代農業社會在新舊時令交替時所舉辦的春祈秋報慶典，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又隨著農村經濟條件的好轉，原本簡樸的里社祭典，逐漸在有魚米之鄉的江南地區演變成奢華的廟會活動。<sup>12</sup>日據前後的金門，在耕地狹小、謀生不易的景況下，許多鄉親紛紛踏上海外謀生之旅，也為故鄉金門寫下「海外僑鄉」的令譽。民國三十八年（1949年）國軍大量進駐金門後，數萬大軍的高消費能力，頓時為金門鄉親帶來新的契機。民國六十年（1971年）以後，拜國民義務教育之賜，金門地區的經濟情況更是漸入佳境。在生活條件漸趨富裕利多因素，從各村廟的廟會到全島性的迎城隍活動，乃得一年比一年辦得更熱鬧。

傳統的農業社會中，民間信仰雖不一定是唯一的選擇，卻是世代薪傳的信仰方式，也是常民文化當中不可忽視的一環。許多人可能終其一生，都不曾去探索過宗教信仰所蘊涵的深層意義，也不一定對膜拜的神祇源流作過詳細的考証，這一切對信眾而言或許是多餘的課題，只要虔誠的默禱便可達到神人相歡的最高境界。為了向自己心中的守護神表達敬意，這些善男子、善女人，可以從早到晚強忍著饑餓，徒步穿梭於各寺廟間作巡迴朝拜之旅，他們節衣縮食的目的，不求榮華富貴，更不想加官晉爵，只願閭家平安就心滿意足。

一如其他縣市般，隨著基督教、天主教、一貫道、西藏密宗等各種宗教的陸續被傳入，傳統的民間信仰雖會面臨一定程度的挑戰，但從歷年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所舉辦的迎城隍活動中，似乎又看不出這當中有多大的相關性。列入官

---

<sup>12</sup> 巫仁恕撰，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刊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34期，2000年12月，頁157-159。

方祀典的城隍信仰，以及城隍神特殊的神格屬性，或許就是賽城隍的廟會活動歷久不衰的最大誘因。許多信眾在參加過 2000 年首度舉辦的城隍爺全島遶境巡安慶典後，仍意猶未盡地希冀這種劃時代的創舉，能夠每隔十年舉辦一次，讓這種深具教化意義的廟會，能對當今的世道人心有更積極的裨益。信徒們內心的期盼，也正是本論文撰寫的真正意涵，以及對城隍信仰的踵切展望。

# 附錄一

## 歷代祭城隍文選錄

### 一、唐 李陽冰 縉雲縣城隍神記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於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與耆耄群吏，乃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答神庥。<sup>1</sup>

### 二、唐 張說 祭城隍文

維大唐開元五年歲次丁巳，四月庚午朔二十日己丑，荊州大都督府長史上柱國燕國公張說。謹以清酌之奠，昭告於城隍之神。山澤以通氣為靈，城隍以積陰為德。致和產物，助天育人。人之仰恩，是關祀典。恭承朝命，綱紀南邦。式崇薦禮，以展勤敬。庶降福四眚，登我百穀，猛獸不搏，毒蟲不噬。精神或通，昭鑒非遠。尚饗。<sup>2</sup>

### 三、唐 張九齡 祭洪州城隍祈晴文

維開元十五年歲次丁卯，六月朔壬寅十日辛亥，中散大夫使持節都督洪州諸軍事、洪州刺史上柱國曲江縣開國男張某，謹以清酌脯醢之奠，祭於城隍神之靈，恭惟明神，懿皆潛德。城池是保，民庶是依。精靈以秉，正直攸好。忝牧此郡，敢忘在公。道雖隔於幽明，事或同於表裏。今水潦所降，亦惟其時，而淫雨不止，恐害嘉穀。穀者人之所以為命，人者神之所以為祀。祀可不以為利，義不可以不福。闔境山川，能致雲雨，豈無節制。願達精誠，以時弭災，無或失稔，則理人有助，是所望於神明。尚饗。<sup>3</sup>

### 四、唐 韓愈祭城隍文

#### （一）袁州祭神文（三首錄一）

維年月日，袁州刺史韓愈，謹告于城隍神之靈。刺史無治行，無以媚于神祇，天降之罰，以久不雨，苗且盡死。刺史雖得罪，百姓何辜，宜降疾咎于某躬身，無令鰥寡蒙茲濫罰。謹告。<sup>4</sup>

#### （二）潮州祭神文（五首錄一）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祭于城隍之神。間者，以淫雨將為人災，無以應貢賦，供給神明，上下獲罪罰之，故乃以六月壬子，奔走分告，乞晴于爾明神，明神閔人之不辜，若響若答，冀除天地山川清風，

<sup>1</sup> 見《全唐文》卷 437，中華書局出版，198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頁 4461。

<sup>2</sup> 《張燕公集》，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四、別集類 1065 冊，頁 887。

<sup>3</sup> 《曲江集》，載前引書 1066 冊，頁 193。

<sup>4</sup> 《別本韓文考異 祭文》卷二十三，載前引書 1073 冊，頁 546；《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 23。



時興白日，顯行蠶穀以登人不。咨嗟！惟神之恩，夙夜不敢忘怠，謹卜良日，躬率將吏，薦茲血毛清酌嘉肴，侑以音聲，以謝神貺，神其饗之。<sup>5</sup>

### 五、唐 李白 天長節使鄂州刺史韋公德政碑 并序

太虛既張，惟天之長，所以白帝真人，當高秋八月五日，降西方之金精，採天長為名，將傳之無窮，紀聖誕之節也。我高祖創業，太宗成之，三后繼統，王猷如一，大盜間起。開元中興，力倍造化，功包天地，不然何能遏犧農之頽波，返淳朴於太古。雖軒后至道，猶聞蚩尤之師。今網漏吞舟，而胡夷起於轂下。先天文武孝感皇帝，越在明兩總戎扶風。正帝車於北斗，拯橫流於鯨口。迴日轡於西山，拂蒙塵於帝顏。呼吸而收兩京，烜而安六合。歷列辟而罕匹，顧將來而無儔。太陽重輪，合耀並出。宇宙翕變，草木增榮。一麾而靜妖氛，成功不處，五讓而傳，？璽德冠，樂推於戲。昔堯及舜禹，皆無聖子，審歷數去，已終大寶。假人飾讓，以成千載之美，未若以文明鴻業，受之元良，與天同休，相統億祀，則我唐至公而無私。越三聖而殊軌，騰萬人之喜氣，爛八極之祥雲，上皇思汾陽而高蹈，解負重於吾君。能事斯畢，與人更始。乃展祀郊廟，望秩山川。方掩骼於河洛，弔人於幽燕。但誅元兇，不問小罪。噫大塊之氣，歌炎漢之風。雲滂洋雨，汪濊澡渥，澤除瑕類，削平國步，改號乾元，至矣哉。其雄圖景命，有如此者，我邦伯韋公，大彭之洪裔，扶楊之貴族。雄略邁古，高文變風。運當一賢，才堪三事。歷職剖劇，能聲旁流。振繡而白筆橫冠，分符而彤襜入境。曩者永王以天人授鉞東巡，無名利？承喉以脅從，壯心堅守而不動。房陵之俗，安於太山。休弈列郡，去若始至。帝召岐下，深嘉真誠，移鎮夏口，救時艱也。慎厥職康，乃人減兵歸農，除害息暴。大水滅郭，洪霖注川。人見憂於魚？，岸不辨於牛馬。公乃抗辭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當伐喬木，焚清祠。精心感動，其應如響。無何，中使銜命？祈名山，廣徵牲牢，驟欲致祭。公又盱衡而稱曰，今主上明聖，懷於百靈，此淫昏之鬼，不載祀典，若煩國禮，是荒巫風，其秉心達識，皆此類也。物不知化，如登春臺。有若江夏縣令薛公，揖四豪之風，當百里之寄，幹蠱有立，含章可貞。遵之典禮，恤疲於和樂，政其成也，臻於小康。中京重？於漢儀，列郡還聞於舜樂。選鄂之勝帳于東門，乃登豳歌、擊土鼓、祀蓐收、迎田祖、招？迴，而大火乃落。閭闔啟而涼風始歸，笙竽和籥之音，象星辰而迭奏，吳楚巴渝之曲，各土風而備陳。禮容有穆，簪笏列序。羅衣蛾眉立乎玳瑁之上，班劍虎士森乎翠幕之前。千變百戲，分曹賈勇。藺子跳？迭躍流星之輝，都廬尋橦倒掛浮雲之影。百川繞郡，落天鏡於江城；四山入牖，照霜空之海色。獻觴醉於晚景，舞袖紛於廣庭。鶴髮之叟鴈序而進曰，恭聞天子無戲言，恐轉公以大用。老父不畏死，願留公以上聞。悅坐棠而？風，庶刻石以寶美白。觀樂入楚，聞韶在齊，採諸行謠，遂作頌曰：爽朗太白，雄光下射。崢嶸金天，華嶽旁連。降精騰氣，赫矣昭然。誕聖五日，垂休萬年。孽胡挺災，大人有作。雷霆發

<sup>5</sup> 《欽定四庫全書 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 23。

揚，攬槍乃落。九服交泰，五雲縈簿。掃雪屯蒙，洗清寥廓。軒后訪道，來登蛾眉。上皇西去，異代同時。六龍轉駕，兩曜迴規。重遭唐主，更？漢儀。肅肅韋公，大邦之翰。秀骨嶽立，英謀電斷。宣風樹聲，遠威逆亂。不長不極，樂奏爭觀。九？揮霍，魚龍屈盤。東迴舞袖，西笑長安。頌聲載路，豐碑是刊。<sup>6</sup>

## 六、唐 杜牧 祭城隍神祈雨文

下土之人，天實有之。百穀豐實，寒暑合節，天實生之。苗房甲而水湮之，苗秀好而早莠之，饑即必死，天實殺之也。天實有人，生之，孰敢言天之仁；殺之，孰敢言天之不仁。刺史吏也，三歲一交。如彼管庫，敢有其寶玉。如彼傳舍，敢治其屋室。東海孝婦，吏冤殺之，天實冤之，殺吏可也。東海之人於婦何辜，而三年旱之。刺史性愚，治或不至，厲其身可也，絕其命可也。吉福殃惡，止當其身，胡為降旱，毒彼百姓。謹書誠懇，本之於天，神能格天，為我升聞。

又

牧為刺史，凡十六日。未嘗為吏，不知吏道。黃境蔡鄰，治出武人。近五十年，令行一切。後有文吏，未盡削除。符臘節敘，牲牢雜須。吏僅百輩，公取於民。里胥因緣，侵竊十倍。簡科民費，變於公租。刺史知之，悉皆除去。鄉正材長，強為之名。豪者尸之，得縱強取。三萬戶中，多五百人。刺史知之，亦悉除去。？絲之租兩，耗其二銖；租穀之賦斗，耗其一升。刺史知之，亦悉除去。吏頑者笞而出之，吏良者勉而進之。民物吏錢，交手為市。小大之獄，面盡其詞。棄於市者，必守定令。人口非多，風俗不雜。刺史年少，事得躬親。疽拔其根矣，苗去其莠矣。不侵不蠹，生活自如。公庭盡日不聞人聲，刺史雖愚，日無縱過。使有過，力短不及，恕亦可也，殺亦可也。稚老孤寡，指苗燃鼎，將穗秀矣，任令萎死以絕民命。古先聖哲，一皆稱天。舉動行止，如天在旁。以為天道仁即福之，惡即殺之，孤窮即憐之，無過即遂之。今旱已久，恐無秋成。謹具刺史之所為，下人之將絕，再告於神，神其如何。<sup>7</sup>

## 七、唐 李商隱祭城隍神文

### （一）祭桂州城隍神文

維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八月甲午朔，二十七日庚申，桂州管內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正議大夫使、持節桂州諸軍事守、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某，謹遣直官攝功曹參軍文林郎守、陽朔縣令莊敬質，謹以旨酒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濬洫崇墉，所以固吾圉。春祈秋報，所以輔農功。今露白電收，蟲坏水涸。念時暘而時雨，將乃積而乃倉。敢以吉辰，式陳常典，神其保茲正直，歆彼馨香，聿念前修，勿虧明鑒。昔房豹變樂陵之井味，任延易九真之

<sup>6</sup> 《李太白文集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十，載前引書 1066 冊，頁 750-752。

<sup>7</sup> 《樊川文集》卷十一，載前引書 1081 冊，頁 636-637。

土風，豈獨人謀，抑由冥助。今猶古也，神實聽之。<sup>8</sup>

#### （二）為安平公兗州祭城隍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四民攸居，是分都邑，五兵未息，爰假金湯，惟神受命上玄，守職茲土，擁長雲之壘，提月之營，主張威靈，彈壓氛祲，某方宣朝旨，來總藩條帷中之列，既安幕內之籌，敢失神其守同石堡，護等玉關，長令率若岸焉，無使復於隍也。<sup>9</sup>

#### （三）為懷州李使君祭城隍神文

年月日致祭於城隍之神，某謬蒙朝獎，叨領藩條，熊軾初臨，虎符適至。敢資靈於水土，冀同固於金湯，況彼潞人，實逆天理。因承平之地以作巢窠，毆庸樂之民以為蠱賊。一至於此，其能久乎。惟神廣扇威靈，劃開聲勢，俾犯境者望飛鳥而自遁，此滔天者聽喉鶴以虛聲。崇墉載嚴，巨塹無壅。今來古往，永無川竭之因。萬歲千秋，莫有土崩之勢。神其聽之無，無易我言。<sup>10</sup>

#### （四）為中丞滎陽公桂州賽城隍神文

惟大中元年，歲次丁卯，六月甲午，朔十四日丁未，都防禦觀察處置等使、桂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鄭某，謹遣登仕郎守、功曹參軍陸佚，以庶羞之奠祭於城隍之神。夫大邑聚人，通都設屏，將英雄走集神鬼。某初蒙朝獎，來佩藩符，既禦寇於西原，亦觀風於南國。始維畫鷁，將下伏熊屬。楚雨蔽空，湘雲塞望。晦我中軍之鼓，濕予下瀨之師。遂以誠祈，果蒙神應。速如激矢，勢等河。及茲報薦之期，敢怠馨香之禮。神其干霄作峻，習坎為防，合櫓以保民，導川塗而流惡。使言言堅壘，侔地道以無疆。活活深溝，如井德之不改。勿違丘禱，以作神羞。尚享。<sup>11</sup>

#### （五）賽靈川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靈川縣城隍之神。高壘深溝，用資固護。興雲渌雨，諒俟威靈。惟神能感，至誠將成大稔。逐清泠之耕父不使揚光。迴沮澤之蟠龍皆令灑潤。式陳微報，願鑒惟馨。<sup>12</sup>

#### （六）賽荔浦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荔浦縣城隍之神。嗟我疲民，每虞艱食，寒耕熱耨，始望於秋成。鑠石流金，幾傷於歲事。遠資靈顧，式布層陰。無煩管輅之占，不待樂巴之嘏。竊陳薄奠，用答豐年。神其據有高深，主張生植，同功田祖，比義雨師。無假怒

<sup>8</sup> 《李義山文集箋注 祝文》，載前引書 1082 冊，頁 395-396。

<sup>9</sup> 同註 7，頁 396。亦見《古今圖書集成 城隍之神部藝文》，頁 359。

<sup>10</sup> 同註 7，頁 396-397。

<sup>11</sup> 同註 7，頁 398-399。

<sup>12</sup> 同註 7，頁 399。

於潛龍，勿縱威於虐魃。守茲縣邑，富我京坻。<sup>13</sup>

### （七）賽永福縣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永福縣城隍之神。夫考室立家，先立戶？。聚人開邑，首起城池。固有明靈降而鑒治。惟神克揚，嘉？廣育。黎民聊為茨梁，少申肴醞。神其節宣，四氣扶佑，三時勿使。畢星但稱於好雨，無令田祖獨擅於有神。永歆蘋藻之誠，長挾金湯之勢。<sup>14</sup>

### （八）賽城隍神文

年月日賽於城隍之神。惟神據雉堞以為雄，導溝池而作潤。果成飄注以救愆焚，敢？斯牲，用報嘉種。神其永通靈感，長懋玄功。導楚子之餘波，霑晉國之膏雨。苟能不昧，報亦隨之。<sup>15</sup>

## 八、唐 羊士諤 城隍廟賽雨

其一：零雨慰斯人，齋心薦綠蘋。山風簫鼓響，如祭敬亭神。

其二：積潤通千里，推誠奠一卮。回？經畫壁，忽似偃雲旗。<sup>16</sup>

## 九、宋 歐陽修 祭城隍文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眾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sup>17</sup>

## 十、宋 元歐陽修撰，唐李陽冰城隍神記跋

乾元二年：「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為縉雲令，遭旱禱雨，約以七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然今非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sup>18</sup>

## 十一、元 沈貞 城隍

保我之民兮邑此方，崇其壙兮浚其隍。民不驚兮志定，眷靈修兮作民命。隄楊兮結陰，青青兮蔽林。女牆堅兮有郭有郭，繞洄灣兮濠歸於壑。靈之來兮元都，颺旌旗兮若荼。陳一矢兮兩楯，載斟之兮百壺。城兮隍兮，吾永無虞。<sup>19</sup>

<sup>13</sup> 同註 11。

<sup>14</sup> 同註 7，頁 399-400。

<sup>15</sup> 同註 7，頁 400。

<sup>16</sup> 載《古今圖書集成 城隍之神部藝文二 詩》，頁 359。

<sup>17</sup> 同註 15，《城隍之神部藝文一》。

<sup>18</sup> 見《全宋文》卷 725 歐陽修、六三，頁 625。

<sup>19</sup> 同註 16。

## 附錄二

### 萬人空巷迎城隍

時序又屆初夏，對離鄉背井的遊子來說，一年一度的迎城隍盛會是那麼地親切，為了一圓對「浯島城隍」朝拜隨香的夢，返鄉的旅客將金門航空站擠得水洩不通。

#### 紀念遷治改活動日

在金門地區的所有廟會中，規模最大、動員人數最多的，就屬迎城隍了。據《金門縣志》記載，金門城隍廟共有三處，其中以洪武年間的田浦城隍廟最早<sup>20</sup>，其次是洪武二十年的金門城村古地城隍廟，至於金城城區的浯島城隍廟，則是清康熙十九年，總兵陳龍遷治時才建構的。在此之前，金門迎城隍的活動，都是在五月十七日舉行，後來為了紀念總兵陳龍遷治金城，才將迎城隍的時間改為四月十二日，一直沿用了三百二十二年。

1948年以前的城隍爺生日可熱鬧著呢！徐聲良、陳七二兩位耆老神采奕奕地話說從頭：「那個時候，每年一小迎；每三年一大迎。金城鎮城區的四個門里，按照東、西、南、北的順序，輪番擔任爐主，每逢閏年即擴大迎城隍的範圍，而且遠達周邊十三個村落。十二年當中，剛好碰上四次大迎；四個里境機會均等。」

兩位耆老娓娓道出當年「大迎」的盛況，一旁的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顏西林也一道加入。在集思廣「憶」下，終於還原了昔日大迎期間，久已淡忘的「前面」和「過西」兩條「香路」（城隍爺巡安期間信眾隨香的路線）。

#### 三天的大迎活動

為期三天的「大迎」首日，先遶行「前面」附近十三個村落。大隊人馬在「南門海仔」（今天的縣體育館）空地集結，然後打從吳厝村旁，遶行賢厝、后豐港、水頭，以及金門城東、西、南、北門四個里境，再從金門城北門，往古區出發，繼續巡安官路邊、官裡、庵前、頂（上）后垵、下后垵、東洲等幾個村落，然後才返回城隍廟休息；次日則先在「許厝墓」附近空地集合，於穿越金城郵局後方「便道」後，持續第二天巡安「過西」的旅程。先向盤山村的下堡、頂堡兩村推進，接下來才是湖南。途中遶經安岐村旁後，大隊人馬又往西浦頭、山灶、頂埔下、下埔下、埔後、埔邊等村落邁進，然後回駕城隍廟；第三天則遶行金城城區四個門里，為三年一度的「大迎」圈上完美句點。

這種「大迎」的廟會巡安活動，事前須經由四十幾人籌組的董事會作成決定，然後再委由當值的爐主負責執行。首日拂曉時分，即由俗稱「報馬仔」的信差，趕在巡安隊伍之前，抵達各預定地點通風報訊，而且要持續三趟。

<sup>20</sup> 此說沿用 1992 年初版一刷《金門縣志》頁 498 長期以來傳統的說法，後來經過年代的詳細比對後，證實金門最早的城隍廟應是「古地城隍廟」，而不是「泰山廟」。

第一趟的報訊稱「頭報」；第二趟叫「二報」。裝扮搶眼的「報馬仔」，頭戴斗笠，斗笠上插英雄標，上身穿背心，下身著長褲，腿部打上黑白相間的綁腿，足蹬草鞋，一進入村莊，即沿途敲打小鑼，而且要趕在天未亮就趕抵目的地；第三趟的「三報」則背著煮熟的豬腳，反穿羊襖，打赤腳或只穿一隻草鞋，隨巡安隊伍前進。俗話說「三報無草鞋禮」指此而言。

待一切準備就緒後，大隊人馬就在城隍廟右側一塊俗稱「木間仔」（今天友誠商店前）的斜坡空地上施放三響禮炮。這種形似葫蘆的番薯炮，用引信引燃撞針擊發。前兩天都要各放三響禮炮，第一響禮炮，通知信眾蓄勢待發；第二響則是要求隊伍集結；第三響禮炮一響，巡安隊伍就井然有序地朝目的地魚貫開拔。

### 遊藝輸人不輸陣

1948年以前的金門，居民的生活雖然艱苦，但三年一度的「大迎」依舊熱鬧非凡。據實務經驗豐富的徐聲良先生指出，那段期間，許多巡安的道具都因陋就簡，但虔誠的信眾在「輸人不輸陣」的心態下，仍會設法排除萬難，製作出許許多多逗趣可愛的道具，如氣勢磅礴的蜈蚣陣，邊走邊由奶娘在一旁餵奶的「吸奶閣」，打情罵俏的公背婆等遊藝節目，讓人眼花撩亂，目不暇給。

1949年，國軍進駐金門後，三年一度的「大迎」從此成為絕響，代之而起的是現今一年一度的迎城隍廟會，遶行的路線，也僅限於城區四個里境。公元2000年為配合第一屆觀光節，由金門縣政府、浯島城隍廟與觀光協會聯合舉辦的擴大迎城隍巡安活動，遶行範圍遍及大、小金門五個鄉鎮，時間更長達五天，再次將迎城隍的廟會重新推上高峰，同時也寫下城隍爺跨海小金門巡安的新里程碑。

因金城城區街道空間的限制，及四個門里中，東、南兩里聯境；西、北兩里聯境的人為因素，每年的迎城隍「香路」固定為兩條反方向路線：由東、南兩里輪值當爐主時，便從西門出發；由西、北兩里輪值當爐主時，便從南門出發，成為行之有年的慣例。

城隍爺巡安遶境活動，一般都以遷治紀念旗為前導，然後依序為俗稱「了亞」的大鑼、托燈、范將軍與謝將軍、顏督察與柳督察、旗牌執事、大纛（大旗）、恩主公（牧馬侯陳淵）、關帝爺、蘇府四王爺、董李排爺（俗稱竹杯爺）、文判官與武判官、香擔、馬軍爺、道士、鄉老、十音、南管、五鳳旗（俗稱五方旗）、城隍爺神轎、涼傘、粉閣、隨香善信、陣旗、四門里陣頭、舞龍隊、弄獅隊等，整個隊伍蜿蜒長達數里，萬人空巷的場景更讓人印象深刻。在西半島迎城隍的同時，東半島金湖鎮新頭村「伍德宮」蘇王爺聖誕的建醮活動，也是熱鬧滾滾。觀光客選在這當兒來趟金門宗教之旅，可是不錯的選擇哦！（原文載《源》雜誌第40期，2002年7月1日出刊）

### 附錄三

主要報導人士一覽表

姓名	性別	年齡	住址	備註
顏西林	男	84	金城鎮莒光路存德中藥行	浯島城隍廟前任主任委員
傅永成	男		金城鎮中興路 29 巷 4 號	浯島城隍廟前任主任委員
顏伯義	男	69	金城鎮東門模範街 14 號	
蔡清標	男	74	金城鎮民族路 46 號	
王連貴	男	65	金城鎮民族路 156 號	
周浯斌	男	48	金城鎮南光商店店東	
楊耀芸	男	65	金城鎮民權路 70 巷 3 弄 8 號	
馬根壽	男	72	金城鎮民族路 254 號	
翁文林	男	68	金城鎮民生路 45 巷 2 弄 10 號	文文糊紙店東
徐聲良	男	66	金城鎮珠浦北路 5 巷 12 弄 6-6 號	
陳七二	男	73	金城鎮民權路 122 巷 46 號	
陳泰明	男	48	金城鎮珠浦西路 92 巷 4 號	讀「訴文」義工
倪國平	男	48	金城鎮珠浦北路 5 巷 2 號	
楊振華	男		金城鎮莒光路 39 號	
陳炳輝	男		金城鎮中興路	進步皮鞋店
許丕祺	男	35	金城鎮民權路 57 號	
葉鈞培	男	48	金門農工職校	
陳梅濤	男	60	金寧鄉埔後村 13 號	
楊國慶	男	62	金城鎮莒光路 81 號	奇香糕餅店東
林金樹	男		烈嶼鄉雙口村	糊紙師傅
胡天賜	男	84	金城鎮西門里光前路 70 巷 5 號	浯島城隍廟廟祝
陳文獻	男	84	金湖鎮新頭村 37-5 號	伍德宮六姓府乩童
陳世宗	男	64	金城鎮金門城村北門 128 號	前地政局長
邵來猛	男	71	金城鎮金門城村東門 166 號	
陳天賜	男	57	金湖鎮新頭村 27-1 號	

# 參考書目

## 一、傳統典籍部分

- 二十四史，《宋史 志卷五十五》，藝文出版社印行。
- 干寶著，《搜神記》，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9月初版一刷。
- 元 吳澄撰，《吳文正集》卷三十八，載《四庫全書》。
- 元 劉壎撰，《水雲村？》卷三，載《四庫全書》。
- 元 鄧文原撰，《巴西集》卷下，載《四庫全書》。
- 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文海出版社印行。
- 巴蜀書社發行，《全宋文》，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 王水照主編，《傳世藏書 集庫 總集 全唐文》（12），誠成企業集團（中國）有限公司組織編纂，1996年12月版。
- 王先謙集解，《後漢書集解》，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臺一版。
- 王溥撰，《五代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王溥撰，《唐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三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7年3月台一版。
- 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新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年元月初版。
- 王德毅主編，《叢書集成續編》，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年7月台一版。
- 王靜芝著，《詩經通釋》，臺北：輔仁大學文學院，1976年7月五版。
- 王應麟撰、翁元圻注，《翁注困學紀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世界書局印行，《四庫全書薈要》史部第95冊地理類。
-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鬼神傳》，上海：古籍出版社，咸豐七年刊本影印。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一》。
- 申時行等重修，《明會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何孟春撰，《餘冬序錄》，載周光培編《歷代筆記小說集成》，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 宋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卷三二下 帝王部 崇祭祀一下），臺灣中華書局輯印，1967年5月臺一版。
- 宋 朱熹撰，《朱子家禮》，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136冊、禮類。
- 宋 洪邁撰，《夷堅志》（第一冊），臺北：明文書局，1982年4月初版。
- 宋 陳耆卿撰，《筓？集》卷九，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 宋 鄭俠撰，《西塘集》卷一、卷五，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 宋 魏仲舉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二十三，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 李明賜發行，《中國神仙傳記文獻初編（第四冊） 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七卷）》，



- 台北：捷幼出版社編輯部，1992年3月初版。
- 杜佑撰，《通典》，台北：新興書局，1959年5月初版。
- 周光培編，《明代筆記小說》(38)，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4年4月第1次印刷。
- 明 王樵撰，《方麓集》卷十二，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 明 白雲齋撰，《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大立出版社，1977年10月初版。
- 明 陸西星著，《封神演義》，台北：小知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9月初版一刷。
- 明 黃佐撰，《泰泉鄉禮》，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136冊、禮類。
- 明 蔡獻臣著，《清白堂稿》，金門：金門縣政府出版，1999年11月初版一刷。
- 東晉 郭璞、〔清〕郝懿行注，袁珂譯注，《山海經》，台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6月初版二刷。
- 東漢 許慎撰、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天工書局，1998年8月20日出版。
- 南梁 陶弘景編撰，《真誥》。
- 姜義華注譯，黃俊郎校閱，新譯《禮記讀本》，台北：三民書局印行，1997年10月初版。
- 韋昭注，《國語》，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12月臺一版。
- 孫希旦著，《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文一版。
- 孫振聲編著，《白話易經》星光出版社出版，1981年9月初版。
- 徐天麟撰，《西漢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徐天麟撰，《東漢會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晉 張華著、范寧校證，《博物志校證》，臺北：明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9月初版。
- 袁枚著、吳曉臨編著，《子不語 中國鄉野神怪故事》，台北：漢湘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1月。
- 商務《四庫全書》三、四、五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 國史館，《清史稿校註》(第四冊)，國史館，1986年7月出版。
- 梁 蕭統編，《文選》，台北：藝文印書館，1972年9月六版。
- 清 毛奇齡撰，《辨定祭禮通俗譜》，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136冊、禮類。
- 清史編纂委員會，《清史》(第二冊)，國防研究院，1961年2月臺初版。
- 清永瑢、紀昀等纂修，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3月初版。
- 清光緒二十五年刻本景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 清 全祖望撰，《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七、四十八，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1968年12月臺一版。

- 清 李光地撰，《朱子禮纂》，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36 冊、禮類。
- 清 紀曉嵐著，王櫻芳、蔡素禎註釋，《閱微草堂筆記》，台南：漢風出版社，2001 年 10 月初版四印。
- 清 孫承澤撰，《春明夢餘錄》，大立出版社，1980 年 10 月。
- 清 秦蕙田撰，《五禮通考》，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 129 冊、禮類。
- 清 袁枚著，《子不語》，台北：新興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 7 月版。
- 清高宗敕撰，《續文獻通考》，新興書局發行，1958 年 10 月初版。
- 清 陳夢雷編，《古今圖書集成》，鼎文書局印行，1985 年 4 月再版。
- 清 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 年 8 月。
- 清 楊維禎撰，《道園學古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 年 12 月臺一版。
- 清 董浩等編，《全唐文》，中華書局出版，1983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清 蒲松齡著，《聊齋志異》，台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年 10 月初版三刷。
- 清 潘榮陞，《帝京歲時紀勝》，北京：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 年 8 月。  
《琅邪代醉編》，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 130 冊，台南：莊嚴文化事業公司，1997 年 2 月初版一刷。
- 章斗航發行，《杜詩鏡銓》，臺北：華正書局，1975 年 6 月臺一版。
- 傅錫壬註譯，《新譯楚辭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6 年 7 月初版。
- 開明版《二十五史 元史》，臺灣開明書店，1965 年 5 月臺二版發行。
- 新文豐出版公司編輯部編輯，《石刻史料新編》(四)，1982 年 12 月二版。  
《新校本宋史并附編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5 月再版。  
《新校本明史并附編六種》，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1 月 3 版。  
《新校本隋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0 年 6 月 3 版。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氏傳》，高雄：復文圖書公司，1991 年 9 月再版。
- 楊亮功等註譯、王雲五主編，《四書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4 年 7 月修訂一版
- 誠成企業集團編纂，《傳世藏書 集庫 總集 全唐文》，北京：海南國際新聞出版中心，1996 年 12 月版。
- 漢 班固著；唐 顏師古注疏，新校本二十五史《漢書》，史學出版社，1974 年 5 月臺北影印一版。
- 歷代學人撰著，《筆記小說大觀》，台北：新興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5 年 7 月版。
- 翰林院侍讀施閏章撰，《篋? 集》卷九，載《欽定四庫全書》珍本。
- 藝文印書館發行，《十三經注疏 周易》，1976 年 5 月六版。
- 藝文印書館發行，《十三經注疏 禮記》，1976 年 5 月六版。
- 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北齊書》，藝文印書館。
- 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宋史》，藝文印書館。
- 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明史》，藝文印書館。

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南史》，藝文印書館。  
藝文印書館據清乾隆武英殿刊本影印，《後漢書》，藝文印書館。  
蘇轍撰，《欒城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9月臺一版。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續修四庫全書》，上海：古籍出版社。  
顧炎武著，《日知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3月臺一版。

## 二、近人專著部分

丁世良、趙放主編，《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 中南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丁煌編輯，《道教學探索》（第捌號），台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系道教研究室、道教總廟三清宮、道教學探索出版社合作編印，1994年12月21日出版。

尹飛舟等著，《中國古代鬼神文化大觀》，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2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王世禎編著，《細說中國民間信仰》，台北：武陵出版社，1995年11月一版二刷。

王永謙著，中華民俗文叢《土地與城隍信仰》，北京：學苑出版社出版，1996年2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王見川、李世偉著，《台灣的民間宗教與信仰》，台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2000年11月初版第一刷。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三教源流聖帝佛祖搜神大全》（全一冊），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景印初版。

王秋桂、李豐楙主編，《中國民間信仰資料彙編》（第一輯），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11月景印初版。

王靜芝、蔡興濟合著，《國學導讀》，臺北：北海出版社，1972年6月再版。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年10月。

江柏煒著，《城市的身世 金門後浦城的建築故事》，金門縣立文化中心出版。

何培夫著，《台灣古蹟與文物》，台灣：省政府新聞處編印，1997年12月再版。

何培夫著，《臺灣碑碣的故事》，南投：臺灣省政府，2001年12月。

何培夫編，《金門、馬祖地區現存碑碣圖誌》，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9年6月初版。

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新竹縣市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8年6月初版。

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臺南市（上）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2年6月初版。

何培夫編，《臺灣地區現存碑碣圖誌 澎湖縣篇》，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1993年6月初版。

余光弘著，《媽宮的寺廟 馬公市鎮發展與民間宗教變遷之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乙種第十九號，1988年10月。

- 吳幼雄著，《泉州宗教文化》，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8年3月第一版第一刷。
- 宋光宇編，《台灣經驗（二） 社會文化篇》，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4年7月初版。
- 李豐楙總編纂，《東港東隆宮醮志 丁丑年九朝慶成謝恩水火祈安清醮》，台灣：學生書局，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出版，1998年11月初版。
- 李豐楙總編纂，《東港迎王 東港東隆宮丁丑正科平安祭典》，台灣：學生書局，財團法人東港東隆宮出版，1998年11月初版。
- 沈繼生著，《泉州人文風景線》，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1999年1月第一版第一刷。
- 阮昌銳著，《民俗與民藝》，臺北：臺灣省立博物館，1984年10月初版。
- 林仁川著，《臍帶的證言 台灣與大陸的歷史淵源》，臺北：人間出版社，1993年11月初版。
- 林美容編，《台灣民間信仰研究書目》，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1年3月。
- 林富士著，《孤魂與鬼雄的世界 北臺灣的厲鬼信仰》，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初版。
- 林衡道口述，楊鴻博整理，《鯤島探源》（四），臺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5月第一版第一刷。
- 林衡道著，《台灣史蹟源流》，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出版，1999年6月增訂一版。
- 林衡道著，《台灣的歷史與民俗》，臺北：青文出版社，1966年12月第一版。
- 林衡道著，《台灣歷史民俗》，台北：黎明出版社，1991年8月三版。另林衡道編著，同書名、同出版社，2001年4月初版。
- 林衡道著、馮作民譯，《台灣的歷史與民俗》，台北：青文出版社，1966年12月第一版。
- 林衡道編，《臺灣勝蹟採訪冊》（第四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1年6月30日出版。
- 林曙光著，《打狗歲時記稿》，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4年12月初版一刷。
- 金門縣政府編修，《金門史蹟源流》，金門縣政府出版，1987年6月。
- 金榮華主持，《金門民間故事集》，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金門縣立社會教育館發行，1997年3月初版。
- 金榮華主持整理，《台灣桃竹苗地區民間故事》，台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發行，2000年11月初版。
- 金榮華著，《民間文學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國立編譯館，1997年出版。
- 金榮華著，《民間故事論集》，台北：三民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
- 姚秋云等撰著，《鬼城傳說故事》，四川：文藝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

- 施合鄭民俗基金會，《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第八十五期，1993年9月。
- 唐蕙韻著，《金門民間傳說》，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 徐正光、林美容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經驗研究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12月初版。
- 袁愛國著，《泰山神文化》，山東：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年6月一版一刷。
- 馬書田著，《中國冥界諸神》，台北：國家出版社，2001年6月初版一刷。
- 馬書田著，《華夏諸神—鬼神卷》，台北：雲龍出版社，2000年2月第二版第一刷。
- 張柄楠發行，《民間信仰神祇史考叢書 中國神祇列傳》（第一冊），台北：道觀出版社，民間信仰的基礎，頁6至頁19；民間信仰發展的歷程，頁20至頁23；民間信仰的神鬼觀，頁24至頁27；民間信仰的神明生活，頁28至頁31；民間信仰的巫術，頁32至頁36；寺廟的功能，頁37至頁39。
- 張柄楠發行，《民間信仰神祇史考叢書 中國神祇列傳》（第三冊），台北：道觀出版社，城隍爺，頁178至頁186；十殿閻王，頁254至頁260。
- 張榮強著，《金門人文探索》，台北稻田出版社出版，1996年10月第一版第一刷。
- 莊伯和著，《台灣民藝造型》，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8月20日初版。
- 許維民撰，《四月十二迎城隍》，金門：縣政府觀光局發行，2000年5月初版。
- 郭堯齡著、陳延宗主編，《金門紀實》，台北：冠傑彩色製版印刷公司，2002年9月初版。
- 陳慶浩、王秋桂主編，《中國民間故事全集》，臺北：遠流出版社，1989年6月初版。
- 陳耀明著，《澎湖的廟神》，澎湖：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出版，1995年6月。
- 陶思炎著，《中國鎮物》，台北：東大出版社，1998年8月。
- 彭紹周著，《臺灣道廟誌第二輯 台北市》，臺北：中華道教文化服務社，1987年10月10日。
- 彭紹周著，《臺灣道廟誌第三輯 台北縣》，臺北：中華道教文化服務社，1989年元月20日。
- 黃文博著，《臺灣信仰傳奇》，臺北：臺原出版社，1989年8月第一版第一刷。
- 黃光男發行，《金門水頭、官澳、瓊林歷史考古試掘報告》，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2年9月一版。
- 黃光男發行，《金門地區陶瓷史、城牆遺跡、喪葬習俗調查研究》，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2年9月一版。
- 黃有興著，《澎湖的民間信仰》，臺北：臺原出版社，1992年8月。
- 黃鳴奮、李菁主編，《廈門人物（歷史篇）》，廈門：鷺江出版社出版，1996年11第1版第1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民間戲曲》，台北：稻田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

- 版第一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巡禮》，台北：稻田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寺廟楹聯碑文》，台北：稻田出版社，1998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的民間慶典》，台北：臺原出版社，1993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風獅爺與辟邪信仰》，台北：稻田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一刷。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歲時節慶》，台北：稻田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第一刷。
- 董芳苑著，《台灣民宅門楣八卦牌守護功用的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出版，1996年5月再版。
- 劉文三著，《台灣神像藝術》，台北：藝術家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1995年12月再版。
- 劉枝萬著，《中國民間信仰論集》，台北：中研院民族學院研究所，1974年。
- 劉寧顏編，《臺灣勝蹟採訪冊》第六、七輯，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2年6月30日出版。
- 劉還月著，《台灣民間信仰》，台北：聯經出版社，2000年11月一版。
- 增田福太郎、郭立誠、高賢治著，古亭書屋譯，《台灣漢民族的司法神—城隍信仰體系》，台北：眾文圖書公司，1999年10月一版一刷。
- 鄭土有、王賢森著，《中國城隍信仰》，江蘇：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1994年2月第一版第一刷，三聯書店上海分店出版。
- 鄭志明著，《臺灣民間的宗教現象》，台北：大道文化，1996年9月初版二刷。
- 鄭素春著，《道教信仰、神仙與儀式》，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02年3月初版第一次印刷。
- 閻亞寧主持，《金門縣二級古蹟虛江嘯臥碣群之調查研究》，中國工商專校出版，1996年10月出版。
- 閻亞寧主持，《金門縣清總兵署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中國工商專校出版，1994年6月出版。
- 薛施伍、薛承爵合編，《顯影》雜誌，珠山村圖書報社發行，1928-1949。
- 鍾華操著，《台灣地區神明的由來》，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88年4月四版三刷。
- 韓伯泉、陳三株著，《廣東地方神祇》，香港：中華書局出版，1992年8月初版。
- 顏立水著，《金門與同安》，台北：稻田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 龔顯宗著，《臺灣文學研究》，台北：五南出版社，1998年12月初版一刷。
- 龔顯宗編，《沈光文全集及其研究資料彙編》，臺南：臺南縣立文化中心編印，1998年12月。

### 三、方志部分

- 台北市福建省同安縣同鄉會，《福建省馬巷廳志》，清 光緒癸巳年校補，1986年10月10日重印。
- 光緒壬午年十月開雕，校藏浯江書院，《金門志十六卷》，1882年。
- 朱商羊，《漳州府誌》，台南：登文印刷局，1965年10月影印。
- 朱維幹著，《福建史稿》（上冊），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2月第一次印刷。
- 吳子光著，臺灣文獻叢刊《臺灣紀事》，臺灣銀行出版，1959年2月出版。
- 杜昌丁編印，清 乾隆二十二年修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永春州志》，1972年3月景印。
- 周凱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第九五種《廈門志》（上、下冊），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30日。
- 明 洪受著，《滄海紀遺》，金門文獻委員會編印，1978年元月三版。
- 明 董仲昭，《八閩通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6年2月第一版第二刷。
- 林大華纂修，龔少俠重印，《樂會縣志》，臺北：新店市，1986年10月重印初版。
- 林天蔚著，《方志學與地方史研究》，台北：國立編譯館主編，1995年7月。
- 林柏榕監修、曾藍田主修，《臺中市志》（卷二人民志禮俗篇），臺中市政府，1984年6月30日。
- 林焜熿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金門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9月30日出版。
- 林豪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澎湖紀略、澎湖續編》，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30日。
- 林豪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澎湖廳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30日。
- 林學增等修，吳錫黃纂，《福建省同安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印行，1929年鉛印本影印。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志》，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22年2月。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政府發行，《金門縣志》重修版（上、下兩冊），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79年6月30日初版。
- 金門縣文獻委員會、金門縣政府發行，《金門縣志》重編版（上、下兩冊），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68年2月1日初版。
- 金門縣政府編修，《金門縣志》增修版（上、中、下三冊），金門：金門縣文獻委員會，1999年初版二刷。
- 洪國正發行，《烈嶼鄉志》，金門縣烈嶼鄉公所出版，2002年元月。
- 胡龍寶等監修，《臺南縣志》（卷二人民志），臺南縣政府，1980年6月30日出版。
- 高雄市政府，《高雄市志》（卷十三文物志），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86年12月

30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珍藏，清嘉慶八香刻本，《合肥縣志》。

婁雲督修，內政部圖書館珍藏，《惠安續志》。

屠繼善著，《恒春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30日。

張守真、許一男撰，《鳳山縣舊城紀事》，高雄市立中正文化中心管理處，1997年6月。

張炳楠監修、李汝和主修、王世慶整修，《臺灣省通志》（卷二人民志宗教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1年6月30日。

張海、萬櫺合修，清 乾隆十五年修印，《當塗縣志》（重印本），1980年元月重印。

清 光緒癸巳年校補，甬上黃家鼎署檢，《泉州府馬巷廳志》，台北市福建省同安縣同鄉會，1986年10月10日重印。

清 康熙十一年，縣令劉佑督修，《南安縣志》（上、下冊），台北市南安同鄉會印行，陳其志景印，1973年10月景印。

清貴泰武穆淳等纂，清嘉慶二十四年刊本，河南《安陽縣志》，安陽文獻委員會影印，1933年鉛字重印本。

清 劉宗元修、吳天錫纂，《應山縣志》，臺北應山同鄉會發行，1972年9月13日景印初版。

清 稽曾筠、李衛等修，沈翼機、傅王露等纂，《浙江通志》，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許如中編著，《金門民俗志》，台北：東方文化書局，1971年春季出版。

許如中編著，《新金門志》，金門：金門縣政府，1959年3月1日初版。

陳元義著，《嘉義安溪民俗》，臺北：美欣圖書出版電腦有限公司，1997年9月出版。

陳文達著，《臺灣縣志》，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年6月30日。

陳文達著，臺灣歷史文獻叢刊《臺灣縣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出版，1993年6月30日。

陳培桂著，《淡水廳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2月。

陳壽祺等，《福建通志》，華文書局，清 同治十年重刊本，中國省志彙編之九。

景印《陽新縣（興國州）志》，湖北陽新縣旅臺同鄉會，1984年甲子孟夏月印行。

甯楷等撰（舊志） 吳景牆等撰（新志） 周志靜等撰（續志），《宜興縣志》，新興書局發行。

楊天厚、林麗寬主編，《金門縣金沙鎮志》，金門縣金沙鎮公所編印，2002年12月第一版第一刷。

董成助，《廈門志》，台北：文成出版社，1967年12月臺一版。

劉良璧著，《重修臺灣府志》，臺中：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7年2月。

劉寧顏編，《重修臺灣省通志資料》（第一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85年3月。



影印民國二十五年版，《鄱陵縣志》。

《影印泉州府誌》（一至四冊）。

頭屋鄉誌編輯委員會，《頭屋鄉誌》，頭屋鄉公所，1996年12月25日出版。

謝重光、楊彥杰、汪毅夫著，《金門史稿》，廈門：鷺江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年8月第一次印刷。

#### 四、廟志部分

浯島城隍廟修建委員會編，《浯島城隍廟重修工程收支徵信錄》，金門：金門縣浯島城隍廟修建委員會，1972年2月謹印。

清 盧崧修、朱朗齋等纂，《吳山城隍廟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第一次印刷。

黃有興編撰，《澎湖馬公城隍廟志》（上、下冊），澎湖：財團法人澎湖馬公城隍廟，1999年12月初版。

新竹都城隍廟，《新竹都城隍廟簡介》。

彰邑城隍廟重建委員會、彰邑城隍廟繞境籌備會，《丙子年彰邑城隍尊神出巡繞境紀念特刊》，1996年11月出版。

彰邑城隍廟重建委員會、彰邑城隍廟繞境籌備會，《彰邑城隍廟重建落成出巡繞境紀念特刊》，1984年12月初版。

廣陵書社編、高小建主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第一冊）《洞天福地岳瀆名山記》、《白雲觀志》（附東岳廟志），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4月一版第一次印刷。

顏西林編撰，《浯島城隍廟誌》，金門：金門縣浯島城隍廟管理委員會，1997年11月30日，歲次民國第二丁丑年十一月初一日奠安日出版。

#### 五、譜牒部分

金門山后村梁姓編，《梁氏族譜》

金門王氏宗親會編，《金門王氏族譜》（上下冊）

金門埔後村陳姓編，《上學陳氏世系族譜》。

金門珠浦許姓編，《金門珠浦許氏族譜》。

金門陳氏宗親會編，《金門陳氏大宗祠穎川堂建祠八十周年奠安紀念特刊》，1985年正月出版。

#### 六、學位論文部分

王琰玲撰，《城隍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4年6月。

宋光宇撰，《中國民間三教合一信仰的研究》，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年6月。

李艾珍撰，《台灣民間「給神明作契子」的儀式—以雲林海豐堡和布爾西堡為例》，

- 國立政治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 李增德撰，《金門古寧頭聚落營造的探討》，銘傳大學應用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6月30日。
- 李錫祥撰，《金門地區血緣聚落的社會空間組織》，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 沈宗憲撰，《宋代的鬼與死後世界傳說》，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6月。
- 沈宗憲撰，《國家祀典與左道妖異—宋代信仰與政治關係之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0年6月。
- 林麗寬撰，《金門王爺民間信仰傳說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12月。
- 唐蕙韻撰，《金門民間故事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7年6月。
- 徐雨村撰，《國家力量、人口流動與鄉民經濟變遷—以金門官澳為例》，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年6月。
- 高怡萍撰，《澎湖離島果葉村的犒軍儀式與儀式象徵》，國立清華大學社會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3年6月。
- 張秀蓉撰，《清代會館的功能—地緣、商幫與祠祀》，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1994年6月。
- 黃勝雄撰，《民俗宗教建築及活動土地使用秩序問題之研究—以台北市媽祖廟為例》，中興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碩士論文，1992年6月。
- 廖崑田撰，《從神學的觀點研究當前臺灣漢人社會祖先崇拜之宗教本質》，亞洲浸信會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論文，1979年5月。
- 蔣竹山撰，《從打擊異端到塑造正統—清代國家與江南祠神信仰》，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5年6月。
- 蔡相輝撰，《明清政權更迭與臺灣民間信仰關係之研究—清初臺灣政治與王爺、媽祖信仰之關係》，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84年元月。
- 鄭耀宗撰，《城隍信仰研究》，台南神學院神學系道學碩士論文，1982年5月。

## 七、學報、期刊部分

- Feuchtwang, St 撰，孔廟與城隍廟，載《中興史學》，2002年4月。
- 丁荷生、鄭振滿撰，閩台道教與民間諸神崇拜，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73期，1992年8月，頁33至頁52。
- 方淑美撰，臺西港仔刈香的空間性，《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碩士論文獎助專刊》，1995年5月出版。
- 方豪撰，鄭和時代金門在中外航海上的地位，刊載《方豪教授台灣史論文選集》，1999年12月。

- 王文良撰，馬公城隍廟十二生肖石雕藝術淺談 兼記十二生肖與干支的關係，載《西瀛風物》，1999年6月。
- 王文良撰，澎湖的宮廟鑿花木雕 傳承篇，「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抽印本，2001年9月5、6、7日。
- 王見川、李世偉撰，戰後以來臺灣的「宗教研究」概述—以佛、道教與民間宗教為考查中心，收錄《臺灣文獻》第51卷第3期，2000年9月。
- 王銘銘撰，危亡與超生：一八九六年年中東南沿海的超度儀式，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87期，1999年春季，頁169至頁206。
- 民俗曲藝編輯部，五月十三迎城隍，刊載《民俗曲藝》第36期，1985年7月，頁96至頁103。附錄：台北霞海城隍廟小史。
- 白安睿撰，民俗曲藝 七爺八爺，載《臺東縣史漢族篇》，2001年11月發行，頁153。
- 石弘毅撰，台灣「王爺」信仰的歷史意義，收錄《歷史月刊》第87期，1995年4月，頁4至頁13。
- 石奕龍撰，閩臺民間信仰的異同比較，載《臺灣源流》，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7)，1997年9月30日出版，頁84至頁91。
- 朱建明撰，上海城隍廟的三巡會祭祀，載《民俗曲藝》，2000年5月。
- 江寶釵撰，大稻埕、霞海城隍與靈安社，載《民俗曲藝》47期，1987年6月。
- 舟子撰，記定海城隍廟與祖印寺，載《寧波同鄉》186期，1984年1月，頁6至頁7。
- 何培夫撰，臺灣城隍信仰之意義，載《史學》第2期，成大歷史學學會出版，1975年4月，頁77至頁86。
- 余光弘撰，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收錄《重修臺灣省通志資料》第1輯，臺灣：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組編校，1985年3月出版，頁736至頁771。
- 余光弘撰，台灣地區民間宗教的發展—寺廟調查資料之分析，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53期，1982年春季，頁67至頁103。
- 余光弘撰，澎湖的移民與開發，《西瀛風物》創刊號，1996年6月，頁45至頁61。
- 余光弘撰，澎湖移民與清代班兵，《砵砧石》，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季刊第3期，1996年6月，頁24至頁43。
- 吳永猛撰，澎湖村落五營信仰探索，「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抽印本，2001年9月5、6、7日。
- 吳亞梅撰，古考場中的怨鬼，載《香火》雜誌第18期，頁64至頁69。
- 吳東明撰，臺南府城隍廟，載《道學初探》，1991年10月。
- 呂健忠撰，為兒童劇評催生《城隍爺傳奇》觀後感，載《表演藝術》，1994年2月1日出版，頁99至頁103。
- 呂理政撰，宗教信仰與社會生活—談臺灣民間信仰的幾個面相，載《民俗曲藝》

- 第 69 期，1991 年元月出版，頁 5 至頁 22。
- 宋光宇撰，霞海城隍因何威靈赫赫？，載《民俗曲藝》60 期，1989 年 7 月。
- 宋光宇撰，霞海城隍因何威靈赫赫？，載錄《民俗曲藝》60 期，1989 年 7 月。
- 宋光宇撰，霞海城隍祭典與臺北大稻埕商業發展的關係，收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93 年 4 月，頁 291 至頁 337。
- 宋光宇撰，霞海城隍與台北的發展，收錄《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16 期，1990 年 9 月，頁 1 至頁 3。
- 巫仁恕撰，節慶、信仰與抗爭——明清城隍信仰與城市群眾的集體抗議行為，收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0 年 12 月，頁 149 至頁 210。
- 李仕德撰，金門與早期臺灣開發的關係，載《臺北文獻》，1992 年 12 月 25 日出版。
- 李亦園撰，中國家族與其儀式：若干觀念的探討，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9 期，1998 年 6 月，頁 47 至頁 61。
- 李如華撰，閻羅十殿審判談報應，載《香火》雜誌第 4 期，頁 30 至頁 31。
- 李祖基撰，城隍信仰與臺灣歷史，載《臺灣源流》，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12），1998 年冬季刊，頁 108 至頁 114。
- 李冕世撰，談城隍神的崇拜——中國古老神祇之一，載《史蹟勘考》第 6 期，成大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編印，1976 年 6 月，頁 1 至頁 13。
- 李豐楙撰，從成人之道到成神之道——一個臺灣民間信仰的結構性思考，刊載《東方宗教研究》新 4 期，台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出版，1994 年 10 月，頁 184 至頁 209。
- 李豐楙撰，鹿港施姓道壇與泉籍聚落，載《臺灣文獻》，2001 年 6 月 30 日出版，頁 11 至頁 28。
- 李豐楙撰，臺灣中部紅頭司與客屬聚落的醮儀行事，載《民俗曲藝》第 116 期，1998 年 11 月出版，頁 143 至頁 173。
- 李豐楙撰，臺灣東港平安祭典的王爺繞境與合境平安，載《民俗曲藝》第 85 期《中國儺戲——儺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1993 年 9 月出版，頁 273 至頁 323。
- 李豐楙撰，嚴肅與遊戲：從蜡祭到迎王祭的「非常」觀察，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8 期，1999 年秋季，頁 135 至頁 172。
- 沈福煦撰，上海的豫園和老城隍廟商業區（下），載《空間》雜誌第 68 期，1995 年 3 月出版，頁 90 至頁 99。
- 沈福煦撰，上海的豫園和老城隍廟商業區（上），載《空間》雜誌第 63 期，1994 年 10 月出版，頁 122 至頁 126。
- 沈繼生著，城隍信仰在泉州，收錄氏著《泉州人文風景線》，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199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頁 173 至頁 179。
- 汪曾祺撰，城南客話——城隍、土地、灶王爺，載《中國文化》叢刊，1991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頁 186 至頁 189。

- 卓克華撰，澎湖媽宮城隍信廟史蹟之研究，載《砵砵石》：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季刊，1996年3月。
- 周立方撰，城隍文化研究的現實意義，載《臺灣源流》，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10），1998年夏季刊，頁102至頁107。
- 孟光撰，心安！平安！一柱香，載《香火》雜誌第1期，1982年3月25日出刊，頁38至頁41。
- 服一丙撰，臺灣之寺廟與神明，收錄於張火木主編，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出版，《追尋文化台灣——一九九五年北區大學院校民間文學與民俗文物田野調查論文集》，1995年出版，頁195至頁203。
- 林明德撰，台澎金馬地區王爺信仰與廟群匾聯文化的探索，載《輔仁國文學報》第10集，1994年4月，頁21至頁49。
- 林明德撰，解讀寺廟的匾聯文化——以台灣地區的城隍廟為例，收錄《寺廟與民間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995年3月，頁319至頁344。
- 林美容撰，由祭祀圈到信仰圈——台灣民間社會的地域構成與發展，載錄《台灣史論文精選》（上），台北：玉山出版公司，1996年9月初版一刷，頁289至頁319。
- 林美容撰，簡介《台灣的民間宗教與國家傳統》，刊載《臺灣社會研究季刊》第1卷第2、3期，1988年夏、秋季，頁361至頁369。
- 林富士撰，略論台灣漢人社群的厲鬼信仰——以台北縣境內的有應公信仰為主的初步探討，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的《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中研院文哲所中國文哲論集（八），1996年11月，頁327至頁357。
- 林榮澤撰，「城隍」在漢人社會中的角色及其功能——以日據時期臺北大稻埕的霞海城隍祭為例，刊載《中國歷史學會史學集刊》第32期，2000年7月，頁233至頁286。
- 林榮澤撰，「廟會」與中國的民間社會——以清代的華北、東北、西北為例，刊載《史耘》，2001年7月，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發行，頁53至頁89。
- 林衡道撰，金門的民房與廟宇，載《香火》雜誌第17期，頁4至頁7。
- 林衡道撰，臺灣世居住民的祖籍與神明，收錄《臺灣地區開闢史料學術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6年6月初版。
- 林麗寬撰，金門的王爺信仰，由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漢聲雜誌社等共同主辦的「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之論文，2001年9月。
- 林鶴亭撰，重建安平城隍廟樑籤考，載《台灣風物》（季刊）第29卷第4期，1979年12月31日出版，頁68至頁84。
- 祁連休撰，中國古代鬼故事譚論，收錄《民俗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

- 年 11 月 15 日出版，頁 423 頁 442。
- 邱麟祥撰，迎城隍話稻江，載《臺北文獻》直字第 92 期，1990 年 6 月 25 日出版，頁 67 至頁 77。
- 金榮華撰，落水鬼仁念放替身「水鬼與漁夫」型故事試探及其型號之設定，收錄《民俗與文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1998 年 11 月 15 日出版，頁 443 頁 461。
- 城隍，刊載於《華人工商資訊網》sinoinfo.com。
- 施奕中等撰，城隍信仰研究，收錄於張火木主編，實踐設計管理學院出版，《追尋文化台灣——一九九五年北區大學院校民間文學與民俗文物田野調查論文集》，1995 年出版，頁 86 至頁 99。
- 韋煙灶、陳泳男、李宜靜合著，新竹城隍廟巡禮，載《地理教育》，1998 年 6 月，頁 145 至頁 160。
- 香花庵撰，十八層地獄與森羅殿，載《春秋》雜誌第 11 卷第 6 期，1969 年 12 月 1 日出刊，頁 27 至頁 30。
- 香花庵撰，城隍廟與崔府君，載《春秋》雜誌第 11 卷第 5 期，1969 年 11 月 1 日出刊，頁 12 至頁 14。
- 高雄市文獻委員會，《高雄文獻》（第 7 期），1981 年 5 月 1 日出版。
- 張恭啟撰，多重宇宙觀的分辨與運用：竹北某乩壇問乩過程的分析，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61 期，1987 年 6 月，頁 81 至頁 101。
- 張莛撰，從史學觀點談台灣宗教與道教，載《香火》雜誌第 2 期，頁 58 至頁 62。
- 張德南撰，新竹都城隍廟的匾聯，刊載《竹塹文獻》，2002 年 4 月，頁 77 至頁 84。
- 梁玉玲撰，臺灣府城隍廟研究報告三篇，載《史蹟勘考》第 4 期，成大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編印，1976 年 4 月，頁 116。
- 莊吉發撰，世治聽人，世亂聽神——清代台灣民變與民間信仰，載《臺灣文獻》，2001 年 6 月 30 日出版，頁 221 至頁 234。
- 莊吉發撰，信仰與生活——從現藏檔案資料看清代臺灣的民間信仰，刊載《台灣文獻》第 51 卷第 3 期，2000 年 9 月。
- 莊英章撰，漢人社會研究的若干省思，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 年 4 月，頁 27 至頁 35。
- 許雪姬撰，大稻埕霞海城隍廟之研究，載《臺北文獻》，1992 年 12 月 25 日出版。
- 陳存仁撰，上海的城隍廟與城隍會，載《春秋》雜誌第 19 卷第 5 期，1973 年 11 月 1 日出刊，頁 19 至頁 29。
- 陳炎正撰，臺灣傳統建築，載《臺灣源流》，1998 年 6 月出版，頁 74 至頁 80。
- 陳芳君撰，「重修臺灣府城隍廟碑記」考正，載《史蹟勘考》第 4 期，成大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編印，1976 年 4 月，頁 117。

- 陳長城撰，宜蘭城隍廟，載《臺北文獻》直字第 42 期，1977 年 12 月 15 日出版，頁 201 至頁 205。
- 陳春聲撰，三山國王信仰與臺灣移民社會，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 年 4 月，頁 61 至頁 114。
- 陳美華撰，借鏡、傳承與展望——西方人類學漢人宗教研究的回顧與檢討（1960—2000），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究研討會」抽印本，2001 年 10 月 26—27 日。
- 陳紹楨撰，浯島邑主城隍廟的創建與巡境，收錄《金門季刊》第 65 期，2000 年 6 月，頁 34 至頁 49。
- 陶誠撰，中國城隍信仰的歷史淵源及其影響，載《臺灣源流》，臺灣省各姓淵源研究學會（13），1999 年春季刊，頁 87 至頁 94。
- 曾玉昆撰，由舊城城隍爺的出巡探討臺灣民間的城隍信仰，刊載《高市文獻》第 10 卷第 3 期，高雄：高雄市文獻委員會，1998 年 1—3 月。
- 曾玉昆撰，談舊城、說城隍，載《高雄文獻》第 13 期，1983 年 1 月 15 日出版，頁 163 至頁 184。
- 黃得時撰，城隍的由來和霞海城隍廟——古往今來話臺北之四，載《臺北文物季刊》第 2 卷第 3 期，1953 年 11 月 15 日出版，頁 83 至頁 94。
- 楊天厚、林麗寬合著，金門太子爺信仰，載錄《金門季刊》73 期，金門縣立文化中心發行。
- 楊天厚、林麗寬合撰，金門風獅爺與澎湖石敢當試析——金門篇，刊載《碇碇石》澎湖縣立文化中心季刊，第 12 期，1998 年 9 月。
- 楊天厚著，壬午年媽祖金門巡安，載錄《金門季刊》73 期，金門縣立文化中心發行。
- 楊天厚著，萬人空巷迎城隍，載錄《源》雜誌 40 期，2002 年 7 月 1 日。
- 楊天厚撰，金門西園村的歷史與宗族，由財團法人施合鄭民俗文化基金會、國立清華大學生命科學系、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所、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漢聲雜誌社等共同主辦的「金門歷史、文化與生態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宣讀之論文，2001 年 9 月。
- 楊明鏗撰，威靈顯赫的城隍爺——從筆記小說中看歷代城隍的形象，刊載《民俗曲藝》第 36 期，1985 年 7 月，頁 80 至頁 90。
- 葉春榮撰，神明與廟宇的探源——一個台灣南部農村的例子，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人類學與漢人宗教研究研討會」抽印本，2001 年 10 月 26—27 日。
- 葉倫會撰，大稻埕霞海城隍廟，刊載《歷史文物》月刊第 7 卷第 8 期，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7 年 11 月，頁 71 至頁 77。
- 趙崇欽撰，由廟宇的空間安排、使用看澎湖居民之空間位序觀，「澎湖研究」第一屆學術研討會抽印本，2001 年 9 月 5、6、7 日。
- 劉枝萬撰，台灣寺廟教堂（名稱、主神、地址）調查表，刊載《臺灣文獻》第

- 11 卷第 2 期，1960 年 6 月，頁 37 至頁 236。
- 劉枝萬撰，清代台灣之寺廟，刊載《台北文獻》第 14 卷第 4、5、6 期，1963 年 6、9、12 月。
- 劉枝萬撰，閩山教之收魂法，收入氏著《中國民間信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出版，1974 年。
- 劉斌雄撰，臺灣的田野是無盡的寶藏，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80 期，1996 年 4 月，頁 19 至頁 26。
- 劉魏銘撰，從城隍爺的傳說談民間宗教的社會功能，刊載《民俗曲藝》第 36 期，1985 年 7 月，頁 91 至頁 95。
- 編輯室，十步之內有神壇，載《香火》雜誌第 1 期，1982 年 3 月 25 日出刊，頁 34 至頁 37。
- 編輯室，十殿閻王，載《臺灣民俗大觀》第 3 冊，大威出版社發行，1985 年 3 月 20 日，頁 140 至頁 147。
- 編輯室，東嶽大帝，載《臺灣民俗大觀》第 3 冊，大威出版社發行，1985 年 3 月 20 日，頁 156 至頁 159。
- 編輯室，城隍廟，載《臺灣民俗大觀》第 4 冊，大威出版社發行，1985 年 3 月 20 日，頁 50 至頁 71。
- 編輯室，祭神供品，載《臺灣民俗大觀》第 2 冊，大威出版社發行，1985 年 3 月 20 日，頁 62 至頁 73。
- 蔡松柏撰，竹塹都城隍廟之建築體驗，刊載《竹塹文獻》第 22 期，2002 年 1 月，頁 138 至頁 150。
- 蔡美玲撰，府城隍廟出土石柱之探討，載《史蹟勘考》第 4 期，成大歷史學系史蹟研究室編印，1976 年 4 月，頁 118 至頁 120。
- 鄭吉成、王彥妮撰，大稻埕霞海城隍廟祭祀圈之研究，刊載《地理雜誌》，1994 年 6 月，頁 41 至頁 68。
- 鄭志明撰，近五十年來臺灣地區民間宗教之研究與前瞻，載《臺灣文獻》，2001 年 6 月 30 日出版，頁 127 至頁 148。
- 鄧嗣禹撰，城隍考，載《鄧嗣禹先生學術論文選集》，食貨出版社，1980 年 1 月初版，頁 55 至頁 95。
- 盧嘉興撰，記臺灣最早興建的府城隍廟，載《台灣風物》(季刊)第 20 卷第 2 期，1970 年 5 月 16 日出版，頁 9 至頁 17。
- 盧澤群譯，孔廟與城隍廟，原名：School-Temple and City God，作者：Stephan Feuchtwang，載《中興史學》第 8 期，2002 年 4 月，頁 106 至頁 123。
- 濱島敦俊(大阪大學文學部教授)撰，朱元璋政權城隍改制考(第六屆明史國際討論會論文)，1995 年 8 月于鳳陽。
- 謝邦俊撰，最受歡迎的神，前十名排行榜，載《香火》雜誌第 3 期，頁 42 至頁 47。
- 謝佳榮撰，臺灣城隍信仰之研究，載《臺灣省立博物館年刊》第 30 卷，1987



年 12 月，頁 23 至頁 41。

瞿海源撰， 宗教信仰與家庭觀念 ，收錄《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第 59 期，1986 年 6 月，頁 111 至頁 122。

簡銘詩撰， 鳳山市保福宮與城隍廟察勘記 ，載《道學初探》，1994 年 12 月。

顏芳姿撰， 泉州三邑人的祖佛信仰與宗族發展有關的地域守護神信仰 ，刊載《民俗曲藝》第 88 期，1994 年 3 月，頁 3 至頁 28。

顏芳姿撰， 鹿港的王爺與暗訪初探 ，收錄《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93 年 6 月，頁 79 至頁 108。

羅芙榮撰， 宗教與神話 ，載《香火》雜誌第 3 期，頁 42 至頁 47。

羅晴撰， 城隍爺 ，載《香火》雜誌第 7 期，1982 年 6 月出版，頁 70 至頁 73。

蘇啟明撰， 金門考古遺址田野訪查記述 ，載《歷史文物》第 83 期，2000 年 6 月，頁 5 至頁 18。

顧希佳撰， 浙江蕭山小城隍廟考 ，刊載《民俗曲藝》第 114 期，1998 年 7 月，頁 59 至頁 78。

## 八、報紙部分

李仕德撰， 金門與早期台灣開發的關係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3 年 4 月 28 日。

林茂賢撰， 人神共跳過火舞 ，《中國時報 藝術 / 民俗》，1993 年 12 月 23 日。

城中晨風編輯小組， 訪鄉親說金門傳奇二十二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0 年 4 月 26 日 5 月 19 日。

郭堯齡撰， 金門有誌四百年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5 年 1 月 23 日。

陳炳容撰， 金門城的常民生活與民間信仰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6 年 7 月 9 日。

楊天厚撰， 迎城隍在金門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2002 年 6 月 19 日。

顏立水撰， 《同安縣志》的歷史沿革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1998 年 4 月 19 日。

顏立水撰， 正則自為神 歷史上為神的同安人（含金門）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2001 年 1 月 29 日。

顏立水撰， 抑惡揚善的城隍聯 ，《金門日報 浯江副刊》，2001 年 3 月 9 日。